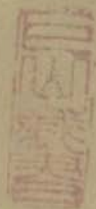


近代史資料專刊

楊儒庚辛存稿



近代史资料专刊
杨儒庚幸存稿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93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31 定价: 1.20元

《近代史资料专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资料专刊》于一九五四年开始编印，是刊载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函电、回忆录、著述稿本等资料的。曾出版了全份《民报》、《云南杂志选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先著记》、《鄂州血史》、《庚子纪事》、《太平天国资料》、《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等。

为进一步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决定继续编印这套专刊。我国近代史内容丰富，史料浩如烟海，有史料价值的旧书亟需重印，孤本和未刊稿本也需付印，分散在各地（包括国外）的档案和各种资料也需要收集、整理，各兄弟民族文字的资料需要译为汉文，外文资料也需译为汉文。我们期待各有关单位和爱好历史资料的同志们给以大力支持，将所收集、整理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寄给我们，并对于我们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使今后专刊出版的内容更加充实，数量更多，质量更好。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7)
---------------	-------

卷 上

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	(7)
与俄外户部问答二十二次	(12)
增阿哲章	(56)
户部口述条款	(57)
外部初次原稿	(57)
外部二次改稿	(58)

卷 下

电报汇钞	(60)
俄廷布告罢议原文附	(102)
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105)

杨儒自跋	(119)
------	---------

俄事纪闻	(121)
庚辛来往电辑存	(176)
杨儒变法条议	(205)

附录一:

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歿情形函	(218)
杨儒传 (一)	(219)
杨儒传 (二)	(220)
书前驻俄公使杨儒事	(221)

附录二:

增阿文电	(222)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222)
增祺、钟灵在新民厅致全权大臣庆亲王、李中堂、荣中堂函稿(二件)	(223)
阿提督致增祺议订暂且章程请画押铃印照会(附章程)	(224)
阿提督来电(三件)	(226)
增祺致阿提督请将暂且章程画押铃印照会	(227)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228)
增祺致阿提督商订交收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二件)	(228)
阿提督复增祺商改交还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	(230)
李鸿章十一月十四日来函	(232)
增祺奏周冕前在旅顺所订暂约已作废折	(233)
周冕等禀	(236)
与阿提督来往文电清册	(236)
辛壬来往电选录	(238)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318)
人名简注	(323)

前 言

《杨儒庚幸存稿》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一九〇〇年(庚子)到一九〇一年(辛丑)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辑。是《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种。

杨儒，字子通，汉军旗人。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六年任驻美公使。一八九六年起，任驻俄公使。一九〇一年三月在与沙俄谈判中，忧急成病，中风跌伤，至一九〇二年二月，死于俄京任所。

杨儒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的一个重要时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是侵略我国的急先锋。一八九五年，它勾合法、德逼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从而不但获得了俄、法联合向清政府借款的优惠，而且得以在一八九六年与中国签订密约，攫取了在我东北建筑铁路的特权。一八九七年，它又强租旅顺、大连，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远东海军基地。从此，沙俄即将我东北地区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力图独霸。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沙俄是最早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它不但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时借口保路出兵占领东北三省，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直到各国和议开始，沙俄军队仍占着东北不走，企图乘机造成在表面上并“不合并满洲”，而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能“巩固俄国在满势力”的状况，并进一步将俄国势力范围扩大于蒙古、新疆等中俄接壤的广大地区。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革命导师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斥责沙俄说：“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

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中国人民“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

杨儒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谈接收东三省事宜。一月十七日俄户部大臣维特口头提出十三条款。二月十六日，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三月十二日又交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并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限十五天画押”，“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

俄约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大哗。“通国士夫群焉力阻”。上海绅商在张园集会，通电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士绅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也都要求“严拒以救危亡”。各省督抚及清政府驻外使节也力主拒签。

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和其他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企图矛盾很大，因此各国纷纷要求清政府拒签俄约，并威胁清政府如画押则各国“立待效尤”。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对杨儒提出警告。而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军机处电令杨儒自行“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卖国贼李鸿章则致电杨儒，要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

身任折冲与俄国直接谈判的杨儒，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处境极为困难。在这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杨儒最后终于能不畏强暴，面折维特，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坚持了爱国立场，在当时尚是难能可贵的。他处在内无定见、强敌外逼、各方煎迫中，心中如焚，竟于三月二十二日跌伤右腿，从此一病不起。

在杨儒病中，清廷迫于国内外舆论，于三月二十四日由盛宣怀转

电杨儒，明令拒签俄约。事后，俄廷也无可奈何，证明它的一切逼迫行径，全是虚声恫吓。但是靠俄国卢布养肥了的卖国贼李鸿章，却擅自答应“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于是自一九〇一年八月起，双方又在北京恢复谈判。

沙俄鉴于前一阶段谈判中列强竭力反对它独占东北的舆论压力，于是改变手法，以防止各国再一次干涉。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它将原条约内容分成两个协定：一是两政府间的单独协定，内容只限于撤兵和铁路移交；另一则是清政府与道胜的“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凡实质性的经济条款都归入银行合同中，且要求清政府必须先订银行合同，才能签订撤兵协定。

沙俄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英、日的疑忌，它们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于是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正式订立同盟。此时李鸿章已死，奕劻主持谈判，遂于一月二十九日正式表示拒签银行合同。双方延至四月八日在北京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又于同年十月七日签订了交还关外铁路条约七款。

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利用它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逼迫东北各地方将军与它签订了一系列攫取我东北资源的条约、合同等等，实际上已在东北扩大了实力。这种状况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

本刊所收材料，大都为杨儒自编的未经发表的钞本，过去流传极少。这些与俄国交涉的原始文件，揭露了沙俄蓄谋攫取我东北以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的狂妄野心与凶暴的帝国主义行径。在长达一年半的谈判中，沙俄肆意恫吓逞强、讹诈欺骗、行贿收买，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在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些都是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重要材料。

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义和团运动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如何进一步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百依百顺的奴才，以及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以及日俄双方在我东北的争夺等，都有参考价值。

本刊收集到杨儒的有关存稿四种。第一种为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简称《全案汇存》),原本凡二卷、九章,系胶版印刷,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印本极少,仅数十部传世,故颇为罕贵。其目次为:(一)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二)与俄外户部问答;(三)增阿哲章;(四)户部口述条款;(五)外部初次原稿;(六)外部二次改稿;(七)电报汇钞;(八)俄廷布告罢议原文;(九)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一九三二年王芸生先生所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第三十三章《东三省交涉》曾转录了其中之一、二、三、四、五、六、八章。一九三五年北京隆福寺文殿阁书庄又将王书未收之七、九两章,重为校订,题名《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单独出版。

这次我们收集到的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珍藏晒兰本《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但此本缺第九章《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我们据《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补入。

第二种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杨儒辑《俄事纪闻》钞本,九册。其中一至四册汇编许景澄任公使时中俄交涉文件;第五册汇编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二十七年九月间与俄方交涉撤退京兵的电文;第六、七、八册及第九册最后的杨儒跋文一篇,即《全案汇存》之七、九两章。又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六册,即《俄事纪闻》之五至九册。两钞本编排次序完全一样,但《俄事纪闻》讹字较少。因此,我们选录了《俄事纪闻》第五册。

第三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庚子年来电》两册、《庚子年发电》一册(八月十三日以前缺)、《辛丑年来电》和《辛丑年发电》各一册。此钞本似较原始,内容亦较其他各本芜杂。我们将其中为上述两种资料未刊登的电文及个别散见资料汇编成稿,题名《庚辛来往电辑存》。资料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录自庚辛年来、发电。这份资料可作为前两份资料的补充。

第四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工部左侍郎杨儒变法条议》钞本。此折已刊于《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九,但删节太甚。这次我们据钞本付印,可补《清季外交史料》之不足,对了解杨儒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在上述四种资料的篇末，还附有《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歿情形函》及杨儒传记三篇。

此外，东三省交涉在杨儒任全权以前有增阿暂约的签订；在杨儒病后，还有在北京的一段交涉。为便于读者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选编了有关资料三种，作为附录，以供参考利用。

第一种为《增阿文电》。原名《大清二十六年拳匪起祸李鸿章外交文件》，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不著编者姓名。该书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二月间盛京将军增祺与俄国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的照会、文电及暂章九款；此外还有增祺的奏折一件，增祺与李鸿章等往来函稿二件，周冕的禀稿一件。原书名与内容并不相符，编排次序也极凌乱。我们重新编定目次，改名《增阿文电》。

第二种为《辛壬来往电选录》。在杨儒谈判的当时和此后的北京交涉时期，各方面来往文电极多，有助于了解当时交涉的情况。这些文电散见于《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文集中。我们以《西巡大事记》为主，从其他书籍中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资料，编为《辛壬来往电选录》。

第三种为《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包括《交收东三省条约》、《交还关外铁路条约》的原文及俄国在订约后发表的附带宣言。

编辑这些资料时，我们参酌各个版本及有关书籍，作了必要的整理、校勘、补遗、注释工作。对资料中的人名和不易理解之处，我们尽可能作了简注。为便于读者查阅，在书后还附有人名简注。校注时，其他版本与我们选用的底本行文虽有不同，但内容无实质差别的，一般不作改动；间或有采用其他版本的，也不再注明。但在内容上可资补充、参考的，则加注说明；个别电文，有全文采用他本的，也加注说明。错字、衍文，一般在正文中径改，并予注明；缺漏文字以口表示，增补以【】表示，并注明出处。日期照原资料，皆用阴历，同时在括号中附公历。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卷 上

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①

奏为遵旨与俄议约，旋又停商，谨陈先后办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在黑海晤见外部、户部，均允撤退东三省大军，交还地方，并请中国派员接收，俄只留保路之兵，当经电达李鸿章代奏在案。钦奉十一月十二日电旨：“杨儒着授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着杨儒审时度势，悉心筹画，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并着奕劻等传谕东三省将军，遇事妥为经理，毋稍歧误。钦此。”仰见圣主郑重陪都边要至意，拜命之下，悚佩莫名。奴才世受国恩，时丁多事，敢不勉竭駑钝，仰答高深。惟是东三省在俄人自谓兵力取之，一旦交还，胶执成见。凡此次折伤士卒，耗费资财以及积年未遂之私谋，均欲借交地约章，偿其蓄志。其归我地方，复我吏治，自谓着重邻交；其严防后患，多占便宜，视为应得权利。凡此棘手情形，实亦事势使然，圣明所洞鉴者也。时外部尚在黑海，当即电促其回都开议，嗣此迭遵电旨，与外部、户部节次晤商，均经随时电达庆亲王、李鸿章代奏在案。奴才谨综其颠末，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方俄之请派员接收也，九月初六日旨放綽哈布为黑龙江将军，并由庆亲王、李鸿章传旨增祺、长顺先行接管。时因东三省俄军云集，

^① 此折载《西巡大事记》卷八，作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七日），但据附片，杨儒奏请“拟于三月初旬”赴德治疗，则上奏当为二月事。

与京城消息不通，当由奴才托外部代电该将军等，久无回电。而英《泰晤士报》忽传增祺与俄水师提督阿来克息甫^①派员订定奉天交地暂章九款，于我内治之权颇多牵制，乃十一月二十八日电旨方斥增阿暂章之谬，断难允行，而外户两部尚以委员画押为词，坚求批准。奴才告以若不罢废暂章，决难开议正约。再四辩驳，彼始谓如正约商议无阻，自当勉从所请。画押之件，外人视之甚重，外部竟允作废，其注意正约可知矣！

此次约款虽由外部商议，户部实主持之。初户部曾口述约款大概，其中有商放将军、派驻俄官、限制税章、代理税务、购买山海关铁路、俄法借款改按月付息等条，侵我主权，把持已甚，屡次严词拒绝，而伊语气颇坚。奴才再四思维，万难办理，不得已有暂与延缓之议。乃奉十二月初十日电旨，仍饬坚持磋商，力图挽救。因迭商外户两部，告以俄声言保我主权，何以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朝夺尽；声言不利土地，何以现商东三省事，忽牵连蒙古等处暨中国北省。据理力争，不稍松劲。庆亲王、李鸿章亦向俄使臣格尔斯多方开导。彼渐知要索愈甚，成议愈难，故外部允就户部口述各条，删去最难照行之款，面交约稿。曾谓此经我君与兵、户部几番筹议，可让之处已无不让。一面饬格尔斯在京向庆亲王、李鸿章一再催逼。格尔斯竟至负气不商。然奴才细绎约稿，不可允者尚多，如：禁用外人练兵，因东三省而兼及北省之水陆师；矿路工商利益，因东三省而兼及蒙古、新疆各处；满蒙新疆铁路，不但禁他国人，且禁中国自造。北边数万里利权，未免一网打尽。钦奉正月初九、十一、十七、十八等日迭次电旨驳款，谨即译成节略，逐款开列，后附奴才另外指驳之款，一并送交外部。乃外部竟久不置答，户部且不肯晤商。奴才见此情形，正在焦虑无计，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钦奉正月十三日国书，即日译送，并向外部重申前说。因言中国难允之故实恐各国效尤，俄屡言愿作好样，今反作俑，二百余年邻好之谓何！连日苦劝力争，外部始允奏请俄主裁夺办理，正月二十二日居然将原稿删改交来。

^① 即阿列克些耶夫。海军中将，俄关东省首席长官兼陆海军总司令。

细核改稿，计遵旨更改者六端：北境水师不用他国人训练，全款删去，一也；删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一句，二也；满洲、蒙古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他国人一节，删蒙古、新疆各地名，改为满洲全境，三也；满洲禁我造路及租地与人两节均删，四也；禁运军火，加照公约句，即允我与公约同时起止，五也；路工未竣，不设兵队，改为应与商定驻兵地方，即允我不设兵队，专指铁路边旁而言，六也。经奴才指驳允行者四端：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改革职为调离，一也；满洲内地巡捕兵与俄商定数目，加地方平定以前一句，二也；巡捕兵供差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三也；铁路赔款，改照公约所拟赔款意旨与该公司商赔，四也。外部出示改稿，即述俄主之言曰：国书恳挚，使臣苦心，甚为感动，准将中国驳款再尽力删改一次，等因。现改款复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四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奴才询以各国借口效尤将何以应，俄素欲保全中国，岂愿我从此多事？外部言此约定后即登官报，宣示环球，满洲自我得之，自我归之，谁能援例！越五日，外部特又约晤，言限期已促，如逾期不订，勿再议交收，勿复言友好。揣其词气，已存一成不变之心，屡次声明执定一字不易之说。盖自始废增阿暂章，继删户部拟款，终又改草约初稿，三次迁就，遂坚执到底不肯展期，亦不肯删改矣。此与俄议约之实在情形也。

查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日本兵占辽东，遂欲据为己有，嗣因俄会同法、德二国出场力阻，慑以兵威，日本竟未遂所欲，得而复失，心终快快。二十四年俄订辽东租地之约，而日本愤俄益甚。此次俄议东三省约，日本既嫉其事机之顺，多得利权，遂触其积怨之心，阴谋报复。其恐俄渐逼朝鲜尚在其次，其借口爱助中国更是托词。于是内而游说长江一带诸大吏，外而煽惑英、德、美诸大国，欲借众力济其阻挠。实则俄、英早有成约，以长城为界，各不相干。德、英上年之约，亦与东三省不相关涉，其首相曾在议院中宣言之。美向守局外，不预人国事。故德一意中立，英一味迁延，驻俄之美使吐瓦尔与奴才密谈，亦谓目前中外旧好未修，若遽为中国出力拒俄，亦大难事。查

日本虽曾向俄询及东三省事，不过谓公约外不宜有私约。迨俄外部告以此约并无碍中国自主及各国利权，又屡次声明，凡关各国之事应入公约，专关一国之事应径向中国分议等语，而日本已无词矣。英、美亦向俄询及，然微示以意，略无诘责之词。德则并未一询。是此四国者，可恃而不可恃者也。否则彼非不知画押限期及俄逼勒情形，何始终无一切实回音，徒令中国为难，卒未向俄切诘乎？

至约款虽经删改，流弊仍多，诚如正月二十七日电旨所云，其中细目尚有窒碍之处，恐为各国借口。嗣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李盛铎等先后来电，劝勿画押。又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公同来电，有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此约果定，中外矢集，窃为公危之语。奴才素性迂拘，不工趋避，久已坚持定见，事苟有益君国，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惟忝膺使职，俄国情形，自应知无不告。至画押与否，大局攸关，安有廷议尚在踌躇而使臣遽尔允诺者哉！奴才虽至愚，亦决不出此。况事体重大，所宜统筹全局，参酌輿情，即朝廷博访周諮，亦未便听一使臣之言，罔顾众论，徇一邻国之请，开罪列邦。夫中国公论惟各督抚知之最真，各国公论惟各使臣探之最确。该督抚等所述情形，谅必审事机之利害，权流弊之重轻，当非漫无所见。故奴才正月元电即有应俟各国答复之拟，二月微辰电奏亦有应采中国众论之言。而外部限期胁迫，拒见公使，轻却国书，与格尔斯在京催逼情形，恫喝逞强，无所不至，又裴裴乎有决裂之势。正恐贻误大局，辱命强邻，焦灼悚惶，一筹莫展。

伏读二月初五日电旨，谕以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并饬奴才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等因。圣训周详，莫名钦仰。时外、户两部久已拒商，屡诣不见。至二月初五日户部忽来约晤，但称当赶发急电，催中国速给切实画押之权。初六日外部亦来邀去，但称次晨须见俄主，如无画押训条，即以不允此约入告。语毕即起，不容置词。均是一味勒逼，不就商量。初七日午刻始奉二月初五日之旨，赶速撮要译交外部。伊阅毕，但言今我无话可说，以后

情形请中国自看。嗣此迭奉二月初七、初八等日电旨，彼竟不收亦不闻矣。俄主旋飭各部于二月十三日会议此事，甚为秘密，无从探知。至二月十八日，俄官报登俄廷声明东三省议约旋又停商缘由：首叙东三省肇事暨京津剿乱会议公约，俄屡襄助中国情形；次言撤兵交地，总须订约；末言各国既因此约之故，大与中国为难，俄虽欲撤兵，不克速办，交地一节，应俟中国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强，保无后患，方可再提。至目下办法，俄廷仍不改屡次声明宗旨，以保安边界而静候事机，等语。暂不交还，遂自此定议矣。此俄约非改妥不敢画押，遵旨告俄，遂尔停商之实在情形也。

现在接收之事，我如不问，料彼决不相催；我纵向商，恐彼骤难听命。夫曰中国事定，立定政府，尚可计日以待。至云力量稍强，保无后患，未知究指何时。力强而彼不谓强，无患而彼云有患，又将奈何。至静候事机一语，意更叵测。玩彼声明之文，似已预留地步。夫东三省为我朝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俄岂不知；异日再议交收，增款乃在意中，何论删改代守，须加兵费，不止赔偿。在彼待价而沽，要素必倍，若更蹈瑕进步，永据奚疑！此时日、英、德等国，其助我以拒俄乎？其踵俄以窘我乎？借口效尤，何间今昔，福建、长江、山东，何处非东三省！何处无俄！此奴才之所谏遇过虑而早夜不安者也。

至目前俄以此约事败垂成，虽系牵制于人，未免迁怒于我。以欧亚洲最强之国，万余里连界之邦，伺间乘虚，亦大可虑。邻交从此棘手，边务从此戒严，中国从此多事。应如何图维善后，补救危机，筹暂时应付之方，谋异日转圜之策，拟请飭下王大臣、六部、九卿、各督抚、使臣妥议东三省善后事宜，先事绸缪，从长计画，或联外援以自固，或整内治以自强，戮力一心，统筹全局，上释九重之宵旰，预防强敌之凭陵，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除将历次与外、户部问答二十二件并俄廷布告原文译稿钞咨总理衙门存案外，所有奴才与俄会议交收东三省约款旋又停商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 片^①

再奴才于本年二月初三日跌伤右腿，行动艰难。初六日天寒雨雪，外部约晤，勉强前去，回署下车，雪滑坠地，伤势甚重，有类中风。经西医敷剂兼施，旬日后神思始渐清楚，而舌端寒涩，骤难复旧，左半体麻木，动转需人。医称俄国水土寒湿，积受有年，因伤触发，非至德、奥等国暖燥地方静心疗治，难冀有功，日久恐成偏废。刻下外部无应商要件，吁恳天恩，赏假数月，俾得昇登火车，前赴德国调治，以冀速痊。至使馆寻常公事，查有二等参赞官拟保二品衔分省补用道花翎盐运使衔知府胡惟德可充代办之任。该员随便有年，前经奴才由美奏带来俄，一切公事均能接洽，可无贻误。当于二月初十、二十等日，先后电达庆亲王、李鸿章、军机处代奏在案。奴才拟于三月初旬起身赴德国之威斯巴敦就医，一俟病势就痊，即当驰回俄都照常视事。所有乞假养病暨派员代办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与俄外户部问答^②二十二次

杨儒与维特第一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杨云：别又两月，贵大臣前在黑海面谈之事，有无更改？有无进步？

维云：贵大臣所言，系指何事？请明白告我，以便明白回答。

杨云：系指交收东三省之事。

① 原无标题，据《俄事纪闻》（九）补。

② 原无标题，据《全案汇存》目录补。二十二次谈判的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维云：此事请贵大臣放心，俄国决不要满洲寸土尺地，俄兵迟早总要撤退。刻下中国政权尚未归旧，政府尚无定所，朝中办事者尚未知是派何人，东三省尚不能担保无事，故俄兵不能骤撤。此次满洲铁路受亏无算，鉴此前车，我不能今日进兵，明日撤兵，后又进兵，一如儿戏。故撤兵一层，暂请勿提。

杨云：俄国之意，我甚感激，贵国暂欲留兵保护铁路，亦在情理之中。

维云：本国皇帝说出之语，始终确守，请贵大臣放心。

杨云：贵国皇帝之言，我本深信。惟外国报章纷传，谓贵国在满洲已派武员治理地方。

维云：此言不确。报章谣传，请不必信。吉林、盛京两处地方，已由中国将军自行治理。齐齐哈尔将军尚未到，到即将地方吏治交该将军管理。

杨云：我并不信报章之言，然如我两国速定办法，亦可塞外人之口。

维云：北京各使将公文送交后，俄政府急欲将两国交涉事从速了结，业已电询贵国，愿在何处开议，或北京，或俄都，可听中国之便。如在俄都，本国政府极愿与贵大臣接洽办事。我及外部大臣，数月来与贵大臣商办事件，十分佩服，故在俄都商议，可冀速了。今日我得电信，知贵国已允在此商议，想日内贵大臣亦当奉到训条。

杨云：我今日接奉电旨，已授全权，与贵国商议东三省交收之事。我骤接此电，颇为不解，现听贵大臣之言，始恍然矣。

维云：此电旨已否函送外部？

杨云：因才接到，尚未寄黑海，可请贵大臣一阅。

维阅毕云：细玩电旨语气，所云全权，恐尚不足，因并无令贵大臣议结画押及所画之押当由政府担认等字样。至与庆邸①、李相②电商一节，系贵国自己接洽之事，与我们无涉，可不必叙入。贵大臣可一面速将此电函送外部，一面应电请切实全权。

① 庆亲王奕劻。

② 李鸿章。

杨云：此系派我与贵国开议之第一电旨，日后画押，必另有切实电旨。

维云：如此甚好。贵大臣致外部文内，可叙明如全权不足，当再请加切实电旨，并询何日何处可以开议。

杨云：未知外部大臣何日可以回都？

维云：我想十天内可以回都。

杨云：当即照贵大臣之言办理，日后开议，一切尚祈相助。

维云：我见得到处，必推诚相告，亦必为贵国代筹，勿令吃亏。

言毕将行，维又云：敝文案希博甫言及贵大臣前接京电，府上平安，我闻之深代欣慰。

杨云：诸承关爱，感何可言。

遂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二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八日）晚八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杨云：今有一事欲询贵大臣，西正月三号，英《泰晤士报》载有盛京增将军与阿提督各派员订定奉天交地九款，云已画押。阅之疑信参半，未知确有其事否？^①

维云：确有其事。

杨云：阿提督所派之员名考洛斯托维次，据该报称系一陆师提督。

维云：所传官名有误，考洛斯托维次系外部司官，派交阿提督差遣，并非陆师提督。

杨云：我初看报不甚相信。今贵大臣言之，可以无疑。现译所订各款所载，关系甚重，中国吃亏未免太甚。

① 清廷于十一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降旨将增祺免职，派清锐署理盛京将军。可见，在《泰晤士报》登载此项消息以前，清廷已获得情报。据俄人认为，周冕在旅顺口时，即将协定的一份文本秘密地通过烟台送交李鸿章，由李透露给了《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玛理逊（一说李将条约文本转交给了日本人）。

维云：按该处目前情形，不得不如此办理。所订各款，系两国约章未定以前暂时办法。

杨云：中国政府并无来电述及此事，我恐政府尚未之知。且疑各款非由政府及增将军本意。

维云：我不知详细，我想增将军必告知政府，贵大臣何以疑之？

杨云：各款中有断然难照办者，故我想政府未必知情。

维云：各款中何者断难办到？

杨云：此事我未奉政府训条，且全不接洽，不过以鄙意揣度，如诸款中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俄派驻员预闻要公各节，不但夺其兵权，且干预内治，侵我主权。其他款亦多不便之处。

维云：中国既肇此大祸，若不设法慎防，后患未已。各款命意，无非欲防后患。中国虽不得设兵，而地方巡捕之役，仍归中国自理，吏治仍全归中国。

杨云：虽然如此，但俄派驻员预闻要公，岂非干预内治？

维云：驻员以备探察，防患未然。

杨云：贵大臣意谓东省必尚有变故耶？故防之不遗余力若此。此次之变，系绝无仅有之事。以后中国必然加意保护，无庸过虑。

维云：贵大臣直以俄为孩童，可以屡欺。俄此次业已受欺，从此必宜戒备。

杨云：此次变故，亦出政府意料之外，以后可保其必无。贵国既有归地之美意，即宜完全交还，方见顾重邻交，中国十分感激。

维云：俄既欲顾重邻交，仍须预防后患。现在办法，正为交还地方起见。我于中国事，可以见好处，无不竭力。

杨云：一切全仗相助。贵大臣之真心见好，我已屡次电告政府。此次商办之事，总望大力主持，俾使两国有益。

维云：我必竭力，贵大臣可以勿疑。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三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午后五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杨云：外部大臣已回都数日，贵大臣曾晤见否？

维云：曾晤见一次，贵大臣已否晤见？

杨云：屡次约晤，伊订期而复改，尚未见面。

维云：伊初到甚忙。

杨云：东三省交收事，贵国既欲在此商办，我现在业已奉旨，即应从早与外部开议。

维云：现在应商条款，尚未备齐。

杨云：拟订各款，可先闻其大概否？

维云：各款例应由外部拟稿送阅，我两人既是至好，今日密谈，亦不妨为贵大臣述其大概。

杨云：今日本不作谈公事。

维云：各款尚在拟稿，其要旨不外数端：一、兵费偿款，由各使在京核定，俄决不多索，铁路偿款另算；一、东三省，中国只可设巡捕兵，仍与俄商定名数；一、东三省简放将军，先与俄商明；一、三将军处，由俄派郭米萨文武二员佐之，武稽巡捕兵数，文接洽铁路公司事件；一、满洲、蒙古及中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与该国；一、满洲、蒙古等处中国不得建造铁路；一、金州城归入租界；一、满洲税关归俄人代理，中国可派员稽查进款；一、陆路进口货纳税后，至内地不准加征内地税；一、中国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由俄担保之借款，前订合同定六个月付息一次，现拟查照英德借款，改订每月付息一次；一、东三省铁路兵费赔款未清，中国无权赎回；一、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俄愿出费购买，价值若干，即在兵费赔款两项下扣算。所余之数，每年应还利息，即在满洲税关进款项下，每年扣算；一、俄保路之兵，约定年限，分期撤退。

述毕各款云：贵大臣以为如何？

杨云：今我两人本是密谈，彼此可作为局外人，各陈所见，并非

辩论条款。我有一番私论，可为贵大臣言之。

维云：愿闻其说。

杨云：此事有两种办法。此次俄待中国，事事和平，政府十分感动。现在交还东三省，完全无损，别无要索，做一榜样，各国周知，不但边地民心帖然响服，即环球各国，莫不看重。从此中俄永远相好，互相辅助，两国利益，不可胜言。此不但为中国计，实亦为俄国计，此一办法也。顷贵大臣见告各条，有似因利乘便，以力制人，是又一办法。然为长久计，孰得孰失，显而易见。俄既怀此好意，做此人情，何不做到十分？

维云：俄在东三省铁路，资本甚大，所告各款，为保路起见，不得不然。

杨云：照此办法，有类俄之待布哈尔，英之待印度内地，彼二者均是属国，无怪外间议论，谓俄待满洲，竟视同保护之国。

维云：非如此说法，贵大臣凭空泛论，令人难以捉摸。请问何款不合贵国之意？

杨云：何款不合，须请政府训示。今日既是密谈，我未接约稿以前，未便作为公事，遂请示政府。总之，俄既交还地方，须令中国通国之人均知俄诚心相好，则此种办法，似不近情，交地类有名无实。

维云：贵大臣视俄国未免如疯子愚人一般。俄在满洲吃了多少亏，死了多少人，如现即撤兵交地，一无防备，恐天下亦无此等疯愚。

杨云：此次俄国亏损，我岂不知。所损路工，自应清核赔偿；至于产业人命，我国所失，亦正相等。所宜公平办理，总不令俄国吃亏。

维云：此次中国首先开衅，自取之咎，无须怪人。我所说各条，本可彼此商议酌改；惟大旨规模，略见于此，应劝中国允从，免费许多唇舌。

杨云：贵国屡次明告中国及天下各国，谓俄于中国，一意保全，绝不稍存私意。现商办交还东三省，天下各国皆属耳目，而英、日、德、法各国在华商务较大者为尤甚。俄不但应为中国留地步，亦应顾

各国议论。

维云：两国商办事件，他国不能干预。

杨云：他国事前虽未必干预，但恐事后亦欲援例。俄在东三省如此办法，占尽权利。假使英在长江一带或云南地方，德在山东，法在广西，日本等国各指他地，援案办理，中国将何以为国？我故曰须请贵国做好榜样，庶免他国效尤。

维云：贵大臣未免过虑，若如此顾虑，则无一事可办矣。凡俄可以通融之处，必竭力通融。

杨云：然则何者可以通融？

维云：即如俄兵分期撤退一层，贵大臣可向兵部力争，兵数务期少，限期务期近。

杨云：异日商议此事，须请贵大臣居间相助，兵部外部务请代为关说。俄在东三省，利益甚大，贵大臣必能通筹大局，俾彼此有益。

维云：自无不竭力，现北京有无新闻？

杨云：近日无甚消息。

维云：闻李中堂曾患病，现在如何？

杨云：昨接来电，称已全愈。

维云：甚为可喜。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一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九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黑海别后，未见贵大臣，忽已两月有余，一切情形，不甚接洽。前在黑海时，贵大臣曾面告，东三省事，当由俄统帅径与中国地方官商办，何忽改主意？本大臣接奉电旨，特授商办交收东三省全权，初甚不解，及见户部大臣，始知系贵政府之意。

拉云：不错，前贵大臣电催交地撤兵，我曾电复，俟地方安靖，即行撤兵等语。现地方尚不甚安靖，阿提督与格总督^①均已奉谕，与

^① 俄阿穆尔省总督格罗柯夫将军。

中国将军先议地方吏治，已订条款，彼此画押。现俟两政府批准施行。

杨云：闻系两边各派委员议订条款，我疑政府未必知情，恐难批准。

拉云：画押之后，须由两政府批准，亦通行之例。

杨云：我从未接政府来电提及此事，初在英国报中见之，尚不甚信，后询户部大臣，方知是确。现既有此条款，此间商议之事，似可毋庸急急。

拉云：彼所订者，系暂行之件，日后撤兵办法，自当预先商明。贵大臣所奉电旨，业已看过，以后便可开议。

杨云：贵国忽改主意，欲在此商议，是何缘故？

拉云：此间商议较为便捷，缘户兵两部，均系贵大臣至好，接洽一切，甚觉方便。如在北京商办，须每次将户兵两部训条电知格使，亦甚周折。

杨云：既与我商议，本国利益，我当力为保护。我与诸位大臣交好虽密，然公事与私交，是截然两事。我不顾中国利益，便是不忠，诸位大臣亦可无须看重此友。

拉云：贵大臣之言，我十分佩服。

杨云：现在商办，是否专为撤兵一事？

拉云：尚有他款。此次东三省铁路毁坏甚多，不得不开订条款，为保路之计，免他日再滋变故。

杨云：此次条款，由谁定拟？

拉云：由户兵两部拟稿后，我与贵大臣商议。

杨云：现条款尚未备好，我今日亦非商议公事，惟鄙见所及，不妨为贵大臣言之。

拉云：贵大臣有何看法？

杨云：此次俄办事宗旨，无非欲保全中国，贵大臣不仅为我屡言之，即宣告各国，亦莫不然。可见俄之好意出于至诚。我迭次电告政府，现又议交还东省，我政府感俄好意，自不待言。惟交地之事，不仅在空名，而在实惠。现中国正与各国商议善后条约，如俄于东三省

事和平商办，做一好榜样，不但中国人民感其大惠，即天下各国，亦莫不服其至公，于贵国实大有益。

拉云：贵大臣所云好榜样，系是何意？

杨云：所损铁路，自当清核赔偿。其余各款，如均在情理中，俾中国易于照办，便是好榜样。

拉云：先撤北京之兵，不与保定之役，何处不作好榜样？如北京俄兵不先撤退，不知德兵更若何胆大妄为？本国皇帝之意，始终如一，本大臣亦愿此事早了。至户部大臣待中国好意，亦贵大臣所深知。

杨云：贵国皇帝之真心及贵政府各大臣之美意，实为可感，中国皇帝早已知之。惟外人议论甚多，至谓满洲地方已归俄保护。此虽不可信，然现议条款，倘稍侵中国主权，贪图利益，恐英于长江一带及云南、德于山东、法于广西及日本等国各指他地为援案地步，则中国从此受害，流弊无穷。

拉云：外间议论，切不可听。

杨云：外间议论，我本不信。然贵大臣有议事之权，此事全仗主持，勿令中国吃亏太甚，致我商办为难。

拉云：我当竭力襄助，不令贵大臣为难。惟我应说之话甚少，缘此系户兵两部之事，但户兵两部利益，我应为保护。

杨云：东三省利益，我亦应保护。况他国在中国他省亦各有商务，势必效法俄之所为。故东省事，实关中国大局。

拉云：他国情形不同。他省亦未滋事，毁及他国铁路产业。我只能照户兵两部所定条款，与贵大臣商议，故我亦有难处。

杨云：此层我亦明白，但总须贵大臣从中凑合，方可议成。我办此事，亦须上可以对国家，下可以对百姓。否则误事之咎，全在我一人，我何能担此大咎？

拉云：贵大臣之言极是。我与贵大臣交好有素，断不肯故意要索。且俟条款拟就，再约期商议。

杨云：条款须何时拟就？

拉云：现在尚未交来，大约十日内必可拟出。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四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后五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维云：贵大臣曾晤见外部否？

杨云：前日晤见。

维云：外部有何话？

杨云：外部称此次商议之事，渠应说之话甚少，所有条款，均系贵大臣与兵部之事。

维云：不错，由我拟稿送外部，再由外部酌改。

杨云：各款与前贵大臣所口述者，想已大为核减。

维云：无甚改动，各款系分两事：一、设法令中国将来不再滋事；一、所毁铁路，拟将铁路左近金煤各矿利益抵赔。

杨云：前贵大臣口述各款中，并无将金煤各矿利益抵赔所毁铁路之说，何忽增此款？

维云：我口述之款，本非拟定之稿。所以增此一款，因恐满洲税关进款，一时未必大旺，得此相抵，则赔款数目可以减少。

杨云：贵大臣于满洲利权侵占未免太过，须知满洲之事，实关中国大局，前我所称俄在满洲办事如此，恐英、德、法、日各国，亦将分指地段，如法仿办。今接李中堂来电，所见正与我同，且云英德新约，均有如他国另索利益一体均沾之语，不可不虑。我所以一再申请贵国，须在满洲做一好榜样，免得他国借口。

维云：我即本此意拟稿，看重贵大臣屡次面告之语，将条款减而又减。

杨云：简放将军由贵国酌定及派员稽查等条，务必减去。

维云：此数条不便减去。

杨云：如此仍是以布哈尔^①看待满洲，中俄友好之谓何？如他国

^① 原是中亚的一个汗国，后被沙俄吞并。

在他省亦援案仿行，成何事体？

维云：照此说来，一事不能办矣。俄若早如此办法，则不致有此番变故。至派员驻扎，实与中国有益，如遇诸俄监工肆无忌惮，可由该驻员查办。且驻员系为办事，并非稽查，亦如贵大臣在俄办事一般。

杨云：情节迥然不同。我驻贵国，贵国使臣驻京，系礼尚往来之意。如贵大臣言，则中国亦可派员驻俄国各省稽查矣。

维云：如中国亦在俄租地造路，本国必允中国派员稽查。

杨云：恐中国铁路造入俄国境内，贵大臣已未必肯允。

杨又云：李中堂电中又称，据日本公使面告云，各国均注意俄在东三省举动。渠接俄都友人电称，据俄户部大臣面告，俄无意占满洲地方，并欲撤退俄兵，决不食言。惟俄须留兵保路，则兵数年期，均须明定限制，否则，交地亦有名无实等语。此可见日本留意满洲之事，以为效法地步。

维云：我曾见日本参赞一次，彼问我满洲之事。我告以俄并不欲占地，惟该处利益，当设法保护。至保路之兵，为条款内最重大者，前曾劝贵大臣可以向外部力争，即此意也。

杨云：只恐兵部不允，犹贵大臣之看重利权，不肯稍让。按公法，凡国之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三者损其一，已系有损自主。倘如口述各款，则三者之权，一旦夺尽，与贵大臣与外部屡次所称保全中国自主之言，未免相背。又贵大臣与外部屡称，不利中国土地。今虽交还东三省，然要索各款，不受占据之虚名，隐收囊括之实利。至现商东省之事，忽牵连蒙古地方及中国北省，不准中国自造铁路，不准以利益让人，竟若非中国之地，不由中国作主，未免太不为中国地步，太不留中国体面。我非谓所毁产业不必赔偿，所虑后患不必慎防，凡此本应互相商议，筹一妥善长久之计。惟贵国既允交地，总期实在做到。我两国交好数百年，毗连数千里，以后交涉正多，所宜通筹全局，不计目前小利，此为贵大臣计也。至我为中国办事，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倘迁就误事，不但中国人人唾骂，即在贵大臣亦不必看重此不忠不义之友。我来此数

年，谬承知爱，尚望将我言细想，为我代计何如？

维云：贵大臣之言极是，我深悉贵大臣之地位难处。

杨云：贵大臣既知我之地位难处，何以尚与我为难耶？

维云：我所谓贵大臣之地位难处，缘中国情形到此地步故也。中国既败之后，处必败之地。如贵大臣商议不成，贵国再派人来商，旷日持久，俄兵久据满洲，恐于贵国大有所损，于俄国毫无所失。

杨云：贵大臣向重邻交，务望代中国筹画。中国到此地步，悔已无及。

维云：我辈办事，各为其主，我亦当为本国筹画，然后为贵国筹画。中国既有此变，欲防后患，不得不然。现正拟约稿，可让之处，自当竭力相让。

杨云：李中堂电称，增将军与阿提督所订暂款，系一已革道员与一俄国委员订定，该革道擅自画押，并未请示将军，该将军亦并未奏明政府，故政府全不知情；现在政府得信，甚不以所订之款为然；因增将军委用非人，已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可见所订之款，竟是该革道擅行妄订，不能作数。

维云：该款业已画押，须由两国政府批准，未便中变。贵大臣之言，甚为诧异。

杨云：凡两国订立条款，总须两国均以为然，方可成议。今增将军阿提督所订之款，中国政府非但不以为然，且事前不知。况该革员亦决无画押之全权。该将军并未秉命于政府，已先不合议事之例，并非政府先允许而后更变，故可不必批准。

维云：既不批准，当时何必互定？俄国政府不能将已画押订定之款，无故毁废。

杨云：中国政府并不以此为画押订定之款，缘会议之员未奉训条故也。假使俄员在外未奉训条，擅自画押，未知贵国政府能作数否？

维云：俄员未奉训条，决不画押。

杨云：此系委员误事，必予应得之罪。然我疑该员或为俄员所逼，当时或不得不允，又与北京、陕西消息不通。

维云：我想决无此事。

杨云：无论如何，各款总不能作数。

维云：待我细思，再定办法。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二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户兵部大臣所拟约稿，已送交贵大臣否？

拉云：兵部大臣所拟数条，业已交来，甚属和平，我颇洽意。户部大臣处尚未交来，我已函询去矣。容户部交来，再与贵大臣开议。

杨云：昨接李中堂北京来电，今日特来相晤。

拉云：京电有何话？

杨云：北京公文业已签押，当议细节。

拉云：我接格使所称亦同。

杨云：电中又称，据驻京日本公使面告，俄在东三省举动，各国均甚注意。渠有友人在俄都，俄户部大臣告以俄不欲占满洲，并欲撤去该处之兵。既如此说，想不致食言。惟俄必留保路之兵，其兵数年数总须严定限制，否则，交地有名无实。电中又称，英德新约均有他国另索利益当一体均沾之语，倘俄在满洲多沾利益，则英在扬子江一带，德在山东，日本等国均欲援照办理等语。此层我曾屡向贵大臣与户部大臣言之，盖事势所必至者也。电中又称，增阿所订暂款，系增将军所派已革道员某与俄员订定；该革员并不请示将军，擅行画押，该将军并未请示政府，擅行派员，政府事前全不知情，现在始知一切，甚不以所订之款为然，已将该将军严加议处等语。增阿暂款，非出政府本意，我早已料及。

拉云：俄不欲占据满洲，俟地方平静，当即撤兵，我数月前已向贵大臣言之。保路之兵数年限，再当妥商。至满洲铁路，我两国明定条约，非现在另索利益，各国岂能援照办理？请勿看重外人之言。

杨云：我本不看重外人之言，足见外人看重此事。此间问我之人甚多，我答以不知，彼颇不信。各国办事，均以贵国为榜样，做一好

榜样，则群相观感。如榜样不好，则势必效尤。

拉云：中俄两大国均有自主之权，我两国办事，无须请示他国。如有人问我，便当以此答之。各国自中国起事以来，均不怀好意，常盼俄留兵北京，与中国开仗，彼可从中渔利。外人之言，请勿听信，并请转告北京。

杨云：贵大臣屡次声明，欲保中国自主，不利中国土地，乃据户部大臣口述拟订条款，则东三省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旦夺尽，保全自主之谓何？东三省利益既占许多，忽又索连蒙古及北省，不利土地之谓何？未免太不为中国留地步，且太不为我留地步。此种条款，我决难商允。

拉云：户、兵部之事，我无权主持。我惟欲保全中国，不利土地，所以交还地方，所订条约，只为预防后患，非有他意。

杨云：中俄数百年交好，数千里接壤，譬如两大家为邻居，一家偶有事故，其邻家顾念旧交，前来帮忙了事，则合家感激。乃忽派人居住稽查，以致他家起而效尤，则有事之家，固从此不安，即邻家亦不免从此受累，方悔自己多事，然已无及。

拉云：惜屋中人不甚安分，每半月放火一次，邻居者不得不设法防之。

杨云：放火之事，系屋中不安分童仆所为，当设法得彼欢心，则放火之患自无。

拉云：惜此种童仆习惯放火，故只好将放火之具携之以去，俟其学好，然后交还。此次东三省之兵，袭我边城，毁我铁路，受亏已多，不得不设法防其将来。

杨云：东三省之事，非政府本意。

拉云：此次俄员检出无数公文案牍，均系各将军奉到政府训条与俄开战之实据。若取四分之一送与贵大臣看，便足见贵政府待俄国一番美意。

杨云：既往之事，不必深咎。

拉云：增阿暂款，须请贵国批准。画押之件，再由政府批准，亦向例如此，贵国不得谩为不知。

杨云：批准与否，本国政府主持。况暂款商订时，政府确不知情。今政府既不以各款为然，断难允准，更不必请批。

拉云：前我与贵大臣言交地之事，由俄统领径与将军接洽，贵政府固已知之。彼此接洽，互订条款，事极寻常。今将军所订之款，如不作数，当初何不说明？增将军奉政府训条，商办交收，贵大臣亦曾向我言之。

杨云：增将军收还地方，固曾奉政府训条，然所议条款，并未请示，所派已革道员某，并无画押全权，致有此误。其罪在将军之任用非人，与委员之办事专擅，与政府无涉。

拉云：我想阿提督奉命商订此项条款，先须批准，然后施行，以便交地。又现须商议正约，亦总须暂款先行批准，再议正约。

杨云：正约与暂款是截然两事。我奉政府训条，与贵大臣商议交收东省，自应从早开议，至暂款系增将军未遵政府训条办理，政府现在不认，岂可因此耽误我两人商议之事？

拉云：此虽两事，实是一事，均系为交收东三省。贵国不允增将军所订暂款，他日贵大臣所议条款，定可允行否？

杨云：我当每次请示政府，未奉政府训条，我决不画押。

拉云：暂款一事，须由户部主持。

杨云：贵大臣见户部，务请从旁赞成之。

拉云：如户部大臣以为可以不请批准，便好。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五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五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户部大臣维特。寒暄毕。

维云：贵大臣接北京消息否？

杨云：日内未接电报。

维云：今日贵大臣约晤，有何事见告？

杨云：今日我来，仍为增阿暂款一事，此暂款务必作废。

维云：我与外部大臣意，拟请贵政府批准暂款，再商正约。

杨云：向已与贵大臣详言之矣，订此暂款，政府初不知情。一误于委员之未请示将军，再误于将军之未请示政府，政府决不肯认，今日何复如此说？

维云：暂款定议时，俄政府十分看重，特谕阿提督与将军商订。该将军既奉训条接收地方，则派委员订定条款，业经画押，岂可不认？

杨云：该将军接收地方，固系奉旨，然订款并未奏明。若先奏明政府，亦必不允。若该委员预将各款告明将军，恐将军亦未必肯允。故各款只算是委员擅订，并非政府飭订。

维云：该委员奉有画押全权，谅非擅订。

杨云：一已革道员，断无给予全权之理。

维云：中国派员情形，我不甚明白。总之，委员乃将军所派，将军乃政府所派，今委员奉全权订款画押，而贵大臣谓委员、将军均未请示，政府全不知情，实属可异。

杨云：此事我接政府电，亦以为异。我想是俄武员故意令委员与将军消息不通，将军与政府消息不通，以致于此。

维云：我想未必。

杨云：兹姑弗论。总之，订款是一事，批准又是一事。按公法，两国议定约章，如不批准，仍不作数。可见奉政府之命议定约章，有时尚不批准。此次暂款，并非奉政府之命，即不批准，有何不可？

维云：公法虽有此节，然非万不得已，即无此等事。外部大臣最讲公法，亦谓必先批准此款，再商正约。

杨云：外部大臣与我言，此事全由贵大臣主持。

维云：此事因关系保护铁路利益，故由我主持。然我只拟定条款，至两国批准，例应由外部与贵大臣商办。

杨云：前日贵大臣已允我细想之后，再定办法，何以今日如此坚执？

维云：我不愿坚执，奈此事实关系甚重。

杨云：贵国既欲我在此商订正约，今先以此万不可行者相逼。暂款固无请批之理，且因此耽误正约，甚觉不值。暂款并非我订，我奉

电旨，知政府甚不谓然。贵大臣欲勉强我请为批准，徒费时日，于事无益。

维跨躇良久，乃云：贵大臣执意不欲将暂款批准，我有一办法，异日商议正约各款，如贵大臣一无阻难，则目前我当勉强迁就，将批准一层作罢。

杨云：暂款与正约是两事，如正约各款近情着理，自无不可和商。至允许与否，全在政府，我唯有一代奏请示而已。但暂约批准一层，若不作罢，我尚不便开议正约。

维云：我看重贵大臣面子，批准一层，姑且作罢，异日商订正约，总望勿过为难。

杨云：贵大臣之意，我甚感激，至正约各款可行与否，政府自有主张，我何敢为难。贵大臣既允暂约不必批准，我见外部大臣，当以贵大臣之言告之。

维云：甚好。今日之言，我亦当告外部大臣，与之接洽。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三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贵大臣近晤见户部大臣否？

拉云：昨晚我晤见户部大臣，渠将日内与贵大臣相谈之语，向我细述一遍。

杨云：户部大臣已允将暂款批准一节作罢。

拉云：户部大臣十分佩服贵大臣，故此事格外迁就，足见真心交好。

杨云：我心甚感，户部大臣与贵大臣我亦十分佩服，两大臣交情，我极看重。

拉云：暂款批准，既遵贵政府之意作罢，异日商议正约，贵大臣务勿阻难。

杨云：如正约各款均在情理之中，自可相商，政府亦无不允。我

惟有一一请示政府，断不敢从中阻难。我昨告户部大臣，亦如此说，未知约款何日可以备就？

拉云：户兵部已将约款底稿交来，我尚须细心斟酌一番，务期和平易行，两国有益，大约尚须十日，可以送阅。

杨云：贵大臣之言，甚合我意。条款总须斟酌和平，方可施行无碍，中国亦易允从，商订必可较速。

拉云：此言极是。

杨云：现暂款批准一节，既承贵大臣与户部大臣允许作罢，我当即日电告政府。

拉云：请勿阻难正约一层，亦乞一并告明政府。

杨云：贵大臣之言，我必达到。

拉云：贵大臣常接京电，府上想均平安。

杨云：承关切，舍间幸未遭焚掠，人口无恙，惟旧业荡然。

拉云：为之奈何！尚有挽回之术否？

杨云：国事如斯，家于何有？只可听之。

拉颇为之动容。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四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四日）午后二钟半，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贵大臣近接北京信否？

拉云：无甚信息，惟贵政府现将盛京增将军革职，该将军既与俄武员接洽办事，订定暂行条款，此次革职，明系与俄为难。当电飭格使，向贵政府理论^①，深盼此事早寝，免生枝节，累及大局。

杨云：该将军办事专擅，咎有应得。此次与贵国武员接洽办事，及派员订定条款，并未奏明政府，即伊所派之委员，擅行画押，亦并

① 《西巡大事记》卷四，十一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三日）李鸿章电奏：“顷格使来言，朝廷有将奉天将军增祺离任之说，增将军现方与俄国议事，遽行撤去，于我国面于不好看，请奏明处置云。”同日旨电李鸿章：“增祺着留奉天将军之任，交收事宜由杨儒议办，该将军不得再滋贻误。”两电文时间与此不合。

未禀明将军，致政府竟未知有此暂行条款。前既承贵大臣允将批准一节作罢，想此事政府不致深究。

拉云：请贵大臣电告政府，从速寝事，免损本国面子。此明系与俄为难，必致激怒武员，彼等必谓中国又欲与俄寻衅矣。

杨云：此系国家责备本国官员办事专擅，于贵国毫不相关。

拉云：无论贵大臣如何解说，本大臣终执定此看法。请电告贵政府，速将该将军留任，免于逮治。

杨云：该将军于此事之前，已改调江宁，倘现赴江宁新任，只是遵照前旨。

拉云：刻下总以不调动为妙。

杨云：我当照贵大臣所称，即行电报政府。此事与交还伊犁崇宫保之案，情形相同。但崇系头等公使被议，因有损贵国面子，曾予赦免。此次所派之员，并非头等全权，大有区别。

拉云：我亦记得此案，今昔情形不同，彼时贵国并未与俄开衅，并未攻犯俄边界及拆毁铁路。

杨云：贵大臣系得谁电报？

拉云：本大臣接阿水师提督来电略称，增将军因与俄武员订立暂行条款，朝旨责备，现当离任赴京候审，将军之任，应由他员署理。中国此举，明系与俄为难等语。兵部亦接阿提督电报，甚为不悦，谓中国有意寻衅。我谓已电飭驻使，向中国政府理论，并当请贵大臣转告中国政府等语。渠色始稍解。

杨云：贵大臣与我开议，如仍用暂款各条，朝廷亦必责备。

拉云：总不令贵大臣为难。我现在斟酌约稿如是之久，即欲顾全两国，务期妥善，不使两国吃亏。现将拟定草稿，仍送户兵两部查阅，务望贵政府明白本国皇帝之好意。满洲虽用兵力得来，仍不念前嫌，决意交还。乃贵国起首先与俄为难，未免背本国皇帝之好意。况将军办事亦有难处，何不为伊一想？刻下满洲全在俄武员手内，伊不欲另滋事端，不得不和衷了事。

杨云：我即电告政府，想此事政府必可从宽免究。惟所云与俄为难一层，实属误看。须知官员办事不善，经政府责备，亦各国常有之

事。贵国派员倘有误事之罪，想贵国亦必究问。

拉云：无论如何辩解，我之看法不改。请贵国勿以小事不忍，致误大事。

杨云：刻下与满洲通电，已照常便捷否？

拉云：阿提督电，系前四天之电，昨晚接到。

杨云：前托贵大臣代转三将军电，迄无复电。

拉云：前电即日转发。

杨云：所拟条款，何日可以备齐？

拉云：下礼拜可就。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五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八日）午后二钟半，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贵大臣曾接格使电否？

拉云：昨接格使来电，据称增将军业已留任，此事已了，甚为满意。

杨云：此事实系政府责备增将军办事专擅，并未奏报之过，既有碍贵国面子，本国即行从宽不究，足见政府有真心了事之好意，并非与贵国为难之切实证据。

拉云：本大臣现在明白了，但望增以后办事小心谨慎。格使来电称，礼拜二日，各使与中国全权大臣曾会议一次，本大臣电飭格使，于会议时，总以调停和事为主。

杨云：礼拜二即西历五号。

拉云：不错。本大臣现约户、兵部于礼拜日在本署会晤，拟将约稿商定。礼拜二日晋见我主奏明。礼拜三或礼拜四即可开议。请贵大臣酌定一日。

杨云：拜三拜四均可，请贵大臣择定可也。

拉云：拜三系本大臣见客之期，拜四较便，再行函订，请问何时于贵大臣最便？

杨云：上午下午均可，悉听贵大臣之便。各款想已拟就。

拉云：尚有数款未曾妥当，故特约户、兵部面商，务期妥善，总使贵大臣满意。

杨云：能使本大臣易于交卷，本国政府满意，并令他人无从借口讥评本大臣办理不善，实为感激。

拉云：本大臣拟稿时十分斟酌，即欲不背贵大臣前次面告各节之本意。本国虽欲将满洲完全交还贵国，惟善后防患之事，不能不预为筹及，且所筹各节，不独专为保路，亦为弹压地方，所留保路之兵，如地方有乱，贵国地方官亦可调用。

杨云：总盼所拟各款，无损中国兵权、利权、吏治之权，他国亦无从借口，说满洲已归俄国保护之话。

拉云：斟酌多日，即为此耳。

杨云：然则户部所拟各款均已更改矣。

拉云：如此说来，户部所拟各款，贵大臣均不以为然。

杨云：并非均不以为然，因内有派员稽查、中国不准设兵数款，实有损中国自主。

拉云：该款均已酌改，据本大臣看来，贵大臣总可满意。

杨云：本大臣满意无用，须要政府满意方好。

拉云：本大臣想贵国政府亦必满意。

杨云：近日曾接阿提督电否？

拉云：自前次接电后，未接伊电。

杨云：满洲电线已通，而本大臣总未接东省将军复电，殊为不解。

拉云：刻下照常通电，然本大臣接电亦不多。此次草约，拟用俄文何如？

杨云：前订条约均用俄、法、汉三文，以法文为准。

拉云：将来正约亦可照办，现在商议时，草稿拟用俄文，因户兵两部不甚明白法文故也。

杨云：均可。兹有一事奉恳，盛京系我国家发祥之地，历代圣容及御用车服宝器书籍，均藏于此，务祈奏请贵国大皇帝，饬谕武员派

兵看守，代为保护，勿使损坏遗失，为要。

拉云：此节可请放心。本大臣在黑海时，已迭次电传本国国主谕令俄武员，所有官室宝器，均当妥为保守，不准挪动。该武员已电复遵办矣。前接阿提督电，俄兵进城时，曾将所有公所封固，所有器皿开立清册，丝毫不动，如有遗失情事，必在俄兵未入城之前，因本城居民甚肆抢劫云。

杨云：近接海参崴商务委员稟称，滨海省总督性好古玩，有欲将盛京古器，携往伯里，设立博物院之说。

拉云：此种举动，本政府迭次发谕严禁，本政府必不能容。贵大臣如有所闻，即请告知，以便查究。

杨云：所闻并无实据，惟深恐有此情节，预为防范起见，故特奉请转奏，谕飭武员，妥为保守，本政府必深感谢，拟备文照会贵大臣。

拉云：甚好。本大臣接到公事，当再重申前令。本大臣闻盛京书库内存有俄斯拉温文书，实为罕有，能得翻阅，果为快事。本大臣以事平后，或彼此互换，或借阅，均无不可，刻下先谕飭不准擅动。

杨云：贵大臣所说甚是。本大臣驻俄日久，深愿两国邦交日加亲密，刻下贵国既有好意，将事赶速了结，无损中国政权，使中国臣民咸知感念，将来两国合成一家，遇事总可通融办理。

拉云：亦本大臣所深愿也。

杨云：日内公事忙否？

拉云：无甚紧要公事，一切照常，惟克列脱岛事，略有商议耳。法使现在外候谈此事。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斯第六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一日）午后三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今日接奉电传本国大皇帝国书，故特先来通知，再行翻译法文，备文速送贵大臣。

拉云：好极。适明日系本大臣晋见国主日期，即可亲自转递。

杨云：国书例应亲递，且本国大皇帝训示，亦令亲递，以示亲密。惟念贵国大皇帝政体新愈，恐致劳动，此层即请贵大臣酌夺可也。

拉云：此层本大臣晋见时，当为请示，再行照会贵大臣。惟近日本国主政务较繁，如不克接见贵大臣，即由本大臣转递，亦是一样。

杨云：并无一定要见之意，本国大皇帝既有训示，分当达到此意，请贵大臣斟酌。

拉云：请问国电大意？

杨云：国电大意，系致谢贵国大皇帝此番一切美意，满洲之事，尚祈保全中国政权，完全交还，务要一切照旧云云。

拉云：甚好。请速为译出送来。

杨云：今晚必当送来。

拉云：甚好。今晨本大臣在宫内早膳后，与国主议论中国之事良久。国主近接直隶俄兵悉数撤退之信，甚为欣悦。

杨云：俄君臣之美意，中国深为感谢。贵大臣接格使电否？

拉云：曾接格使电，和议有进步，惩办罪魁一层，格使已允中国政府之请，不加端王死罪。闻有数国尚未允准。自与贵国开议以来，本大臣屡授格使训条，令其和衷商议。刻下直隶俄兵悉数撤退，种种好意，请不悞看。

杨云：中国上下，均知贵国此番好意，并深感激，决不会悞看。且本大臣近日常接中国信，道贵国之盛意，本大臣目睹情形，早已铭诸肺腑矣。

拉云：昨日兵户两部在此会商，拟就约稿，明日当面奏国主。

杨云：何日可以送来？以便先为译看，然后可与贵大臣面商。前日贵大臣拟定拜四面交约稿一节，本大臣细思之下，如不先为译看，拜四面晤，本大臣尚无话可说，殊觉虚此一晤耳。

拉云：明日面奏国主后，当将稿留下，以便国主细阅，想晚间即可发还，拜三或拜四可以送去。贵大臣见到约稿，必然满意，可见拟约稿者，确是一真心好友。

杨云：深盼如此，如约内各款均合政府训条之意，则本大臣心感，

不可言喻。如有不符本国训条之处，必有辩论。本大臣未见约稿以前，不敢满意。

拉云：本大臣拟稿时，一心欲速了此事，俾俄兵早日撤退，后患妥为筹防，中国吏治归旧，彼此均有应守之款。斟酌再三，总要顾全两国面子，别无他意。

杨云：照贵大臣如此说来，我愿早见约稿之心更急矣。不敢预先满意，恐转而为不满意，岂非空此满意耶？

拉云：总不使贵大臣空此满意。我谅贵大臣一见约稿，即可请示画押，彼此同庆矣。

杨云：实为本大臣所心愿者，总盼约内条款，不背政府训条之意。

拉云：劝贵国秘密不宜为妙。我两国办事，均有自主之权，无庸他国干预。

杨云：我亦如此看法，故前有人来探询，我未告以一字。好在近日亦无人来问矣。惟事后外人终要得知，总盼约内无他人可以借口敷衍之处。

拉云：我两国毗连数万里，与他国情形迥然不同，如彼欲效法，我先请其效法撤退直隶之兵。贵大臣由何路发电政府？

杨云：由北京庆王、李相转达政府。本大臣系奉旨会同庆王、李相商办此事，自当与彼先为接洽。

拉云：先电李相然后转政府。

杨云：不错。

拉云：国电请早送来。

杨云：必赶今晚送来。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七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六日）午后三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拉云：见贵大臣带有护书，内必有公文。

杨云：今晨接奉电传国书一道，本拟订期面晤，顷承见约，恰好。

拉云：是否画押之全权国书？

拉即授以洋笔墨壶，接称：即请贵大臣画押，本大臣亦即照办。

杨笑云：盼不得成议如此之速，日来听候贵大臣订期接晤，终日未曾出门。

拉云：拜二晋见国主，当即转递贵国大皇帝国书，拜四国主命拟复书。昨日本欲约晤，适因本国节日，故改订今午。贵大臣亲递国书一层，本国主不欲劳动贵大臣，且恐动外人观听，反致不密。即接国书，开阅首章，云：此书与前书不相干涉。

杨云：此另一件事。书内宗旨，务请贵国大皇帝商同各国，将兵费数目减少，期限宽定，届期由中国政府径交各国政府，不起利息三层。

拉云：此事俄必出力帮助，请先将现议之事赶速了结，将来效力之处尚多。

接问：此书是否通行各国？

杨云：虽是通行各国之书，着重在贵国。此书先到敝处，由本大臣转电他处。

拉云：今日面交贵大臣公文二件，一系本国主复书一道，一系约稿俄法文各一分。此约稿想贵大臣阅之，定必满意。

杨云：如无碍本国政权、兵权、利权，本大臣自无话可说。

拉云：本大臣拟稿时，费了许多心思斟酌，想来贵大臣必可满意，必可即行请示政府画押。

杨云：本大臣实盼如是，总要约内条款无背本国训条之意方好，不然，仍须辩论。

拉云：约内共十二条，贵大臣阅后，即知本大臣实费苦心，如此条款，无须辩论。

杨云：果与本国训条相符，本大臣即感激不尽。

拉云：如此条款，贵大臣尚不满意，则贵大臣实难伺候。

杨云：刻下约内各款尚未知悉，贵大臣一人知之，如变戏法然。

如变出之物，正我心里所猜之物，岂不妙哉！

拉云：本国所要各款，户部前曾面告，贵大臣以为何如？

杨云：维特所述各款，内有数款实有碍本国主权。

拉云：已将碍难之处大加斟酌，此次满洲华兵攻击俄之边界，毁俄铁路，伤俄兵士，此种情形不可不记得。

杨云：贵大臣迭次面告，贵国相待本国好意，帮助中国平定乱匪，向各国排解调处，并愿做一好榜样。贵大臣之话，本大臣刻刻在心。至兵费一节，本国甚为看重，因本国现在决计整顿内政，力图振兴。想贵国系本国数百年邻邦至好，必愿本国兴旺。将来两处美屋，一般坚固华丽，于两国均有光彩。

拉云：两处美屋，惜一屋尚未修造竣工，邻居者尚当防备坍倒失火之虞。

杨云：所以特请贵国帮助，使之速其成功。减少兵费一节，请贵国作一领袖，向各国说项。务望速办，毋使他国做在贵国之先。

拉云：请先将两国之事赶速了结，以后必当出力帮助。

杨云：如此约尚有商议，不能速了，恐兵费之事当了结在此约之前。

拉云：本大臣想不能如此迅速先了。此事俄必助力，他事惟请不宣告外人。我两国办事有自主之权，不准他国来干预，有碍两国体面。

杨云：本大臣总为秘密，以后如有外人得知，总非本大臣泄漏。现将约稿即速译阅，如有不合本国训条者，当来与贵大臣商议。

拉云：本大臣想来，必可与贵大臣所奉训条相符，不致再有商议。

杨云：未见约稿以前，所说尽是空话。

拉云：不错。近接李相电否？病体复元否？

杨云：常接来电，李相病体现已复元。

拉云：闻之甚慰。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八次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晨十一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拉云：今日贵大臣必是来面谢本大臣拟约之一番好意。

杨云：确是来道谢贵大臣一番苦心，惜只将字面避去，而实事未稍改动。

拉云：不然，本大臣之煞费斟酌，全在实事上作工夫。此次拟稿，实费万分苦心。如贵大臣不信，可将原拟之稿见示。

拉即由护书内抽出一稿见示云：原稿内有十四条，末两条系本大臣删去。

杨云：今日不来辩论条款，惟有数处不甚明白，特来询明，免致误会。所有条款，虽由贵大臣煞费斟酌，惜尚不能无碍我政权、兵权、利权，现当电报政府请示遵办。

拉云：贵大臣要问者何条？

杨云：满洲全地交还，牛庄自在内。

拉云：此节已在第一条明白言之。既云全地，牛庄自在其内。至第八条称除牛庄通商口岸外，中国不将地段租与他国人享用云云，所以声明除去牛庄，因系通商口岸，他国已有租界，不能因还满洲，将牛庄已开之口，复为关闭，故特为声明。

杨云：贵大臣言及此条，本大臣查条内不准中国在满洲、蒙古、甘肃、新疆界内各地自行出费造路一节，未免包括太广。此次惟满洲滋事，为俄兵所占，至蒙古、甘肃、新疆，并未闹事，俄兵并未占据，何得包括在内？

拉云：该数省虽未经俄兵占据，然俄之兵力足以占据。

杨云：贵国所索条款内，不准中国将利益让给他国人，何得禁止中国亦不准自行造路？太无道理。譬如此书案，我两人相好，贵大臣允我公用，而我竟言明贵大臣如要在案面陈设物件，须先请示本大臣，此合理否？

拉云：此案已为我有，现讲交情奉还，情形不同。且此层专为中

国预留地步，以便异日拒绝他国人之要素利益。本大臣逆知日后强要中国开矿造路者必多，如贵国答以无钱兴办，必有人愿备巨款以要挟之。有此一层，即可推托谢绝。此专为中国地步。本大臣此次拟稿时，顾念贵国利益，较本国利益更为周密。

杨云：问第二条留兵一股，有定数否？

拉云：留兵数目，应由地方武员就近查看情形酌定。本国深愿愈少愈妙，因留兵多则费大，于本国不利。

杨云：本大臣亦为贵国计，将来留兵过多，其费不貲。

拉云：不错，所以数目要小。我们不知地方情形，如拟数目，过多则徒耗兵费，过少则不足保护路工。

杨云：第六条他国人云云，是否兼指俄国人而言？

拉云：凡两国订约，约内用他国人字样，即系指除我两国之人而言。贵大臣如欲加叙除俄国人外，亦无不可。惟他国见之，未免触目。此事前经贵国允准在案，不过重申前说耳。

杨云：中国北境，系指何省而言？

拉云：北境云云，亦系依前议照叙，如欲添注省名亦可，惟据本大臣看来，已允之事，即照前议叙明，勿庸增添字样，免致外人见之，误为新增条款。

杨云：第七条隙地内应令地方官会商专章，系何项专章？

拉云：此专章专为了理该处地方居民口舌细故琐屑事件，应令两国地方官会同商订，此系小节，无足重轻。

杨云：第八条地名克里，是否即图内克里雅？

拉云：克里凉必系克里雅之误，如欲详考，请向第一股总办接洽校对。

杨云：前日面交电传国书，曾否转递？

拉云：业已转递，惟未奉本国主复书。

杨云：本大臣昨经接电，得悉英德两国已允将兵费作为国债，惟不允免息耳。

拉云：本国自主中国起事迄今，一意欲帮助贵国了事。本国驻使奉有训条，于会议时，和衷调停，请先将此事速了，毋使我国主不滿意。

意，则以后无事不可相助。前日面交本国主复书，谅已电转。

杨云：已与约稿同时电转。

拉云：先电李相，然后再达贵国朝廷。

杨云：不错。

拉云：约内有不明白处，请来询明，本大臣当为注解。今系本大臣赴国会之期，不克久谈，为歉。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六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午后一钟，率翻译陆征祥，赴俄户部大臣维特之约。寒暄毕。

维云：前次与贵大臣密谈，略述本国大概拟索各节目，一系密告之语，二系本大臣私见。昨接伦敦来电，竟将本大臣面告之话，句句宣播于外。此系贵大臣先将本大臣所说之话，告知驻俄日使，由日使转电驻京日使，以至日使屡向贵国全权大臣理论。贵大臣转告日使一节，本大臣有凭据。

杨云：前承私谈密告之话，本大臣未宣一字。贵大臣所称转告日使有凭据，本大臣甚愿见此凭据。新来日使尚未见面，前任公使相处日少，亦不甚熟，使馆参随久未接见，何得将贵大臣之话转告日使？实深诧异。

维云：必系贵大臣将本大臣之话，电报政府，由政府转告日使。

杨云：本大臣与贵大臣面谈之话，或公或私，均当电报政府，此本大臣分内应办之事。惟电报曾说明系贵大臣私谈密告之话，且系大概未定节目，切嘱秘密不宣。日前拉外部面交约稿时，亦嘱秘密，本大臣即答以我决不宣一字。惟日后定局，外人总要知道。既是好榜样，不妨使外人早知，可以效法。

维云：此次拟约稿时，本大臣与拉外部屡次酌商，方得定出无可再改之款。如商议不成，延宕月日，武员必另生枝节，与我等为难，强割满洲之地。本大臣说一句真心话，劝贵国赶速了结之为得计。

杨云：贵大臣之好意，本大臣早已铭诸肺腑。此次之事，实承贵

与拉外部之交情，并不先与我言明，即电告李相，请我政府将此棘手难办之事，令我肩任，使我受两边逼迫。将来画押后，必招中国讟骂。

维云：画押之事，贵大臣必须请示政府，遵奉朝旨签押，于贵大臣便无干系。

杨云：本大臣并不怕担干系，如约内条款实无碍我主权之处，本大臣自当力劝政府画押，即因此罹罪，亦所不惜。惟现在条款，面子字样，虽加斟酌，而实事并未改动，本大臣实不敢担此干系。

维云：俄国铁路被毁，兵士伤亡，耗费巨款，并无一言，即拱手奉还，撤兵后，满洲又复滋事，万无是理，亦万做不到之事。

杨云：此次使贵国受此大亏，实系中国之错。然贵国亦有疏忽处，若当日铁路不造在满洲境内，何至如此？

维作色云：此系两国大皇帝允办之事，是谁疏忽？

杨云：贵大臣不必动怒，我之佩服贵大臣者，正在此。以万做不到之事竟能做到，可算绝大本领。所谓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然事已至此，贵国自然仍须接办，断无中止之理。然必须有善法以处之，万不可再用压力了。

维色稍霁云：然则如何？

杨云：本大臣所以劝贵国此次定约必须和平，使中国人民均知贵国之好意，其心悦服，则以后事便易办矣。譬如东西两邻，东邻向西邻假道于客厅，以便出入便捷，而西邻之孩童仆隶屡次阻挠行走，主人弹压不住，竟致殴辱啰唆。此因未得孩童仆隶之心，如能得彼等欢心，方且保护之不暇，岂复肯来阻挠。本大臣系为息事宁人起见，故代贵国如此设想，否则深不愿贵国之得中国民心也。

维云：孩童仆隶拆毁路工，俄竟无一言乎？

杨云：拆毁路工，中国自应赔偿。

维云：请即将铁路赔款、兵费及兵士恤银，悉数交出，俄即寝事。

杨云：因中国一时筹画不出，特请宽定期限。

维云：如拉外部与本大臣是孩提，方能听贵大臣之话。贵国刻下只有二条路可走，或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国

之自便。

杨云：前次本国大皇帝致贵国大皇帝国书，称他日可以报答大惠之处，当惟力是视云云。政府欲走之路，显然可见。是否准走是路，则看此次约款和平与否。

维云：全赖贵大臣之善言规谏。

杨云：惜政府不能惟本大臣一人之言是听耳。

维云：曾见吴克否？

杨云：见过一次，贵大臣想亦见过。渠于中国情形，一切目睹，言之必能亲切。惟此行未克展其所长，本大臣实觉愧对耳。

维云：现议之事，总盼早日画押，于中国大局大有裨益。

杨云：本大臣看来大局难以挽回。

维云：何谓难以挽回？如贵国先将此事了结，即自开议以来，最大进步，是挽回大局之最要关键。

杨云：驻京各公使多方为难，均欲逞一己之私，并无真心了事之念。

维云：为中国计，请速画押，则我可以帮助贵国了事。为本国计，则以不画押为妙，可以久据东省。

杨云：英报刊播我两人密谈，昨晚于英报见之。故知今日约晤，必为此事。此间往来电报，均由本大臣一手亲自经理，除翻译一人之外，均不知悉。李相处，本大臣屡次电嘱秘密，而访事人实在可恨。

维云：外边传刊我两人密谈，于事原无大损。惟我主见之，必令本大臣少说话，以后我即不便私谈矣。请见拉外部时告明此系本大臣与贵大臣密谈之话，且所说各节目，系据本大臣之私见耳。

杨云：我必达到。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九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日）午后二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拉云：贵大臣有新闻否？

杨云：无甚新闻。日来约稿，政府迄未给复，闻因有意外阻挡。

拉云：贵大臣所说阻挡，请问何事？

杨云：系想不到的阻挡，刻下暂可不提。

拉云：此事总宜速了为妙。日前在英报见登贵大臣与维特密谈各节，甚为诧异。

杨云：此节户部已经约晤谈及，本大臣已电告北京，以后信息，务当格外秘密。

拉云：请贵大臣再电告政府，我两国商议之事，切勿再行泄漏，向来两自主国定约，未画押以前，决不能宣示于人。若属国不敢自专，必须禀命而行，不在此例。

杨云：本大臣早已电告政府，惟近接信息，不独日本从中撓阻，德、英、美、奥亦均有闲话，彼等串通阻挡，贵大臣当必知之。

拉云：我两国办事，各有自主之权，不容他人干预。本大臣近接德相电，声称不干俄事。

杨云：本大臣有信，知德使亦在其内。日本之多方煽动各国，出场搅扰此事，殆欲报复前年中日战后俄助中国索还辽东之仇乎？

拉云：他国如此阻挠，是欲迫俄国改变宗旨耳。

杨云：前由贵大臣转递本国皇帝电传国书，谅早呈递矣。

拉云：早已转递。

杨云：前致贵大臣文，请发谕盛京武员，代为保守宫殿宝器等因，贵大臣曾否照办？请备文见复，为要。

拉云：本大臣此事屡次传谕武员，迭次接到武员遵办复函，此次又接武员寄到代守宝器清册一大本。惟盛京城内，俄兵未到以前，已被土民焚掠。所幸火药局适俄兵赶到救护，不致炸轰，不然城内轰成一片平地。前函当即作复。贵大臣处近有人来探问信息否？

杨云：贵大臣前未回森堡时，有人曾来探听信息，此后无人来问。

拉云：本大臣处亦无人来探问。

杨云：政府电旨，一、二日内可以接到，一俟接到，即来向贵大臣面议。如有商改之处，务望见让，免耽时日。

拉云：此事总要早了为妙。

杨云：本大臣亦盼早了，延宕日久，恐生枝节。

拉云：本大臣亦深恐另出枝节。

杨云：一俟接有回电，即来会晤。

拉云：甚好。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十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午后三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贵大臣近接北京信息否？

拉云：未接北京信息，专等贵大臣复信。

杨云：前次面晤所说意外阻挡，现已解释，然已煞费周章。不独各国前来阻挠，本国内外臣工纷纷奏阻，种种难处。后经本大臣与李相迭次力劝政府，赶速了结此事，始得复电。兹将商改最要之款，开具节略送阅。

拉云：商改之款，开具节略，甚好。本大臣可逐细斟酌。

当将节略翻阅一遍。笑曰：约稿内共十二条，贵国将三条驳去，三条酌改，则全约所剩无几。看来只有交还东三省之第一条未经议驳耳。

杨云：大凡议事，各有辩驳商改之处，现奉本国训条，特来与贵大臣面商。

拉云：此外尚有辩驳之处否？

杨云：此外尚有细节，全在字面，无足重轻。现开节略，三驳三改。其驳款第一，系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一节。政府来电称，巴使曾有照会，总署并未允定。

拉云：虽未有画押字据，业经总署屡次声明，中国北境不用他国人训练。本大臣曾接喀使函件，屡言及之。请问贵国究愿用洋员否？

杨云：来电并未言愿用不愿用，但驳此节并未允定，贵国拟稿内何得即作已允之事？

拉云：此节专为贵国地步，以便拒绝外人引荐教习之请。俄国决不强荐教习，强派教士及强卖鸦片烟与贵国，可请放心。

杨云：驳款第二，废除金州自治之权。本国政府亦知孤悬一城，诸多不便，故去年曾请贵国允将旗民迁出，前外部大臣答以将居民全行迁出，势必成一空城，未曾允准。本大臣看法，亦以孤城留之无益。惟此次叙入条约，他国见之，即以为中国让地之实据，必至群起效尤。何不将此节删去？

拉云：贵大臣所说甚是，本大臣深以为然。如我一人之事，即可允从。当商户兵二部，不知伊等看法何如？

杨云：务请将本大臣所说情节，切实转达，为要。

拉云：本大臣必为说到。

杨云：驳款第三，造路向京一节。前巴使曾有此说，确未明说方向，现忽加向京二字，政府最为看重。

拉云：此系户部拟来之款。款内既有向京二字，谅必早经说明。此款亦为贵国地步，以便日后中国易于辞却他国之请。本大臣劝贵国不驳为妙。

杨云：其酌改之款：第一，路工未竣，不设兵队，即在铁路两旁相近地段内。禁止军火，当明定年限。

拉云：此节实不妥当。将来中国兵队与俄兵队，难免不滋事端。至禁止军火，无须明定年限，因本约前后各条，均系暂行之条，办到即废。

杨云：酌改款第二，蒙古、满洲矿路利益，不得让与外国人，当声明中国自办，不在此例。又第三，他项利益，应须声明与此次公约各国利益相碍，并于本国主权、利权无大碍者。

拉云：此各节当与户部接洽。如此驳折，实剩无几。

杨云：此外尚有细节数处，以后再说。

拉云：即请贵大臣说出。

杨云：约稿第一条内，交还东三省，似应定一限期，声明几个月内将各省全行交还。

拉云：此限期我两人均难预定，当视地方上情形。请问贵国两官

回鑒何日？一切国事何日复旧？諒難預定。

杨云：此层本大臣確不能说。第二条内留守之兵，似应明定年限名数，方有限制。

拉云：本大臣想兵部未必能预定兵数年限。此节可请放心，本大臣决不願多留兵队。多留一兵，多耗一兵之费，此层户部最不肯轻忽，兵部亦必不願多一担当。

杨云：本大臣亦如此想，多留一兵，即徒耗一兵之费，于贵国实大不利。然总当约定一年限名数，说明不过此年限名数，较易办理。

拉云：名数如多，徒耗兵费，少又不敷保护地方，实难预定。

杨云：二条末有某某等条办到之日，应改与公司商定赔款办法之日，必要俟各条办到之日方撤留兵，则为时太久矣。

拉云：派兵据守地方，必俟各条办到之日为止，此系通行之例，无他办法。

杨云：五条内革职字样，可否改作调离？

拉云：此字可以照改。

杨云：十条内迟误路工，似应删去，因此层实难核算。

拉云：此层户部甚为看重，因路工被阻，得利较迟，此亦公司之大亏。譬如造房出租，工程迟误一年，即少得一年利息。

杨云：此账如何算法？

拉云：此系公司之事，将来由公司与贵国接洽商办。

杨云：将来商办在何处？本大臣实不会算账。

拉云：当由璞科第在京商办，本大臣亦不会算账，不愿承办此事。今日贵大臣交来节略及面驳各节，是将全约十二条都驳改了。本大臣日望贵大臣前来画押，不料今日如此驳改，大失所望。

杨云：政府所驳，止有三条，其他三条，仅商改耳。本大臣所说各节，均在字面，更何足重轻，何得谓全行驳改？如贵大臣听本大臣前次屡劝之言，顾全中国主权、兵权、利权，本无须本国政府驳改，亦无容他国出场干预。

拉云：请问贵国究竟要俄交还东三省否？我两国办事本无须他国干预，现今贵国将情形传播，致招外人阻挡，今日又如此驳改，实有

不愿俄交还东三省之意。俄国前曾于通文内声明，如有他国阻碍，强令本国改变宗旨云云，现如他国来阻，本国惟有改变宗旨耳。既承接待，只有奉谢贵国美意。

杨云：顷接本国皇帝电传国书，尚未及译，兹先带来，译读大概，贵大臣可见本国皇帝之心意矣。

译读国书，至约章廷臣所拟也之句——

拉云：然则都是我们不是。

杨云：此足见各大臣之尽忠为国。

译读毕。

拉又云：请即译出送来，今日送来节略，亦请留下，以便本大臣赶速接洽商议，如有可以酌改之处，当即照会贵大臣。

杨云：请速示复为盼。

拉云：今有私事相商，下礼拜二日本大臣公宴各驻使，恐贵大臣不愿前来，拟设私宴，专请贵大臣，以便畅叙。约在拜五日晚上，如蒙惠临，甚为欣幸。

杨云：承贵大臣如此美意体谅周至，曷胜感蒙，公宴谢谢。因今年冬季宴会茶会等酬应，一切谢却。既承美意，另设专席，何敢过却？

拉云：拜二公宴，拜三本大臣见客之日，拜四系俄先主阿列克散德忌辰，约在拜五再当函邀。

杨云：谢谢，必来奉扰。

起身握手时（杨）云：一切全仗大力。

拉云：此非在本大臣，实在贵大臣也。

言毕，握手而散。

杨龔与拉姆第十一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七日）午后四钟，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杨云：前日送上国书译稿，谅已接到。

拉云：业经转递。

杨云：曾见户、兵部大臣否？

拉云：正拟与该大臣接洽缮复。户部见贵大臣父来改驳节略，甚为诧异。渠言俄国已无可再让，此约当即从速照允，免生枝节。

杨云：请将各节速为见复，总盼两国彼此均有和衷相商之意，始能凑成议，免致他人干预。倘俟他国干预再让，彼此均觉难以为情。

拉云：我两国办事，无容他国干预。为何贵国要请人出场说话？

杨云：中国并未请人出场说话，而他国强来干预。前述告日本公使之电，其明证也。

拉云：贵国将商议之事传播外间，甚为坏事。本大臣未曾告人一句。

杨云：本大臣亦未告人一句。

拉云：必系李相告知各使。

杨云：李相与本大臣屡电劝朝廷，赶速了结此事，免生枝节；并一面告各使云，俄国之事，与各国情形不同，现欲交还东三省，总须立一章程，方有办法，非寻常立约可比。

拉云：贵大臣所说甚是。请问各国中有用兵力占据全省者否？

杨云：我两国友谊敦睦，现在和衷商议，本大臣与贵大臣交情最深，无话不说。然格使与璞科第在北京负气强逼，行为不合，是否奉贵大臣训条？

拉云：本大臣曾电告格使，一切在此商议，曾令向贵国政府痛切详陈速了，不可迟误，致生枝节，并俄不能久待各情节。

杨云：今日接李相电称，璞科第面告，格使奉到本国密电，定限画押，逾限则俄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云云。凡事总当和商，不可用逼。

拉云：赶速了结一层，本大臣屡向贵大臣言之。因与贵大臣深交，又素深钦佩之心，不愿有伤和气。如用此等语气，恐于贵大臣面子不好看耳。贵大臣面交改驳节略，户部见之，甚为不悦。

杨云：此节略原备商议，贵大臣何款可让，何款不可让，并未说出。且此系政府训条，本大臣不能秘而不告。如贵大臣说出不能通融一句，本大臣亦可转达政府。惟请于贵国大皇帝复书内，一并声明不

可通融商议等语。

拉云：此次接到者，系贵国大皇帝致本国主复书，无须再复。

杨云：即请贵国大皇帝致本国皇帝，说明前者好意，可以通融商办，现在不能通融云云。

拉云：俟本大臣接户兵两部大臣复信再说。

杨云：务望彼此退让，凑合了结，最妙。不然，各国出面说话，于事大有损处。各国说话后，贵国再让，反不好看。

拉云：请贵大臣电告政府，格使与璞科第所说的话，均系确实，本国无可再让。本大臣一面当力商户兵两部，力争退让小节，专为贵大臣地步。然能否争到，尚难预必。

杨云：本大臣交去节略，贵大臣尚未示复，俟接复后，再行电告政府。

谈次，拉接电报数件，开视后即称：现在人心日坏，来电述德皇被刺情形。德皇在车站被一工人掷铁一块，右目右颊击伤，尚不危险耳。此工人系德人云云。

杨云：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可深浩叹。

拉云：欧洲各国当将东方之事，赶速清理了结，可以料理自己家事。

杨云：此句实是至言。今日别无话说，静候复示，请愈速愈妙。

拉云：贵大臣于拜五降驾晚膳，即可画押矣。

杨云：极盼到此，则此顿饭吃得更爽快也。

拉云：请电告政府，不能退让。

杨云：本大臣候贵大臣复示，再电。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十二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午前十钟一刻，率翻译陆征祥，往晤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寒暄毕。

拉云：贵大臣有何新闻？

杨云：数日未见，亦未接贵大臣复信，故特来询问。

拉云：条款复信，本大臣不能即刻说出。因户兵两部大臣本不允改一字，本大臣与之力争，几至龃龉，始允稍改。即刻缮稿，晋奏国主，大约明后日可以送去。惟此次定稿后，不可再改，或画押，或从此不提此事。

杨云：本国政府深愿早了此事，惟恐他国效尤耳。今日政府已有电申斥李相与本大臣，办事专顾一面，屡请定议，不知各国环视，乘机效尤。近数日内，未见贵大臣复示，前日向户部约晤，渠以事冗推托，不知何故？

拉云：贵国听他国谗言，不肯定议，实负我大皇帝之好意。

杨云：本国与本大臣深悉贵国好意。

拉云：既知本国好意，为何不即画押，尚如此辩驳为难耶？

杨云：并非与贵国辩驳为难，实恐他国借口效尤。如约内无可令人借口之处，本国政府即可允准画押。

拉云：约内并无可令人借口之处，贵大臣所说，尽是空言。

杨云：何谓空言？即如第八条中国在满洲、蒙古不能自造铁路，英可在扬子江、日本可在福建、德可在山东一律照办，则中国主权全失，永无振作之日矣。

拉云：贵大臣前次面驳各节，句句记得，即革职字样小节，亦未忘却。

杨云：总请将要紧各节尽行删改，使他国无可借口。

拉云：此语贵大臣向我说过千百遍，我已熟记在心。所有面交节略，及贵大臣面驳各节，均当一一斟酌。正在拟稿，即刻晋奏国主后，即可送去。

杨云：此次拟稿，均已照本国所驳各节删改，则我无话可说，只有画押。如未照改，只有请加上一条，称异日他国向中国借口效尤为难，有俄国一面承当。

拉云：俗语云，凡事自辩即自认。本大臣不愿加此条，即不欲认他国有可以借口之处。

杨云：据本大臣看来，此约缓办最好。俟公约订定后再商，则无人干预矣。

拉云：缓办万做不到。此事条款由中国传播，外人尽皆知之，万不能缓办。

杨云：既不肯全改，又不肯担承，并不允缓办，我承贵大臣与户部如此关爱，事前并不与我言明，即电李相，李相亦不告我，即请政府给我全权，将此万分棘手之事，使我一人承当，实在感谢不尽。现在如此为难，只好请朝廷另简干员，或飭新使前来再办，我力竭矣。

拉云：贵大臣不必着急，我总竭力设法。如我两人商议不成，无论新公使或贵国另简别人，则更议不成。

杨云：既承厚爱，请速示复。

拉云：明日不能备齐，后日定可面交。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第十三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午后三钟半，率翻译陆征祥，赴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之约。寒暄毕。

拉云：昨日晋见国主，呈览约稿，并将贵大臣面言各节代奏。奉国主谕，此次接到贵国大皇帝来书，情辞恳挚，所称往事朕已知过，目下全仗大力始终成全，则朕与亿万臣民同深感激云云。并鉴贵大臣一番苦心，大为感动。命本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将驳款节略，悉心斟酌，再加删改，务期如贵国大皇帝之意。当将谕旨告知两部，两部始不敢坚持，即刻改定，今晨复呈阅批准。惟此系末次奉国主谕删改，不能再有更动，须于十二天内画押。如贵国不允，即系开罪于本国主，以后再不提此事。务望详细电告贵国政府，并请从速照办，为要。

杨云：我大皇帝与我均深感贵国大皇帝及贵大臣厚意。中俄旧好，本无事不可商办，因各国借口效尤，故不得不详加斟酌耳。我当将各节详细电告政府。惟盼约内各条，各国无可借口之处，方好。

拉云：所有贵国改驳各节及贵大臣面驳各节，尽已删改。此约画押后，本大臣即登官报布告各国，试问何款可以效尤？满洲系俄兵力得之，谁能援例？

杨云：贵大臣现定期限，未免太促。由此至京，由京至陕，往返展转，实来不及。请再宽定。

拉云：再加三天，以十五天为度，总可敷用，不能再宽。本大臣当将画押之件，赶速预备。我处缮洋文二分，请贵大臣处缮汉文二分，将来讲解时以法文为准。

杨云：贵大臣所要者，系本大臣画押凭据。既有凭据，则画押之件可从容预备，何必急急？

拉云：此十五天内可以备齐，俟接到凭据，即行画押。

杨云：本大臣当先饬译汉文，斟酌字句，再当照缮码号，电告政府。字数太多，须用两天功夫。格使处请迟二天发电，以便李相可以接洽。

拉云：可以照办。俟礼拜四本大臣再行电告格使，略称约稿已交，限十五天画押云。前定拜五晚膳，专为贵大臣而设，务望光临。

杨云：既承盛意，何敢固辞？现值彼此公忙，何妨从缓？

拉笑云：倘十五天贵政府不肯画押，则我等不便见面，乘此机会，好朋友可以多叙一次。

杨云：如此说来，我当束装以待，贵大臣亦当将巴斯包尔^①预备。我想当不至此。请问几点钟前来？

拉云：听贵大臣之便。

杨云：七钟，七钟半或八钟均可。

拉云：七钟半最好。贵大臣喜食何菜？当为预备。

杨云：洋菜均极适口。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维特第七次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午后一钟，率翻译陆征祥，赴俄户部大臣维特之约。寒暄毕。

维云：贵大臣有何贵恙，步履如此艰难，须人扶持，形容憔悴？

^① 巴斯包尔，即出境护照。

杨云：前日跌仆坠地，右腿左臂受伤，刻下步履甚难。今承招晤，想有要事，勉强赴约。

维云：贵大臣曾奉画押全权否？璞科第来电称，李相告伊，贵大臣业奉政府训条画押矣。

杨云：不错，本大臣确已奉到李相、军机处两电，令本大臣自行定计，酌量画押，并非画押全权。我未奉朝旨画押，请问贵国能认我之押否？

维云：贵大臣未奉朝廷画押之权，所画之押，我自不能承认。

杨云：两电均带有译稿，请阅。

维阅毕，忽云：据我看法，两电内有全权定计及酌量画押，末二语我可作为全权，未识外部看法何如？

杨云：此二电话之意，均令本大臣作主画押，我非明奉朝旨，何能自己私行画押？

维云：此二电译稿，曾送外部阅看否？

杨云：即刻译就，当即送阅，未识其愿接见否？

维云：日内曾否晤见外部？

杨云：数日未见。日前约晤，渠以有事辞不见。日前飭翻译送阅国书电稿，渠一概不阅不收，亦不见面，是与我绝交矣。

维云：我意总劝贵大臣画押。

杨云：我非不愿画押，惟不奉训条，我不能画此押。欧洲各国议约，画押之日，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相校阅画押全权，合例，然后签约。此系各国通行之例，贵大臣当必知之。且前次晤面时，贵大臣亲自劝我遵旨画押，我可不担干系云云，贵大臣当必记忆。

维云：不错。

杨云：既有此例，贵大臣何尚强我画押耶？

维云：我非强贵大臣画押，为贵大臣计，应当再候朝旨。现在期限甚迫，今日礼拜，后日期满，我特约晤者，要请贵大臣发一急电，催请全权，我一面已发急电于璞科第矣。

杨云：现在期限如此促迫，必赶不及，恐此电发之无益。

维云：一、二日可以稍候。

杨云：既可候一、二日，何不多展数日，俾得从容商改定议。

维云：我说一、二日，系私下通融，不知外部看法何如？

杨云：刻下此事实犯众怒，实承贵大臣及外部大臣美意，将此万分棘手之事，使我独任办理，实深感谢。现在中国各督抚、士大夫及各驻使，均以此约画押或不画押，其干系错处，均在我一人身上。我并不爱惜身家性命，畏罪退缩，如于国家有益，捐躯报国，是臣工分内之事。如奉谕画押，即日后被人交谪，我所不顾。惟无训条，我实不能私自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

维云：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

杨云：私自画押，该罹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

维云：现在中国情形不同，非去年六、七月间拳匪作乱时可比。彼时大小臣工相继被害。刻下政府欲惩一大臣之过，定一大臣之罪，当必三思而行。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

杨作色云：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

维自觉失言，颇有惭色。

杨云：请问如中国画押，异日各国出来效尤，俄可助我抵拒否？

维云：各国不能效尤。

杨云：万一效尤，能见助否？

维云：我必帮助中国。贵国为何听各国谗言？不知各国中无一实心出力者：德决不愿与俄绝交；法系俄之联盟；美专意商务，不欲与俄为难。

杨云：英日两国何如？

维作势云：英不值一唾，且有南亚洲^①之战事。惟日本不知有何办法？如欲用兵胁我，我想其必十分斟酌细思而后敢行也。

杨云：日本一心欲报辽东之仇耳。

维云：我想不容易。此电请发一加紧急电，可由我处代转。

^① 南亚洲，当为南非洲之误。

言毕，握手而散。

杨儒与拉姆最后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午后四钟，征祥随钦宪赴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之约。

外部见云：前日据贵翻译面述，贵大臣跌仆受伤，想不到如此沉重，行动须人扶助，刻下何如？

钦宪云：左臂右腿，仍然作痛，步履艰难。

外部云：当请医赶紧调治，并当安心静养，为要。今日奉约，无别事，惟问贵大臣接到画押电旨否？

钦宪云：尚未接到。日前飭翻译送来我大皇帝国书，未蒙收阅，今仍带来，请贵大臣阅后，代为转递。

外部云：前曾面告贵大臣，此次系我主亲改约稿，并定限期，画与不画，一言而决。明日已届画押之期，此次国书，本大臣实不敢呈递。明日清晨，我当前赴皇村，晋见国主。火车十钟开行，我九钟二十分当由署起身，可候至九钟二十分。我劝贵国画押为是。如不画押，当想日后总要与俄商议此事。

钦宪云：我无画押全权凭据。请问贵国能以我之押作算否？

外部云：如贵大臣并未奉到贵国谕旨，所画之押，自不能作算。请问贵大臣前奉全权内，有画押字样否？

钦宪云：并无画押字样，但令我与贵大臣商议此事耳。如明晨九钟二十分前未接电旨，本大臣即无可奉告。贵大臣何以晋告国主？

外部云：我即直告国主今日未曾接到中国朝廷令中国钦差画押之信，明证中国不愿画押之意，只有从此不提此事耳。

钦宪云：画或不画，本国政府并无给我训条。明日如九钟前未接电报，晋见时，务请在皇大帝前，婉词代请展限，以便从容商办。

外部云：此事实难从命。

言毕，起身送客。西俗虽绝交不出恶言，只得作别而行。是日，适值天寒雨雪，钦宪回署下车，滑跌坠地，即不省人事，赶紧舁至卧房，延医调治。所冀吉人天相，早日就痊，实国家之福也。翻译陆征祥谨记。

杨儒遣陆征祥往见拉姆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钦宪病势甚重，午后三钟，飭征祥往见俄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

拉云：钦差病体何如？

答：钦差昨由贵大臣处回署下车，雪滑失足，跌仆坠地，不省人事。赶急扶起，舁至上房，经医施治苏醒。今晨神气忽清忽昧，情形危险。午刻接奉电报一件，我等赶速译出，趁钦差清楚时，略为禀闻，即命译送贵大臣，请即察阅。

拉云：此系不画押之电？

答：请即阅看来电译稿。

拉即将译稿接去，高声口诵。诵毕，变色起身云：刻下我无话可说，请贵政府自看以后情形可也。

言毕，辞出。翻译陆征祥谨识。

增阿暂章^①

增将军与阿提督各派员互订奉天交地九款：

- 一、由将军保护地方助造铁路。
- 二、保路俄兵房屋、粮食由我供备。
- 三、遣散华兵，交出军火。
- 四、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
- 五、地方安靖后，再交还牛庄等处。
- 六、地方归我自备巡捕弹压。
- 七、俄派员住盛京预闻要公。
- 八、遇事如华捕力尚不足，由俄派兵相助。
- 九、各款以俄文为准。

^①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杨儒致奕劻、李鸿章电中，摘译《泰晤士报》载增阿暂章大意。原文无标题，据《全案汇存》目录补。

户部口述条款^①

- 一、兵费偿款在京核定，铁路偿款另算。
- 一、东省我只设巡捕兵，其数须与俄商定。
- 一、简放将军先与商明。
- 一、每将军处，俄派文武二员，武稽巡捕兵数，文办铁路等事。
- 一、满蒙及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他国。
- 一、满洲等处，我不得造铁路。
- 一、金州城归入租界。
- 一、俄代理满洲税关，由我派员稽查进款。
- 一、陆路进口货纳税后，免内地税。
- 一、中俄借款应改每月付息。
- 一、兵费赔款未清，我无权赎回东省铁路。
- 一、俄欲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该价即在兵费赔款内扣算，所余之数，每年应还利息，即在满洲税关进款内扣算。
- 一、俄保路之兵订明分期撤退。

外部初次原稿^②

- 一、俄主愿表友好，不念满洲开衅之事，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
- 二、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条，准该公司设兵保路，现因地方未靖，该兵不

①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八日）杨儒致奕劻、李鸿章电中，转述维特口头提出的十三条款。原作“户部口述拟订之款。”据《全案汇存》目录改。

②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杨儒致奕劻、李鸿章电中，节译电陈俄外部交来约稿十二款。原作“外部初次约稿十二款”。据《全案汇存》目录改。

敷，须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为止。

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

四、此次与俄攻击，华兵尤甚。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

五、中国为保安地方计，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军械除炮，供差不用他国人。

六、照中国前允成议，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

七、为保安地方计，租地约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专章，并将专条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权废除。

八、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与他国人。

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请还，俄名下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

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师被劫产业，又迟误路工贴补，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

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

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枝路向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

外部二次改稿^①

一 大俄国大皇帝欲将友待大清国大皇帝之心，并保和之念，重

^① 原作“外部二次改稿十一款”据《全案汇存》目录改。此条款为杨儒与拉姆斯独夫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进行第十三次谈判时，拉姆提出的俄方最后约稿，限十五天内画押。杨儒在二十三日致奕劻、李鸿章的电文中，详述十一款的由来。

行表明，并不念与俄连界之满洲地方俄国良民居住各处，前被攻击，允将满洲仍由中国自治，将该地方完全归还中国，凡未经俄兵占据以前之一切章程吏治，悉仍其旧。

二 查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俄华银行与中国政府订定建造并开办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条，该铁路公司有自行管理租归铁路地段之权，故准其自设保路守兵。现因满洲地方迄未切实平靖，该守兵不敷安保以后东省路工，俄政府将兵队一股暂留满洲，至该处地方平靖及中国大皇帝将本约第八、九、十、十一等款所载各事办到为止。

三 所有俄兵其留在满洲界内时，如遇变急，当全力帮助中国地方官弹压及平靖地方事务。

四 此次与俄国为敌，查有驻扎满洲之华兵在内攻打。中国政府为保建造并开办东省铁路无阻暨俄交界地方无事起见，应与俄国政府商定在满洲兵数及驻扎地方；至禁运军火一节，应按照各国公约办理，其未经各国订定之前，暂由中国政府自行禁止军火运入满洲。

五 中国政府欲令与俄连界之满洲地方平靖并诸事照常，此后地方各将军及他项大员，倘办事不合两国友谊，一经俄国声请，准予调离。除东省铁路公司所管地段外，地方各将军可置设中国马步巡捕兵一队，为弹压满洲内地之用，其兵力于地方未经全行平定以前，当与俄国政府会同商定，此队巡捕兵军械，不准用炮，供差只用中国人。

六 俄国关东租地之北，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号条约第五条订定之隙地界内定约，两国当委派本处地方官会商专章，以期一切照常，地方平靖。

七 中国政府在满洲全境内，如未与俄国政府先行商明，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

八 此次因中国滋事，俄国政府所耗实在款项并应给各国赔款，须由中国政府一律清还，各国赔款项内应给俄国政府之数目暨限期抵押，应与在事各国会同订定。

九 所有东省铁路公司所受损失，如大股铁路被毁，该公司及各

执事等产业被劫，以及迟误造路工程，中国政府应按照各国核准驻京各使拟定赔款意旨，与该公司商定赔偿。

十 上款所载东省铁路公司赔款，准由中国政府与该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用他项利益抵销。其他项利益，或酌改现行合同，或另外让给利益。

十一 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号中国政府向一私家公司借款，造筑山海关、牛庄、新民厅至满洲铁路，实与中俄成约相背。现为酬报此层并为满洲从速平定起见，中国政府允东省铁路公司建造并开办铁路一道，或自东省铁路某处起，或自满洲南境支路起，至满洲、直隶交界处之长城为止，照现行东省铁路合同订定各款，一律办理。

卷 下

电报汇钞^①

1 电李鸿章

闰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马漾电计达鉴。格使想已到京。儒来黑海，迭晤外、户部，彼均以修好了事为急。因告以东三省现为俄据，中外啧有烦言。彼谓俄好意始终如一，力之所及，无不相助等语。窃以现方开议和局，拟向彼敦商先交还东三省，各国当有观感。惟交地须人接收，现三将军为谁，总以明白晓事方可胜任。祈速示，以便商办。儒。勘。

2 电李鸿章

九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有悉。维电译交外户部，均敦请还辟，谓如俞允，不难劝各国

① 原作“光绪二十六年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与内容不符。据《全案汇存》目录订正。

撤兵，决无他虑，机不可失，且于和议，大有关系云。】^① 勘电计达。索归东三省事，连日与外、户部筹商，俾释各国疑虑，彼亦谓然。但云俄兵到盛京时，民方纵火抢掠，幸兵已抵城，故宫殿、御座、书库、宝器均得保全，陵寝亦派人看守无恙，若骤撤兵，恐乱复作。因告以已电傅相，催各将军前赴接洽，交收地方。彼云如此不难商办，并可少留巡兵，听将军调用，以资弹压。彼颇愿见好，意已允行，惟保路之兵一时尚不允全撤。乞代奏，速复。儒。东。

3 电李鸿章 九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勘、东到否？议已开否？久未奉电，甚念。俄东三省大军业已渐次撤退，交还地方，已言明由俄统领径与该处将军斟酌情形办理，事机尚顺。外、户部须下旬回都。儒来此兼旬，旅费不贲，日内无应商之件，拟先回森堡，以节糜费。佳。

4 奕劻、李鸿章电 九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六日）

初六日奉电旨：“杨儒电，俄允交还东三省，该亲王等与格使有无接洽，须与商订的确，方可派员接收。黑龙江将军本日已放绰哈布。增祺、长顺着奕劻等查明现在何处，准其传旨先行接管；如无下落，着于在京大员择其堪胜任者，酌保数人，速电奏，以便简派前往。并与俄使妥商保护，商定电复。钦此。”查冬电^②索归东三省，外、户部意已允行，并可少留巡兵，听将军调用，当即代奏，请派员接收，未及与格使面商，恐有阻碍，望速请外部电谕^③，以便接洽，鸿再与商。长顺、增祺存否，如何下落，俄将必有禀报，即查询确电示。此间山、永至奉、锦皆被俄据，信息不通，无从设法查询传旨。庆、李。蒸。

5 电俄外部大臣 九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

庆王、李相蒸电称：现俄顾重睦谊，允交还东三省，当即代奏。

① 据《庚子年发电》补。

② 冬电似应作东电。

③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八，“电谕”作“电格”。

九月初六奉旨放绰哈布为黑龙江将军，与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分别接收三省地方等语。现东三省既已明奉我大皇帝谕旨派员接收，应请贵大臣电飭该管总督统领径与该将军等接洽，从速交收地方，以践前言，而敦旧好。兹有致盛京将军增、吉林将军长、黑龙江将军绰通电，乞分别代发，电码列下：

电增祺、长顺、绰哈布将军通稿 俄外部代发

庆亲王、李傅相复电称：“初六日电旨，‘杨儒电，俄允交还东三省。黑龙江将军本日已放绰哈布。增祺、长顺着奕劻等查明现在何处，准其传旨先行接管，欽此。’查尊处冬电①索归东三省，外、户部意已允行，并可少留巡兵听将军调用，当即代奏，请派员接收。长顺、增祺如何下落，俄将必有稟报，即询确电示。此间信息不通，无从设法传旨。庆、李蒸”云。俄允交还东三省，儒已向外、户部商明，由俄总督统领径与诸帅接洽，立据为凭，现既奉谕旨，尊处应即遵办。儒一面催外部电飭该总督统领从速交还以践前言，而敦旧好，乞复。銑。

6 电奕劻、李鸿章 九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

昨回森堡，两蒸电敬悉。索还东三省，前询外部曾否电知格使。据云须电彼处总督统领径与各将军接洽交收，彼此立据为凭，此事与格无涉等语。尊处未与言及，正合机宜。据外部称长帅出迎俄军，兵不交刃；盛京官员出城豫避，增帅仍为俄官截回，两帅现均健在。儒已传初六日旨并蒸电话，托外部分电增、长、绰三帅钦遵办理，可冀稳达；一面催外部电该总督统领速办交收。接复续陈。銑。

7 李鸿章电 九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蒸电计达。昨始接佳电。俄允渐撤东三省兵，交还地方，由俄统领径与该将军商办，与格使言相同。增、长如存，已请阿提督等代传旨与商一切，但无由通信耳。鸿。谏。

① 冬电似应作东电。

8 电奕劻、李鸿章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外部复称，派东三省将军应先与该处统领妥商。当驳以何不早言，必不得已，则增、长、绰三帅即作豫商拟派之员，贵统领当无异词。并催复免诛罪首一节，伊电称俄主现患时症，稍迟再复。先闻。儒。有。

9 电李鸿章 十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俄主时症转伤寒，各国主电询起居，儒一面传旨问好，一面请奏明，免周折费时。冬。

10 李鸿章电 十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敬、冬已转奏。吴^①到京数日，察探各使，会商多次，意见不一，久不开议，恐变局，甚着急。欲中俄先开议东三省事，恐各将军难专主，请派全权与彼在京商办，并蒙古金矿等事，望密商户部奏俄皇，即派吴全权，专商以上各节。格仍与各使开议，大概交涉三省事定，各国分夺土地之念自息，和议亦盼速成。俟奉旨即电奏，勿提鸿议。支。

11 电李鸿章 十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户部未归，支电加函转达，得复再闻。儒。阳。

12 电李鸿章 十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四日)

维特复电称：鄙意各使与中国议件未定以前，未便在北京另有商议云。初各使议款胁允，各政府默许者居多。嗣美持公论，以为太过，首创驳议，俄复从而和之，斥格使画诺之非，他国不甘让美，因之游移，闻坚持者仅德、奥、意数国，此是一大转机。维目下殆欲静察少动，不欲轻滋众议，故复电云然。【观诸王公分别圈禁，不为不

^① 吴，即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

严。今报传毓贤赐帛自尽，未知确否，近情尚乞示及。】① 儒。元。

13 李鸿章电 十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吴克谓俄主病痊应致国电慰问，并谢交还东三省，力保中国土地主权。已奏准，由京发洋文电，径递黑海行宫，免由彼得堡外部展转稽延。俄主必有复电，允诺以坚前约，东省交收，或更妥速。吴另电催特赞成，② 希与接洽。【开议尚未定期，毓无赐帛说。】③ 鸿。养。

14 电李鸿章 十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篠、养均悉。篠电外部复称，全权用玺到后，即可开议。】④ 养电译寄维特，并加函，愿赞成俄主复电。外、户回都，尚未定期。儒。有。

15 李鸿章电 十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悉。格使⑤ 译交俄主复电，略谓电内所表之情，诚为鸣谢，朕夙益中国之心，如何重大，惟望大皇帝亦百方图谋，冀速复两国夙谊云。语太空调⑥。吴克与格意见不合，即日回俄，仍许遇事襄助维特。望告户部于东省交收事，勿听格言。鸿。勘。

16 电李鸿章 冬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勘悉。遵告外部，务践前约，勿听格言。报传苕躬偶有违和，已大愈否？便乞电及，以慰悬念。儒。冬。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九补。

② 《俄事纪闻》（七）作“吴另电催维特赞成”。

③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④ 据《庚子年发电》补。

⑤ 原作“格使”，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九改。

⑥ 《俄事纪闻》（七）此字有涂改。

17 盛宣怀电^① 冬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

奉旨：“杨儒着授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着杨儒审时度势，悉心筹画，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并着奕劻等传谕东三省将军，遇事妥为经理，毋稍歧误。钦此。文。”宣转。元。

18 电李鸿章 冬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

盛转文电旨，授儒全权商办东三省事。外部尚未归，屡次译转公与江鄂督各电，其答语非空即宕。窃虑此事，彼方属意格使，突宣此旨，倘竟不允，在儒失色犹小，而轻却谕旨，此端断不可开。正在踌躇，适维持至自黑海，晤探语气，始悉此乃俄意，由公奏请。而维持^②谓儒不知情。当将谕旨译寄黑海。得外部复再闻。尽躬谅复元。甚念。寒。

19 电奕劻、李鸿章 冬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

宙。密。文旨未接照复。外部即日回都。洋报传，增将军与阿提督各派员互订奉天交地九款，业经画押。摘译大略如下：

- 一、由将军保护地方，助造铁路。
- 二、保路俄兵房屋、粮食由我供备。
- 三、遣散华兵、交出军火。
- 四、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
- 五、地方安靖后再交还牛庄等处。
- 六、地方归我自备巡捕弹压。

① 此电文《西巡大事记》卷四作两电。一电杨儒“着充全权大臣，与俄外部商议东三省接收事宜”。一电奕劻、李鸿章、杨儒“此次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东三省，一切办法，须臻妥协。杨儒当审时度势，悉心筹画，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并着奕劻等传谕东三省将军妥为经理，毋稍贻误”。

②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作“维持”。似误。“维”指“维持”，“转”字应有，非“特”字之误。

七、俄派员驻盛京预闻要公。

八、遇事如华捕力尚不足，由俄派兵相助。

九、各款以俄文为准云。

密询户部，云确有其事，惟系两国新约未定以前暂时办法。然此事果确，流弊无穷。倘彼挟此成见，东省不失而失，商办之件，将何从措手，当与驳诘至再。伊称中国既肇此大祸，若不慎防将来，势必一误再误，俄非孩提可以屡欺等语。窃思归地一节，彼既面允，决无翻悔。但恐所谓交还，是吏治而非兵权，有空名而无实惠，深用焦虑。脩九月间由外部转奉、吉、江三帅电并传初六日旨暨蒸电话，迄今无复，恐为该处俄官所阻，以致东省消息，彼逼我寡。除外部晤面语气容续电外，先将所闻奉省情形暨维答语密陈，乞酌夺转奏，并祈示复。再来电，请用宙本，较密。乞转刘、张、儒。寄。

20 李鸿章电 冬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一日）

授公全权，本系外部意。前令杏荪将电奏转致。格意将此事全推执事，鄙谓仍须随时请旨。增祺与阿提督小有齟齬。长顺与俄同住，至今未通函牒。黑新简绰哈布，系善庆胞侄，尚在途，人虽和平，亦恐自出意见，将来不易结束。公与三省通电，由俄线发为便，应否自订密码，告之。顽躯全愈。鸿。效。

21 奕劻、李鸿章电 冬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二日）

格使谓，电旨随时商奕、李，互相参酌，恐转折迟误，全权不专。告以枢廷弄笔故套，全权只须请旨，不必与我等参酌。彼允将正款转达外部。至此间与三省驿电不通，无从传谕，已请阿提督设法电知。格谓交收尚在未定，不知何意？吴由沪行，到后可向询一切。庆、李。号。

22 电李鸿章 冬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四日）

维初阅电旨，即谓全权不足。告以事体重大，断难专主。来电正款何指？吴未到，维颇不满于彼，恐难为我用。外部归，尚未晤。

儒。漾。

23 盛宣怀电 冬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六日)

邸相燕电奏：杨迭奏俄主愿将东三省交回，由外、户部面允在案。嗣吴王及格使均以事关重大，三省将军号令不一，贤愚不等，商办恐难画一，须另设法。今吴王已回国，格使接政府电，商议在彼得堡举行较便宜，照请奏恩大皇帝于出使大臣杨授以最宽之全权，俾不旷时日与俄政府悉商，议定一切。等因。臣等查从前交收伊犁，曾派曾纪泽为全权大臣往俄商办。今东三省关系更重，事由俄外、户、兵三部主持，自宜在俄商订为妥，杨洞悉时势，与其各部推诚联络，情形最熟，可否俯如所请，授以全权大臣重任，俾得乘机妥议交收事宜，当于大局有裨。仍请严飭东省将军遇事电商杨，勿稍掣肘，俾臻妥协云。宣转。敬。

24 奕劻、李鸿章电 冬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八日)

智电已代奏。并附电数语如下：查增祺来信，前因省城危急，适已革道周冕由黑龙江来沈，因其略习俄事，派往旅顺议和，惟不应加全权委员之名，致该员肆行无忌，擅立暂且章程九条，并未请示，即行画押。增欲改悔，又派员至旅相商，阿无回信。闻颇有后言。玩维特语气，想外部亦必坚持，以后①事实难办。且晋昌、寿长各拥边队，声称报复，恐俄借以开衅。杨使所称，交还吏治而非兵权，此实俄隐情，成见牢不可破，应如何密令相机维持，俾无决裂。再格使屡言，既授杨儒全权，不应令臣等互相参酌，致转折迟误，以后但当自请电旨耳云。庆、李。宥。

25 电奕劻、李鸿章 冬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八日)

外部廿二归。屡与订晤，改期至再，似有所待，又似计画未决，未知何意。户部密谈拟订之款如下：

① 原作“以从”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改。

- 一、兵费偿款在京核定，铁路偿款另算。
- 一、东省我只设巡捕兵，其数与俄商定。
- 一、简放将军须先与商明。
- 一、每将军处，俄派文武二员，武稽巡捕兵数，文办铁路等事。
- 一、满蒙暨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他国。
- 一、满蒙等处我不得造铁路。
- 一、金州城归入租界。
- 一、俄代理满洲税关，由我派员稽查进款。
- 一、陆路进口货纳税后免内地税。
- 一、中俄借款应改每月付息。
- 一、兵费赔款未清，我无权赎回东省铁路。
- 一、俄欲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该价即在兵费赔款内扣算，所余之数每年应还利息，即在满洲税关进款内扣算。
- 一、俄保路之兵订明分期撤退。

各款均伊口述。儒告以万难全允，赔款固应清算，他事总须持平。辩论良久，伊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应劝中国允从，勿以疯愚视俄等语。细绎各款暨户部之言，善自为谋、乘机图我情形显然。查兵权、利权与派官之权，三者损一，已失自主，何况全损！东省权利尽去，已觉不堪，何况牵涉蒙古暨北省！一国如此，他国效尤，保全中国之谓何！窃以俄如和平商办作一榜样，应速与订定，如挟此成见，自便私图，宜暂与延缓，且俟各国订约再商。否则，倘英于长江一带、德于山东全省均欲援例，何以应之！东省不守，幸议交收。坚拒非宜，曲从不可，事处两难，所宜通筹定夺。既经户部谈及，合先电陈梗概，乞代奏请示机宜，并转刘、张。【儒。俭。】^①

26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日）

和议草约已签订，细章即开议。日本小村使忽言：各国咸注意俄举动，深望东三省事早定，免各国生心，和局有变。伊得俄京友人

^① 据《俄事纪闻》（七）增字。

电，户部告以东省俄不侵占，兵必撤回，既明言交还，似不能食言。惟铁路系俄资本，留兵保护，须定限制，或五千，或六千。否则名虽交还，实同占据。英德新约，他国如得利益，彼须均沾。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据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周冕在旅顺所议，乃武官欲占便宜，俄政府恐亦默允等语。尊处与外、户部开议时，不妨据此诘之，或可发其阴谋。希酌办。庆、李。勘。

27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宙。奉勘旨：“奕劻等径电悉。杨儒哥电所称：增祺派委已革道员周冕，往旅顺与俄擅立奉天交地暂且约章九条画押等语，阅之殊深骇诧。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周冕系已革道员，久已摈弃不用，即系暂且约章，该革员亦无议定之权。此次东三省交收事宜，关系重大，杨儒既膺全权重任，着即责成向俄外部婉切辩明，务臻允协。增祺擅行委员，妄加全权字样，殊属荒谬，着交部严加议处。俄与中国订交最久，近年于中国诸事无不竭力维持。此次许还东三省，尤为深敦睦谊，想俄廷亦断不至以该革员私画暂且之约，遂执为一成不易之据也。李鸿章曾赴俄国立有密约，更应统筹全局。东三省安危所系甚重，着仍遵前旨，随时电商杨儒，参酌妥筹，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格使所言，当与力辩，以期共济。钦此。庆、李。东已。

28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艳晤外部。据称现议之约由户、兵部拟稿，数日内可以送阅。告以俄一意保全中国，屡经宣告中外，今议交地，总须名实相副，不但中国心感，亦且环球瞩目。如无好榜样，恐英于长江、云南，德于山东，法于广西，日本于福建相率效尤，流弊何极。伊谓事求户、兵，势难专主，开议时当代为调停。昨奉勘电，又撮要告外，户，效尤一层，前已屡言之，与尊见吻合。惟伊等均称增阿暂约，须先请政府批准，画押之件，岂可不认。答以增祺既未请旨，革员决无全权，断难批准。彼总以既订难毁为言。儒争之至再，户部允从长计议，然终未

允毁。儒又谓俄声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朝夺尽，声言不利土地，何现商东省，连及蒙古与北省，太不为中国地。所冀实践前言，以固邻好。前口述各款决难办到。外仍诿户，户称惩前毖后不得不尔，现正拟约稿，可让之处，惟力是视云。容再争。乞代奏。江。

29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迭晤外、户，约稿未就，彼仍坚欲先批暂章，再商正约。答以暂章应毁，已声明在前，相强无益。贵国既欲我在此商办，今先以万不可行者相强，不但暂章无请批之理，亦正约无开议之期，徒延时日，况贵户部已允从长计议矣。反复劝导，户踌躇久之，始云，如正约勿阻难，此节当勉从所请。答以如正约近理，无不可商，我只可代奏，允否全在政府。连日辩论，始将请批一节争罢。此等枝节，尚与正文无涉，开议结束正难预料。苦于权势俱无，唇舌寡效，材轻任重，焦急万分，乞先代奏，稿到再陈。儒。鱼。

30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

顷奉行在军机处庚电旨：“江电并杨儒俭电均悉。交还东省种种为难，自应照杨儒所拟，从缓商办。”又奉军机处蒸电旨：“杨儒来电，筹办为难情形均悉。仍着转电该使，坚持磋磨，力图挽救，从缓妥商，全在杨儒之随机因应也。钦此。”庆、李。文。

31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四日）

顷接文电旨：“杨儒鱼电悉。东省暂约，经杨儒辩论作罢，甚是。另立正约，即电杨儒极力磋磨，斟酌妥善，无负委任”云。庆、李。元。

32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四日）

外部晤称，伊与兵部均接阿提督电，知增祺逮问。兵部谓是显与俄为难，颇有怒意。外部亦谓治增即以辱俄，应速请将增留任免治等

语。查暂章系阿奉俄廷谕与增互订，如果逮问，俄必不允，崇厚旧案可鉴。现正约方待磋磨，暂章已罢批准，外部所请，似不宜过却，致生枝节。乞代奏请示，俾速照复。儒。谏。

33 刘坤一电 十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五日）

增祺私约，关系安危，允则各国效尤，必成瓜分之祸。除保护铁路外，凡有关自主之权，均不可允，务乞坚持力拒，并将近情电示。坤。谏。

34 电刘坤一 十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五日）

尊见正合鄙虑。增订暂款，外部坚欲批准再议正约，苦争始罢。现约款尚未交来，要素势所必至，当谨志公言。余详笈、俭电，由庆、李转，计到。又江、鱼电可索阅。儒。洽。

35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八日）

增祺先奉旨照部议革职，着克日回京，不准擅议接收，并无逮问之说。嗣因俄使力争，奉旨仍准暂留盛京将军之任，交收事宜，悉听杨儒办理。格使已允电俄京，可酌量照复。正约条目何如？乞示。庆、李。啸。

36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九日）

啸悉。增留任，外部欣然，并称正约拟二十二会户，兵复核，二十四奏俄主，二十六开议，当赶译奏闻。前托俄发东省三帅电无复。遇事当续电。儒。马。

37 盛宣怀电 十二月二十三日①（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一日）

国书一道即递，文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朕维

① 此国书时间《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六，作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但据杨儒十二月二十八日与拉姆第七次谈判时称：“今晨接奉电传国书一道”，则呈递国书当为十二月事。

讲信修睦，为国之常经，救灾恤患，交邻之盛事。中国与贵国交好二百数十年，从无纤芥之隙。本年①六、七月间，中国京城乱民滋事，一时扑灭不易，蔓延及于东三省，疆吏不善处置，致烦贵国用兵，是贵国代我剿平乱匪，非与中国有隙也。及各国联军入京，贵国首先撤队出都，以明不贪土地之意，并许贵国在我东三省兵力所及之处，一律归还。义声昭著，环球各国，无不钦仰，朕前经两次电书致谢，谅邀鉴及。兹闻贵国政府与统兵官持议颇异于前，逼②将东三省政权隐由贵国主裁③，而中国所得者特一空名，如此则欧美各国势将群起效法，有妨中国内治之权。朕知尊意必不出此，窃思大皇帝笃念邦交，信义昭著，欲结欢中国之盛心，至优且渥。今日之事，尤赖贵国主持，为各国示之准则。中国与贵国毗连之界二万余里，唇齿相依，他日苟有可以报答大惠之处，当惟力是视。所有东三省现筑铁路，关系紧要，自应照常经理。夫铁路之利，非独贵国重之，即中国亦赖之也④。朕断无漠视不加保护之理。此次保护不力之疆吏，已重加惩治，以后当严饬地方官，防患未萌，尽力保卫，务惬贵国之意。⑤朕昨已派杨儒为全权大臣，以便就近从长计议。惟愿大皇帝念我两国多年交好，与他国不同，鉴朕此心，俾我东三省政权无损，悉照从前办理，庶几两国生民乐业，和好永敦。朕实有厚望焉。弼”。宣。转。

38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五日）

约款先定廿六面交，今称须迟数天。盛转国书廿四递，并闻。儒。感。

39 电奕劻、李鸿章 十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

外部交约稿十二款，节译电陈：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六，作“去年”。

② 同上，作“欲”。

③ 同上，作“主持”。

④ 同上，作“即中国亦重之”。

⑤ 同上，作“务惬盛怀”。以下作“惟愿大皇帝鉴朕此心，俾我东三省政权无损”云云。

- 一、俄主愿表友好，不念满洲开衅之事，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
- 二、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条准该公司设兵保路^①，现因地方未靖，该兵不敷，须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为止。
- 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
- 四、此次与俄攻击，华兵尤甚。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
- 五、中国为保安地方计，凡将军人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军械除炮，供差不用他国人。
- 六、照中国前允成议，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
- 七、为保安地方计，租地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专章，并将专条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权废除。
- 八、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与他国人。
- 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名下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
- 十、被毁铁路暨公司工师被劫产业，又迟误路工贴补，均由中国与公同商赔。
- 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

① 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条并无准该公司设兵保路之规定。其原文如下：“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除开凿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凡该公司之进项，如转运搭客货物所得票价，并电投进款等项，俱免纳一切税厘。”

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枝路向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章程办理。

外部云，现因看重贵国邦交、贵大臣切囑，经俄主、户、兵部一再筹议，凡可让之处淘汰已尽，所存者均不可少之款，若尚未如贵国意，实不知办法等语。细绎各款：留兵名为保路，实注意末四款。禁运满洲军火。禁用外人练兵，并及北省水陆。满、蒙、新疆均有金矿，矿路利益一网打尽。又建入京枝路，铁路赔款用他项利益相抵，盖指关税矿路等事，隐而未露。其侵我兵权、利权，以图自便，可谓周密深远。凡此均彼牢不可破之成见，特乘此时借此约要求而条订之也。惟据称六款、十二款我早允之。禁我设兵，指路成以前，为时尚暂。禁运军火，系仿京约。惩换官员，不始今日。内地弹压，本不须炮。长城以北由俄经营，英俄早有成约。又较户部口述之款，删去商放将军、派文武员稽察两节，又稍减明索权利之款。罢派文武员，尤免缪轶。至增阿督章之一、二、四、五、七款暨缴军械等事均未开列。此即彼所谓可让者已尽让也。玩彼语气甚坚，各款应如何分别允驳，仰祈训示机宜。乞代奏。儒。卅。

40 奕劻、李鸿章电^①

十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

行在军机处电：奉旨：“李盛铎有电称，日本外部言：此次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虽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大局当不可问。财政及各种利权亦然，设有一国要挟太重，中国似可答以此次事变关系各国，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庶免受亏等语。着奕劻、李鸿章详细斟酌，妥筹办理，并转电杨儒知之。钦此”。英使亦传其政府电谕：东三省不宜另立约章，致各国效尤。英德密约第三款，如他国乘机取地，英、德另行商明保守权利之法，当时俄、法、日、奥、意、美均经复准。今他国并未乘机取地，俄盟书具在，必不应揽我兵权、政权、利权，致召衅端。祈切实与俄各部言，照日本拟归入各国公约并议。能否办到，祈商。庆、

^① 此电《全集汇存》未收，据《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补。

李。勘。

41 电奕劻、李鸿章

辛丑元旦①（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九日）

俄主复书，其文曰：“大俄国大皇帝敬问大清国大皇帝好！贵国出使大臣呈递赐书，词意甚挚，实获我心。此次中国内乱，俄办理一切顾重邦交，知己在洞鉴之中。敝国曾明白宣布，俄办东方事未变宗旨，要不外保我邻邦自主而已。现承雅意申谢，可见大皇帝深明此意。惟无稽谣传有感聪听，致谓满洲之事改变初议，深以为异，实大不然。各统领所奉训条，一如本国屡次声明之语，本国政府拟与贵国全权大臣商议者，止欲寻二百余年邻好而愈加笃，并不欲稍碍大皇帝主权，且亟欲将满洲全归中国吏治，一切悉照俄兵未据以前办理。惟详细情节自应订明，俾中国官吏次第复旧，免再滋变扰我边疆。凡兹情节，此次均应订明，所有发给贵国全权大臣训条，务令所商之事易于成功，俾于中国大有益之举迅得施行，是为至盼。中国经此事故，恢复旧观，永保太平，暨两国历久不渝之交谊益加巩固，弥殷厚望。乞鉴此心。”儒。东。

42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日）

勘悉。日外部言暨英政府电，均以东事应归公议，其设谋用意甚深。谕旨饬斟酌妥筹，仰见朝廷郑重至意。窃以照尊意所嘱，切商俄各部一节，有不得不通筹熟计者。当两月前，格使述政府意，愿将东事在俄分议，彼时却之甚易。逮已派全权专商而约款未就，欲图缓议，亦尚未晚，故儒俭电亦有暂缓之拟。乃国书已递，约稿已交，俄主复书且催早订，今我忽欲改图，恐彼非置不理即嫌我犹豫。不理则告犹不告，犹豫则更加藐视，倘一言不合，竟罢交收，在儒愤事之失小，而关系全局实大，再图补救，迟矣。愚昧之见，如朝廷决意不欲另立约章，应先请旨收回全权之命，并由儒与格使同时传旨告俄外部，改归北京公议；一面请英、日政府径商俄政府。俄不畏我，尚畏公论，

① 此国书时间，《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六，作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我不便触俄怒，而英、日尚不致畏俄，俄亦不致迁怒于我。况中日同洲，英德有约，既云应归公议，据理折之，振振有词，不为越俎。窃虑彼恐伤俄好，不肯告俄耸我之言，特预为效尤地。万一俄因此决裂，竟不另立约章，亦不商议归地，彼效尤者更为得计，大局尤不可问。儒非惜一启口之劳，惟转圜之计必须预筹。谨候训示遵办，请代奏。冬。

43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顷俄格使来鸿章寓中痛陈俄京约款一事，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试问东省系何国所占，系由何国交收，各国岂能跨越。告以约款有过当处，应由杨使与各部驳辩；如第八款^①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教练，前使巴复罗福曾有照会，总署并未允定；十二款，自干路或枝路造路直达长城，巴使亦有此说，并未明言至京，今忽添“向京”二字，此二节并非已允成议；八款，蒙古、新疆连界各处矿路利益，不得让他国，是归俄垄断，他国若见此约，必犯众怒，其实蒙古、新疆并无他国觊觎矿路利益者；各国禁运军火，正拟商改年限，东省亦不应永禁。凡此皆当由杨使逐细磋磨，贵国切勿性急。格遂谓交还东省，本国兵部及武官皆不愿，幸外、户部力持，若听各国浮言，犹豫不定，两国邦交大局甚有窒碍。且各国无以此语告我政府者，独以不干己事与中国为难，必当置之不理。除电行在军机处外。庆、李、阳。

44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卅、东、冬电计均转奏。阳悉。格使言与外、户部同。约款交来，儒即拟驳十余条，有数条与尊驳格使语不谋而合，本欲电质，以勘电意在并议而止。现未便与驳，专候卅、冬电回音也。昨户部约晤云，前密谈口述之款，尽载《泰晤士报》，北京访事人来电，伊意甚不悦。后幸加密。蒸。

^① “第八款”似为“第六款”之误。

45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一日)

鱼、虞电旨敬悉。昨又晤俄使，催索赶订约款甚急。与阳电所言相同。切囑不可激俄廷之怒，致即决裂；各国谎言^①尝试，欲离间我两国邦交，尤不可信云。顷又接俄户部维特密电，请将交还满洲条款，照所拟各节，从速核准。现经本国用兵力所取，应行占据之满洲，始能交还，否则暂据将成久据。我深愿中朝勿信英、日各国谗言，盖其心但欲损害中国。如中国果照俄所拟条款办理，则俄用兵力所得之满洲，可仍为中国土地，此即俄所以报中国也。等语。似此情形，延缓实恐误事，各国私议，全系日本从中唆弄。盖日使先来为此说，次英、次德、次美、次意、次奥，刘坤一鱼电所述^②，日本领事串通各国之言皆明证也。刘、张素瞋日、英，易为所动。日本亦但据报馆传播增祺旅顺前约，代为过虑^③，不知此约已废。若照俄廷约款，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纒缪。杨使卅电所谓可让者已尽让，自宜早定为是，不致遂动各国之愤，亦不至以一俄掣动各国。各国不肯告俄廷，独向中国饶舌，其用意别有在。甚谓不应立约。交收大事，岂能不立约据。俄人谓其但愿搅散不交，庶各国皆可借口占我土地，阴谋实不可问。至旨谓“将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与全行交还相背”。查此议系鸿在总署力争而得^④。亦知孤留一城非久计。数年来俄员与地方官常有口舌，已不相安。去秋竟将副都统及文武各官全行拘送海参崴、库页岛管押，非和议速定，不能释回。似此孤城，留亦何益？伏候圣裁，除电军机处外。鸿。佳。

46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日)

奉佳电旨：“奕劻、李鸿章阳电悉。俄使以此事与各国无涉，中国当置之不理，其势固做不到，若竟将俄约延宕不办，则三省必不愿交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作“诡计”。

② 同上，无“日本从中唆弄”至“鱼电所述”。一段文字。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作“殊为过虑”。

④ 同上，作“鸿在总署时力争而得”。

还，各国将相率效尤，大局不堪设想。朝廷体察情形，若能乘机借力各国以图牵制，将必不可允者，除来电所指各款外，如第七条内将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一款一并力与辩论，但能做到勿占据我土地，勿垄断我利权，俾各国不致借口，或亦权宜结束之一法。着奕劻、李鸿章详细参酌，妥慎办理，一面婉商各使，开诚布公，协力劝俄相让，勿徒与我暗中为难，方臻妥善。仍转电杨儒酌办。钦此。”庆、李、青。

47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日）

昨晤日本使，询及东三省交收一事如何办法。告以现经全权大臣杨儒与俄另议约款，尚无夺据壤地财政之意，但未闻各国向俄廷商及此事。中国固欲早收回三省，而各国欲我与俄缓立约，何不径告俄政府。辩论再四。彼谓宜令各国驻使晤商各外部，请其转致俄廷，如不肯转致，则此事各已声明在案，以后可免责言；如告而不理，其咎亦不在我，所言似尚近理。因即日电致英罗使^①、倭李使、美伍使^②、德吕使^③。其文曰：各国驻使先后来言，其政府囑为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立约，若让某国土地、财政之权，另立约章，恐他国效尤。所论似正。鸿答以何不预告俄政府。彼谓当由我驻使径商各外部，请其转致俄廷。现俄已与杨使另议约款，尚无夺我壤地、财政之意，催速核准，否则暂据将成久据，俄用兵力所得，今议交收，岂能不立约据？公约十二款，一时尚难就绪，又岂能久待？各国睦谊素敦，未便倚众阻挠，致中俄决裂，亦非各国之利也。望善为说辞，电复是要。等因。似即鱼电旨设法统筹兼顾之意，未知果能消融无迹否？除电军机处外。庆、李、蒸。

48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日）

佳、青、蒸均悉。应俟各国答复再议。儒。元。

^① 罗丰禄，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英、意、比公使。

^② 伍廷芳，清驻美公使。

^③ 吕海寰，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德、荷公使。

49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

本日接军机处电。奉旨：“奕劻等奏电、李鸿章佳电均悉。据日使所言电致出使各国大臣各节，昨已有旨分电各使，转向各外部婉向俄廷曲为商减，与该亲王等办法大致相同。惟交还条款，俄催速定，固难延缓，致激俄怒；然各国既啧有烦言，若称不理，亦恐借口群起为难。此中关系甚重，亲王等务当筹计万全，总期定约以后各国不致另生枝节，方为妥善。至条款内仍有应力与磋磨者：如阳电所指第六、第八、第十二各款必须商改，铁路直达长城，向京一节尤关紧要；又第四款，路工未竣不设兵队，应专指铁路边旁而言，军火禁入满洲，应与公约同时起止，不得永禁；第七款，将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亦知孤城留之无益，特恐各国即指为割地实据借口效尤耳；第八款，路矿各利益非俄允不让他国，宜声明中国自办不在此例，或中国借款先尽俄国；第十一款，上项赔款可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恐系注意陆路关税及山海关铁路等事，必与言明须与此次公约各国利益相埒。该亲王等当妥细统筹，务与俄使逐款分晰剖辩，力图挽救；并一面电致杨儒按照此电所拟婉切商改，毋误事机，为要。钦此。”庆、李。元。

50 盛宣怀电

正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

枢元电：兹有国书一道转驻俄杨使接递并转知全权。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昨得还书，仁人之言，大君之度，具形楮墨，慙感实深。嗣由杨儒递到东三省约章十二条，逐条寻绎，似中国主权尚未能保全无碍。大皇帝书云，不欲稍碍主权，一切悉照俄兵未据以前办理，惟详细情节自应订明，免再滋变。斯言也，光同日月，誓等河山。今十二款所拟似不尽照未据以前办理。盖国书君之言也，约章廷臣所议也。夫思患预防者谋臣之忠，而恤邻仗义者大君之仁。敝国东三省业已失守，仍以见还，朕图报不遑，但可勉从，何忍违异？无如东三省主权一失，各国皆从而生心，中国将无以自立。大皇帝欲力固和局而尚不免各国借口分争，度必不忍出此也。况来书

所云仁至义尽，敝国自庆如天之福，大国必昭大信之言。前此之衅，朕知过矣，今日之事，唯大国实保全之。已飭敝国全权大臣杨儒与贵国详加酌议，谨再致书，道达苦衷，惟大皇帝始终玉成，朕与亿万臣民同深感幸矣。元。”宣转。

51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六日）

元悉。谨遵电旨及阳电。驳款逐条开送外部，力劝商改。称须商户、兵再定。盛转枢、元电国书亦递。各国回音乞示及。儒。谏。

52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七日）

蒸、元电旨敬悉。杨使元电应俟各国答复再议，是尚未开议。格使因闻各国饶舌，中朝游移，负气不肯相商。顷璞科第来言，格接本国密电云，已定限期令商妥画押，如逾期须增出条款，再逾期则决裂不与商办。罗使元电，英外部但言商明德、美、日政府，并未允向俄廷排解，似即排解，俄必坚拒，此事竟无结束。国书固甚恳切，而部臣未必受商量，恐愈缓愈紧，务请熟筹利害，相机因应，为要。除电军机处外。庆、李。谏。

53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

今日傍晚，格使来言，俄廷电问中国何日定议画押？答以杨使电应俟各国答复再议，各使亦向敝处声明不可遽许。格谓此事与各国无干，若向俄廷言及，必坚拒碰回。试思东省先与俄战，俄费许多兵力血战伤亡若干人而得之，今一旦交还，实由我皇宽仁，外、户部力顾睦谊，所订条款，再三删减，并无碍中国主权。若谓恐他国效尤，各国现议留兵保护使馆及沿途驻扎，与俄约暂留兵一股同。且俄留兵尚有撤回之时；连界各处、蒙古、新疆矿路不得让他国，若前数年，英议定长江利益不许让他国，德议定山东利益不许让他国，日本议定福建利益不许让他国，中国皆已允行，何独靳于俄，尚虑他国效尤耶？我此来实为交情，若置不理，我国必有训条，另用公文限期成议，勿嫌唐突。因允将所言转奏，并电杨使。旋又婉商有何通融之法，因谓若以

第八款各节，第七款金州自治废除或改作专条密约，矿路宜声明中国自办不在此例。格云伊不敢删改，由杨在俄商办。语毕悻悻而去。除电军机处外。庆、李、谏二。

54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

两谏均悉。驳款望日送外部，迄无回音，昨又晤催。据云户、兵未复，但恐各款难减，劝我早定。告以中国并无他意，只因各国定欲效尤，故难照允，仍专候贵国回音商议。询以格、璞限期画押之说，答语含糊。所发训条似只饬催促格等之言，乃恫喝放智，但恐外、户为其所惑，必致内外一气。探得英、德、意各使均晤外部，未知何话。儒约晤户部，以无暇辞。此近日情形，千乞秘之。巧。

55 奕劻、李鸿章电① 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奉篠旨：“奕劻、李鸿章谏电悉。俄约应行商改各节，十一日电諭已详细指明，即该亲王等阳电亦称第六、第十二款内并非已允成议，又第八款矿路一节必犯众怒，即使各国不行阻挠，亦均应婉切商駁，况现在纷纷责言。但能择要商改，则我可稍资补救，即向各国亦可有词。今势处两难，必应计出万全，总期定约以后，各国不致另生枝节方妥。【至熟筹利害，相机因应，乃该亲王等之责，朝廷不能遥度也。着奕劻、李鸿章仍与俄使婉切相商。】并电杨儒【一体】设法议改，力图补救，是为至要。钦此。”谏电已代奏，各国回音并无切实语，大致拟商明英、德、美、日再定办法，公何不就近与各使电商。庆、李。嘯。

56 电吕海寰、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

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东约俄催速订，各国代我劝阻，迟恐不及。邸相囑径商尊处外部办法，乞速示。儒。马。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三增补。

57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迭晤外部催复驳款。伊初称户、兵不允商改。当反复力争，诘以俄屡言愿作一好榜样，今反作俑，实属食言；如必不肯商改，我只好请朝廷另派干员或飭新使速来再商。伊见儒词气激切，允再代劝户、兵商改。顷接嘴电，又往询之，并述篠旨。伊称昨晤户、兵，竭力商量，几至齟齬，始允略为改动，现正拟稿，俟呈我主阅后再复云。各政府办法已电询我驻使，得复再闻。儒。马。

58 奕劻、李鸿章电 正月二十一日①(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顷接巧电旨：“谕二电悉。前电格使负气不肯相商，今格使既来面言，正可乘机向其婉商转圜。其原约内应议改各条，已详十一及昨日电旨。第八条铁路矿务由东北直抵西北，所包太广，必犯众怒；第十二条内铁路修建向京直达长城一语，尤为危险，均须极力商改。着奕劻、李鸿章即电知杨儒遵照前两次及此次电旨，向俄外、户部设法分辩，委婉磋磨；该亲王等亦相机与格使婉商酌办，合力补救。至所称改作专条密约，恐亦难免各国借口，总期妥协定约，保我政权、利权，而不致各国词生衅，是为至要。本日据李盛铎电奏，日外部言英有诘责俄廷之说，未识若何措词等语，该亲王等有无所闻，亦密探电复。钦此。”近日所议情形若何，格竟无可商，英诘责俄廷有无其事，如何立言，确探电闻。庆、李。弼。

59 罗丰禄电 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马敬悉。前遵蒸旨，密商澜侯②，据云：俄约十二款果如《泰晤士》及领事傅磊斯所传，甚有关系。今中国既令各国排解，应请于未得各国回信之先务必勿许为要，当即商明德、美、日政府再复等语。昨经迭催，复尚未到，焦甚。丰。养。

① 《俄事纪闻》(八)，作“正月二十三日”。

② 《俄事纪闻》(五)，作“密商沙侯”。

删改条约如下：四款原文中国允于路工云云至末句止，现改中国为保东省路工与开办铁路事宜并俄交界无事起见，应与俄商定满洲兵数及驻兵地方；禁军火入满洲照各国公约办理，目前暂由中国自禁。六款全删。七款尾金州自治之权废除句删去。八款改云中国在满洲全境内如未与俄先行商明，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十二款改云九十八年九月廿八号中国向一私家公司借款造山海关、牛庄、新民厅等处铁路直至满洲，有背中俄成约，现^①为酬报此层，并为速令满洲平靖如常起见，中国允东省铁路公司自干路或枝路造一路至直隶满洲交界处之长城为止，照现行合同办理。右各节照屡次电旨与阳电商改。又五款“革职”字样现改“调离”，满洲内地巡捕兵与俄商定数目加“地方未经全行平定以前”十字，不用他国人，现改只用中国人。十款末句现改中国允照各国核准驻京各使拟定赔款意旨与该公司商赔。右各节经儒指驳而改。按原约共十二款改为十一款，原第七至十二款改为第六至十一款。外部面交改款，欣然称，贵大臣迭次之言昨均面奏，奉谕：此次国书备极恳挚，又杨使苦心，我均甚感动，未便固拒，可照该使交来驳款，苟可通融，尽力删改。等因。户、兵因此不敢坚执，竟十允其九，实可为中国贺。今改款经我主批定，不再更易一字，于本日起限十四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当告以我大皇帝与儒均感贵君臣厚意，中俄旧好，本无事不可和商，但恐各国效尤无以应之。伊称此约画押后当登官报，试问何款可以效尤？满洲我兵力得之谁能援例等语。谨按屡次电旨暨阳电各驳款，除十一款所商未允外，十二款虽未允删，亦改去向京字样，又声明酬报山海关铁路，可杜异日购买此路之口，其余逐款照改，如第四款与商驻兵地方即非到处不准驻兵，与专指铁路边旁之意尚不相背，禁军火照公约亦尚近情，六、七、八等款一一听命，尤有关系；儒驳各节亦稍争面子，十款尾所改即与公约所订相埒之意，较有限制；至效尤一层，最要者如七、八两款已改，十二款声明缘由亦难借口。总之，视原稿删

① 原作“视”，据《俄事纪闻》(八)改。

改过半，不但免各国效尤，即蒙古、新疆利权已保全不少。上赖朝廷之洪福，俾使臣得稍收唇舌之微效，实非初料所及，惟十一、二款未能全就范围为可憾耳。二月初七限期迫促，外部语气甚决，从违利害有关东省大局，乞速请旨裁夺示遵。【再约稿起首文曰：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因一千九百年中国内乱，有损邻谊，现修旧好，俾益坚固，将关系满洲各节会同商定云云。又卅电约款与本电改款均节去无关紧要之字以便电传，合并声明。】^① 乞代奏。漾寅。

61 伍廷芳电 正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

迭商外部，据云已电各驻使婉商，未便过强。廷。养。

62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罗使复称，澜侯云德、美、日尚无复音；伍使复称，外部云已电各驻使婉商，未便过强；吕、李复未到。探闻俄外部告英使云：俄现商交地章程未变宗旨，英使并无诘责之语。其问答已登《路透报》。昨晤美使，据云政府前致中国公文，谓如许一国利益，为中国危，曾将此文录送俄外部。儒密询伊看法如何，据云各国诘俄须预备决裂，中外尚未修好，欲遽为中国出力以敌俄，大难等语。现约款既经商改，若必待各国排解，恐俄未必再让，转多一异日之酬劳，不可不虑。乞并奏圣裁，熟筹决计。敬。

63 电李鸿章 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漾、敬计到转，千乞秘密。外部称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否，一言而决。【吕、李复电，均无切实语。】^② 公看法如何，请先示复。儒。有。

64 刘坤一电 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东三省事赖公婉拒力磨，实宗社大幸。俄约，各国迭相告语，允

① 据《辛丑年发电》补。

② 同上。

必效尤，祸成分裂。反复筹思，拒俄必干俄怒，侵地难返，然一俄尚不敢拒，况众俄乎！若谓各国不能阻挠俄约，俄即不能阻止各国效尤，是中国不允俄约，非有害于俄，实为关系全局。俄既念二百余年邻好，不欲稍损主权，岂转忍使受分割之祸？力既不敌，唯有以情相感。纵或不能，各国既力劝中国不允，若因此侵地不返，各国自不能以此效尤，两害相形，轻重悬殊。矧俄为各国深忌，去秋因拳匪事，英、德即先订密约，不乘机取中国土地，告明各国照办，即所以预杜俄谋。俄知见忌各国，是以亦曾声明与各国公同一致，排解分割中国之端。墨渾（此处此字不作“沈”）未干，俄占侵地，各国岂肯默无一言？若因俄迫而允，是中自予俄，即可箝各国之口；如婉拒到底，俄未必一无顾忌。此中机括，早在洞鉴，务求始终维持，切禱。坤。养。

65 刘坤一电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罗使漾电，巧遵致澜侯，顷复婉切商催。据云现正诘俄，并商德、美、日，中国只须抱定四国未回信，东约不画押，俄尚不至别有加害，一俟四国商定办法，当即再告等语。乞转枢并庆、李、张云。除分电外，谨闻。坤一。迺。

66 电刘坤一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养、迺悉。仰见苦心筹画，虑深虑远，与儒半月来焦状正同。查外部初次约稿，允则各国争索利权，不分而分；不允则失地数省，效尤踵至，仍归于分。各国声言互商，迄无办法。据美使密称各国诘俄须预备决裂，中外尚未修好，肯遽助我敌俄大难等语。英、俄两年前密约，长城南北各不相干。姑勿论各国不出，即出为排解，继以劝阻，继以用兵，战祸一开，分局更速，东省不归俄则归日，若不出于战，何能动俄？日夜忧思，一筹莫展。户部谢客拒商，苦口迭劝外部，晓以利害，感以至诚，始允代奏。又得国书，词意恳挚，俄主竟大感动，俯照儒送驳款，苟可通融，尽力删改，二十二交来改款，顿然改观。凡初稿中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自治之权废除，蒙古、新疆矿路等节全行删去，满洲内地许我练兵，禁军火照公约，照成议，

造向京一路，改去“向京”字样，且声明因我背约允他国造山海关路以此酬报，此后将军肇事改革职为调离，内地巡捕兵与商数目加地方未靖以前一句，此兵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铁路赔款加照公约赔款意旨。电旨共驳七条，计允其五，儒另驳数条，亦皆照允。论驳款情节，允者较重而未允者较轻。据外部云限二月初七画押，逾期交收作罢，不易一字，亦不展期，允否一言而决，若云效尤，试问何款可以借口，此约画押即登官报等语。俄此举无论其果惑于国书与儒之苦口或稍稍顾忌各国，已隐为拒各国地步。夫各国效尤，无非欲势力均匀，与其决裂而失东省，终成分局，何若小失权利，即效尤尚不致大损。故未改之前决不可允，因失利太大与失地^①同；既改之后情形稍变，因失利较小，终胜失地。若不允而失地，各国肯助我以敌俄乎？直踵俄以分我耳！若谓俄肯拱手还地，决无其事。现专候朝廷裁夺，从违仍望公有以教之。乞密转香帅。儒。宥。

67 张之洞电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宙密。东三省因增祺擅立单约，致启贪求，赖公辩论维持，深佩忠荃。惟现议各条，其害仍巨，各国哗然，极力劝阻；并谓我若许俄，则各国必将效尤，仍归瓜分云云。查俄与各国在北省联军，俄廷曾布告各国，俄与各国公同一致维持办理，将分割中国之端一切排解，见诸俄国官报。俄皇仁义已著，不应食言；又与各国已公同定立大纲十二款，是俄亦当与各国事事一律，不应别有要求。近日奉旨飭令各驻使请各国向俄排解，各国外部云须将俄约稿录送，若不见俄约，则所请排解者何事？乃合肥李相谓，两国之约不能与各国看，若宣布恐招俄怒云云，窃所未解。其实此约断不能始终秘密。俄怒，不过不还东三省；各国皆怒，则争相效尤，一举而中国分矣。尊意以为何如？拟请公可否向俄外、户部言明各国索观约稿，中国不能不将此约宣布，以探其意，似亦无妨。探询后折速示。中国极弱，俄大国固不能抗，英、德、日等六、七强国又岂能拒？动以情理，是否有益？再鄙人及

^① “地”原作“利”，据《俄事纪闻》（八）改。

刘岷帅此时有何策可为公助力之处，祈速密示。总之鄙意此时万不宜单定约，中华全局存亡所关，务望详慎。洞。敬叩。

68 张之洞电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宙密。顷接某国外部电称，驻俄英使向俄政府问，俄国此次所索约款与去年宣布之言何以不同？俄外部答云，新约内并无有碍中外条约之款，且新约各款不过表明俄国愿办之事，仍可商议删改，中国实愿速行签定，在俄国并无逼求画押之意。何者？联军未去，北京中国政府未能照旧办事之前不愿交还侵地，此间多日不难商办等语。又与某国驻俄公使所言亦大略相同，复加申明，速愿签定此约者并非俄国而在中国等语。特飞达以备裁酌。洞。敬辰。

69 电张之洞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两敬均悉。约稿照我送驳款删改颇多，已由岷帅转达。外部称，两自主国立约画押前向不外宣，若属国不敢自专，必须请示，不在此例，此约定后即登官报，无款不可告人，俄以兵力得满洲，谁能援例云。前户部密谈之款，电京后为洋访事探知登报，户部甚怒，几与儒绝交，故约稿未便早宣。至排解一节，终恐难恃：英、俄约南北各不干预；德首相昨在议院宣称英、德约不指满洲；美使言中外未睦，助力大难；日本虽欲报辽东之仇，然小不敌大。改款视初稿迥殊，效尤不易，必待排解，俄未必再让，恐转多一酬劳之借口耳。俄云不通中国而限期画押，不知何解？从违利害，策无万全，仍乞有以教之。并转岷帅。感。

70 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外部约晤称，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前告各国不占地之文当收回作废，请电达政府云。察其词气甚决。窃意改款虽迥异原稿，亦尚不免流弊，然俄若久据东省，不知各国果肯代我出力向俄理论，抑将群起效尤分占土地？此中机括关系存亡。若将此意切询各国，势恐不及，日夜焦思，万全无计，伏乞统筹训示。

乞代奏。儒。勘。速转刘、张。

71 李鸿章电 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漾电，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后患。英廷谓德、日、美商俄有办法，候复再画押；日谓俄廷并未催画押，系中国自催外部，皆簧鼓刘、张以达枢，恐为所惑。然阿提督已先撤沈阳、辽阳之兵，殊痛快。公宜加电催促，破若辈迷惑。鸿。宥。

72 盛宣怀电 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八款是否原稿全删，另改中国在满洲全境至工商利益三十五字？细阅改本，万分钦佩。一款吏治句能否改政权一切照旧，方与下文所改各条相符。十二款尚恐各国着眼，能否再有法想？宣。有。

73 盛宣怀转军机处电 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据江督电称：小田切以外部电来英文俄约十二条交阅，大概与华文同。指称首条专说吏治照旧不妥；四条设兵与俄商定数目不妥，军火禁入满洲不定年限与公约不符；五条办事不合邦交大员即革，与公约第十款不同；六、八条、十二条应删。我不允，彼必让等语。现在俄约已允略改，恐拟改后仍多夺我政权、利权，与各国之意不合，俄将坚执不肯，再改转多为难。希贵大臣于俄约尚未定稿以前，先将以上所指各条与俄外部婉切商定，体察各国情形相机酌办，务臻妥善为要。枢。宥，宣转。

74 盛宣怀电 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奉旨：“奕劻、李鸿章漾电悉。据杨儒电称，反复与俄外部争诘，已允将前约略为改动。如所改约稿仍有关碍，杨儒务当乘机按前迭次电旨所指各节再与婉切商改，总以不致各国效尤贻害为妥。顷据罗丰禄电称，英澜侯云现正诘俄并商德、美、日，中国只须抱定四国未回信不遽画押，俄不致别有加害；俟商定办法再告。又据刘坤一、张之洞来电，日总领事便电云，日外部电称驻俄英使已向俄政府诘以此次

所索约款与去年宣布之言不符。俄答以新约并无有碍中外条约之款，不过表明俄国愿办之事，仍可商议删改；中国自愿速行签定，俄并无逼求画押之意；惟联军未去北京之前，不愿即还侵地。是俄并非以决裂为词逼求定约。闻议和某大臣谓若望俄交还土地，必须速定此约，其误甚矣。务望坚拒勿允，中国如允此约，各国必致效尤，必致瓜分而后已。是俄经英、日诘问，俄亦自知理曲，与布告各国之语不符，中国不难向其商改各等语。详览各电，俄既不认催迫定约，且谓中国愿速签押，是俄于各国公议，有可^①转圜之意。奕劻、李鸿章务当坚持定见，婉商俄使，设法从容磋商，务臻妥协。又据吕海寰电称，各使倘肯公同调停，则公约速结再商俄约，乃为上策。闻德索兵费三百兆马【克】，^②西四月以前不能撤，尚须加增等语。是各国公约宜先迅速议定，该亲王等迅即向各国妥议各款，早定和局，勿再延宕，尤为至要。再刘坤一、张之洞屡请宣示俄约。谓此约系俄自定勒派，并非我与商定者，无妨布告各国，言亦近理，或将此约交与各使阅看并着酌办。又据张之洞电陈俄约效尤之害：一、俄路驻兵令我供房屋、粮食，若效尤则芦汉、粤汉铁路洋兵布满中国；二、东三省只准设巡捕不准设兵，若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不准设兵；三、东三省撤台禁炮，若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无一炮；四、大纲十二条原有禁军火一条，前与英、德使电商须定年限，英、德使复电均云可以商酌，今东三省另立禁军火一约，与内地有碍；五、北省沿边、蒙古、新疆皆不准中国及他国人开矿造路，须商俄人，北边数万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国效尤，英于长江、德于山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俄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割断；六、直修铁路到京，俄有护兵而不准我设兵，此永远危险，不待效尤等语。所论尚属透彻，奕劻、李鸿章、杨儒务当详加参酌，总期中国政权、利权不至全失，毋使各国效尤为断。钦此。

① “可”原作“何”，据《俄事纪闻》（八）改。

② 据《俄事纪闻》（八）增字。

有。”除转京外。宣转。宥。

75 盛宣怀电 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谨奏沁始到。恐误事机，已有沁旨命尊处展期，并饬刘、张及弟筹议，总期各国不致借口效尤为主，而各国谓京、直亦兵力所取。罗电请候四国回信画押，公宜将电报周折婉请展限，并电刘、张，方免愆误。宣。勘。

76 盛宣怀电 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奉旨：“奕劻、李鸿章转杨儒电悉。俄约更改，在俄尚敦睦谊，杨儒颇费磋磨。惟其中细目尚有窒碍之处，恐为各国借口。如第一款吏治照旧而不及利权、兵权，应商改为一切照旧；第二款办到之日为止，为日太长，应商改为开办之日为止；第七款①尤关紧要，现改仍包括太广，必招各国之忌，或于工商利益句下添中国自行设法造路开矿等项利益不在此例。似此添改无多，当尚不难婉商。此外如尚有何关碍之处，着奕劻、李鸿章、杨儒再行详细推敲，务臻妥协。限期过迫，仓卒定议，英、日、美等国尚无回信，仍难免借口效尤，应再婉商展限。总之，此事关系大局甚重，全赖奕劻、李鸿章、杨儒彼此电商，博访周諮，熟权利害轻重，以定画押迟速，俾免俄国及各国别生枝节，致贻巨祸，是为至要。奉天交还地方，着奕劻等电知增祺妥为接收。钦此。沁。”宣转。

77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沁旨敬悉。即刻约晤外部，以无暇辞。不得已，将电文撮要译成节略送去，仍原封交回，不阅亦不收。展限之言，竟无由达，大约格使之电已到。观此情形，实难理喻，未知初七后是何举动，殊深焦悚。儒。东。请代奏，速转刘、张。

① 原作“第一款”，据《俄事纪闻》(八)改。

78 奕劻、李鸿章电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顷俄格使来言，专为传俄皇谕旨，述外部电文云：本部面奉谕旨，前中国皇帝国书以拳匪肇乱，实属中国大错，请我朝廷察容，务将约章难行之处概加删改，刻已改定，不能增减一字，限期两礼拜命外部与中国杨使画押，示各国以大公，且见朝廷与中国宽容之度，倘逾期不画，则东三省由我自便，所改约章，作为罢论，着该大臣电致驻华使臣格尔斯洋达照办，勿稍迟延等因。语毕遽起欲去。鸿问尚容我商量否？格谓已改之约不能再商，已定之限若再迟逾，祸患甚大。又告以英廷现商德、美、日，四国未回信勿遽画押，俄廷看此事如何？格云俄廷不论他国意见，此约画后宣示，谁敢拦阻？请中国熟思，愿与俄好则画押，若愿决裂听便。鸿问尚能展限否？格云展限非我敢说，亦非我能代传。格去，奉沁电旨仍令商改，恐杨使亦难措词，若虑各国效尤，照现改之约似不至于貽祸。限期初七已满，务求速电画押，以保危局，勿多顾虑。请代奏。除电军机处外。庆、李。勘。

79 军机处电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盛转

枢勘电，奉旨：“奕劻、李鸿章密转杨儒：两电均悉。俄约虽已多商改，然仍有窒碍之处，恐为各国借口效尤图我，并非望各国助我排解也。此约关系利害甚重，必须详细熟筹；期限太促，务再商请展限，宽以时日，从长计议方妥。即如第一款吏治一切照旧，应删去吏治二字，改为一切照旧，则政权、利权俱包在内；第二款办到之日改为开办之日；第七款添中国自办不在此例；末款长城铁路亦须再酌改轻，或有词以谢各国。昨已电谕会同妥商酌办。此事全赖奕劻、李鸿章、杨儒妥定，总期定约后各国不致借口貽祸为断，朝廷非必坚持也。杨儒可明告外部，中国深赖俄为保全，所请展限商改，实恐各国借口效尤为害，不能不慎重徐商，务请见谅为要。钦此。勘。”宣转。勘。

80 李鸿章电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顷据英萨使来言，访闻末款中国向一私家公司借款造山海关、牛

庄、新民厅等处铁路直至满洲，有背中俄成约云，此事未闻成约若何？鸿回忆当时胡燏芬向汇丰借款造关外铁路，合同已定，巴复罗福来署吵闹，不准借洋款造关外之路，备有照会存案，因系已成之局，英又不准违约，但谓以后不再借洋款，并未互订约据，实无所谓成约也。议改款时想未深知原委，今勘电旨令再酌改轻，应将“有背中俄成约现为酬报此层”十二字删改，免英借口。萨允将此层电政府转达俄廷。并告以俄限太促，务请转致展限，俾得从容商办。萨索阅俄约全文，未经与俄商明，未便给阅。务乞相机磋磨，勿致决裂。除电军机处外。鸿。艳。

81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盛转

外部坚拒不见，户、兵亦然。昨又浼道路部代为转圜。顷据复称，此系奉国主命，不易一字，不展一日，我因不愿与公使当面绝交，故未允晤，望转致见谅云。外部如此勒逼，似预为永据地步。儒奉使无状，上负委任，惶恐无地。究未知四国有无确复，能否代谋转圜，不胜焦灼。乞代奏，并转刘、张。冬。

82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勘旨敬悉。又两诣外部，仍辞不见，复托美、日使转圜，均云未奉政府谕，不便干预；遂将电旨译送，仍不肯收，彼盖欲借此胁制也。展限之言竟不得达，何论改款！现四国既欲我候彼回音，萨使又允电政府，应如何设法迁延，俾得妥筹良策，谨请训示机宜，不胜焦灼待命之至。乞代奏。并转刘、张。儒。江。

83 刘坤一电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宥电悉，已转香帅。改约与前迥异，具仰鼎力斡旋，俄廷睦谊，尤为可感。唯其中尚有碍我主权之处。满汉相连接，修铁路未免通入尤甚，不可不再磋磨。且各国原议公约未成之先，中国不得私与他国立约，今公约未定而先定私约，各国将群起与中国为难。务祈尊处向俄外部婉商展限，以舒眉急，俾得从容妥筹，方为始终成全之道。又

英谓询明俄廷并未逼令中国立约画押，系中国自欲速成云云。可否便中转询俄廷有无是说。统候卓裁。坤。冬。

84 军机处电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改约十一条，已见俄皇顾全友谊，亦见执事苦心。惟约中各条有数处为各国公约所无，亦非中俄铁路前约所有，各国势必借口均沾。前电命商展限，又专发国书，务望亲向外、户部将中国为难实情婉切与商，总期各国纵使效尤仍与主权无碍为一定宗旨。一面将晤商各节随时电闻。枢。东。

85 盛宣怀电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画与不画，公责皆重。长城路不删，则不回鑒。三省在俄掌握，何争迟早？过此以往，朝廷必念交谊，予权利于无形，俄可独得，此俄向来办法。更改旧度，则动众怒，同沾何及独利！公宜将此意密速直达。若无国书，删改即可画押。宣。冬。

86 军机处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国书速电杨使转递。文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据杨儒电奏，大皇帝允将前约和平删改，深感大德。本应照允，惟第一款吏治照旧，第四、五款满洲兵及内地巡捕商定数目，第七款全境一切工商利益，第九款迟误路工赔费，第十一款自干路或枝路造一路至长城，皆为北京现议公约所不及。联军未退，各国势必执定利益同沾，借口勒索。在敝国历荷贵邦维护，何事不可通融！但因目前急急图报贵邦而使各国从旁效尤，致各国所获意外之权利与贵邦相埒，失我通国永远之主权，谅非大皇帝之所愿，亦非大皇帝向来相待之本心。杨儒转奉还书，欲寻二百余年邻好而愈加笃，并不欲稍碍主权，且亟将满洲全归中国自理，一切悉照俄兵未据以前办理，语语诚挚，朕与薄海臣民感激至于涕零。现在限期甚迫，是以一面飭令杨儒商请展限。总之，事出两难，与其事后受制于各国，不若事前专恳于贵邦，可否请飭下外部将所指约中数处准予删去。俟接照允回电，即当飭令

杨儒画押。区区苦衷，惟大皇帝格外鉴原。东。”

87 军机处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勘电噶萨使向俄廷商删末条有背中俄成约十二字，并代请展限，甚善。东电已进呈。昨已电英，今复电日、德、美，皆由驻使请各外部均电俄代请展限，能赶及否亦不可知，做到一分是一分耳。顷盛电云，俄约如画，德先以山东效尤，英、日、法必相继而来。逾限，东省不还，各国效尤；一画押，各国群争，亦难瓦全，万分焦虑。究竟利害孰轻孰重，尊处必有确见。如俄能展限，如天之福；若竟不允，能再商改，不使各国借口。倘二者均不能行，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枢。冬。

88 电军机处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盛转

国书、冬电敬悉。外部屡诘不见，国书公文一概不收，绝我已甚，悚愤万分。画押与否，后患轻重，视俄及各国办法如何。儒未奉画押之旨不敢擅专。西例定约须互校画押凭据，未奉明旨，俄决不允。现在四国代请展限尚无消息，日夜焦惶，百思无计，不胜迫切待罪之至。乞代奏。支。并转庆、李、刘、张。

89 奕劻、李鸿章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奉东电旨：“勘电悉，画押限期已迫，昨沁、艳两电指明各条中若再能商请照改，更较妥协。来电既称照现改之约似不致貽祸，该王大臣等果有确见，乃可定议。惟英澜侯曾有候其回信之语，仍恐各国借口将谓私行定约。似应明告各国，以俄已和平商改，又定限期甚迫，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幸知照在先，较之不告即画稍妥。总之，此约关系甚大，惟在该王大臣等权其利害轻重，以筹定议。”此是内意已松，接尊东电当立断。顷罗使电，澜侯谓第十款蒙古、新疆字均删，与原稿相衡为害较轻，但仍欲我缓允。应由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庆、李。江。

90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江悉。画押须有切实电旨，方可作为凭据。余详盛转支电。儒。支成。

91 盛宣怀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东、冬电已奏转。德似中立，英、日但逼我勿画，萨允代请展限。东国书能递入否？只候此信，是否初七为止？宣。江。

92 奕劻、李鸿章电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顷电军机处：以奉东电旨，筹度再四，俄外部不见杨使，电文原封交回，展限不允，至初七限满只四日，若再游移，势必决裂，后患甚大。旨令定议，事机万紧，大局所关，不敢谄卸。因即录旨转电杨使，请其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云。发电后日本小村使来，传其外部训条，嘱勿画押。告以逾限不画，俄必决裂，将何以处？彼谓各国应起而言于俄。问责言而俄不理，将若何？小村谓以后事不可知。奸滑可恶。傍晚俄格使又来，传其外部训条，逾期不画押，东省永远不还，以后遇事俄亦不能助华。问各条能酌改即可定断。伊谓来催画押不与议事。问画押后各国责言，俄须助我。格唯唯而去。请代奏云。庆。李。豪。

93 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电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坤、洞、宣。江。

94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未奉允准电旨，彼不认使臣画押之权，乃订约通例，昨经电陈。顷接刘、张、盛江电：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

等语。窃以此约定后，果于国家有益，儒何敢爱惜此身，畏人交谪。惟中外议论既谓各国立待效尤，加以通国士夫群焉力阻，该督等身在中国必确有所见而云然。朝廷俯察民情亦不便轻违公议，即儒在外洋办事亦不敢罔顾众论，谬然允行。归咎一身事尚小，贻忧君国罪莫大焉。现限内不及画押，已可塞各国之口，慰中国士夫之心。一线转机，但求俄不遽决裂，则天下幸甚。万一激成永据之局，应请旨饬下内外臣工预筹补救万全之策。儒无任企望焉。乞代奏。微辰。【此电千万勿告格使。】①

95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户部一月拒见，顷忽约晤言，璞科第电称中国政府已发训条飭贵使画押。答以我只有枢冬电及李相江电，令我酌量定计画押，原电可请阅看。伊云此万不足，当发急电催中国速给切实之权。儒告以已赶不及。伊答如因电旨未到迟一、二天，我当竭力设法，不至即日决裂，过此我不敢知云。乞酌夺代奏。微未。

96 盛宣怀电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电已奏转。电旨译送不收，是否指东电国书？乞示。宣。豪。

97 李盛铎电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顷商外部，允电俄使勿逼定约，令中国为难，东约归北京会议，期保中国自主之权。语甚切实，已由珍田达俄廷。有此转圜，务请勿画押以保大局。铎。歌申。

98 盛宣怀电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支电已照奏转，国书不收，实出意外。罗支电澜侯函：一、各国驻使先后向各国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现再申明；二、展限一节，如限内不能将窒碍字句尽行删去，仍属无用；

① 据《辛丑年发电》补。

三、中国如将俄约画押，将极危险，如将英应有权利夺去，英必向中国赔偿。等语。歌旨尚未见。公支电非款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现商傅相，电吴王转圜。公可速将往回电报迟缓一层，切托吴王略展，以待设法，全仗公苦心转圜，此系弟私见，乞速示。宣。鱼已。

99 电盛宣怀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豪电敬悉。钦使顷下车倾跌，神思恍惚，不克作答。俄馆参随等谨复。

100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王爷、中堂鉴：昨外部忽约钦使往晤，问接画押凭据否？并云明晨九钟须见俄君，如九钟前无中国画押电旨，即以不允此约入告。语毕即起，不容赞一词。钦使数日前跌伤右腿，行动须人，自外部回署，下车雪滑，又跌昏不知人。赶延西医施治，现神气恍惚，言语不清，看之实深焦急。参赞胡推德、翻译陆征祥谨稟。虞。

101 盛宣怀电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奉旨：“俄约关系重大，迭经谕令奕劻、李鸿章、杨儒熟权利害轻重，妥筹办理，迄未据切实复奏。昨据各督抚及各驻使纷纷电奏，皆以坚持不画押为害较轻。昨又具国书恳俄展限酌改，总以不背公约各国不致借口为断，亦未据杨儒复奏。朝廷细思，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即着该王大臣等分告在京各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并着杨儒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钦此。歌。”宣转。

102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钦使经西医施治，稍有转机，神气忽明忽昧，动转艰难，医称恐成偏废。今奉歌旨，德等谨将旨中要语译送外部阅看。阅毕但言今我

无话可说，以后情形请中国自看云。参赞惟德、翻译征祥谨稟。阳亥。

103 盛宣怀电 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旨：“俄约限迫，昨两次电旨令该王大臣等权其利害轻重妥筹定议，谅已遵照熟筹。今各督抚及各驻使纷纷电奏，均以此约画押，则各国群起分裂，为害甚重；若不遽画，仍向俄婉商再改，总以与公约不致歧异，则各国无可借口，纵使任俄怒而不还东三省，各国必出而公论，必不致群相效尤，为害较轻。应飭全权向俄使切商妥改，勿遽画押。并询各国公使以满洲矿路工商利益俄约独占，铁路至长城俄亦独踞，恐与公约有碍，请各国合力向俄展限商改。且请在京早定公约。等语。众论相同，自难轻率画押，已飭盛宣怀将各疆臣、各驻使电奏择要电达核酌。此事关系甚大，既无两全之策，则两害相形，自应从其轻者。着奕劻、李鸿章按照各电所陈，妥细筹度，慎重办理。并着杨儒亦据此告俄外、户部，中国已复递国书相恳，实迫于各国公议，此约非改不敢遽定，想俄主既实心保全中国，必不忍强其所难，坐视受祸也。该王大臣等其慎图之。钦此。支。”除分电外。宣转。

104 盛宣怀电 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旨：“奕劻、李鸿章鱼电转杨儒微未电悉。俄外、户部既约杨儒晤言，是有转机，国书自必乘此呈递。着杨儒即婉恳照国书内所语各条，如吏治照旧、末四款办到日为止，满洲兵及内地巡捕须与俄商定数目、满洲全境一切工商利益、自干路或枝路造一路至长城等语，全行删让，以符北京公约，可免各国借口。如俄约肯允照改，迅速电闻，即可定议。既可通融一、二日，请多展数日，并将中国为难情形婉切恳告，或先议公约再议专约。中俄唇齿，图报之日正长，毋于此时逼紧，俾各国群起效尤。至俄约中有碍中国主权及各国利权，与公约不符之处，奕劻、李鸿章亦应向各国密商，请其公议，设法斡旋，总期定俄约后各国不与我为难为断。或将此旨烦璞科第转电俄外部，以期必达。钦此。阳。”宣转。

105 盛宣怀电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枢庚电，奉旨：“英澳侯既有各国驻使向中国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之语，奕劻、李鸿章必早知之，当日亟应先行商定公约。今吕海寰电称，德外部亦云俄约须由各驻使公议，至公约德自能在京照常办理。等语。昨电旨飭杨儒向俄婉商，总照国书所愿，将有碍中国主权及关碍各国利益之处全行删妥，不与公约相背，各国无可借口，方能定议。迭次电旨已详细说明，设急难就绪，惟有切实商愿在京先定公约后再议专约为断。杨儒务当尽心竭力婉切商愿先定公约，想俄厚意保全中国，必能相谅。并着奕劻、李鸿章在京亦将此意向格使确商，即与各使迅速妥议早定公约，以免牵掣迟延，致误和局，是为至要。钦此。庚午。”宣转。

106 盛宣怀电 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枢电：“胡参赞电称杨使跌伤恍惚，日来已断愈否？即将详细情形电复。佳。”宣转。

107 电盛宣怀 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转行在军机处：佳电敬悉，钦使初三跌伤右腿，行动需人，初六外部约晤，勉强前去，回署下车，雪滑坠地，伤势甚重，昏不知人，急延西医诊治，敷剂兼施，渐见功效，刻下神气稍清，痰涎见少，微进汤乳，今已五日，医称现在始敢言保性命，恐难免偏废云。参赞胡惟德稟复。蒸。

108 军机处电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亥密。盛大臣转驻俄参赞庚电，贵大臣病势稍减为慰，总宜赶紧调治，期早勿药。所有上年十二月三十电俄约十二条、本年正月漾电删改俄约十一条，均希贵大臣迅飭胡惟德、陆征祥照录法文，校对无讹，密由邮船速寄上海交盛大臣转寄行在备查，勿迟为要。枢。真。

109 裕庚电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报称公有小恙，想已大愈，念甚，示复。庚。真。

110 刘坤一电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闻贵体违和，至深驰念，近日眠食如何，乞电慰。坤。咸。

111 电李鸿章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中堂矜鉴：久不奉电，惶恐万分。儒猝遭此症，辗转床褥，困苦难言。医云性命可暂保，偏废恐难免。亟望新使速来，交卸内渡，玉关生入，获正首邱，得如仰蓬，幸矣。云天援手，衔结难忘。日来神思稍清，而舌涩、左半体麻木如故，勉强口授代办胡惟德电陈。伏枕哀鸣，切盼示复。咸。

112 李鸿章电 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

咸电悉。执事力任艰巨，劳瘁郁结，致成痼疾，异国风土，调养非宜，驰念曷极。约款现既齟齬，改派新使，恐俄不允。望速向外部探明电复，倘不致坚拒，始可奏请。仍希随时加意卫摄，至盼。鸿。巧。

113 电盛宣怀 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八日)

请转行在军机大臣均鉴：儒猝遭危疾，已经半月，辗转床褥，困苦万分。经西医施治稍见功效，神气渐清，惟左半体麻木，动转需人。医云性命暂可无虞，偏废终恐难免，俄都水土寒湿，万不相宜，若不赴别国调养，难冀就痊，等语。刻下外部无应商要件，已派参赞胡惟德代办，寻常公事可以接洽，拟乞假数月，俟饮食少进，当昇上火车赴德、奥等国坐汤饮泉，借以调治；并请旨飭桂使速来，俾交卸内渡，玉关生入，得如襄使，幸矣。桂使^①去岁已经俄允接待，当无异议，

^① 桂春，字月亭。光绪二十六年曾受命出使俄国，未到任。旋免。

如改派须先与俄商明为妥。儒语言蹇涩，较数日前稍好，右手震动尚可勉强画字，谨飭参赞电陈，乞代奏请旨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号。

114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

巧悉叩感。【虞、阳、佳、蒸、真、元电均到否？】①昨已将派代办、催新使、乞假赴德奥就医各节电请枢廷代奏。桂使去岁已经俄允接待，当无异议，旨如垂问，务祈玉成。儒病势稍减，左半仍难动转，医云俄都水土寒湿，若不赴别国调养，难冀就痊，乞垂怜是幸。箇。

115 电盛宣怀 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

俄官报登俄廷声明东省议约旋又停商缘由，译稿多至三千言。首叙东省肇事暨京津剿乱、会议公约俄屡襄助中国情形。末段始及正文，略谓：中俄连界各省之事审度情形，可与公约同时分办，遂由武员与东省将军议订暂章，归复吏治。又细思此次中国匪乱扰我边民，损我铁路，碍我利益，遂分别径向中国商议退兵杜患及保安地方暂时办法。不意转招众怨，外国报谣传纷纷并捏造保护满洲约款。其实此约乃交还满洲之开章第一义也，撤兵期限自应互订办法，各国既因此约之故大与中国为难，俄廷虽欲撤兵不克速办。故满洲全行交还一节，应俟中国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强，保无后患，方可再提。至目下办法，俄廷仍不改屡次声明宗旨，以保安边界而静候事机，等语。全文钞稿邮呈。钦使号电计已代奏，奉旨乞示，刻下病势稍愈，左体仍难动转，日内拟赴德国之威斯巴敦就医，请转邸相。代办惟德稟。沁。

① 据《辛丑年发电》补。

俄廷布告罢议原文^①附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即

俄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四号

刊登官报

(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

自去岁中国乱起，人心惊惶，经各国商妥办法，俾中国一切早得复旧。惟中俄乃连界之邦，自有专办之事，非不愿公同办理，但有时亦须变通，免伤自己利益。俄国政府已将中国事看法及其一定意旨，明告国中，通飭各使。俄国因系邻邦，去岁六月十一号曾经声明，俄兵到华，非与中国为难，系助邻国剿匪。去岁六月三号，通行之文，由各驻使知照各国，即本此意。嗣各国水师统领会商，拟将北京或天津全城屠毁，俄国当于六月十五号发给本国阿提督训条，不准与议，致生枝节。该提督奉谕当向中国官民声明，俄并无与中国开战之意，大沽、天津、黑龙江、满洲等处肇事，均系乱匪所为。俄国竭力办理，只为助剿匪乱，以保中国利益。凡此皆所以尽其邻友之谊者也。

查边界安分俄民所居之处，无故被攻，中国亦知担承甚重，曾向俄解释，并无与俄为难之意。中国皇帝去岁六月二十号致俄皇电中，仍言二百余年邻好，请我皇帝设法相助，为各国先。时俄国办法已在第一次通行文内声明，其要有二：一、救护使署人员及俄国商民，以免被害；二、帮助中国剿匪，迅速平定地方。嗣各国亦本此意，派兵赴华。时俄廷拟定办法四条：一、各国须合力办理；二、仍存中国政府旧日制度；三、禁阻一切瓜分中国之举；四、公同复立中国政府，俾任平定地方之事。各国大半谓然。维时各国在津兵数已众，故以选择统帅为先，各国彼此商议，德皇即电致俄皇及各国政府，拟请派将军瓦尔德来司为各国统帅。俄皇因欲东方之事早了，当复称允从所拟之人，亦无阻碍。一面飭驻使知照各国，如遇用兵，俄军可与各军并归瓦帅统带，因不欲改变与法及各国商定之大旨也。幸事机顺手，德

^① 原作《俄廷布告文件》，据《全案汇存》目录改。

帅未到以前，俄提督雷乃威却与各国统领商定进兵，救出使署人员，扑灭都中乱匪。

俄廷复于八月十二号通行声明之文，仍遵商定大旨办理。惟直隶变乱及俄国东界华匪滋扰情事，恐须暂据牛庄，俾向满洲进兵，如各国及中国办法不相阻挠，一俟地方平定，可保修筑铁路，当即退兵等情宣布，以免误会。一面知照各国，谓北京被困之使署商民，均已保全。第一要事已经办到，此后但须帮助中国平定地方。现因中国皇太后皇帝总署，均不在京，使署在京，亦无归束，俄廷意欲将使署及俄国兵队撤至天津等情，以符俄廷屡次声明不出应办事件外之宗旨。各国颇有不以此为然者，谓联军离京，华人必视为胆怯，亦有谓俄国此举，系欲不归合办。嗣各国欲逼中国两宫回京，俄国不愿与闻，各国之疑益甚。俄廷因飭驻使向各国解说，以释群疑。略谓：各国所办之事，与俄国在东方应尽之职，大不相同，俄国于此次变乱有专办之事，各国不代为计及，殊属不解。凡事关公共利益，俄不愿违合办之约，若事不与俄相干，似不必会同办理。中俄数百年邻好，从未开战，故俄兵至京，止为救护使署商民人等，事毕即退。若与中国开议之际，会同联军，占据北京，殊未符俄预先声明本意。且中国政府及两宫总须联军撤退，方能回京。中国数千年成局及政府权势，如有伤损，恐为祸非浅。四百兆人众之国中，恐难安稳立足。联军占据北京，不能久长，亦复何用。即久据，亦终有去日，华人视之为惧怯如故也。夫华人议论，要视各国办法如何耳。俄国撤去使署俄兵，初非以此强诸各国，不过将俄国办法告知，一听各国斟酌，想各人所择办法不同，亦不致遂伤各国商定之大旨等语。

嗣俄廷复知照各国，谓一俟中国合例政府派有与各国议事全权大臣，俄廷与各国商定后，必派全权前赴会议之处。未几，庆王、李相派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到京与各公使议事，俄使遂奉俄皇谕，由津赴京，以便会同各公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开议。

俄廷先于去岁八月间，即飭各驻使与各国政府互换看法，言明中国之事，须有分别。一曰关一国自己利益之事，一曰关各国公共利益之事。各国公共利益，可在北京商议，其要不外数端：一、按照极妥

办法，复修中外交涉所有成约，应令中国合例政府承认；二、各国公使联衔公文所请各节，亦令中国政府用公文回复；三、公同所请各节，应由各国公使拟稿，指明各节办法，用该公使等之意最相宜者，俾保将来中国政府不至违背成约。此条办法之内有用者，系各国商定禁止军火运赴中国，又勒令中国政府明定招引乱匪罪名，以保异日内地平安；四、凡各国政府公司商民此次所受实在损失，均应赔偿，惟须酌量减轻，以免中国无力赔补等语。法国即本此意拟定议和节目六条，经各国商允：一、惩罪；二、禁止军火；三、赔偿；四、使署护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沿途设立兵卡。同时又议定向中国所请各节，由各国公使会衔行知中国。嗣各公使均奉到政府训条，于去岁十月间会议，按照以上六条商定公文。当会商之时，又有几国公使交出条拟，因此将初次议定者，复加更改，致将开议时日耽延甚久。续交条拟内，有德国拟在德使被害之处立碑，并派员赴德道歉；洋人坟墓被掘之处，亦须立碑等条。俄国不愿有伤公同办事之意，允将大概载入公文。一面饬俄使知照各使，谓凡有所请，必须中国力能办到之事，是为至要。公文中若用不能更改字样，倘小节之中，不关各国利益，中国不允，各国又须用兵，徒增糜费。嗣日本亦因使署书记官被害，请派员赴日本道歉，俄廷并未阻止，不过谓此系关一国之事，不应归入公文。缘公文系关公共利益，并令中国一切复旧也。至德倡议欲公同办理逼两宫回京一节，曾饬俄使宣布。俄廷之意谓此事宜和平办理，不可动兵，方为有益。如用兵力逼勒，恐中国全国从此更加怀恨等语，因之不愿与闻。俄廷惟欲中国之事速结，以保大局，故于续请各节，与中国不甚为难者，不加拦阻。因将停考试、改觐见、变总署，载入公文之内。公文拟稿，商议良久乃定，经各使签押，于去岁十二月十一号送交中国政府。嗣于十八号中国全权大臣等，将所奉电旨送交各公使，内开：“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电，览悉，所拟十二款，着全数允从照办，钦此。”同时，庆王、李相请各公使订定会议日期，以便讲解公文各款。本年正月初间，中外全权大臣开议，会商各款办法。嗣因惩罪一节，各公使意见不同。初俄廷察看情形，意欲以重罪替换死罪，预饬使臣，不但会商死罪，不准与议，即将来议及亲王等罪名，

亦不准贊一詞。中外全權大臣會商公文所請各款，至今尚未議結。凡此皆此次中國事之始末情節也。

俄廷以各國與中國事件尚未議結之際，審度情形，可將中國與俄國連界八千餘俄里之各省地面之事，與公約同時分辦。因本此旨，由俄武員與東三省將軍議訂暫章，歸復滿洲吏治。嗣又細思中國匪亂，勢頗震動，擾我邊界平民，損我東省鐵路，與我利益大有关碍。遂分別徑向中國商議，俾可退兵，及杜後患，以保地方安靜，原系暫時辦法。不意此旨轉招眾怨，與我為難，殊為可恨。外國各報謠傳紛紛，並捏造保護滿洲約款，甚至各種假造之詞，議論中俄擬訂之約，無所不有。其實此約乃俄廷聲明交還中國滿洲地方之開章第一義也。惟撤兵應有限期，必須兩國先將滿洲撤兵辦法，彼此訂明，方可辦理。現各國既因此約與中國大相為難，俄廷雖意欲次第撤退滿洲俄兵，不克立即辦理。故該處全行交還中國一節，應俟中國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強，保不致再有去歲之患，方可再提。至滿洲日下暫時辦法，俄廷仍不改其屢次聲明之宗旨，以保邊界，而靜候事機而已。

與東三省將軍往來電報

1 電增祺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頃俄戶部面告：中國現在滿洲一帶備兵，似有占據鐵路之意，工程員役避至牛莊，人心驚惶。都中匪焰方熾，俄意在助剿，不欲開衅，若鐵路有急，勢不得不調兵護守，以保路工。參威、旅順現均屯有重兵，征調甚速，倘進據滿洲，恐各國亦將進兵他省，後患無窮。特屬弟轉電尊處，力保路工員役，切勿動兵，免開邊衅等語。事關大局安危，務乞加意。希見復。儒。東。

2 電增祺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現正與俄密籌排解，倘滿洲開衅，必致決裂。萬望保護鐵路，大

兵，尊处所闻不确，俄亦无兵丁调赴以尔古次克及特列津等处，惟阿穆尔一省备兵以待发往旅顺、天津等处保护洋人财产，别无他意。俄深愿与中国保守数百年邦交，如东省将军担承保铁路，俄决不派一兵前往等语。现正与俄商议排解之策，此举关系紧要，乞特增、长两帅通力合作，以维大局。祷切！盼切！儒。佳。

7 李鸿章电 六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八日）

吉林长将军佳电：吉林铁路当竭力保护。惟现有长春辖境白龙驿华俄交毆一案。因三段小监工利伯司基听通事一面之词，带俄兵到白龙驿防营，因要华民赌犯起衅，意在寻斗。官兵闭门示让，俄官率众越墙，首先开枪，致毙华官一、兵六，受伤二，情急还击，毙俄官一、俄兵一，受伤一。经彼此派员查办，彼方一味狡赖，又将华民要犯匿不交出，以致各营勇忿气不平。现在再三开导，虽未别生枝节，但恐兵民蓄怨。万一团民煽惑，必至一发难收。电请贵大臣速向外外部妥议，电知茹格维志，飭将案内要犯刘术^①两通事交案；并将任性酿事不能持平了案之利伯司基、伯罗新司基撤回，从速了结。庶兵民心服，保护尚易为力。望速复。鸿。蒸。

8 李鸿章电 六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

黑龙江来电：拳民仇教事，东省迄无确音，铁路起止俄兵两万余。探闻附近库伦之伊尔古及敝省交界各处，约八、九万兵。扬言自保铁路，并借口添兵，为我不能自主，由海道入京平乱，事后以兵力保全中国等语。情殊难测。奉省教堂、铁路间有焚毁。拳民气盛，势难阻遏。已电俄廷奏该国勿庸添兵，认保铁路。然恐不及。现将新陈三十六营，并添练十五营，妥布严防，惟有与将领竭诚筹措云。【又接袁抚电：有人初七自京来，使馆尚存，兵匪围攻，伤亡极多，已渐溃散。似是好机括，乞告维、吴。】^②鸿。真西。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刘术”作“刘朱”。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9 李鴻章電

六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

頃接盛京將軍真電：奉天刻下義和團民，數日忽有數千，教堂、鐵路公司全被燒毀。所駐俄兵先遍搜拳民，殺害鄉民，並見我彈壓隊伍互相攻擊，勢難猝解。昨電令該總監工，即將俄兵撤回，或可免衅。未知伊肯听否云。看此情形，殊為焦急，應如何挽救，祈與維、吳密商電示。鴻。文。

10 壽山電

六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

來電敬遵，轉商增、長兩帥，力認保護。茲由增帥轉商長帥，來電內開轉俄總監工茹格維志，海蘭泡、伯力。現拳民四起，焚燒教堂、鐵路，恐難相安。而俄兵又遷怒附近鄉民，搜殺幼童，放火燒屋，逢人即殺，結怨愈甚，義憤積眾。況拳民來去無定，忽多忽少，亦無准處，斷非地方官所能彈壓。且派隊彈壓，而俄兵又往往猜疑，致彼此互擊，萬分棘手。為今之計，只有敵界內所駐俄兵工役先行撤回，以免衅端，並可由敵處設法護送出境。再四籌酌，只好如此。倘或派隊來護，更恐于事無益矣。即乞電知等語。查阿穆爾各兵固屬甚多，以爾古且不具論，即斯特列津兵馬雲集，夫人皆知，何云無兵。況俄督撫電稱，若再來兵，必嚴飭不准騷擾等語。茲奉省業已如此，拳民出沒無定，兵丁多不知大体，若不照增帥所議，迅速施行，必致互相猜忌，釀成事端。乞再向外、戶兩部商酌俄工役撤回，加意護送。所遺工程物料，派員妥為看守，事定再來照常工作，庶幾兩不致誤。盼切！壽山。真。

11 李鴻章電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頃吉林將軍電云：江、支電謹悉。吉林鐵路早經飭屬并各軍竭力保護。無如拳民遍地，不論中俄，一律毀壞。道路綿長，防不勝防，深為可慮。現吉省東西兩路均尚無恙。惟珲春界外及哈爾濱俄兵業已整隊，意在進占。果爾，則衅自彼開，非特鐵路難保，勢必全局皆壞。務請電致外部，切勿來兵，所有三省鐵路，各省力任保護，囑其

放心云云。三省既力任保护铁路，乞转商户部，勿再调兵，致生疑衅。仍电复。鸿。齐。

12 电李鸿章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蒸、真酉、文均悉。又寿军帅真电称，伊与增帅意欲商撤界内俄兵，并将工役护送出境。所遗工程物料派员妥为看守，事定再办等语。当一并译送维、吴。据称，东省拳匪已有蔓延之势，断非撤回兵役即可保全。且顷接急电，盛京本处统领带兵二千攻击路工，并闻增帅遇害。刻下事无可为，惟有飞速进兵，殊非得已云。铁路乃俄命脉所系，维、吴前因东省力任保护，故议定不派一兵。原欲保路以保东省，且保全局。今铁路告警，大事已去。将来三省恐非我有。靡烂至此，天意难回，奈何！长帅佳电所称，是半年前旧案，现借端索犯，彼不置答。正拟复间，接齐电，刻下情形大变，无可挽救。儒。寒。^①

13 电寿山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真电遑商外部，并再三劝喻。据称前因东省将军力任保护铁路，故与贵大臣议定不添一兵。乃现在拳匪四起，业已扰及路工，地方官不易弹压，断非撤回兵役即可保全。且顷接盛京警电，知该处兵变，攻毁铁路，增帅被害。事已如此，除飞速进兵保路兼助平乱，竟无他法，实非得已云。铁路乃俄之命脉，故区区苦衷，欲保路以保东省，且以保中国。大局现已无可挽救，靡烂至此，可为痛哭。确情尚望见示。儒。寒。

14 电李鸿章、寿山 六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

顷外户两部面告：此次东省进兵，实非得已，专为剿平乱匪，决不与兵民为难。如各将军肯合力助剿，事平之后，俄兵即行撤回。否则兵连祸结，生民涂炭，将来不知是何结局云。请转三省将军。钧处所闻如何？亟盼电复。奉、吉两帅并盼复。儒。咸。

^① 原作“冬”，据《俄事纪闻》（六）改。

15 余联源转直藩电 六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

初七，军机处交出国书一道，囑电杨大臣钦遵转递：“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贵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当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合照转。源。愿。

16 电余联源 六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

愿悉。请转廷方伯，飞速递呈军机处：钦奉国书译交外部，转呈俄主，得复即电闻。昨外户两部面告，东三省已有拳匪攻毁铁路，不得已进兵保路兼助平乱，决不与兵民为难。请飞飭东省将军万勿与俄生衅，以维大局。请代奏。儒。谏午。

17 电寿山 六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

顷奉初七电旨：国书请俄主排解，以挽时局，东省亟宜合力平乱，万勿与俄肇衅，致生枝节。乞速转奉、吉两帅。儒。谏。

18 寿山电 六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三日)

宙密。增帅电发后，旋据呼伦贝尔报称，该处总管阿勒硕夫，恃性横行，纵卒枪伤华民五名，一名立时殒命，其四名亦命在旦夕。当即电知茹总监工赶紧查办。复据阿穆尔茹总监工电称，我国匪乱不能

自治，发兵代我扫除。经此次荡平之后，俄以全国兵力保我中国永远完固，不失尺寸等语。枪毙华民之案，竟置不理。又称增帅之电，系为诬蔑俄兵起见。并瑗珲，哈尔滨等处，均如此扬言。此风一播，人心共忿，均称俄国修路，并无来兵保护之约。去、前两岁来兵不少，各处工段，携械游行，迭次滋事，均经前将军恩雨帅^①电达总署，照会该国公使在案。今乘我京、津事起，屡发重兵入境，及至阻止，更以代我平乱保我社稷为词。试思即有匪乱，何须俄为越俎代我平乱？系何人邀请？事后以全国兵力保我疆土，系以何等待中国？现在拳民遍布，各处寻仇，山屡严饬保护，幸得无恙。今茹监工反谓增帅诬蔑俄兵，不思俄兵妄为，不自今始。山固无法弹压，势出万难。今又派员往哈尔滨及阿穆尔，面与辩论，速撤兵队，两释猜嫌。祸在眉睫，伏望速向外外部力与剖辩，痛陈利害。否则衅端之开，两国涂炭，山不能执其咎。临颖待命，无任主臣。寿山。咸。

19 寿山电 六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三日）

寒电悉。增帅遇害，并无其事。京、津、东省均无不可收拾，乱匪业已次第荡平。昨商俄督抚及茹监工，彼此各撤兵队，两释疑忌；并派员面与省西七十里监工盖尔祿甫晤商，约伊进城，允来无异。乃十五夜，该监工等不知被何人所惑，声言去有五百拳民，竟自开枪毙我华工无数，焚毁所屋，乘火车逃走。该处原有护路华兵一营，若有仇视之心，当不至令其从容逃去。今所遣土夫，不下十万，深恐乘机闹事。现由营送来俄商一万罗夫，已饬素与该商交好之兴发永妥为看待。再有此等，仍照此办法，决不伤害。两国盟好，最为敦睦，今我京、津有警，该督抚及监工人等，不思开诚布公，屡以大言恫喝，今又乘夜潜逃，人心大为惊动。山唯始终一词，力认保护，彼若竟发兵来，只有尽力与战而已。山。谏。

20 电余联源转直藩 六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照译俄主复书：“俄国大皇帝与大清国光绪大皇帝友谊素敦，关念

^① 恩泽，字雨三，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任黑龙江将军。

中国最为真切。睹此友邻之邦事机危急，甚为焦忧。北京情形俄国使署人民暨他国使署人民存亡莫测，深用为大局虑。刻下尚无措办，惟俄国意旨始终如一，当竭力帮助中国，平定地方，剿办乱匪。此等乱匪，初与天下各国为难，现已蔓延满洲，与贵专使李鸿章订定密约大相违背。如此情形向各国设法调处，实难启口。如大皇帝政权自操，设法先将各国旅居贵国人民照约保护；一面剿平乱匪，朕深愿竭力帮助大皇帝挽回时局，不令贵国生灵涂炭，是为至盼云。”外部称俄主一意敦睦，但须在京各使无恙、满洲铁路保全，方有词向各国排解。现各使情形，务乞示知等语。仍请电谕东三省将军力保铁路，勿与俄开畔，是为至要。请代奏。儒。嘯。

21 电寿山 六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咸、谏悉。增帅健在，谣传可恨。贵境严飭保护地方安谧，佩慰。俄监工妄言生事，诚堪痛恨。已淳向外户两部言之。此间君臣均极顾全邦交，奈在彼办事之人不明大体，致生猜疑。昨电传国书，请俄排难解纷。俄主复电，只要各国公使无恙、东省铁路保全，伊必竭力帮助，挽回时局。果克如此，国事大有转机。务望坚忍维持，厥功甚伟。素仰筹筹，敢尽忠告。幸希采纳。请转增、长两帅。儒。嘯。

22 寿山电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中俄交好，山因不肯发难，故力任保护，弹压土夫。今阿穆尔又发兵多名，顷据两路统领报称，十五戌刻，俄总管敖浑别拉面称，【奉】① 茹格维志函调，赶紧回国，粮物工程，切勿恋恋。该总管仍求点交看守。旋有土工多人拦阻索钱，几酿事端，幸兵队压服。业将该总管及营官兵丁眷属人等，派兵保送出境。所遗各物，俟查明再报等情。当飭妥为保护，所遗物件，逐一登记看守，不准遗漏。惟思前商撤工不允，继商撤队不允，而盖尔林肯夜纵火开枪，毁电焚桥，以至土工乘机，变故百出，若均如敖浑别拉明告而去，护送出境，岂不

① 据《俄事纪闻》（六）增字。

所全甚多？今该国兵队日增，我国土夫愈忿。已三次电告阿穆尔，如俄轮再行南驶，我即开炮轰击矣。幸即转达外户两部为祷。寿山。霰。

23 寿山电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亥密。盖尔林甫逃后，沿途毁我电线，当由六百里飞飭各队，如遇该监工立即放行，不准留难。兹据东路统领报称：该监工率男妇六、七百名，兵卅、车头三个、行囊八十余辆，行至对青山车站，又割断电线二百余丈，放火焚烧房屋，绑去华童一名，所存粮食^①抛弃满地。职等奉令保护，不知俄人是何情理，未敢妄动，只得听其出境等语。查盖监工等现住哈尔滨，已电知吉林长帅一体妥为保护，并派员前往开导，不必再有轻动，致生枝节。唯该国不得再行派兵入境。合亟电闻。寿山。巧。

24 长顺电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宙。京信阻。谕旨主战，宣言中外。而俄之败盟与否，无确信。阁下观彼举动如何，乞明示。顺。巧。

25 电长顺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巧电悉。第十六奉电传国书，以此次几千众怒，请俄主排难解纷。俄主复电称，俄始终顾重邻邦，深愿助力。惟须都中各使无恙，满洲铁路保全，方可有词向各国排解等语。铁路乃俄之命脉所系，前寿眉帅阳电称，如俄不进兵东省，路工准认力保。彼忻然允定不派一兵，两无猜忌。嗣忽得盛京警电，拳匪已毁及铁路，官兵势难弹压。事已至此，彼遂不顾嫌疑，并弟之力阻亦置不听。闻已速飭进兵保路，兼助平乱。我军若不开衅，决不与兵民为难。弟曾发佳、咸、谏、啸电，备述详细，请眉帅转尊处，谅均入鉴。刻下情形仍盼续示。僑。效。

^① “食”原作“石”，据《俄事纪闻》（六）改。

26 电增祺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东、冬两电未奉复示。嗣由寿眉帅转佳、咸、谏、嘯四电，想入鉴。国书请俄主排解，彼答称，极愿效力，但须都中各使无恙、满洲铁路保全，方易向各国启口等语。彼闻拳匪已扰奉天铁路，官兵势难弹压，致有派兵之举。声明专护路工，助平乱匪，如不与开衅，决不与我兵民为难。虑周洋，当必仰体朝旨，维持大局。刻下情形若何？乞示复。儒。效。

27 李鸿章电 六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寒电及吴克密电，均由保定转枢译请旨，分飭该将军等设法挽回。俄添兵仅为护路剿匪计，尚不致碍全局。若因得利图三省，英、日必起而相争，亦非俄之利。吴电拟用大力平乱，求我维持，免流血之惨。似用意尚有分寸。伊即起程，果从何路？如走北路，通信甚难。乞详询电示。初七旨，催迅速来京，未言何事，似由维特前电而发。倘俄将决裂，去有何益。拟月内至沪，再酌进止。京内使馆渐稳。鸿。篠辰。

28 寿山电 六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屡电俄督抚，囑勿再行发兵南下，竟不回信。十七轮船七只，拖带十一只，满载兵马枪炮，山念衅勿妄开，飭爱放行。复电俄抚，以后如再发兵，即行轰击。乃该抚仍置不理。今日未刻，他复发兵轮一只，拖船五只，经后路统领盘查，上载军火等件，续经麻米萨尔船到，即向我开炮。我军当已回击，而该麻旋即逃去，是直与我开衅矣。山为国守土，何能再事迁就。现告俄督抚，彼如照旧来兵，山当照旧轰击也。西路俄国官兵眷口人等，护送尚在中途，务使平安出境。省中又获二名，亦飭抚养，幸释锦念。山。皓。

29 电寿山 六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霰、巧、皓电遵诘外户两部，伊甚不谓然。但云俄因匪已扰及东

省铁路，始不得已派兵，专为保路起见，决不与地方为难，已声明在前。若贵将军定欲袭击，实属误会，有碍大局；又称瑗珲某统领，派兵攻击布拉廓威臣斯克城，是欲激成战事，幸速电阻等语。鄙意朝廷既请俄排解，亟应仰体此意，万勿衅自我开，乞卓裁。余详咸、谏、电。不赘。儒。驾。

30 电李鸿章 六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八日）

【钧麾抵沪，诸事应手为念。迭发咸、谏、效、督四要电，均达览否？】①东省各将军儒既告以国书暨俄主复电，深盼保全东省铁路，并切囑坚定，勿生枝节。而寿将军来电辄称，如俄兵来，定将袭击。今据吴克称，布拉廓威臣斯克已由瑗珲统领派兵攻击。彼并无意开衅，我先越境寻仇，实堪骇异。又长将军电，有谕旨主战之语。岂矫诏已到东省？儒急电戒勿轻动，致损事机而激变局，不知肯见听否？乞速电力阻为要。养。

31 寿山电 六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俄国工役人等在我国属界者，现均尽力护送。西路数名，业已平安出境。即哈尔滨一处，男妇老弱尤多，拳民兵勇士夫无不忿恨，急欲一逞。山因念两国虽有战事，不妨彼此对敌，至商民老幼何辜，不忍多戕生灵。是以严饬各队，并开导义和拳民，不准渡江妄杀妄烧，致乖上天好生之德。迨计开仗已久，省城之维持保护，固不待言；而哈尔滨仍存留无恙，岂非明证？现在拳民兵勇，啧有烦言，谓山袒护俄国，抑勒兵民。而俄国乃将我华民及江左各屯人屠戮不堪，并逼迫入江，是何残忍至此！查此次开仗，实因我国人人共忿，决非朝廷及山所能弹压。现在拳民麇集，如此激怒，俄城伯力等处，定遭焚毁。奉天教堂、公司之火，哈尔滨以西雷火抓毁铁路，均非人力所为。幸向外部再议，转饬各队，努力对敌，勿再妄杀良民。哈尔滨男妇如愿回国，速即起程，已严饬各队，并电商吉林，该处轮船，如载人下驶，决不袭击，以全人命。立候电示。山。有。

①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七补。

32 电寿山 六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宥电悉。二十一明发上谕，通飭各直省保护各国人民剿办土匪乱民，以靖乱源。想已奉到。务望钦遵。勿误大局。儒。艳。

33 电李鸿章 七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

外、户部云：“东三省华兵不但不合力弹压乱匪保护铁路，仍向俄兵攻击不休。友好之邦，岂应若此？请贵国家速谕该将军等，即日停兵，免损邻好。”其词气虽厉，似觉少有转机。乞转奏，从速照办，以免兵祸。大局幸甚。儒。元。

34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维致公电译下：贵大皇帝应严飭东省各将军，停工^①保路俄兵，并派晓事全权大臣驰往，将违旨肇乱各官严查惩办，乞复云。马。

35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七日)

东抚电开：顷奉军机处咨开：十九日奉旨：“李鸿章电悉。据杨儒元电所称，似俄亦有停战之意，自可先从俄国办起【通电一节，业已照行。护送各使出京一节，屡经函牒，频催窠使等，现以请示外部为词，尚未复准定期。】^②惟奉天之盖平、熊、岳，吉林之三姓、珲春，黑龙江之瑷琿，现已均为俄据。如俄实愿先行停战，并许劝阻各国，则东三省被据各处，先当有说以处此。着李鸿章稳慎通筹，如果确有把握，自当谕飭增祺等一体停兵也。将此电谕李鸿章知之。钦此。”三省俄据地方是否意欲久据，抑俟彼此商议保护铁路即可退兵？希与外、户部妥筹商定，以凭复奏。鸿。箇。

36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

箇电译交外、户部，据称俄始终愿保和局。若东省铁路无警，本

①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校注：“停工”二字似“停攻”之伪。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允不派一兵。嗣因诸将军自认不能弹压，俄始派兵。曾声明专为保路助剿，不与兵民为难。孰意东省不自剿匪，反与我寻衅。首先越界轰我边城，至有今日，谁执其咎？贵政府于剿匪弭衅、保路保使各节，至今无一施行。刻须略审事情，再定办法，稍迟奉复等语。彼因目下满路与格使并联合军到京情形未得确电，故不肯即复。儒诘之再四，始称俄决无据东省意，可请放心云。敬。

37 徐寿朋转长顺电 七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效电悉。前四电未到，战事亟，线断未复。前茹总监工来函，意在保铁路修旧好。又见贵处致李傅相电，俄因平乱进兵。现奉、吉乱民均剿灭。江省本无乱，既自平，无烦彼力。若锐进兵，是扰民占城。现请转商外、户两部撤队退城，仍归旧好。三省铁路由我力保，庶免兵连祸结，各国生心，彼亦何益，如何速复。顺。有。

38 电徐寿朋转长顺 七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江省转去四电，竟未达览，深可诧异。有电遵商外、户部，据称早信我言，会同保路平乱，何至成此局面，刻下尚有何说云。仍望力保铁路，勿攻俄兵，或可补救万一。否则将来议和时，彼更有辞归咎。侍爱密陈。儒。沁。

39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请复维特：东三省消息甚恶，由于我政府力难兼顾，应奏请将违旨肇乱各官严查惩办。望贵国停兵勿进，共保和局。余俟吴克到，商办等语。请速译送。鸿。勘。

40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勘悉。外部文略称：现中俄交谊未稍损，惟停战须互商各国办理。俄兵占东省各城，非俟地方平靖，保无后患，未便退兵。边界祸根咎在兵丁乱民，望速迁撤等语。儒。艳。

41 李鸿章电

八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敬电顷始到。东省纵兵寻衅，闻由江省之寿山、奉省之晋昌发难。鸿于二十三电奏请派员查办，惜未得达。除已陷数城外，据报营口、海城、辽阳均不守。俄称无据东省意，似未尽确。各国必将借辞效尤，大局殊不可问。果有法维持否？鸿。卅。

42 徐寿朋转增祺电

八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承电示，均因阻隔，顷由直藩转到傅相述尊电敬悉。关切大局，无任感佩。拳民仇教，波及俄铁路，以致启衅，殊非意料所及。现拳匪已驱逐净尽，中俄向系敦睦，未可以小嫌相持。已就近照会旅顺提督，以现在驻兵之处为限，各不相侵扰。希转致俄外户两部，先停战事，以免生灵涂炭。且铁路原为商务而设，若使人民流离，于商务有碍。况铁路未大伤损，尚易补修。倘地方凋敝，培养生息，非一时可复也。顷接吉、江两省来电，亦均照会俄官，暂议停战。贵大臣垂念时艰，特请分神妥议。并祈示复为盼。增祺等。艳。

43 电东省三将军

八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艳电遵商外、户部，极力劝解。彼称：初因三省力保铁路，俄已允不派兵。嗣因江省自认无力弹压，始不得已派兵，声明保路助剿，不与地方为难。孰意江省不自平乱，反先开炮寻衅，越境来攻。我何能任彼炮轰，按兵不动？且将军行文声言开战，弃好寻仇，致有今日，岂我之咎哉？如欲停兵，须先缴军器，以示不再攻击，方可商议云。此事自五月以来，弟曾三次径电增帅，两次径电长帅，而复寿帅托转之电不下十数次，无非苦口淳劝，勿轻启衅。原以维大局，遵朝旨，而顾寅谊也。奈各电虽发而未转到，或虽到而未照行。增帅并无一复，长帅电称均未得达，致弟迭次电劝之言，尽同河汉，屡受外部诘责。而诸公用兵并未应手，得无愤懑。刻下俄已允撤北京之兵，以示交好。尊处如就近向总监工及俄统带设法转圜，或冀补救万一，否则恐彼异日归咎有辞耳。辱承下问，敢布腹心。儒。虞。

44 李鸿章电①

八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五日)

顷接佳电，乞转告外部，谢撤兵回津，并遍告各国政府美意。昨已将歌电及户部艳电全钞驰奏。东省违旨肇衅之将军寿山，副都统晋昌已奏参斥革治罪，不敢空言塞责，并告户部为要。鸿。真申。

45 电李鸿章②

八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真电遵谢外部，据称俄兵即日出京。各国从违未决。伊决不食言。寿、晋严参治罪，深佩魄力。维赴巴黎，电到，伊必欣慰。儒。覃。

杨 儒 自 跋③

不佞移帑朔漠，倏已四年。慨时局之逾艰，愤强邻之逼处。尚幸官绅水乳，借联络为维持。去岁北方事起，宗社阽危。始而商撤京兵，继而劝归侵地。人只见俄廷之辑睦，而不知当局之苦心。当东省未乱之先，俄请代保铁路，允我不派一兵。曾经力阻各将军不可妄开兵衅，日恒数电，电辄数百言。乃寿山任性，晋昌把持，不听良言，以致糜烂不可收拾。迨奉商议全权，早料事必棘手。数月以来，婉切争持，刚柔互用，费尽唇舌，居然将约稿删改过半，视原议判然殊观。自中外订约以来所未曾有，况得之用兵之后，即征诸各国史册亦未之前闻。缘俄亟欲撤去大军，以节餉需，故肯迁就；亦缘彼欲就我商议，鉴余诚悃，极力通融。奈旁观者不明外交之政策，不审国势之强弱，不察利害之重轻，纸上空谈，头头是道，按之实事，隔膜殊多。中国办事之人，向为集矢之的，此风不自今日始矣。夫此约原不敢谓一无流弊，然与其永据势成，致各国接踵效尤，终归分裂，何若

① 此电全文见本书 148 页李鸿章八月十二日电。

② 此电全文见本书 148 页八月十三日致李鸿章电。

③ 原无标题。

小损权利，俾国家发祥之地已失复还。此中机括，惟合肥相国见之最真，争之最力。一二东南柱石尚未免受人簧鼓，坐昧事机，来电至谓纵激怒于俄，不过不还东三省。抑思龙兴故土，陪都所在，陵寝所存，断无永弃之理。异日再议收复，试问俄果遂拱手交还乎？抑仍须订立条约乎？恐小之为俄加偿兵费而改款终难，大之为俄增广幅员而祸机更吸。是则各国之所以爱助中国与诸公之所以报效朝廷者，亦从可知已。观于俄廷布告举重若轻，而观衅而动，待价而沽，亦已意在言外。不佞病入膏肓，行将就木，恐第见郅田之夺，而不及见赵璧之归矣。吁！可悲也夫！光绪辛丑三月既望，迺庵自识。

俄事纪闻^①

1 总理衙门电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二月五日）即日转

上年十二月二十四，钦奉硃谕：“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亟思奋兴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位之重。追维入继之初，曾奉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统系所关至重，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儀为皇子，以绵统绪。等因钦此。”

又，二十八日^②，钦奉皇太后懿旨：“明年皇帝三旬寿辰，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钦此”。除由本署照会各驻使并咨达外，应先电贵大臣钦遵，仍俟咨到，再照会外部。豪。并转吕、罗、裕三使。

2 总理衙门电 三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五日）

昨奉旨：“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桂春，着派充出使【俄国】^③大臣。钦此。”谕。

① 《俄事纪闻》共九册，本文为第五册。

② 原作“二十日”，据《庚子年来电》订正。

③ 据《庚子年来电》补。

3 电总署 四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九日)

宙密。顷外部谈及格^①使电述拳匪滋事，都中满街揭帖欲与洋人为难。穆^②因言探悉各国意欲公筹自卫，调舰干预，情形吃紧，为中国计，亟应早筹办法，免人协以谋我等语。未知情形确否。密闻。儒。箇。

4 电总署 五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二日)

宙密。近日报述中国情形益吃紧，各国横议显露干预之机。密闻英、法等国公议，以目下调兵需时，均请俄代筹保护。俄兵数万在旅顺听调，英、俄一气，后患更亟。顷晤外部，据称中国剿办土匪不肯认真，各国会商非自卫兼筹善后，在华西人咸有性命之虞。俄公议难违，爱莫能助，已电格使相机办理，若万不得已，兵队到京，祸恐不测。并称现各使在京会议，均有便宜行事之权，今日所谈，乃交好之言，若论公事，不应相告等语。儒既有所闻，不敢隐默，究未知近情若何？实深悚念。谏。

5 盛宣怀电 五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各国兵到京，与匪巷战，匪退。沽炮台各国踞。合肥^③内召。宣。

6 电李鸿章 五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宙。时艰焦急，都电不通^④。俄外部照会，调兵四千赴京自卫且助剿。吾师奉召北行^⑤，何日荣发？都中情形并恳详示。儒。敬。

① 原作“嘎”，本篇均改作“格”。

② 原作“模”，本篇均改作“穆”，即俄外部大臣穆拉维耶夫。

③ 指李鸿章。五月二十二日，西太后命李鸿章“迅速来京，毋稍迟延”。

④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二，作“网电不通”。

⑤ 同上，作“奉召北上”。

7 电李鸿章 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宙。匪炽时，英暨各国咸以调兵需时，托俄保护在华人民，俄遂调兵四千。沽台被据后，穆外部面称，俄主仍一意保全中国，如不与开仗，决不失和。闻公内召甚喜，并盼早达。又闻已备兵四万，可先他国兵三礼拜到华。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此间情形密以奉闻。发电间，穆忽暴卒，接手定人再续闻。儒。有亥。

8 李鸿章电 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宙。敬电悉。大沽炮台廿一失守。沽口禁商船，沿途拳匪布满，兄奉召，竟无路可达。俄兵四千计将抵京。日本调两大队约二万，各国交江，朝局如何可支。北望焦急。政府姑息酿祸，事无可为，恐将西迁。鸿。有。

9 李鸿章电 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鸿将入觐。惟大沽台船互击，并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希密探彼政府注意所在。如可商量停兵，即日北上面奏，先靖内乱，再议善后。探彼口气，速电复，俾定行止。鸿。径。

10 电李鸿章 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径电悉。十七日穆外部面告：已电格使，请太后召公回京定乱。二十四日晤谈，伊不介意沽役。仍云决不失和，其不作为开衅可知，惟切盼钧麾莅都耳。挽回朝局，全赖筹，祝驾速行，用副中外之望。外部权由拉付外部署理①。并闻。儒。宥。

11 电李鸿章 五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宙密。昨与户部维特谈，甚关念中国。伊素佩我公威望，喜闻入觐，谓非公不胜此钜艰。又据吴克称，维向欲以信惠孚中国，际此时

① 穆拉维耶夫暴卒后，维特推荐原外部副大臣拉姆斯独夫代副部务，后被任为外交大臣。

艰，颇思相助。公若作为私交密询了事之策，必乐借箸等语。窃以维素【以】^①习东方事见重俄主，如吴言，度伊必有办法，且肯效力。沽役俄伤人较多，善后之计，倘俄易就范，他国便有迎刃之势。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敢密陈备采。如与维电，华文较密，儒当译送。行期定，乞示。沁。

12 罗丰祿转李鸿章电 五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傅相电：北事大坏。津租界全毁。英提在路亦不保。京无确报，然必决裂。事由端^②，刚^③主持，与鄙意龃龉，不可救药，奈何。密转吕、杨。鸿。勘午。丰。勘。

13 总署电 五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济南转来，即日转罗、吕、李、裕、伍

现因拳匪滋扰，京城已准各使馆派兵自卫，又复添兵前来，商阻未允。拒驻津总领事照会北洋，内称各国水师提督请将大沽口各炮台剋刻交伊等收管，显系首先开衅。已于本日四点钟由署照会各使于二十四点钟内带同护馆弁兵等赴津。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并已飭沪道拨经费备用。漾。即转罗、裕、吕、伍、徐大臣。五月二十三日。

14 李鸿章电 五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沁电悉。求转致户部维持：以中国夙蒙庇护，我亦久承厚爱。今到粤后，距京稍远，朝廷误信人言，姑息乱民，酿成战祸。旨召入京，竟无路可达，请公指示，有何相助之法。并请转奏大皇帝，俯念俄华数百年友谊最厚，务求力为排解，转商各国政府，迅电来华各兵官，勿因无知官民逞忿小故，遽败各国和局。我当设法北上，面奏请旨，妥议办法。并望垂念我两人多年交情，代筹了事之策，密告杨使电示等语。请将此电译成洋文转送，并交吴克一分。鸿。艳已。

① 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增字。

② 多罗端郡王载漪。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入值军机，闰八月罢。

③ 刚毅，字子良，光绪二十年授军机大臣。

15 电李鸿章 五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艳电译交维特，称当面奏核办。并云俄国欲保和局，各国亦均无开衅意。证之各报，议论亦同。

顷由济南转到总署漾电，略称匪扰已准【各使派兵自卫，又复添兵，商阻未允。诂各国水师提督请将沽口限期交伊等收管，显系首先开衅。本日四钟，由署照会各使，二十四点钟内赴津。尊处行止，相机酌办。】①即转罗、裕、吕、伍、徐等语。观此，政府决意开战，惟电内无奉旨字样，公意若何，请示从违，俾定行止。儒。卅。

16 各督抚来电② 五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同日受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王之春、俞廉三电：请【速】将原电译成洋文转送外部，务请配送华文，免失语气。其文曰：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致各国兵【舰】进占大沽炮台，大局恐成决裂。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系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鸿章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虐，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鸿章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毋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飭施行。以上各节请杨星使即刻转商外部。感祷。鸿章、坤一、之洞、世凯、之春、廉三同启等语。即望电复。艳。

① 原略。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补。

② 据《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增字。

17 电张之洞 六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艳电译交付外部，并极力婉商。据云：俄主夙念华俄数百年邦交，极愿保全中国，决不失和。穆前外部曾屡向贵大臣言之。沽役伤兵折将，我主①仍不作开战。看调兵赴华，只为保护公使人民，兼助剿匪，别无他意等语。查乱事初起，英、法②等国，均以调兵需时，请俄保护在华人民，俄集兵既便，且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沽役俄伤人较多，倘俄易就范，他国便有迎刃之势，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然就此就目前而论，若各国大兵齐集，英、俄势难终合，恐有变局。顷俄户部面告，据铁路武弁来电，盛京将军现已备兵，意欲占据满洲铁路，嘱速切电，万勿妄动。参威、旅顺重兵屯集，朝发夕至。俄欲护守路工，势必进据满洲，撤退无日，恐各国又将分据各省，后患无穷。③儒闻言焦急万状，现正与俄密谋排解④之策，若再由满洲与彼兴兵，更误大局。已切电增帅，阻其暂勿造次，乞诸公再致切电，以尽众力。正拟复间，忽接济南转来总署漾电，略谓各国水师提督欲收管沽台，显系首先开衅；本日已照会各使，于二十四点钟内带同护兵等赴津，尊处行止可相机⑤酌办等语。是政府决意开战，惟电内无奉旨字样，实属可疑，现已八日，各使并无到津消息，性命恐难保⑥。以一国而撓众怒，虽至愚亦知其不可。秉钧者误国殃民，至于此极。天乎，天乎，北望燕云痛哭流涕，挽回危局，端赖荅筹。请转李、刘、袁、王、俞诸公，都耗并乞随时电示。儒。东。

18 罗丰禄转李鸿章电 六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傅相电：顷探电，津租界由拳匪乱兵攻毁，英、法添兵夺回，将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主”作“乃”。

②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作“英法美”。

③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均作“分据他省”无“后患无穷”四字。

④ 同上，作“密议排解”。

⑤ 原作“尊处行止向机”，据《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改。

⑥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作“性命恐均难保”。

同各国兵进京，势必不支。英提西门^①闻已回津。鸿续奉电旨再行，希转吕、杨、裕、伍。卅。丰。卅。

19 刘坤一电 六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长江一带各国商、教，坤与香帅力任保护，不致疏虞，现正与各领事商酌订约，毋劳各国派兵舰入江，以免地方惊疑，匪徒乘机扰害。折转商外部，电飭各领事遵照。领事当已电商矣。望电复，切禱。坤。卅。

20 伍廷芳电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卅电悉。得江鄂各督电，屡商外部达总^②冀保大局。据云派兵为保护官商，并非失和。若遽辞归，转形决裂，鄙意以为无益国家。离易合难，敌多助寡，深维大局，未便洁身，尊意及各馆若何，乞复。廷。东。

21 电伍廷芳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东悉。尊见甚合鄙意，此间亦正筹和商之策，未便脱身。他馆大约相同，尚未周悉。儒。冬。

22 维特电李鸿章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官兵与乱民随合，以致扰害贵国皇太后朝局，实为可惜。本大臣深知俄国不与中国开战，且念数百年邦交，必极力帮助，保全中国自主。惟现处艰难之际，务望于一切事件，贵大臣作为贵国皇太后亲近参谋之人参与闻办理。深信贵大臣必定妥善设法，护卫本国使署及本国人民，并顾全两国旧交之处，本国政府并本国军兵必合力帮助。维特画押。

① 英海军提督西摩尔。

② 《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庚子年来电》，“达总”均作“达总统”。

23 电李鸿章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罗转卅电悉。儒初盼公速行，一再代筹，颇多难处。无论京津路阻，北上不易；且端、刚锐气正盛，难与抗衡。非俟其势挫计穷，未易接手。然日久糜烂可虑。倘各国兵到齐，英、俄未必终合，排解更难措手。钧麾北指，迟早两难。与维、吴密谈及此，亦颇代踌躇。伊等拟用俄兵护送，又恐滋嫌疑。俄主欲派吴前来相助，伊欣然愿往，甚为难得。我公虑，想已成竹在胸，切盼密示。维复电另呈。悻。萧。

24 李鸿章电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夜到，即转

卅电悉。总署漾电，有“行止相机【酌办】”^①字样似未明言撤使，各国外部当无逐客之意，有公等在外，或可维系邦交。惟迭据探电，天津租界廿一被兵匪攻毁，毙洋人百余。嗣各国兵在津外击散兵匪，廿八由津赴京。现计京城有董、宋两军协同神机营、虎神营驻守，如能力保使馆，大局或可挽回。乃据东抚电，廿六有人自京来称：廿四董兵杀比使^②，廿五围攻，交民巷被焚，只余英馆及西什库两处未克；廿六仍在围攻云。是在漾电以后，情形日变，想各使未能赴津，各口洋人十日未接京信，均甚惶急。敝处奉到廿九谕旨：现在兵民交愤，各使馆均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等语。所谓保护者，似亦未甚尽力，此事恐须各国兵临城下，才见分晓。公等毋太匆促，仍从容相机图之。旨令督抚各保疆土，亦未催鸿北上。祈密转罗、裕、吕、伍、李、徐使秘览。东。

25 刘坤一电 六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北事危迫，惟急保东南待转机。坤、洞飭沪道与各领议立九条：一、会商保护办法，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沪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三、长江及苏杭内地洋商、教士产业，两江、

①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② 似为“德使”之误。

两湖允认真切实保护，现禁谣办匪，并咨各省飭属照办；四、各口已有各国兵轮者，照常停泊，水手不得登岸；五、各国如不待督抚商允，竟派多轮入江等处，致民怀疑启衅，毁坏商教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六、吴淞及长江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及对台操练，以免误犯；七、沪制造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兵捕前往，此局军火专为防剿土匪，保护商民之用，督抚提用，毋庸惊疑；八、内地偏僻未设防兵处，教士洋人勿冒险往游；九、沪租界防护须安静办理云。内地人心浮动，一经惊扰，伏莽蜂起，祸患莫测，非此不能保全中外民命财产，各领须电候本国示。请速商外部照办，东南幸甚。现奉电旨，各使馆仍尽力保护。坤。东。

26 电刘坤一 六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顷外部称，六君公电^①已呈俄主，深佩伟略。东电面交，据云，领事来电，知已签押，奉俄主谕办法甚好，当飭领事遵照；长江一带人民商业均惟二公是赖，俄即不另添兵增舰。俄本极欲保护邻邦，别无他意。刻下满洲甚关紧要，倘铁路有失，此约即作罢论。俄注意在此。儒已两电增帅，未接复音，焦急万状。尊处电阻，已得复否。请转香帅。儒。江。

27 电李鸿章 六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

东电感谢。此间官绅联络，民情安谧，不但无逐客意，较前似更周旋。且现有密商事件，亦未便洁身，遵谕暂留，已转各使。【都乱如此，居民断难如恒，儿孙在京，十余日不通音问，忧心如焚，已电询寿泉，尚未接复。静帅处有京宅消息否，乞转询，如有确信，请其电示为叩。】^②儒。支。

28 张之洞电 六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

前总署电各国驻使云：“行止相机酌办。”自以不回华为妥，回则决

① 指五月三十日各督抚电。

②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补。

裂矣。如无促归之旨，万望妥酌，勿遽回，以保大局。洞。支。

29 电张之洞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支电感谢。现正联络，未便洁身，谨当遵办。东电计已照转五公。峴转江电已达览否？东省铁路关系紧要，增长帅有复否？乞示。儒。微。

30 电李盛铎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歌悉。三督均囑缓行。自应^①暂留，以维大局，想各使必当遵办。儒。鱼。

31 李鸿章电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萧电代筹周妥。又奉卅电旨，京城团民蔓延十数万，兵民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剿抚两难，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此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云。是为其所胁，公可思其故矣。

顷将维电转奏，俟奉电召即行。俄若不与各国联合办事，或可设法排解。吴克密电，西七月来华，切盼早临。满洲铁路已谄电东三省将军保护，勿生枝节，乞密致维、吴。鸿。江西。

32 李鸿章电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支电悉。现东南各督抚均与内意齟齬，多不能遵，都乱实由自作。【闻匪尚不甚扰民，尊寓北城隅，似无足虑。】^②各处未接京信，电断路梗。鸿。歌。

33 电李鸿章 六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

维、吴并^③候彙科第。格使存亡确耗，以便婉奏，速复。儒。齐西。

① “应”原作“行”，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改。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③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并”作“立”。

34 裕庚电 六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南洋庚电想达览，愚意此时一走，便成决裂，将来更难收拾。昨香帅专电，意亦相同，自以暂留候信为宜，尊意谓可，拟请公掣欧洲三馆衔电复最妥，现已【电】^①告吕、罗矣。庚。佳。

35 电裕庚 六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尊见极是，前转傅相东电意亦相同。三督均嘱勿行，自应照办。署电久已不通，暂可缓复。儒。青^②。

36 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请告外部，恐北方军务愈紧，东南人心摇动。应声明无论以后如何，长江及苏浙内地，各国允不派兵，弟等亦允按约保护所管省内人民财产。坤、洞。阳。

37 李鸿章电 六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微电悉。鸿电奏由保定专差送京，未知达否？各使馆被兵匪围困，即有信必送不到。格、璞皆至好，殊悬念。但闻德馆被焚，克使^③遇害。东三省尚未接复电，谅必设法保护。卅旨派庄亲王载勋及刚毅统率团勇。奇哉。鱼。

38 电刘坤一 六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

阳电已商外部，据云，俄极愿顾邦交，并深佩两公良法美意。既承力任按约保护所管省内人民财产，俄即不增舰添兵，以示酬报。惟北方消息日坏，深盼设法兼筹剿办，以保贵国朝局^④等语。请转香帅。儒。真。

①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② 原作“青”，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改。

③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庚子年五月，为董福祥军所杀。

④ 《刘忠诚公电信》卷一作“以保贵国危局”。

39 刘坤一、张之洞电 六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

各国政府允，如能保护内地洋人，可不扰及东南各省。各国水师在大沽会议，亦谓专弹压拳匪及自救本国人。又杨星使来电，各国既不直认大沽之役为开战，似只可姑与羁縻。署电既有酌字，诸公参谋，自必斟酌妥善，如能暂留各国，以通声气而知外情，且为日后开议地步最好。但请卓裁，自行酌定，不敢越俎代谋。坤、洞。庚。

40 余联沅转直藩电 六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

顷直藩微电：本月初四日由兵部六百里递到军机处交出：初三日奉旨：“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料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至遍地皆是。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烧教堂，戕杀教民，闾阖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颠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致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截杀，迄不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杀害无遗。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途中扰乱，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飭保护使

馆之兵丁，益加严以防猝仓。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宴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至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飭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维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钦此。”录行。该藩司接到后，即刻电致苏松太道余，速即分电出使大臣杨儒、吕海寰、裕庚、罗丰禄、伍廷芳、李盛铎。该藩司迅速办理等因。今亟恭录电传，即希钦遵办理云。【合转电，乞钦遵转达电示】。① 联沅。元。

41 余联沅转直藩电(略)②

42 电李鸿章(略)③

43 李鸿章电 六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新报语多奇离，朝局似无甚变。维电转奏，未复。津郡夺回，各国调兵何时齐集，亦非易事。闻英欲添兵④而俄阻之，确否？鸿。元。

44 李鸿章电 六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现奉寄谕，催速来京。鸿已迭电，请设法保护使馆，如各使无恙，或可就商一切。望密致外部代筹电示。谕。

45 电李鸿章 六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咸、谏、效电计到。篠电分致外部，称办法已详俄主复电，他无

①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② 见本书 110 页《余联沅转直藩电》。

③ 见本书 111 页《电余联沅转直藩》。

④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作“英欲日添兵”。

可否^①，但急欲知各使存亡消息。户部称匪乱方炽，吴去无益。俟钩庵抵京，中朝剿匪有效，即令吴起程。走何路，请酌定示遵。儒。舒。

46 李鸿章电 六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二十一起程，至沪候信。鸿。号。

47 余联沅电 六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南洋电：二十二谕旨：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苦心保护，幸各无恙等语。沅。有。

48 电李鸿章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钩庵何日抵沪？威、谏、效、舒、养五电均达览否？吴克因未接来电，日内拟作巴黎之游。儒。勘。

49 罗丰禄电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顷杏^②电：二十二京信：总署派文瑞往见各使，未损一人。荣拟奏请先送食物，再商派队伍送赴津。御河桥南洋兵守，北董军守，彼此均停枪炮云。如送出使臣，能否停战？请速转杨、吕、裕、伍。宣。沁。丰。沁。

50 李盛铎电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傅相调北洋，昨到沪【南洋电，廿二旨，除德使外，苦心保护各使，幸无恙。乞转罗、裕、吕。】^③铎。宥。

51 电盛宣怀 六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罗转沁电，欣悉外部急欲各使与本国通电，别无所云。现在各国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作“他无可告”。

② 盛宣怀，字杏蓀。

③ 据《庚子年来电》补。

议论看法均以津沽战事系与乱匪对敌，并非与中国开战，请勿误会。惟盼我军速将乱匪平定，便易办理。若俟各国兵到齐，恐有变局，可危之至。请转达。僑。艳。

52 余联沅电 六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二十八日国书一道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前因中国民教相仇，乱民构畔，掣动大局，曾肫切致书大皇帝，由电递交杨儒转呈，计邀察览。现除天津一带已成战事外，其各直省通商口岸，所有贵国商民，仍明发谕旨，饬令各督抚照常保护，均一体相安，并竭力保护驻京使馆，渐幸平安无恙。惟黑龙江、吉林两省与贵国壤地相接，昨据该将军等奏报，呼兰一带乱民纠结铁路工役滋事，俄官兵乘夜潜逃至大岭南北陆路，当即飞饬防营，妥为护送出境；一面电知阿穆尔督抚，勿再发兵，乃廓米萨尔用船带兵前来，枪炮齐发，当即还击，互有伤亡等语。该将军责在守土，堵御外兵，乃兵刃互作。惟中国实不欲大开边衅，已严饬寿山，只准保守疆土，不得越界寻战。亦望大皇帝一体谕饬疆臣，各守疆界，勿再另寻衅端，是为至幸。其天津时局，并望大皇帝查照前书，解此纷扰。俾中外如前敦睦，彼此同享升平，不胜翘企之至。”请译递。沅。艳。

53 李鸿章电 七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二十五到沪，五电均到，随时转枢译，无回电。顷奉二十七电旨，各使尚在京。严催兼程北上。惟酷暑致疾，海道无兵船可借，陆河^①又多遇阻。各使无恙，格尔斯、璞科第必能保全。津沽联合军总统闻系俄提督，吴克若速来，可共商挽救之策。可否请由坎拏大航海东来，彼时会商为盼^②。此电请速译电。鸿。东。

54 电李鸿章 七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顷外部约晤，以我剿匪延宕，办事颡颥，气愤见于词色。出示六条，

① 《庚子年来电》作“陆路”。

②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作“彼时在津、京会商为盼”。

切囑電達政府：一、貴國屢稱平亂，迄無舉動；二、貴國大皇帝暨各省督撫，雖請俄國調處，阻各國進兵，仍不准俄國公使徑與本國通電，又不將伊等護送至天津；三、如此情形，俄此后不能容忍；四、俄國人民立盼釋放並加保護；五、如貴國顧自己利益，將來欲俄友助，須有真實凭據，空言無益；六、以上各條立待明白見復云。外部又稱，俄屢阻各國進兵，因久閉各使，茲已詞窮；中國既不送出各使，又阻人進兵，安有此理？中俄既稱交好，何不先釋格使？外部之言雖非哀的美敦，似預為決裂地步。前俄主復電保路使使兩層無一辦到，兵部日勸進兵，大局可慮。儒竊恐各國兵內犯，已難禁阻，彼斷不以各使將遭毒手因而气馁。惟商辦善後，必視各使之存亡為操縱，維賴朝廷設法籌畫，補救危局。東電譯交吳克，得復即聞。儒。支。

55 電李鴻章

七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東電譯交維特，伊即轉呈俄主。頃吳克云，俄主甚看重，吳克速來共商挽救之語，逾速赴華接洽，以副尊意。准初七起身，托詞料理銀款或報館訪事，取道美國，十分秘密，將來商辦事件，奉有機密全權。俄并愿借兵船送鈞麾北上。近兵部日怱進兵，幸戶部竭力劝阻。得此轉機，實屬可感，先以密聞。儒。豪。

56 電李鴻章

七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吳稱，昨伊召見奉諭，此去專為中國籌弭兵衅，挽救危局，力保主權，俾中俄相好如初，并密授全權便宜奏事。伊此行携有維特致公書，經俄主批准；又有俄主致水師提督和衷商辦之訓條，倘格使病急，伊即接手。惟微服來華，外間甚密，萬勿顯露优待。刻下維特主眷隆甚，一切辦法均伊主持，不啻兼任外部。俄主定見，如東省無戰事，伊到前決不向北京進兵，各國或可因此松勁云。維、吳均公旧交，吳又維心腹，諸事當可順手，實中國一大轉機，先慰寒懷，乞秘密，萬勿使各領事稍有所聞，恐碍大局，至要。儒。魚。

57 李鸿章电 七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现又与诸疆帅会奏，请派队护送各使赴津，或准自通函电于本国，俟奉谕旨即电闻。望劝外部勿添兵，勿再进，为要。鸿。歌。

58 袁世凯 七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屡遵电旨告外部，各使平安无恙，彼意以无确实证据，益滋疑虑，应吁恳迅速派队，将各使馆人员暨眷属护送至津；或先令与本国通电，以示凭信而救时局，乞代奏。杨儒、吕海寰、裕庚、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同叩。虞。

59 罗丰禄电 七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傅相电：顷接保定六月二十三电，军机处传本日奉旨：“李鸿章等奏吁恳救护各国使臣折已悉。现在各国使臣均平安无恙。着李鸿章电致杨儒等转告各国外部勿念。钦此。”保定转电过迟，昨又会奏，请护送各使出京；或先准其通函电于本国，俟奉旨再电知。希即转俄杨使、法裕使、美伍使转告外部。鸿。鱼。丰。鱼。

60 袁世凯电 七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本日午刻，准总理衙门初二日函开：“现在京、津军务未定，所有在京各国人往来通电，自应改用明码，仍不得牵涉军事，已由本署知照驻京各使在案。其寄来洋文密电各件，请飭局转还，属令改用明码为要，等因准此。”查发还各件内有尊处六月二十六日转俄外部致驻京俄使密电第□号一件，请明码再寄。凯。微。

61 盛宣怀电 七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即日转。

已电商署仍准密码，如允，我报仍可密，慰电暂缓告。并转罗、裕、伍。宣。

62 李鸿章电 七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

豪电慰悉。袁慰廷歌电已将会奏，请派队伍送各使赴津，或准与通函电于本国一折及弟支电，并由驿驰递。有此两紧鼓，鲜不动心。俟得复音，即电告吴克速来。户部劝阻，实属可感，先乞道谢，鸿亦密存，不敢告人。如俄兵船可借，想俄廷必知照该提督借巡视沪江为名，我再定期乘便搭坐。乞妥酌。鸿。鱼。

63 电李鸿章 七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

鱼电译交维。吴。维云，现各国一定进兵，惟盼早将各使送津，或令通电，俄即有词，且易排解。盖消息不通，各国势合，通则其势即散，不知贵政府能体会此意否？若两层均不速作，则进兵在吴克之前，吴即到华，亦无所用矣。谆囑转达。借船事，维已请俄主饬海部给该提督密电，请即与电商接洽。吴因候船，期初十赴巴黎，即取道坎拿大。据云，伊得有紧要尊重信函，亲赍到京密呈；并询钧庵何日北上，约于何处相晤，请先示，由维密转。儒。齐。

64 李鸿章电 七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

鱼电诸赖筹，心感密存，未稍漏泄。内意似稍畏怯，旋为李秉衡进大言所惑，又欲迎敌，幸洋兵未动。果若公言，或不遽决裂。吴托已行否，昨有电来，现附密码，乞探寄。鸿。庚。

65 电李鸿章 七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

外表面询致格使电日久无复。美、英、日本均通消息，而相好之国之反加苛待，愠形于色。竟无词以对。若【告】^①以禁用密码，徒激彼怒。或索格使一亲笔画押露封之信递送津沽俄官，似亦可为凭证。不知政府究何用意，若留各使为质，彼绝不因此气馁；倘已伤亡，亦不妨如德使明以相告，绝其盼望。盖愈瞞则祸愈烈。若因循坐误，一俟

① 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增字。

津兵齐进，必至玉石不分。维特亦云，送津、通电两层不肯速作，俄即无可为力，吴亦虚此一行，辜负俄一番美意。天乎！天乎！何竟不肯厌乱乎！事急矣，请策良图。儒、蒸。

66 电李鸿章 七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

庚电愧甚，朝廷相信若辈之大言，若辈且以朝廷为孤注，庸臣误国，死有余辜。密码已交吴克，伊今晚赴巴黎，八月十七文可法登舟，闰月初四到沪。彼时钧麾计早北上矣。儒、卦。

67 盛宣怀电 七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五日）

署因津战，发还各使密码电，①改用明码再寄。海城②到京。难挽回。③宣、蒸。

68 余联沅电 七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五日）

总署歇电，驻京各使均一律平安无恙。近日致送蔬果食物数次，往来甚好。现正商议保护各使赴津暂避，将有端绪。惟天津既已开战，不便准发密电，已告各领事转报本国，希先达外部云。除分电外，合照转。沅、齐。

69 电余联沅 七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五日）

齐悉。各使平安，致送食物，屡向外部言之，伊颇生厌。惟云，送使一语，闻之熟矣，究竟何日可以商定。禁用密码告外部，必反④决裂，我禁彼【必】⑤亦禁，以后大可省电报矣。现各国均未明言开战，而我反屡次自认，开与不开，【将来】⑥议善后大有区别。请傅相达政府酌之。儒、真。

①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作“发还寄各使密电”。

② 李秉衡，奉天海城人。庚子年七月在河西务与八国联军作战时，战死。

③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作“更难挽回”。

④ “反”原作“大”，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改。

⑤⑥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增字。

70 盛宣怀电

七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 即刻转

鸿、坤会奏，送使赴津。初八^①奉谕旨：“前因民教滋事，激成兵端，各使臣在京理应保护，迭经总理衙门致函慰问，并以京城未靖，防范难周，与各使商议，派兵护送往天津暂避，以免惊恐。即着荣禄预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枪掠寻衅，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未出京以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但系明电，即由总署速办，毋稍延搁，用示朝廷坦怀相与至意。钦此。”即告外部，并转吕、裕、罗、伍。鸿、坤。宣。卦。

71 电李鸿章

七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

初八电旨译交外户两部，据称如此甚慰，惟降旨已经六^②日，何尚未见遵办？如各使及璞科第等平安到津，并令通电，俄准不进兵，且竭力劝阻各国。但刻下联军陆续齐备，务在两礼拜内商妥。否则德兵到后，彼挟杀使之忿，调停更难着手。又外部云，东三省华兵不但不合力弹压乱匪保护铁路，仍向俄兵攻击不休，友好之邦，岂应若此？请贵国家速谕该将军等即日停兵，免损邻好。其词气虽厉，似觉少有机，乞转奏，从速照办，以免兵祸，大局幸甚。儒。元。

72 罗丰禄电

七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

顷杏电：十一奉旨，准各使与其本国往来密电。请转吕、裕、伍。宣。丰。愿。

73 李鸿章电

七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

蒸、真电已转袁递京。齐、卦均悉。闻洋兵已进杨村，恐难遏止。送使未有确期，未知有无□□。鸿感冒请假二十日，缘许、袁^③

① 原误作“六”，《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作“八”。按：此指初八日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421 页。

② “六”原作“七”，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改。

③ 许景澄、袁昶。

逮治，令人寒心。月杪假满，如仍严催，即设法航海绕进。吴克似须在北相晤，令方儿在沪晤商。元。

74 电李鸿章 七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元电已转吴克。顷外部称，已发训条与格使，准其出京，惟途中倘有不测，其责成全在中国政府等语。请转荣相。此事干系甚重，务派妥员加意保护，平安抵津，否则势更决裂。外部又以伊等绝粮已久，接济食物幸乞从丰云。僑。銑。

75 余联沅电① 七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接慰帅元电，】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前因黑龙江边界小有事故，当经严飭谕寿山，只准保守疆土，不准越界寻战。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寄电大皇帝，请一体谕飭疆臣各守疆界，以免另构衅端，想邀察及。乃兹据寿山电奏，贵国官兵日以大炮攻我瑗珲，轰击城内房屋，十烬其八等语。阅之不胜骇异。因思天津近日情形，系各国公共之事，或一国不能立异。至黑龙江则专系我两国之事，并非有他国怂恿其间，以我两国二百数十年之邻好，平时既无夙嫌，近事亦曾婉达，似不应仍有此等事，致为他邦所窃笑。除现时瑗珲城守事宜不能不有应兵，仍严飭该将军等不得别有调度，渡江为报复之计。仍请大皇帝亦飭守边文武，各寻旧好，勿再另生枝节，一俟津事结束，永远以玉帛化干戈，岂不懿哉！夫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朕与大皇帝当有同心焉。沥忱达意，并祈惠复，不宣。【等语。乞呈递示复。沅。盐。】

76 译俄主复书②

译俄主复书。文曰：俄国大皇帝接奉大清国大皇帝国书，具见好生厌乱之美意。我两国保全邻好，利益同之，故驻京各使被困至此，

① 此电文标题、日期、增字均据《庚子年来电》。

② 原无标题，亦无日期。

俄仍坚守和局。现边界、津、沽均非自我开衅，边界事尤不能归咎我国，国书所称未免失实。查满洲铁路乱民肆扰，害及工役。六月十九日，华兵无故炮轰我布拉麻威臣斯克城，然因有密约，大皇帝力保铁路，俄兵仍不越境。且我已请监工先一月告地方官，俄当永守旧好，助平匪乱。乃六月二十六日，黑龙江将军忽电总监工谓，开战已久，民情汹汹，非贵大皇帝与该将军所能弹压，惟有力战等语。总监工答以此非贵将军所宜言，俄国大皇帝并无开战明文等语。华兵首先寻仇，攻击哈尔滨，我兵始出，将彼击退，据瑗珲城。又因数处村庄曾袭击我载运妇孺船只，当经剿惩。此起事之实在情形，俄国官兵岂能任咎。仍望大皇帝明察，严饬满洲官员竭力设法剿匪，以靖乱保路而符密约，于贵国莫大益焉。又六月十七日复书何日达览，请示复。

77 李鸿章等电 七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沪租界虽各国公同保护，自沪至长江我力任保护，断无匪类混入。现泊洋舰二十号，英居多。又调^①印兵二千将到沪，商民惊徙，恐致市廛一空。各埠难保不误会生事、商务大碍，请速商外部劝止。鸿、坤、洞、宣、銑。

78 电李鸿章 七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咸电遵转各使，并译交外、户部。据称公授全权，甚慰，当转奏俄主。惟商议停战条例，总须各使平安赴津，东三省不攻俄兵，方可议办。至俄主之意若何，奉谕后再告云。先闻。儒。嗽。

79 电李鸿章 七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三日）

外部称俄主云，各使抵津，满洲安靖，便可条议停战，竭力排解。户部密称，头等兵舰阿特密腊格尼洛甫已到沪奉迓，并劝公早赴大沽，距京较近，亦可在该舰暂作行辕。登岸前，请电伊接洽，俾饬武员预备护送等语。钧麾乘船直抵津沽，未知有无不便之处，乞审机从容酌夺，当代婉达。儒。效。

^①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作“又闻”。

80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

真、元两电转奏，未复。初八日会商停战。日本须电询各国政府意见，商酌后方能答复，想俄语亦同。现兵进不已，北仓①溃后，杨村继溃，裕督阵亡，似难中止。都城恐已②慌乱，如能不迁为妙。俄领事密称奉国命派大快船候接，望先道【感】③谢，俟各国复电到齐④，即暗度陈仓。前途有俄员照料，当无险阻。惟各国兵业将进京，未知系何人主议，未免为难。可否摘要电告覆臣。候复。鸿。巧。

81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兹维致公电译下：中国乱事，我皇极愿早了。事虽至此，我皇与贵国暨皇太后睦谊无损，且深信公如故。亟盼各国添调兵暨德统帅瓦尔特到华前，先自靖乱，迟则枝节丛生。侍爱劝公早乘我舰赴津，我军当随处保护，一面令格使到津，并【请】⑤准我酌定兵数，赴京⑥外迎接，因公须与各使会议，若彼不出，公宜入都。贵大皇帝应严饬东【三】⑦省各将军停攻保路俄兵，并派晓事全权大臣驰往【东省】⑧将违旨肇乱各官严查惩办。乞复云。儒。马。

82 电刘坤一、张之洞 七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铣电商外部，据称沪界早允不派兵。惟汉口租界贵督既力任保护，亦决不派兵云。儒。马。

83 罗丰禄电 七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

傅相电：闻联合军将至通州，已奏请朝廷派使，就近与前敌各军

① 原作“北沧”，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改。

② “已”原作“更”，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改。

③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九增字。

④ “到齐”原作“齐到”，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改。

⑤⑦⑧ 均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六增字。

⑥ “京”原作“门”，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六改。

商办停战，鸿亦不日进京。各国既深知两宫为难，务请电知陆军，至通州为止，兵勿入京，以免两宫受惊，万民涂炭，致亏大清元气，而伤天下臣民之心，则中国亿兆人民莫不感激。望将此电速送外部，请入奏【并电复】。① 即转杨、吕、裕、伍各使。鸿。箇。丰。箇。

84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

箇电译交外部，力商至再，并告各军至京转不利于各使。伊称格使电，使署又遭攻击，困饿可危，中国甘激众怒，我何能为等语。应请京中勿再攻使馆，如各使生全，或就近平安送交各军，冀可阻彼兵入都，否则圣驾受惊，生民涂炭，危在旦夕。乞转奏。儒。养。

85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七日）

东抚电开：顷奉军机处咨开：十九日奉旨：“李鸿章电悉，据杨儒原电所称，似俄亦有停战之意，自可先从俄国办起。通电一节，业已照行；护送各使出京一节，屡经函牍频催，宴使②等现以请示外部为词，尚未复准定期。惟奉天之盖平、熊岳、吉林之三牲、珲春，黑龙江之瑗珲现已均为俄据。如俄实愿先行停战，并许劝阻各国，则东三省被据各处，先当有说以处此。着李鸿章稳慎通筹，如果确有把握，自当谕饬增祺等一体停兵也。将此电谕李鸿章知之。钦此。”三省俄据地方，是否意欲久据，抑俟彼此商议保护铁路，即可退兵？希与外、户部妥筹商定，以凭复奏。鸿。箇。

86 罗丰禄电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九日）

傅相电：洋兵于二十一入都，乘舆已先期西幸。速转杨、吕、裕、伍使。鸿。敬。丰。敬。

87 罗丰禄电 七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日）

傅相电：各国外部前俱有言：派兵专系为援使，今联军进京，各

①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② 英国驻华公使宴纳乐。

使无恙，宜可即行停战，会议善后。应请贵国速派全权或酌派驻京使臣，于中外事必熟悉，是否务在北京商议，鸿俟得确信，即便北上。请告外部转奏，候复示。希即转杨、吕、裕、伍使。有。丰。有。

88 电余联沅 七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日）

请转呈傅相：有遵悉。外部称，诸统领尚未禀报抵京情形，须俟接报后见俄主再定办法。维特亟^①盼公北上，亲笔电文译览。儒。宥。

89 罗丰禄电 七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傅相电：两宫已出巡，拳匪已四散，以后必无战事，各国重费兵力，殊抱不安。除请停战外，希切商外部，及时退兵，仍派全权，会议善后，以敦和好，切盼复。并速转杨、吕、裕、伍使。鸿。沁。丰。沁。

90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马电遵即转袁，驰递枢译，诂料京城已陷，文报梗阻不能达。顷接有电，请先复维特云：承两电劝驾，感极。惟洋兵占京城，我两宫不知何往，诸事扰乱，鸿若速去无人可商。若各国能停战止兵，应即乘贵舰迅速北上。各国军既系联合，可否转商公派全权，以便会议。至东三省消息甚恶，由于我政府力难兼顾，应奏请将违旨肇乱各官，严查惩办。望贵国停兵勿进，共保和局。余俟吴克到商办。等语。请速译送。鸿。勘。

91 电余联沅^② 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请转呈傅相：勘【电】遵悉。维称情形至此，俟德派瓦统帅到华，定有办法。伊复电录下：【时局非空谈所可挽转，要当实行耳。凡各大员之扰乱大局者，太后、皇上应惩罚不贷；且太后、皇上当严谕以

① “亟”原作“即”，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改。

②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校补。

后不复攻击，毫无游移。至俄国他日之护助贵国，请中堂勿疑。如阁下思惟以空言虚语、他日决不愿践行者，办理如此重大之事，则误矣。中堂应往北京实力奉行无忽。】维持押。

又外部文略称，现中俄交谊未稍损。惟停战须互商各国办理。俄兵占东【三】省各城，非俟地方平靖保无后患，未便退兵。边界祸根皆在【疆帅、】兵丁、乱民、望速迁撤等语。儒。艳。

92 电李鸿章 八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自闻洋兵内犯，车驾蒙尘，心胆均裂。连日奔走外户两部，力筹挽救，均称事已至此，实乏良策。刻下北京无主，各武员便宜行事，势难遥制。其意盖因屡次代我设谋，均未照办，不免怏怏也。嗣经迭次恳商，并告以我深知中俄邦交有逾欧美、无如华洋各报议论，均言俄心叵测，隐图中国，我甚恶之。此次进兵本为救使，今已保全，俄兵何妨先撤以作榜样，全两国数百年交谊，慰中国数百万人心，以示实凭而钳众口。反复劝解，彼意为动，始允设法转奏。顷据面告，俄主已允即日将兵队、公使、人民一并撤至天津，以示真心见好。至东三省之事，铁路有公司承当，将帅请中国惩办，俄决不据尺寸土地。飭详告贵大臣，此系勉副傅相与阁下再三之请，切勿误为畏怯。一面速请太后、皇上回京；或先迅派合例全权议事，迟则恐德统帅到华，别有举动。并请傅相与南省督抚之负民望者会奏办理等语。户部办事明决，肝胆照人；俄主言听计从，外部不稍掣肘，绝大转机不可再误。倘各国均肯照办，京师必须妥筹镇守，万一民变复作，予黎更遭涂炭，且又与人以可乘之机，不可不虑。乞转视、香诸帅通筹迅速奏办。儒叩。卅电遵转罗。北京留守确何人，并乞示。歌。

93 电李鸿章 八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日）

外部面告：已电格使及统带，速撤俄兵队，官民赴天津，业遍告各国政府。并询傅相回电云何。此事详歌电，到否乞复，以便转达。儒。佳。

94 李鸿章电 八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日)

艳歌电悉。微公^①力劝俄主撤兵至津，是大转机，已电岷、香二帅，即日会奏。仍催派庆邸、荣相速回会议和局镇守。得旨后即赴津。德帅月杪、可到，望求外、户部奏俄主转致德皇，勿另生波澜为要。鸿已密告美、日，以俄愿撤兵，惟英巧猾难共语耳。留守闻礼邸、徐、王相、澜公。余未详。北城闻系日本兵分守，尚有纪律。鸿。庚辰。

95 罗丰禄转李鸿章电^② 八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日)

傅相电：鸿接保定廷护督^③【支】电，军机大臣字寄全权大臣【大学士】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七月二十一日，洋兵猛攻入城，围扑宫禁，势甚危险，朕不得已，恭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慈驾暂行西幸。此次衅启，民教互斗，朝廷办理为难情形，已历次备具国书，详告各国。彼方以代除乱民为词，于国家并无他意，而似此举动，殊属不顾邦交，未符原议，且中国于驻京各使臣始终委曲保全，未尝失礼，尤不应如此相待。昨已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然当各国气势方张之际，恐在京未能遽与开议。该大臣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为外人所信服，国事至此，不知该大臣正复如何愤激。着即迅筹办法，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从中转圜，务期竭尽心力，为国家捍此大患，朕不胜翹盼之至。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此旨于本日由怀来寄到，令加封排递，第恐中堂不日赴津，驿递相左，致误事机，故冒昧拆阅，先密电达，原件仍由驿排递等语。】查各国外部转复电语，及洋报所述驻京各使词意，与谕旨间有不符，此事正难议结。昨已奏请添派庆邸、荣相、刘、张两制军，会同筹办，应请我各国驻使，委婉向外外部解说，从中转圜。至上海各总领事，除英、德并未未来晤似别有意见外，其已晤者，曾属

① 原文误作“征公”，当作“微公”，即维特。

②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③ 直隶布政使署督廷雍，后为德军枪杀。

其电商本国，均称无在此议事之权。俟稍有转机，当航海【驰】赴津京，相机会同商议。合并附闻。速转杨、伍、裕、吕各使。鸿。庚。丰。佳。

96 电李鸿章^① 八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

庚辰电告外、户部，并代致谢。伊称各国复电，均云撤兵极是。惟虑兵撤而乱又起，更难办理。僑谓既有留守诸公，且庆、荣速回镇守，无须过虑。伊称须有确凭，方足为信。现他国均谓中国已无政府，如两宫明降谕旨即日还京，切实派员交收京城，弹压地方，便是确凭，亟盼照办。又致德皇一层，伊允转奏，并云，【德】亦不欲为难，了【事】之策在我善自为之等语。乞代奏，并转觐、香二帅。僑。真。

97 李鸿章电 八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五日）即日即转英馆

巧电甫达^②顷接佳电，乞转告外部，谢撤兵回津，并遍告各国政府美意。昨已将歌电及户部艳电全钞驰奏，并电陕抚就近另缮代奏。东省违旨肇衅之将军寿山、副都统晋昌已奏参斥革治罪，不敢空言塞责，并告户部。至请太后回京，日本亦力劝，恐惊魂初定^③，须在太原稍息再议。阅西报法、美、日均以退^④兵为然，惟英、德不允。英惑于商谣，不认全权，不欲开议，必亦不肯退兵。顷方电罗诘问，希即转罗令出力。鸿。真申。

98 电李鸿章 八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庚悉^⑤真电遵谢外部，据称俄兵即日出京。各国从违未决。伊决不食言。惟求中国竭力相助，勿使伊后悔，且为各国笑等语。鄙意各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增字。

②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作“庚电计达”。

③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作“恐车驾初定”。

④ “退”原作“撤”，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改。

⑤ 原作“庚辰”，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改。

兵不撤，两宫必不还京，而左右皆不欲了事之人，诸多阻挠，必梗和议，将来仍归决裂，故元电奏请回銮，实为要着。至忌俄主说项，亦外部之意，仍乞我公会同诸疆帅合力吁请，事或可行。盼复。寿、晋严参治罪，深佩魄力。维赴巴黎，电到伊必欣慰。外部又告，顷兵部接急电，伊犁又在备兵欲动。儒已切实电阻，万勿开衅，蹈东省故辙。并望从速电阻以期助^①力，毋使滋蔓，至祷。儒。覃。

99 电李鸿章 八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请转奏：此次俄首先撤兵，实非意料所及。闻各国除英、德稍有意见外，余均以撤兵为然，或将效法。缘和议一日不定，即商务一日受亏，此各国所最注意也。然欲和议速成，必须两宫在京，全权各大臣方可面秉机宜，妥速了结。否则长途电奏，必多迁延窒碍，仍恐决裂。伏乞皇太后、皇上熟审利害，即日回銮，上慰列圣在天之灵，下敷中外臣民之望。如蒙俞允，请速发俄主谢书，并恳排解。由儒力求设法，向各国陈说转圜，可冀顺手。至乘舆所莅，各国决不惊动车尘，致误和局。从此京师镇定，和议告成，宗社幸甚，万民幸甚。时危势迫，冒死上陈。儒。元。

100 李鸿章电

八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九日）即日转罗、吕、裕、伍大臣

【顷接保定廷护督文电，顷接军机大臣公函，现有紧要廷寄一件，飭即飞递。文曰：“军机大臣字寄全权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光绪二十六年”^②七月三十日奉上谕，全权大臣李鸿章，着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接奉此旨后先行复奏，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望告外户两部，并速转罗、吕、裕、伍各使，各告外部并复。鸿。寒。

① “助”原作“加”，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改。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101 电李鸿章 八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

寒电译交外部。据称，便宜行事在中国仍是虚文，非真代君行权如欧洲故事；且细绎谕旨，无还宫意，势必迟延牵制，议结无期。他国早虑及此。果尔，各国决不撤兵^①。德统帅来，恐别有办法。速电傅相，请贵大皇帝降旨，略谓各国兵来，本系救使，现俄已践约撤兵，各国自应照办，刻下亟须筹议善后，远道万难遥制，一俟各军全【撤】^②准即日还宫，以便开议。兹特派某大臣与各国统领接洽，交收都城，又特授某大臣办事，全权向各国商议云云。如此措词，俄【使】^③易居间排解，可冀各国一律撤兵，迅速议结等语。务乞代奏，以救危局。儒。篠。

102 李鸿章电 八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已转英馆

覃电悉。各兵不撤，两宫必不还京，左右必多牵掣。公真、元两电奏均极恳切，未知可^④动听否？至会同诸疆帅吁请，已将来电转张、刘。张以西迁为然，刘亦狐疑，其余尚难与言。昨和使自京来，密言各使欲请太后归政，严办端、庄、刚底匪诸人，始可议和，此岂臣子所敢言？二十九虽有便宜行事之旨，究亦空文。庆、荣添派，尚未奉旨。荣已赴行在，外人尚有訾议。鸿实处万难，焦急奚似。伊型已加电劝^⑤。希密转稷臣^⑥。咸。

103 电李鸿章 八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一日)

咸悉。撤兵还宫，篠电复详言之。和使归政之论系英人看法，俄初无此意。斯言一出，圣躬危矣。至严惩首恶，各国均有同心^⑦，允却两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六，作“果尔，各国一律撤兵”。

②③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六增字。

④ “可”原作“能”，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改。

⑤ 原作“伊型已加电劝阻”，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改。

⑥ 罗丰祿，字稷臣。

⑦ “心”原作“情”，据《庚子年发电》改。

难，事殊棘手。迁都谈何容易？即迁亦须择地。山陕土瘠民贫，偏安非计，况我往，寇亦能往乎？主是谋者其^①经济可知。刻下洞彻时局惟公一人，余子不足数也。际此时艰，成败难必，惟有我尽我心，质之我师以为何如。吴克计闰初到沪，俄舰久待，似未便却其美意，行期定，乞示。谏电已遵告外部。儒。啸。

104 罗丰禄电 八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一日）

傅相电：【顷接东抚刷电称：顷接初六自大同发枢转电谕旨曰：】^②军机大臣字寄全权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奉上传：“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大学士李鸿章，着即乘轮船来京，会同庆亲王商办一切事宜。毋延。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又枢文曰：前奉谕旨，命赫德向各国商借轮船，赴沪接李鸿章迅速来京，会同庆亲王商办事宜。并有寄李鸿章谕旨一道，着该税务司派员赍送，业已分别字寄在案。惟事经辗转，犹恐或有错误，谨恭录前次谕旨，到后希贵抚迅速转电李大臣可也等语。奉旨催令北上，应即料理，不日起程，望知照外部，转电京、津各提督互相保护，并速转杨、吕、裕、伍各使照办。鸿。谏。丰。巧。

105 李鸿章电^③

八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即日转吕、裕罗、伍大臣

陕抚端巧电【谨将八月十八日亥时奉到由】忻州【六百里】递来，八月十五日行在军机处寄谕【电呈】。奉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奏折片，暨李鸿章初九日电奏，同日览悉。七月二十一之变，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该大学士与国同休戚，力图挽救，宗社有灵，实深鉴之。所陈各节，悉是目前最要机宜。庆亲王奕劻计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复有旨加派荣禄会同办理。现在俄户部允可撤兵，是机有可乘，不可一误再误。该大学士应乘俄舰驶赴天津，先行接印，即日进

① “其”原作“亦”，据《庚子年发电》改。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③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至罪己之诏，业于七月二十六日明降谕旨，播告天下。该大学士此时当已接到。自行剿匪一节，该大学士未到任以前，已责成廷雍认真办理，本日亦有明发谕旨矣。其余皆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耳。朕恭奉慈舆，一路安善，现距太原两站，驻蹕久暂，俟抵太原后，体察情形再定进止。此次变起仓猝，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此旨仍着端方转电李鸿章等知之。钦此。”希转吕、裕、罗、伍使。鸿。效。

106 李鸿章电 八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

前致东省电，囑海参崴李家整设法速递。据复已将电谕分三路转满洲，但恐难速。奉旨派庆邸至京会办，闻已回京。鸿于二十一乘俄快船启程，英、德颇有疑忌。昨日本青木忽电阻，恐被其辱，直告以地主必须北去，全权更难久留，其疑忌者盖畏袒俄耳。只要俄廷决意不占据东省，可谢外人，且俄云陆路亦派兵将护卫，何至受辱。东人狡计可恨。维公何时回，祈详告之。德帅月杪可到，兵陆续北去，法亦添兵，不知有何举动，俄兵虽议撤，各国要挟尚多，回鉴恐无期，奈何！烟台至沽新设海线，嗣后电报可径递津。鸿。效。

107 电余联沅 八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四日）

请转李中堂师相：任喜两电均悉。恭读十五谕旨，时局似有转机，为公一慰。二十一乘俄船北去，已告外部，立发训条，以中堂在津，飭陆师随时加意保护，毋稍疏忽云。据地一节可请放心，儒与俄君臣诚信①相孚，彼已一再声明不据东省寸土。又八月十二日俄宣告各国，亦云一俟地方平安，铁路无警，若他国并无牵掣，俄即撤东省之兵。英、德疑忌，固在意中，然我若不使俄为难，儒决其必不违诺。外部又称，如车驾还宫，京师安靖，开议时，俄必事事平和，作一榜样，他国自不敢任意要挟。并云，我处办法英使颇有所闻，千属

① “信”原作“意”，据《庚子年发电》改。

益加机密等语。俄如此见好，实出意外，虽其见好处即其利害处，然措置得宜，与我却有大益也。德情叵测，法必从俄。前请国书谢俄撤兵兼愿排解，已照办否？国事成败，不在人而全在己，特不知扈从诸贤果肯和衷相济否？维日内可回，寿、晋愿办，钧庵借觐，伊必心喜，此君热肠，实属难得。伊犁复电称，彼此备兵，均为谣言所惑，伊决不妄动。僑。马。

108 李鸿章电 八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五日）

篠电已囑陕抚速递太原行在，枢廷代奏请旨。鄙意拟俟各军全撤，即可回銮。应派庆邸在京与各国会商交收。鸿在津或往京商议和局。总望俄居间排解，或可速结。此意已附奏，俟得旨，难速达。可否先向外部商催开议。鸿。号。

109 罗丰禄电 八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六日）

咸悉。上海商会、教会迭电沙侯，梗都中撤兵之议。伦敦各报，从而和之。英为君民共主，我虽辩若仪秦，断不能使沙侯全拂輿情，以危其禄位，以见好于中国也。昨沙侯回伦，据称已复俄政府，云塞使及水陆提督电陈情形，尚未全备，英廷未能预定将来办法，一时都中不能撤兵等语。想尊处早得信矣。丰。养。

110 李鸿章电 八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十一遇风，未上俄船□□到津，阿提督派兵接护赴京，甚周挚。晤外部道谢。俄现拟攻北塘，欲为和解。又云即攻沈阳，仍先令缴枪炮，恐沈难允。俟抵都与庆邸商。顷接明谕，将幸西安，外人欲俟回銮，开议更难。昨密劾端、庄、刚等，亦虑不行。以后来电，应由俄使转交。鸿。宥。

111 电李鸿章 八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悉①。遵谢外部。密劾罪魁，极是扼要之图，和议可冀迎刃。

① 原作“宥电”，据《庚子年发电》改。

特恐彼等情迫，益肆牵制耳。各国恐非俟开议不停兵，非先惩罪魁不开议。西迁果决，事更棘手，殊切焦虑。僑。艳。

112 李鴻章電^① 八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东抚接太原信：礼病端入枢，拟请出使诸公，将各国接应队辞退。朗西^②有肝胆，可令密谋，否则另劾误信邪匪招抚欺奏，致危宗社之某相，亦裨大局。果尔，公必预闻。俄提阿力克西，往返畅谈，深明两国交谊，望密商外部，奏请俄皇，畀以全权赴京会议和局，其位望可兼制德帅。俄廷倚重，当可荣允。阿云除留护官禁一队，余已撤回。并闻。鸿。勘。

113 电李鴻章^③ 閏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勘悉【各国接应队已稍减少，在途之兵现和议未开，恐难折回。】昨闻端、庄入枢，董总制北方军务，朝政一变。另劾一节，果于宗社有益，僑何惜【此】一纸弹章。但负隅之势【已】成，投鼠之忌可虑，彼等一气团结，【特】恐急则变生，转碍大局。朗西复电，看法相同。仍乞裁夺示遵。外部称，已有训条，令格使、阿提督接洽办事，并派阿全权。恐德亦将照办，授瓦【统】帅议事全权，转多窒碍等语。并闻。僑。萧。

114 电刘坤一、张之洞

閏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有电遵转。联军到京，各使无恙，僑即屡催外部，亟撤兵以践前言，开议以复邻好，【俄】^④遂允撤京兵。然他国非之，英、德尤力梗之，谓徒长中国虚骄之气，转误大局。俄不得已，特请傅相会两公奏

① 《庚子年发电》作“电裕大臣”。电文起首曰：“傅相电：东抚接太原信”云云至“果尔，公必预闻”止，无“俄提阿力克西”以下文字。

② 裕庚，字朗西。

③ 据《庚子年发电》增补。

④ 据《庚子年发电》增字。

请回銮，意谓全权如面秉机宜，罪首可缓图处置。当电传相转达冰案。尊电所述，外部深佩苦心。据称，俄本意俟两宫回京开议时，必先作一和平榜样，使他国不敢任意要求，曾向贵大臣面言之。乃近观中国举动，又有变局。现值德通告各国先惩罪首再开和议，而贵国于此辈非但不排斥之，反重用之，入军机者有人，总制军务者有人。各国群相哗然，德尤以此举专与彼作对。德统帅到华本欲生事，现正予以借口之资，非但难以止兵，是逼之增兵也。明春势必大举西向，悉咸阳之宫阙未成，又将税兰皋之驾矣。陕甘地瘠民贫，遍安非计，可惜好机会而自己不肯下场，甚为贵政府不取也。等语。外部之言，激切周挚。窃观朝政，负隅之势已成，国事正难措手，焦虑万状。两公有何救时之策，尚乞详示。儒。江。

115 盛宣怀电 同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奉行在初二日电旨^①：“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此次中国变乱，事起仓猝，以致开罪邻邦，乃荷大皇帝顾念邦交，允先撤兵，为各国倡。感佩之忱，曷有既极。用特派工部左侍郎杨儒呈递国电，先伸谢忱，还祈大皇帝顾全大局，转商大德国大皇帝，仍敦旧好，务捐嫌隙，以期和局早日定议，则感荷高谊，益无涯涘。不胜盼切祷切之至。”【太发。宣转。豪。】^②

116 盛宣怀囑转吕海寰电

同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转德吕大臣行在初二电旨^③：“大清国大皇帝问大德国大皇帝好。此次中国变起仓猝，害及贵国使臣克林德，朕取下无方，致伤睦谊，一经追念，轸惜益深。本日已明降谕旨，赐祭一坛，着大学士崑冈前往奠醴，并飭南北洋大臣于灵柩回国时妥为照料，到贵国时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醴，用示朕惋惜不忘之意。贵国与中

① 原作“国书一道，请译递：文曰”，今据《庚子年来电》改。

②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③ 原作“又与德帝国书一道，乞转吕使，文曰”，据《庚子年来电》改。

国交谊素敦，务望大皇帝以保全中国^①大局为重，尽捐嫌隙，俾和局早日定议，彼此永远相安，不胜盼切禱切之至。”【太发。宣转。豪。】^②

117 李盛铎电 閏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

杏荪电：督抚会劾酿祸诸人，圣意已动，嘱各使会奏，以为接应。乞酌夺。并商罗、裕、吕诸公^③，如以为然，请尊处主稿办理，示复为荷。铎。支。

118 盛宣怀电 閏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

李、刘、张、袁会劾端、庄、澜、刚、赵、英【分别撤革候惩办。】^④初二旨：“此次开衅，变出非常，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貽患宗社，乘舆播迁。朕固引咎自责，王大臣等无端肇衅，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瀅、载滢均着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着交都察院议处，以示惩戒。朕受祖宗付托之重，总期保全大局，不能顾及其他，诸王大臣谋国不臧，咎由自取，当亦天下人民所共谅也。钦此。”

亥密。各国恐尚不足意，须趁交议时再有接应，以杜复燃。慰廷电云：“出使诸公，措词尤易，力量尤大。木斋^⑤允行，似只须就各国意见直捷电奏，或分或合，均可代递。”请转吕、裕、伍。宣。微。

119 电盛宣怀 閏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

请代奏：时事急迫，亟宜速筹和议，以挽危局，而杜后患。现各

① 《愚斋存稿》卷四十二，“中国”作“中外”。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③ 《庚子午发电》，载杨儒转致吕海寰的电文中，“诸公”以下尚有一段：“尊意若何，又德通文先慰罪首，果意在讲诛，抑仅斥革示警，如有确闻，并乞详示。阳。”

④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⑤ 李盛铎，号木斋。

国推原祸始，咸谓偏信拳匪，轻绝旧交，欺奏肇乱，误国殃民，不得不痛恨归咎于李秉衡、毓贤、徐桐、刚毅、赵舒翘、端郡王、庄亲王、澜公、董福祥等。诸臣或酿祸于事前，或袒匪于事后，除已死者免究外，若不严办，未便休兵等语。德国挟杀使之嫌，通告各国，须索交罪首方肯开议，惟美国复称应由中国自行惩处，余国均允照办，盖将并力要素，期于必行。窃以德统帅现已到华，各国之军统归节制，意在非开议不停兵，非惩恶不开议。旷日持久，不特占据都城，且将肆扰北省，牵动东南，甚或大举西向。外侮不休，内乱可虑，大局益难支持。为今之计，惟有请皇太后、皇上上念祖宗缔造之艰，下孚中外臣民之望，搜索罪首，立予严惩。与其胁制于人，授彼骈诛之柄，何如黜陟由上，存我自主之权。否则无以明中朝悔祸之心，无以谢亿万生灵之命，且无以禁诸强有挟之求。安危存亡，在此一举。祸魁就罪，和议可成，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谨冒死沥陈。杨儒、吕海寰、裕庚、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谨奏。虞。【此电请先代递。微电悉，一快。如有续奏，似应各就驻国意见立论分办较宜，已电商各使，并闻。】①

120 裕庚电 閏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日）

阳电悉。论机括正其时矣。此箭必不虚发，请即挈衔【电】陈。罗、伍、吕似当无异说。至打蛇必打七寸，若徒然轻擦，非但无济于事，且轻重相等，拟上数句，未经修饰，可否备采，酌之：“此次之变，危及宗社，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肇乱诸臣无可逃于天地，而载漪、载勋、刚毅等获罪祖宗，流毒海内，尤为罪魁恶首，各国皆指此数人为口实，我朝鼂拜、端华、肃顺，以顾命大臣，谋危社稷，均获显戮，成宪具存。今端、庄等之罪，浮于鼂拜等百倍，若不早图，大局决裂，无可挽救。伏念皇太后、皇上念祖宗付托之重，怜生民涂炭之苦，早申国法，以救危局，天下幸甚！谨昧死上陈”云。庚。阳。

① 据《庚子年发电》补。

121 李鸿章电 闰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端、刚等撤革交议；德克使派大学士在京致祭，谢俄倡议撤兵、并愿排解两国书；增祺【调】，①寿山、晋昌均开缺候查办，均如人意所欲出，和议当有转机，斡旋仍仗大力。格使奉国命来津会商，晤后再定进止。维回，乞致鄙意。鸿。阳。

122 李鸿章电 闰月初十日②(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艳悉。罪魁已惩，戕使已恤。德瓦帅、穆使来津，未得晤面。而德分兵出静海，俄分兵略北塘、芦台、山海关，是何阴谋，并不开议？格使昨到，晤后再定进止。公须尽力。并转裕、罗、吕，分催开议停战。美先允开议矣。鸿。青。

123 电盛宣怀 闰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

恭读屡颁谕旨，仰见圣主引咎惩罪，顾重邦交，维持和局，薄海翕然。儒迭次催询外部，请俄主及时排解，迅速开议，以副国书敦托之意。据外部称，如中朝真心和好，便易效力，惟闻有迁都西安之议，各国哗然，谓此举若非蓄锐集兵徐图报复，即欲闭关固圉，永绝外交。恐议和③非出至诚，善后必多棘手。惟望车驾还宫，诚心修好，兵干可息，商议不难等语。儒数月来窃窥各国意旨，均愿保和，不欲生事，俄尤始终如一。近日朝政，中外感动，推诚布公，正可早图了事，指日还辟，决不惊犯车尘。若果西幸，将疑我别有阴谋，非特议结无期，尚恐激成变局，或并力西向，直逼咸阳；或肆扰南疆，分据海岸，其为祸何堪设想。况久延和议，则大局益不可支，自踟蹰偏安，在各国更为得计。姑无论神京坛庙委弃痛心，长安宫庭经营匪易也。朝廷所以出此计者，只以彼军骤难深入，可冀暂安。不知庭左与人，岂能自固堂奥。乘舆远引，势必久据京师。且和议一日不

①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② 《庚子年来电》作闰月十三日。

③ 作“和议”，据《庚子年发电》改。

成，人心一日不定，宗社一日不安，自困自危，莫此为甚。伏乞圣明熟思审察，速罢西迁，以息群疑而挽时局，迫切上陈，无任惶悚。请代奏。杨儒。文。

124 李鸿章电 闰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

公电极剴切，惜来迟。俄、德使言如此大罪尚交议，又不逐出行在。已请示政府合力要索，恰如尊虑。惟不开议，即不停战，德兵出扰①静海以上，到处抢掠，民不堪命，奈何！格云，奉命来津，两宫不回，即不旋京。车驾如何能返，彼此皆不能独留天津议事。英、美皆允开议，乞商外部，速飭回京会议。吴到沪，已属来都相商。鸿。真。

125 李鸿章电 闰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

格与德穆、瓦甚亲密，而穆、瓦徘徊不进，似有阴谋。鸿劝格回京开议，以未奉朝命辞。公须切商外、户部，速请俄皇飭格使回京集议，即有排斥，可于开议后互商。格回则，穆必随。鸿。真。

126 电李鸿章 闰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

阳、青、两真均悉。俄主、外、户部均赴黑海，下月方归。来电每次译转，复电称有函在途。现我一切遵办，而俄、德作②梗甚于英、美，情殊可恨。如函到，语仍延宕，拟自赴黑海面催。先复。儒。盐。

127 电李鸿章 闰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九日）

俄主十二日复书。译文曰：贵国驻使杨儒转呈大皇帝电传国书，内称各情，我甚感动，足见大皇帝③暨贵国之心，实深欣幸。现中国衅端，我必仍竭力挽救，和平速了，当可见信。但须速回銮驾，自乘

① “扰”原作“据”，据《庚子年来电》改。

② “作”原作“外”，据《庚子年发电》改。

③ 原文下衍“看重鄙意并关切大皇帝”十字。

大权，和商一切，则俄国顾全邻谊，维持大局亦易为力，当蒙许可，不胜厚望。至中俄数百年交谊辑睦永敦，目前虽稍有违言，不难修复旧好焉等语。按书内“自秉大权”四字应否删避，免致触目，乞酌定。来电每次译转切催开议。顷外部复电称，曾飭格使俟回銮立赴京会议，俄并无为难意。至剿匪靖边，殊非得已，地方安靖，立即停兵云。似此迁延，令人焦愤。当即日赴黑海切实面商，可较函电得力。来电仍递使馆。儒。谏。

128 张之洞电

闰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一日）

江电悉。深佩忠悃。奉、吉、江三省确失几处，直隶除房山、北塘之外，有联军占据者否？山海关如何？外部必知，均望速示。此各节行在皆不知详。知公能将敌人各国占地日多情形，及各国刻下拟如何举动，或各国商定之计谋，以及一国自存之意见，详晰电奏，或电傅相、江、鄂，设法入告朝廷，必亟图转圜计，亦补救大局之策。盼速复。洞。咸。

129 电李鸿章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外部前电须回銮开议。儒复恳切电催，并自来黑海面商。顷晤外部，知已续电格使，令立即入都。又称如开议，俄必为各国先，如索偿，俄必较各国少，以作榜样。仍盼早日回銮，和议较易就范云。又面谢户部，伊所称亦同，并约明日细谈。容续陈。儒。马。

130 电张之洞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到黑海接咸电，甚佩筹。东三省都城^①均失，俄占山海关以便严冬转运，他处失地外间无从确悉。惟日久则所失愈多，愈难收拾。各国计谋均以回銮惩恶为先，并多得利权，严杜后患。俄现已飭格使入都开议。儒。箇。

^① 《庚子年发电》作“东省三都城”。

131 电李鸿章 闰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

昨晚维特约【晤，密】^①谈善后之计。其大略可得而言者：曰赔款；曰京师常^②驻兵以护使；曰大沽常驻兵为接应；曰中国武备公同稽^③察，此各国所同；曰金州归入租地；曰管理东三省税务；曰东省铁路赔款应将原定赎路之期限展，到期本利统算；曰该路左近不得驻【华】^④兵，此俄国所独。如两宫还京则议速而不外此范围，留陕则议延而恐变宗旨。又云吴克在华用以^⑤密稽格使，以资印证，亦益大局。此维密谈，外间未宣，要旨当不外是，乞密存，用备草筹。

维又致公电译于下。电曰：请力劝还辟，否则议难速结，撤兵无期，还辟则决不惊犯，可放心，【候复。】^⑥维特押。儒。漾。

132 李鸿章电 闰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

盐悉。会庆邸与各使廿七开议，而格无来信，未知彼政府何意，祈详催。鸿。杓。

133 李鸿章电 闰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漾悉。维特密谋善后，大略赔款及驻兵护使，已有议者。惟中国实已极穷，偿款何出？维能代筹否？稽查武备何意？东三省税务关系餉源，恐难代管。前告格使以吴克来，彼云外部未知照。格即来京。

又复维特电，译曰：“昨又密奏，劝还辟，与尊意同。旬日后当奉旨。惟京城蹂躏不堪，商民稀少，宫廷器物已多散失，恐不忍回顾耳。李鸿章。押。”鸿。宥。

①④⑤ 据《庚子年发电》增字。

② “常”原作“当”，据《庚子年发电》改。

③ “稽”原作“查”，据《庚子年发电》改。

⑤ “以”原作“心”，据《庚子年发电》改。

134 盛宣怀电

九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转英、法、德、美馆

电旨令庆、李相将应邸惩办诸王大臣分别轻重，拟议密奏候夺云。刚死，二王未随扈。宣。冬。

135 电张之洞

九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江悉。君侧稍清，事机大转。外部谓，俄方筹撤兵，保定之师即未预闻，更无意攻晋云。数日未接北电，闻开议展期。儒因俄意见好，故与商先交还东三省，尚顺手。惟奉①江两将军新放何人，前询傅相，无复，甚盼。报传公奉召，确否？儒。阳。

136 张之洞电

九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日）

八月廿三日奉到行在初七日旨：“李鸿章电奏阅悉，即着派刘坤一、张之洞函电会商。等因。钦此”。同日，又奉行在十四日上谕：“李鸿章迭次电请添派王大臣会办款议，除已命庆亲王奕劻星驰回京，并与刘坤一、张之洞函电互商外，即着添派荣禄会同办理，并准其便宜行事。等因。钦此”。闰八月廿二日，又奉行在八月二十日旨：“庆亲王奕劻着授为全权大臣，会同妥商应议事宜，刘坤一、张之洞均着仍遵前旨会商办理，并准便宜行事。该亲王等务当往返函电会商，折衷一是，勿得内外两歧，至多周折。等因。钦此”。兹特恭录电闻，即折转达外部，请其电告驻京公使知照。请转李星使②。洞。佳。

137 盛宣怀电

九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九日）

全权文奏，各使意先正法十一人，谏旨仍令磋磨。毓革，候查办，看来端属懿亲，董持兵柄，暂宜从权。刘、张属询尊处，商外部如何议减。乞示。宣。霰。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七，“奉”作“吉”。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七，作“吕星使”。

138 电盛宣怀

九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日)

霰悉。惩罪事关国体，所宜力争。前曾与外部辩论谓，昔拿破仑凌侮与国，荼毒生灵，仅幽荒岛，近刺义王奥后重犯，仅禁黑狱，中国罪臣按西律无处死理。彼称，诸臣伤害多人，死不足惜，各使熟谙华情，必酌拟曲当等语。夫杀戮大臣，端自我开，以我之法，治我之人，要素固甚有词。昨据庆、李来电，今遵岷、香两帅意旨，电商外部，并告【以】^①现拟罪名已系从重，劝其曲谅。然恐已授权驻使折衷公议，遥制匪易。得复再闻。乞转两帅。儒。效。

139 李鸿章电

九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已转

【蒸电计达。昨始接佳电，俄允渐撤东三省兵，交还地方，由俄统领径与该将军商办，与格使言相同。增、长如存，已请阿提督等代传旨，与商一切，但无由通信】^②。吴克到津，电称看大局无望，候本国续命回国。欲请两宫移蹕盛京，在彼与各国开议和局，则联军久踞北京之意自改。此办不到。彼知联军久踞京、津，迁延不肯开议。近德帅遣兵诱踞保定、西陵，借口庇匪纵拳杀教士，将藩司廷雍等杀害，愈出愈奇，真所谓大局无望。各使自会议数次，任意开列多款，皆夺我主权，必不能行之事，即开议难尽允。德帅气焰极大，不容晤商，如何结局，乞转吕、裕、罗、伍、李，互商筹复。鸿。谏。

140 张之洞电

九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闻联军在保定杀直藩廷雍等六人，又闻洋兵到各县有囚杀县令者。虽洋报有廷藩前曾纵拳之说，然自七月以来，确已悔过，派兵剿匪。况洋兵到保定及各县，廷藩并未率兵拒战，且出城迎接，牛酒犒师，可谓以诚相待。乃先未言欲杀，又不声明其罪，请中国自办，徒令仇视洋人者以后愈加激愤，主持和议者以后难于开口，实深焦急。俄国已允交收东三省，具见顾全大局，此举当不以为然。但此事已往，不

① 据《庚子年发电》增字。

② 据《庚子年来电》补。

必深论，可虑者洋兵尚在四出，不知将复何为。务请切商俄国政府，力劝各国，切勿再逞兵威，安定人心，免添枝节，庶令赞成和议者易于措词，民间不致怨恨不服，则和局早成^①，农商早得复业，不胜企望。折电复。洞。号。

141 电张之洞

九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号悉。当即切电外部，请俄力劝各国止兵安民，以速和议。外部旬日可归，未知肯先复否？保定之师俄即不与，逞兵四出，俄亦不谓然。但彼仍云中国果早谋了结，必无枝节；若仍复因循，恐乱方未艾。和局成否在己不在人，俄实爱莫能助等语。各国虽不欲久延和局，然惩前毖后侵我主权皆在意中，若不早决，虑变宗旨。户部前曾密谈恐各有来春截秦运道或改立政府之意。势成骑虎，胡为不可，旷日持久，出计愈奇，勿以彼不贪地之言为可恃，现在难允之款恐终于一允。各政府均授权各使暨统帅，未肯遥制，转圜之计在内不在外。儒两次电疏已痛陈延议之害，同此焦急。持危扶颠，公有何旋转良画。儒。漾。

142 伍廷芳电

九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养悉。各国派被困诸使议和，势难持平。鄙意莫若仿土尔其故事，由朝廷请大小有约各国择地会议，较有公论。公如谓可，乞商诸公有何别策。廷。漾。

143 电伍廷芳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尊议甚佩。曩曾思及，惜未早发。诸公计画不一，汇复头绪太繁，似宜分电。儒所复，以目前要素，势所必至，旷日愈久，出计愈奇。如现稍迁就，开议后可冀磋磨；若起首坚持，恐事更棘手。各使既率有全权，复折衷公议，政府决不肯遥制等语。公意若何？儒。有。

^① 原作“则和议早成”，据《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八改。

144 电李鸿章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谕悉照转。德帅到华，和议更难，维特言之屡矣。外部又曾言，中国早谋了结，无此枝节，若复因循，后患未已，和议成否全在中国，俄爱莫能助。维又密谈，议若不成，各国开春截秦运道或另立政府之谋。驻俄法使面称，现各使列款行文，如开议直截小节尚可磋磨，若起首坚持，大局仍将决裂。儒潜访众议，默审事机，窃见各国虽不欲久延和局，然惩前毖后要挟多方，势所必至。若操之过切，恐变宗旨，铤而走险，无不可为，旷日愈久，出计愈奇，难允之款恐终于一允，彼不夺主权不贪土地之言未足恃也。各使均奉便宜之权，又复折衷公议，政府不为遥制，彼族无理要求，实堪痛心切齿，理应争一分是一分。然为大局计，既有闻见，安敢缄默。通筹而操纵之，惟诸公是赖。乞转规，香两帅。儒。敬。

145 罗丰禄电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盛电明旨①，端、庄革爵，永远圈禁，怡邸、溥贝圈禁，溥贝革爵，澜公、英年降调，削病故免议，赵革留，毓发极边。另密旨：董骤难撤兵柄，从缓筹办。乞转诸公。宣。敬。丰。敬。

146 盛宣怀电②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顷接军机处二十三日交电，本日奉有致德国国电一道，希贵京卿迅电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呈递，并一面电知庆亲王、李鸿章为要。为此知会。大清国大皇帝问大德国大皇帝好，前接复书，不加切责，具见大皇帝笃念邦交，曷胜纫佩。朕驭下无方，以致贵国使臣无端遇害，至今犹深惋惜，理【应】③将肇祸诸臣加重分别严惩，以申国法而泄公愤。顷接吕海寰电奏，知大皇帝已准贵国瓦帅副使与中国王大臣议事，自当饬令在事诸臣持平商办，以期早日定局，和辑如初。来书劝朕回京，

① 《庚子年来电》作“盛电，养明旨”。

② 据《庚子年来电》本。

③ 《庚子年来电》无“应”字，据《俄事纪闻》(五)补。

允征雅意殷拳，一俟和议有成，即当定期返旆。至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此后朕当严飭封疆大吏，格外加意保护，以期永泯争端，用特再布腹心，惟希大皇帝鉴察，不胜盼祷之至。请转吕镜翁^①宣敬。

147 罗丰禄电 九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养电敬悉。严办祸魁，英主复书，持之甚坚，我若迟迴，虑彼西向，联军肆扰，率以拯教为名，我宜仍请严办祸魁，力保教士，商减余款。至旷日持久，系欧洲各国会办一事之积习，此外如令弭兵会公断，则彼众我寡，转弃会议之权。如请美、日调停，欧西各国恐必不允。再四思维，实无他法，是否如斯，惟祈察核主稿，会复是禱。丰。敬。

148 张之洞电 十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鄙人奉旨会议条款，极欲与各国筹一永远相安之道^②，而久候不得的确消息，无从筹计，焦急万状。务祈切恳外部，将各国所议条款速即详示，虽各国尚未互相议定，然亦可密以告我，俾得预筹。万望勿如洋报所言，俟各国议定，以挨的美敦照会，限期应允，使我措手不及，办理失当也。条约关系远大，必须极为平允，方能持久，倘或稍偏，必致此国吃亏，彼国亦终无益也。盼速详复。洞。俭。

149 电张之洞 十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俄主卧病黑海，外部屡愆归期。俭电撮要加函切恳速复。和议大旨，除户部密谈业于勘电由岷帅转陈外，屡探外部。彼但称俄愿持平速结，惟须折衷群议，各使商妥，必径达全权等语。查各使初议款目，美、俄、日三政府斥其太过，德、英气阻转圜^③。现更议勿强人所难从，勿作哀的美敦，罪首听我自惩，赔款务期核实，军火暂禁入

① 吕海寰，字镜宇。

② “道”原作“策”，据《庚子年来电》改。

③ “圜”原作“圆”，据《庚子年发电》改。

口，视前似稍和平。惟彼但求众无异议，不容【我】^①赞一词，否则各使在京会议，全权固应预闻也。闻现系开议大纲，尚须续议细约，彼时必可彼此酌核平允。外部有复当续电。儒。卅。

150 刘坤一电 冬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转

闻各国互议条款，译定照会，计在决行，无可商改。合八国聚而谋我，何求不得。唯既成全中国，须为稍留地步，各国当见其大，以期【共保】^②和平，均沾利益。趁照会未到，祈切商外部，电公使，勿夺我自主权，迫我所难，关系至重，舍此无策，幸力图之。并转吕。坤。勘。

151 张之洞电 冬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现由京城李傅相在洋人处传钞各国所拟十二条，内有太沽炮台，京、津沿途设洋兵卡，使馆永远扎卫队，专供战务之材料禁止进口数条最狠。尊电系言军火暂禁入口，此所钞无暂字，若不酌量删改，都城永受洋兵挟制，中国无从自防，无论最小之国，随时随事，任便恫喝，无论何事，中国永不能自主矣。且此次因联军公议，曲从太过，以后各国意旨，未必永远相合，中国与诸国各有交涉，或从或违，亦必互有参差，设一国有独自要挟之事，于华有损，于诸国亦有碍，中国亦只可曲从，恐各国亦未为得计也。务祈再恳俄廷，电商各国，将使馆卫队、沿途卡兵人数均减至极少，年限须近，务将“永远”二字删去。战务材料只可指明枪炮炸药，勿将机器、铜、钢等类包括在内，并声明暂时停购，年限须少。至太沽炮台，可否声明俟几年后大局平定相安，仍准复设。切禱。此次议款，俄最公平，皆赖鼎力，若能再将以上各条删改，厥功伟矣。即盼示复。洞。江。

152 电张之洞 冬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俭电外部复称，各国均准驻使便宜行事，款目议定，当径达全权

① 据《庚子年发电》增字。

② 据《庚子年来电》增字。

等语。江电深佩考虑。禁运战料无永远字样即是暂禁，其禁止年限与卫队卡兵人数、年限之类未载现稿，应与明订细约。至卫队宜删永远字样，战料不宜括机器铜钢，大沽炮台宜准复设之类应删改。现稿开议磋磨，谅可妥订细约或另立声明文件。力争主权，保我命脉，一面照尊电切忌外部，未知肯照办否？适陈管见，由京转达，末条与公见略同，想入鉴矣。儒。虞。

153 电奕劻、李鸿章^①

冬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都议已开，钩画方始，略陈管见，统乞慈裁：

一、广开门户，宜议抵制也。外人以此为莫大利益，美人倡此议，各国亦无异词。此次立约，无论明索阴求，在所难免。但平时许之，则在我为施，尚可责人以报；此时许之，则以我为报，难望人之施。然让此利权，竟无报施专款，此机一失，时不再来。旧订商约，缺憾良多，倘能收回利权，如加增税则、禁造土货、中国货物至洋免税、在华洋民不惜变通成法归我自理之类，均是抵制之策。

一、教士赔款，宜有分别也。商民自应赔偿。至教士先已漠视死生，故传教乡僻，遇险不乱。按彼教理，固教舍生，升天极乐。此次酿成众怒，波及商民，教士实执其咎；因伤教士，逞兵各处，联军业复其仇。朝廷保护竭力，而民心积怨甚深，虽君权无限，莫能强制矣。

一、此后教务，宜筹变通也。此次民教相仇，浸至一发难制，现虽未便永禁，后患必宜严防。查俄向不强人入教，法亦限制教权。欲求永远相安，彼此两益，厥有数端：一、教士只准在教堂讲经，不准出外宣讲送书、劝人入教；二、凡教堂、教会、教士及中国教民补造清册送官备案，由官按册分别给照，方为合例；三、以后华民入教，须有合例洋教士暨华教民作证，由官询明委系安分良民自愿入教始给准照，本人证人画押为信，如入教不领准照，教士、本人查出议罚，每年各教堂及地方官将入教人名造册汇送总署或派专员查核；四、凡

^① 此电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本。

教士、教民遇自己讼事，无论为原被告，准其赴官申理，地方公事不准干预；五、天主教教育婴善举，广收婴孩，长即在教，应改归自办或与彼合办，务期杜绝流弊。数者或从未议及或议而未行，宜订细章，以垂久远。

一、议订条约，宜定年限也。此次要挟，多占商利，阴侵主权，势所必至。但恐约无期限，从此束缚，虽欲自强而元气已尽，虽欲自富而来源已穷。惟订明某条试办几年，全约几年修改，预留地步，冀保将来，庶不致一蹶不振。

以上四条，或彼已筹及，或坚执不行，或早在考虑之中，要皆于我有益于彼无损。一得之愚，用备采，请转刘、张、儒、虞。

154 盛宣怀电^①

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六日）即转罗、吕、裕、伍大臣

密。国书一道请即递。文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各大国会议要款，敝国现已次第商议照办。惟赔款一事，不得不通盘筹画。此次兵事，各处财物毁失过多，且敝国地利商务，尚少开通，一时不易筹集巨款，索之太急，必致搜括无遗，民穷生变，当为大皇帝所鉴谅。敬念大皇帝谊笃邦交，亦欲敝国竭力图治，永保亚东太平之局，开通【商】^②不竭之利源。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③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尤望贵国始终玉成，商同各大国允将赔款酌减数目、宽定年限，另筹妥法摊偿，免使多候^④息款，借得稍苏喘息，整顿内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敦睦^⑤，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感念厚德，非可言宣，谨布腹心，惟希鉴察，不胜盼祷之至。”又枢电迅即分电英、德、俄、法、美、意、日出使大臣转递，并将各国君主称谓悉照旧式分别另写，毋漏毋误云。除日本另电外，英、德、法、美、意五国请公迅即分电。查旧案：英称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皇帝，德称大皇帝，法称

① 此电据《庚子年来电》本。

②③ 据《愚斋存稿》卷五十一增字。

④ 《愚斋存稿》卷五十一，“多候”作“多借”。

⑤ “敦睦”原作“修睦”据《杨儒庚辛往来电稿》改。

大伯理玺天德，美称大亚美理驾和众国大伯理玺天德，义称大君主。此国书意在兵费一项，由国家分年摊还各国国家，免候^①银行息债，乞公设法商筹。宣。径转。俭。电罗大臣。宣。径。义国请由尊处递。俭。

155 盛宣怀电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七日）

惩办已降旨。端、溥遣，庄赐死，毓正法，赵、英斩监候，徐^②、许五臣开复。宣。经。【国书枢电催转各国。闻英、德允欠国债而需算利，俄能先允免利，乃感大德。宣。沁。】^③

156 刘坤一、张之洞电

辛丑正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日）

惩办首祸一条，朝廷极欲惬各国之意，俱已从严。惟赵舒翘一员，似乎所拟罪浮于情。【此】^④等重案，关系国家全局，必须核实，方能有所劝戒，众情自觉允服。凡误国殃民之罪魁，中国臣民皆所痛恨。闻朝廷已拟定斩监候罪名，似足蔽辜。政府决非袒护，望阁下飞速转达外部，电飭各使与全权大臣切商为祷，即候示复。坤、洞同启。艳。

157 罗丰禄电 （略）^⑤

158 李盛铎电 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马电养亥到。顷询外部，答各国劝阻，现正互商办法，商定再复，中如允俄，各国借口攘地，势必分裂等语。前邸相电各使言，公约未定不得与他国立约，闻美已照会俄廷。中不敌俄，又岂能敌六国，俄念邦交，当能相谅。乞坚持以保大局。铎。漾。

① 《愚斋存稿》卷五十一，“候”作“多借”。

② 《愚斋存稿》卷五十一，无“徐”字。

③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④ 据《庚子年来电》补。

⑤ 见本书 82 页正月二十二日罗丰禄电。

159 奕劻、李鸿章电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顷日本小村使来述，其外部电劝俄国勿损中国主权，勿碍他国利益，东三省事请归并北京会议后再行订定^①。与李使歌电语意相同，似尚实心帮助，较英、美尤为出力。未知俄廷能否采纳^②。并囑杨使随时晤商驻俄日使珍田探询一切。除电军机处外。庆李。阳。

160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遵电往询珍田。据云初六询外部，谈满洲事；次日又送节略，容接复确告。外部面答之言，珍不肯说。今日晚间户部忽召征祥去云：此次中国得罪俄主已甚，今奉谕命各部于十三日会议将满洲改作俄国省分，可速电政府，改款则万万不能；惟十三前我尚可代中国竭力设法，俾得画押。现外部已不管此事云。征祥与惟德因欲使神气不清不能发电，复以迭次电旨系伤婉商改款，俄主之谕德等不敢代达政府云。谨闻。惟德、征祥稟。佳亥。

161 李鸿章电 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日)

【叠阅参赞等电，中风甚剧，医治有效，可免偏废为祝。】^③俄约为各国谣言所惑，政府信之甚笃，屡谏不听，奈何。鸿。文。

162 电奕劻、李鸿章 五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六日)

西藏遣专使到俄，用头等礼接待，今日谒俄主。谨闻。惟德稟。马。

163 电李鸿章 五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二日)

藏使寓有俄员稽察，禁人往谒。吴克密称，该使跪见俄主递达赖

① “订定”原作“察定”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四改。

② 原作“未知俄能否采纳”，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四改。

③ 据《辛丑年来电》补。

国书，献俄太后金沙十小匣，帕数方，余礼物过印度时为英人所阻，不得达。来意因俄地理会兵队入藏探路，杀伤土人，无处控诉，欲请俄以后勿复尔。如有他事密不可知。倘往晤须商外部，但恐外部不甚乐意云。应否商晤，乞速示遵。该使尚须留七、八天。惟德稟。感。

164 电李鸿章 六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日）

初二遵卅电婉告外部，并告以藏使并未来谒，约晤亦辞。伊阳为诧异，据称俄民奉佛教者六百万，达赖此举专为教务，无关政【务】^①。略如教王遣使，该使亦系俄籍，是地理会董云。参赞先曾两次遣人约晤该使，均以事辞。嗣又函约，无复。迨见外部后始订昨晚往晤。洋装出见，自称俄籍，至来意亦如外部、吴克所云，惟言语支吾，似有人指授。密询有无他事，终不肯言。告以藏事应请驻藏大臣转奏核办，外务应由朝廷主持，伊唯唯无词。此僧蒙古人，在藏久，曾到华住隆福寺及五台山，自名阿王，通华语。伊称三年前曾由吴克带见俄主，去年^②又来见，惟均系私见云。请转达庆邸。惟德谨稟。支。

165 行在军机处电 七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三十日）

奉旨：罗丰禄着以三品京堂候补调充出使俄国大臣，钦此。枢。铎。

166 李鸿章电 七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公急求替，再三磋商，遴派稷臣。格使虑其矍英，谓须商外部。【务】^③设法开导勿阻。鸿。洽。

167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日）

遵电淳劝外部，告以罗使随中堂久，熟办交涉，其才学亦望重中外，与贵大臣办事必可相得。伊云此节请勿宣示，免致为难。此间但

① 据《辛丑年发电》增字。

② 原作“去冬”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九改。

③ 据《辛丑年来电》增字。

得人地相宜。又与上年匪乱无涉者，均可商派。一切径由格使面达等语。察其成见甚坚，似宜暂缓照会，以为转圜地步。候示遵行。儒。劄。

168 电奕劻 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日）

铎旨派罗使^①来替。外部意欲请另简，据称详细由格使径达。儒。劄。

169 李鸿章电 七月二十四日^②（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

劄电悉。此间因格使请暂秘勿宣，并未照会。俄外部坚执不允，只可从缓再商。鸿。养。

170 电奕劻、李鸿章 八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日）

外部已归，谈次称东三省事伊不愿重提，如我催商，伊亦不愿与议。现公约已定，即日回銮，应在京商办，以归简捷。已面授雷萨^③训条。惟经此迁延，耗费不貲。答以中国本愿早了，上次乃他国牵制。伊云若他国再预此事，当立即罢议。儒劄以两大连界，【宜】^④谋永久相安，彼此有益。伊复称今系私谈，请密存勿宣云。又吴克称现外、户部实无他意，明年兵部查勘铁路，须游满洲，归恐别有布置。合并密闻，乞钧【裁】^⑤代奏。【更替另有人否，不敢渎请，幸赐教。】^⑥儒。勘。

171 李鸿章电 九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七日）

勘电已转奏。雷使面称，酌改前约只四条：一、俄允东三省归复中国权势，该地方一如俄军未占据以前仍归中国官治理。二、按照前合同第五款承认极力保护铁路，如再无变乱并他国举动亦无牵制，即

① 原文下衍“派罗使”三字。

② 原作“七月廿二日”，据《辛丑年来电》改。

③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雷萨接任为俄驻华公使。

④⑤⑥ 据《辛丑年发电》补。

将现住俄军陆续撤退，本年撤盛京西南至辽河，并将各铁路交还，明年撤盛京各段军，后年查看能否撤退吉、黑两省各军。三、拟令各将军与俄兵官会筹定中国兵队数目及驻扎处所，其安设巡捕，专用中国马步队，不准有炮。四、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他国军队不得保护，亦不得藉端经理；应将重修此路及养路赔偿内。^①惟令将军与俄武官筹定兵数，该^②使俟电商再定，此外皆允行之件，语意较前约和平。至矿务一节，外部派刘把已与吉林定约，户部另派华俄银行商办。该代办宝至德昨呈节略谓，奉维特电，欲包揽东三省商务及各种生业其余天生自然之利。所索太奢，断难应允。电旨设俄约甫定，他国即藉端枝节横生，当仰体朝廷势处两难之意，勿贻后患，俾他国不致效尤。已令该行电复户部，改议奉、黑矿务为妥。乞公面商维特、吴克转圜。现日、英已从旁窥探，鸿实不敢担此后患。格使瀕行谓罗事容有人解围。雷谓英蓝皮书指明东事，罗亦替助。而替人难得，反汗不易。公何以教之？鸿。江。

172 电李鸿章 九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

江悉。户部奢愿，万难应许。伊现游高加索，月内可归。容遵电敦商，吴克向不遑此事，办法不欲与闻。维特亦稍疏之，恐难为力。罗事未知格归可解围否，深盼事成最妙。儒。齐。

173 电李鸿章 九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昨遵江电切托吴克。伊云俟维归当效力，又称数日前维曾令奉公一电云。吴久不问东事，忽有此举，当可乘机进言。闻维旬日可归。儒。文。

174 李鸿章电 九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齐文悉。公司予宝至德全权，前将所拟合同删改，据称维电报可，而江督受日本唆弄鼓惑，枢议翻腾。雷坚不允，将罢论。公司合

^① 此句似应作：“应将重修此路及养路各费赔偿。”

^② 原文下衍一“外”字。

同亦中止。维归议论若何？罗病鼻，痛求罢，庆已转奏，徐议替人。鸿。效。

175 电李鸿章^①

九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四日）

效悉。维归面谈约款，公与雷、【宝】意见均合，现闻有人阻挠，从缓交收，俄之愿也。伊语言支饰，故作从容，不知是何用意。【报传柱躬违和，念甚，已大愈否，乞复。】僬。敬。

^① 据《辛丑年发电》增补。

庚辛来往电辑存

1 盛宣怀电 五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津界毁。团党炽。朝政紊。廿三使馆尚安。北信现阻。宣。

2 吕海寰电 五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昨罗电：廿三署行文各使出京云。刻是否尚认保护？各使已否出京？尊处有闻否？倘各国仿行，尊意如何办理？统乞电复。顷各督抚公请尊处转商俄外部之电已见否？如未见，希速示，以便转电。海。卅。

3 电张之洞^①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日筹挽回朝局，忽外部称，盛京有兴兵毁路之举。俄通国身家在此铁路，若满洲有警，决裂无疑。大局安危，在此一着。已两电增帅，力保路工，仍祈诸公切电加劲，千万感禱。三十电钦佩，已商外部，据称尊处如力保平安，俄即不派舰，惟须铁路无恙，方保和局云。已请岷帅会大衙飞电增、长两帅矣。儒。冬。

4 李盛铎电 六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

顷沪转署电相同。现津、沽均失。李相奉召未行。各督抚商保长江。外部尚未复署电。逐使一节，似宜秘。敝处行止，拟商南洋，得复即闻。罗、裕、吕，乞转达。铎。东。

5 裕庚转盛宣怀电 六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

讲电领悉。接沪电似寄尊处者，曰：卅电旨：若剿义团，祸起肘

^①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六辑出。

腋，内乱甚急，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云。李、刘、张保东南、挽和局为主，乱命不理^①。电奏由保定递京，两日到。宣。江。庚。江。

6 盛宣怀电 六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

李、刘、张已电增、长保护铁路。卅京电：馆危。宣。

7 刘坤一电 六月初五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

冬电悉。承商外部，甚感。铁路已电傅相会电增、长。坤。支。

8 李鸿章电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山东袁抚支电：顷有人卅自京来，称：兵匪攻交民巷六、七日，仍有两馆未克，闻系俄、法馆，兵匪伤亡甚多等语。祈密转各使秘之。鸿。歌。

9 裕长电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冬电悉。昨折弁回署，据云：天津开仗，俱获胜，互有伤损；京中教堂俱被焚，沽口亦烧洋舰四只；目下战和未定，拳民只杀教民，不扰居民，故住家皆安无恙。长。江。

10 李盛铎电 六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

江电祇悉。岷帅电：未奉宣战旨，似可缓归，斟酌。香帅电：署电相机酌办，自以不回为妥，回则决裂矣。如无促归之旨，万望妥酌，勿遽回，以保大局云云。乞商罗、裕、吕。定见后电知，以便一律。铎。歌。

11 吕海寰电 六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

麻、虞悉。感谢。昨赓往晤，据云：毕鲁未回，德君意尚不知，恐决裂云。唯民情汹，势殊可危。顷闻德派员赴俄商办，如何订议，

^① 《愚斋存稿》卷三十六，作“矫诏不理”。

乞探主示。惶。阳。

12 电李鸿章^①

六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收到

敬电感谢。寿泉鱼电，京寓尚安云。窃虑洋兵齐集，兵匪势挟时，难免骚扰，无法迁避，只可听之。昨各报喧传，德使被害，德主性燥，恐将发作，深为吕使危也。现各国因天暑，兵单，尚未敢遽进，日久糜烂愈甚，更难收拾，奈何奈何。维电转奏得覆否？

13 军机处札直藩转上海道电各使臣电^②

六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上月二十四、本月初三日两次电致各出使大臣，又初七日电致出使俄、英、日本三国大臣，内有国电交递。惟现在中西开衅，恐外洋电局遇阻不递，须分别向各领事告明中国政府致我使臣电报，皆系与各国外部商议要件，并有中国皇上致三国君国电，务须迅速递送。并我使臣自洋发电，均照常递华，以便将商议之事，随时通达。一面由该道将缘由分电各大臣，接到历次电报后，先行电覆，以释悬盼。佳。

14 电李鸿章^③

六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收到

报传朝局大变，钧处当有确闻，维电转奏恐未得达。津郡复为兵匪夺回，洋军数寡，颇有戒心。各兵齐集，尚须时日，不知成何局面。北望都门，痛心疾首。黑龙江寿军帅来电，力任保护铁路，可嘉。

15 盛宣怀电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初七，京两使馆尚存，各使在内，乱兵匪攻击，多伤，朝廷难保护，恐粮弹绝。宣。文。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辑出。

② 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三辑出。

③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辑出。

16 李鸿章电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齐电悉。此间最近消息，在京各国洋人均在英使馆，该馆当存。格、璘存亡无从确探，当不致有意外。鸿。青。

17 吕海寰电 六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昨盛电：孙、徐两相被劫，东城焚杀最甚，乱党骑虎，各使与两宫俱危。顷罗得盛电，十一京耗：董将架炮，不遵旨，使馆、政府均危云。观此情形，两宫恐有不测。尊处有闻，亦乞密示。篠电请复。惺。效。

18 罗丰禄电 六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刘峴帅等电开：各使竭力设谋保护。十三尚好。天津城市若毁，百年难复，请各国保全，关系中外商务。李相调北洋。请转杨、吕、裕、伍诸公。坤、洞、宣。号。丰。箇。

19 盛宣怀电^① 六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外部密电已请慰帅递署交使，如有回电，即转。

20 伍廷芳电 六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美闻各使存，狂喜，亟图拯救，现愿与我诸帅协商办法。廷。有。

21 刘坤一电 六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明发上谕：“此次中外肇衅，起于民教之相哄。嗣因大沽炮台被占，以致激成兵端。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降谕旨保护使馆；并谕各直省保护教士。现在兵事未弭，各国商民在中国者甚多，均应一律保护。着该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

^①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七辑出。

埠及各府州县者，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上月，日本书记杉山彬被戕，正深骇异，乃未几复有德国公使被害之事。该公使驻京办理交涉，遽遭伤害，惋惜尤深。应仍严饬勒拏凶手，务获究办。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着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汇案核办。至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着该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坤一。敬。

22 袁世凯电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杨星使鉴：接二十二京信，各国使臣确实无恙。凯。沁。

23 盛宣怀电 七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艳电分转枢廷三督，乱匪不难平，惟董踞肘腋，剿则劫两宫，伤各使，洋兵进时恐遭毒手。乞转吕、裕、罗、伍，速筹良法。宣。东。

24 李鸿章电 七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

初八①谕旨，杏孙已电达。此是真实凭证，祈商外部，速饬前敌将帅止兵勿进，以待商办。即转德吕使、法裕使、英罗使、美伍使。鸿。真辰。

25 电盛宣怀② 七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笈、秋③事可骇。联合军闻有一、二国未齐，故未骤进。

26 李鸿章电 七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

顷总署燕电，各使馆往来电报，已有旨准其代寄代交，本日即有

① 原误作“初六”，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改。

②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八辑出。

③ 许景澄，字竹笈；袁昶，字爽秋。

八国发电，知注特闻。又东抚电：刻接总署十一日函，现奉旨准令各使与其本国往来平安密电，希分电各处查照，前次发还各电，如各领事尚求代递，仍可转发云。希速转吕、裕、罗、伍各使。鸿。寒已。

27 电盛宣怀转总署^① 七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外部云，接格使电，请示行止。伊已发训条，准离北京，惟须中国政府担保护送，平安抵津，倘中途遇有不测，则是有意陷害，必大决裂等语。伊致格一电，乞代送，请转总署。

28 李鸿章电 七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一日）

袁抚电：刻接枢寄奉电旨如下：十三日奉旨：“此次中外启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着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仍将应行议结事宜，分别妥商请旨遵行。钦此。”乞商外、户部，请先飭停战，再行会议办法，并速转吕、裕、罗、伍各使，仍盼复。鸿。咸。

29 余联沅电 七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接慰帅盐电，内开：转杨大臣等公电悉，各使安电，已于初十一律代发。计十国送津暂避一节，早经商及，宴使主之，并声言不愿出京。兹又函称须发电请示外部，方敢离京。似此推延，设有不测，咎将谁任？祈与各外部详切言之，速催各使赴津暂避，是为至要，朗西诸公并转复文云。除分转外，谨闻。源。愿。

30 裕长电 七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

现保定河南电线均断，惟山东曹口可通，然婉转致送，多致沈失，尊处号、巧二电，均未收到。近闻京城已停战，居民安堵如常。长。愿。

^① 据《愚斋存稿》卷三十九辑出。

31 罗丰禄电 七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顷沙侯复称：有、沁两电已转宴使，令将所见电陈英廷，方能决定办法云。俄廷如何作复，祈电示。丰。艳。

32 裕庚电 八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有、沁两电，闻彼已电毕使，① 须俟毕复方回信。庚。卅。

33 徐寿朋电 八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亥。吉林电阻。致长帅电，已电盛京，设法转致。寿。东。

34 李鸿章电 八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敬电顷始到。洋兵廿一进京，略有战事，闻已分占内外各城，并由五大国公举董事数人议事。两宫亦于廿一由居庸出口越草地赴晋，行在未确知何处，亦无只字行知。留守端、庄、刚、徐四人，亦必避匿城外。德兵尚未到齐，所商停战、止兵、派全权各节，各国均诿俟京使确信，似有意纵延，有违初议，公等务确探其用意所在，随时密示②。

至东省纵兵寻衅，闻由龙江之寿山、奉省之晋昌发难。鸿于廿三电奏，请派员查办，惜未得达。幸得达③，亦未必听。除已陷数城外，据报营口、海城、辽阳均不守。俄称无据东省意，似未尽确，各国必将借辞效尤，大局殊不可问，果有法维持否，乞速转稷臣。鸿。卅。

35 盛宣怀电 八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京陷逾旬无信。廿七驾抵阳高，庆、端各口④ 随扈。傅相请添派全权电递西安。宣。

①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法国驻华公使毕盛。

② 《俄事纪闻》(六)及《杨儒庚辛往来电稿》脱此段电文。

③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四，无“幸得达”三字。

④ 《愚斋存稿》卷三十九作“榘”。

36 李盛铎电 八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傅相冬电已奏请派庆、荣、刘、张同为全权大臣，便与各国开议。庆、荣如随扈，请飭星夜回京会议。刘、张各有疆守，只可电商。俟奉旨再电知。乞转罗、裕、吕。铎。歌。

37 罗丰禄电 八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昨询傅相，乘舆何日抵晋省，晋、沪通电否。顷得复：“初六、七可抵太原，闻将赴陕。晋电为毓贤所断，陕尚通电。鸿。鱼”。闻尊处前得傅相电，许、袁只监禁，并无遭难，确否？祈将原电电示。后此彼此如得华电，可否互转，借通消息，何如？丰。鱼。

38 电长庚 八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

此次中外衅端，实缘不自靖乱，致彼借口助剿，救护公使，卒至津沽不守，京师继陷，车驾蒙尘。东三省先愿保护铁路，俄允不进一兵，嗣因奉、江两省自认无力弹压，俄始派兵保路，不与兵民为难，乃江省越界寻仇为先发之计，卒至省城被占，失地甚多，后悔莫及。现俄首先允撤京兵，以示交好，已奉朝旨议和，奉、江肇祸人员，行将逮问，凡我同寮，亟应顾全大局，仰遵谕旨。顷据俄外部文称：现闻伊犁征调不休，马步兵约有一万一千，炮二十，又自乌鲁木齐派兵二千，绥定各军共有一万五千，军火炮台均已整备，大有预备战攻之势。查本国与中国一意和好，决不生衅，应请伊犁速撤征调之兵，收回已发军器，如军械收存库内，交俄官看守，示决无用兵意，更好等语。僑深知俄东省进兵，初非得已，其不欲再开边衅，确系实情，尊处举动，彼恐又将开战。务乞通筹，勿令生疑，勿先肇衅，致蹈东省覆辙以维大局而弭边患。恃爱缕陈，幸垂察焉。元。

39 罗丰禄电 八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

文、元均悉，英中商谣之毒甚深，急切难解，屡向外部诘商，彼一味以须待来电为辞，势将与德合作梗。唇焦舌敝，终恐无济，奈何！

如有方略，乞示一、二，至感。丰。元。

40 长庚电

八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已转德邸

住电悉。械件六月六日运经萨玛尔附近被留，致函七河巡抚理索，尚未准覆。信稿另钞送核，可否向外部设法，祈察酌。并祈转电吕大臣鉴。庚。文印。

41 李鸿章电^①

八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发

真。元电已电陕抚，六百里加紧递行在军机处代奏请旨。俟覆再闻。

42 电罗丰禄

八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八日）

元悉。英在华商务最大，何苦多方阻挠，转延和局。况他国撤兵，独甘让美，沙侯谋国，不解何心。且各军尽撤，庶冀回銮，全权得以面秉机宜，善后方易措手，恐其别有看法，横梗胸中，则难以口舌争也。如有转圜，尚望见示。咸。

43 李盛铎电

八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日）

外部接电：庆邸初十回京，奉旨商办一切。杏荪电：驾初六抵大同，尚小驻云。铎。咸。

44 长庚电

八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

元电敬悉。此次中外战事，幸天心悔祸，俄国首允撤兵，伊犁岂肯复蹈京、东覆辙，弟决无用兵之意。惟六月初间，纷传俄兵来取伊犁，人情甚为惶怖，弟不能不自作准备，以定人心，及俄兵至境，问明系来保护商民，当与领事商妥，驻兵固勒札，彼此相安。其时俄境犹有讹传伊犁兵变及与洋人为难之谣，弟知系幸灾乐祸之人，从中构煽，当即函嘱伊犁塔道转告领事，勿为簧鼓所惑，并商同查禁造言之人，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五辑出。

且将彼此通商如故情形，函达七河巡抚在案。诂八月初，又有俄兵来取伊犁之言，闻系俄属回约玉努斯所说，又俄属回约马进财赴伊犁镇署告，称领事官闻有十三日欲与洋人有事之谣，令伊察访，伊已稟覆确保必无其事等语。今奉来电，又谓伊犁有征调不休、整備炮台等事，是前后谣言，未必非若辈捏造，甚可畏也。夫调兵必有兵到，筑台必有台在，虚实不待辨而自明。今欲息事宁人，惟在两国官员，不听谣言，则彼此均受其福矣。至撤兵收械二事，伊犁本无外调之兵，无可言撤，军械现已收回，惟须弹压匪类、护送行旅、缉捕盗贼，碍难尽收。总之，弟决不开衅，祈转覆外部，力保无事。庚。嘯。印。

45 奕劻电 八月二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六日）

洋兵进京，两宫西狩，本爵奉便宜行事谕旨，会同李相议和，希转达外部，顾念夙好，电飭驻使早日和商，大局幸甚。庆亲王。咸。请速转伍、裕、吕、罗、李各使。

46 电奕劻 八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七日）

王爷钧鉴：咸电敬悉，遵转并译告外部，据称即日电商各国政府，并飭格使会同各使开议。至京、津何处较便，商定再闻。杨。敬。

47 刘坤一、张之洞电

八月三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联军到京，本以教使剿匪为言，现使已救，又有旨剿匪，保定、正定教士已由护直督妥送长辛店、芦沟桥，交洋兵接收。庆、李、荣现正会商开议，请公各就邦交立论，力商外部，践前言，不再进兵，勿扰各口，旨派全权会议，保全大局，并转吕使。坤。洞。宥。

48 裕庚电 閏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卅电悉。自七月杪至今，行在、北京于海外音信久隔，此话未知何因；肝胆二字，尤为忤然。窃计再造之任，惟傅相一人是赖，即有指挥，亦应由全权发踪，以一事权。现傅相所陈，已为朝廷开下梯之

阶，为今之计，宜事事听从速办，尚可挽回，若有梯不下，不过愈增彼怒而速其兵，虽陈陆后生，亦难为力，何论于区区。愚意无另电来固已，即或有另电，亦当以此意登复，想尊见亦必以为然，请转傅相。庚。东。

49 电裕庚 闰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东悉。傅相先有宥电云：已密劾端、庄、刚等。勘电语气不甚贯串，意似重在另劾某相，为釜底抽薪之计，肝胆二字，疑指此层而言，卓见若何？今报传端、庄入枢，董总制北方军务，岂密劾之章有以激之欤？乞复。冬。

50 伍廷芳电 闰月初七日（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

盛电：督抚会劾酿祸诸人，囑各使会奏接应。尊意如何，示遵。廷。鱼。

51 电李盛铎 闰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一日）

支电虞到，遵转并拟稿会奏，电杏荪转递。顷杏转初二电旨，一快。如有续奏，似应各就驻国意见立论较宜。尊意如何，乞复。齐。

52 罗丰禄电 闰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一日）

阳悉。请公主持，丰愿附骥。丰。阳。

53 盛宣怀电 闰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一日）

崇善^①调盛京。寿山、晋昌开缺，候查办。宣。

54 伍廷芳电 闰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日）

齐电悉。如各馆会奏，乞附衔；倘分办，则廷径奏。示遵。廷。庚。

^①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命崇善为盛京将军，未到任。

55 裕庚电 同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齐悉。谨遵照分办。庚。佳。

56 电罗丰禄 同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佳悉。敝处齐电称：盛电商本初二旨此次衅开云云，至均可代递。请转吕、裕、伍。宣。微。云。儒接木使支电，已拟稿会奏，如须续劾，可就各国意见立论分办等语，因原电未及尊处，故未电转，会奏稿已函寄。儒。燕。

57 刘坤一电 同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江电苦心挽救，敬佩。处分王大臣已见谕旨，公宜就国^①力劝俄排解，速开议，保全中国。但能速了，洋兵全撤，可请两宫回銮。如幸陕，坤当谏阻。镜宇敬电悉，现忧恤克使，德能释然否。折转电并示复。齐。

58 罗丰禄电 同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盛电：顷谋奏阻幸陕，盍各就情势分奏，乞转诸公。宣。丰。燕。

59 电李鸿章 同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木使电劾件须各使接应，当会疏由杏荪转。略称：各国推原首祸，咸痛恨归咎海城、毓、徐、刚、赵、端、庄、瀚、董等，或酿祸事前，或袒匪事后，除已死外，若不严办，恐德统帅到华，肆扰北省，牵动东南或大举西向等语。顷读初二谕旨，已见发作，似仍敷衍场面，只可暂欺外人，会疏恐留中，或并前议也。公何日抵都，近情乞示。家电附求飭送钟楼后豆腐池胡同。儒。佳。

① 似指同月初六日至俄、德两国书，“国”下脱“书”字。

60 电刘坤一 闰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

齐电悉，愧荷遵转吕使。儒月初会同各使疏劾酿祸袒匪之李、毓、徐、刚、赵、端、庄、澜、董等九人，除已死免究外，均请严惩以谢天下，否则恐联军肆扰北省，牵动东南，甚且大举西向等语。顷闻督抚会劾之件已奉初二之旨，为之一慰，此足明我悔祸之心，杜彼要求之口。并奉恤克使、谢俄主两国电，德意如动，可望开议。现外部赴黑海见俄主，已淳恳其代请排解。公阻西幸，钦服荅筹。儒亦当疏陈利害，以挽大局。江电想蒙转香帅。儒。真。

61 盛宣怀电 闰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

虞电已转行在军机代奏。电旨：初八启銮幸长安。毓开缺。各帅劾董。请转诸公。宣。

62 盛宣怀电 闰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

李领衔，俄允撤兵，必欲回銮，欲先办祸首。若迁延，恐变宗旨。救急了事，惟恳立断，将统匪之庄、刚、澜、英及纵匪之端、赵先分别革撤，听候惩办，明降以谢天下。闻深合圣衷。宣。燕戌。

63 盛宣怀电 闰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

已转木。相进京。吴王到。宣。

64 刘坤一、张之洞电①

闰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已转

圣驾幸陕，为太原甚苦。晋省旱荒粮缺，又经毓抚引来拳匪，扰乱数月，商民逃避，省城一空，故不得不幸陕暂驻，【决非迁都；】且陕省电与沪通，奏报请旨甚速，议款较晋为便，此皆实在为难情形。【况卢汉铁路必须修成枝路，接修至陕，盛京卿久已定议，岂陕省各

① 据《愚斋存稿》卷四十二增补。

国不能到也。】暂未回銮者，因京城洋兵未撤，不免尤虑，并以兵灾后
有瘟疫，此是人之常情，当蒙各国体谅。其实在陕与在晋同，并非以
迁避【拒】和议，务望转达外部，免致猜疑【变计】。至祷。并转吕、裕、
罗、伍星使。刘坤一、张之洞。真。

65 刘坤一电 闰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八日）

真电悉。昨读会劾稿，极佩。冬旨外人颇嫌轻。驾仍幸陕，不碍
开议否。补救惟赖筹。江电转鄂。坤。盐。

66 电刘坤一 闰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八日）

真悉。幸陕殊非得已，然回銮则议速，西幸则议延，恐碍大局。
公齐电云，欲谏止。甚佩。儒已发电奏阻，未知有济否？俄主、外
户部均赴黑海，尊电并傅相电每次译转，力催开议，如复语延宕，惟
有亲赴黑海切商，请转香帅。咸。

67 盛宣怀电 闰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八日）

文电转陕递行在。庚起銮。昨会各帅请明降，事定回京，以安中
外。得公奏或允。宣。

68 电刘坤一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盐、巧悉。效转。俄先欲俟回銮开议，儒屡电外户部敦促，并自
来黑海面商。顷据称已飭格使速回京。又称如开议，俄必为各国先，
索偿俄必较各国少，以作榜样，仍盼早日回銮，和议较易就范云。请
转香帅。马。

69 刘坤一电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咸电悉。已转鄂。初八启銮。现会各省奏请降旨，事定回銮，未
卜邀允否？力催开议，惟祈相机图之。坤一。巧。

70 盛宣怀电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陕电会奏卦递。单奏震递。鹿入枢，刚、赵未退，岑□□□□□
镜使效授户右。宣。治。

71 刘坤一电 闰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转吕镜翁：覃电禀到。圣驾昨过候马。已电该处译呈枢府代奏并
转鄂、沪、京矣。荣赴行在。铣过保定。坤。效。

72 刘坤一电 闰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

马电转鄂，闻俄意欲各立各约，祈密探示。回鉴恐难速而必不迁
都，请各国勿虑。坤。敬。

73 长庚电 闰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

昨准驻伊犁斐领事知会云，奉俄皇谕飭，运炮二尊来伊。虽知并
无他意，然边氓无知，一闻此信，必致惊惶，讹言又将纷起。电商饶
中丞，旋接复电云，已电请总署全权酌示。并欲理阻，计总署全权电
复，尚须时日，恐斐领事不能久待。查伊犁一切照常，两国商民贸易
如故，与其多一番惊扰，不如相安无事，彼此有益。可否转商外部，
停止运炮来伊。统乞卓裁示复。祷切。庚。有。印。

74 饶应祺电 闰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九日)

俄都大清国出使大臣杨鉴：亥。前驻伊犁博领事闻京警畏惧，请
兵二百，分驻绥定、宁远、马署镇。执约理阻，因均暂住宁远领事署
未退。现欲出扎城外军圈子，俯瞰城中，占踞地势，并运大炮二尊来
宁，云奉俄皇批旨。查北京中外议和，俄皇独倡公义，首允退兵，保
全邻交，并无他意。惟运炮远来，恐愚民惊疑滋事，此系博领事所
请，斐领事即以为非。现博已调回，祈贵大臣恳其兵部转求大俄大皇
帝，并将大炮免运来宁，华民均感大德。饶应祺。敬。

75 刘坤一电 闰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有电悉。俄意下系各立各约。坤。沁。

76 电刘坤一 闰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沁悉。各立各约，外部并未谈及。惟前日户部密称：善后大略可得而言者，曰兵费，曰赔偿，曰京师常驻兵以卫使，曰大沽常驻兵为接应，曰稽查中国武备。此各国所同。曰金州归入租地，曰管理东三省税务，曰东省铁路赔费，无需现款，可将原赔路之期展限，^①到时本利统算，曰该路左近不得驻华兵，此俄国所独等语。此系私谈，望勿宣露。乞转香帅。勘。

77 盛宣怀电 闰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庆、李叙美电催办祸首或可汇尊奏办。宝眷已回京。宣。

78 电长庚 九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顷在黑海，接有电，遵面商外部，转奏俄主。据称：现欲撤伊界大兵，故运二炮以资镇慑，不但领事商民借此保护，即华官亦可用以弹压地方，彼此有益，应请剴切晓谕，居民切勿误会等语。儒争商至再，彼总谓运炮以代防兵系从简办法，未便作罢。查俄现方修好，并无他意，此举因鉴于东省为有备无患之计，乞转饬中丞。东。

79 电盛宣怀 九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各电均到。敝眷回京，感悉。现俄君臣游此，儒来就商，与筹交还东省，事机尚顺。北耗仍乞续示。江。

80 罗丰禄电 九月初四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已转德馆

香帅电：陕抚电：刚毅二十五日死，毓贤吞金死，均确；端不准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八，作“可将原定赔造路之期展限”。

随扈等语。望速告外部。晋匪我自痛剿，联军勿攻山西。祈复。清杨使转吕使。洞。江。丰。江。

81 电长顺 九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吉省深赖筹画，保全民命，甚佩。俄君臣现住黑海。儒来此催开和议，并筹商东三省撤兵暨交还地方。俄亟欲修好，事机尚顺，已允由彼统领，径与诸将军斟酌情形办理，惟保路之兵，尚未允全撤，特闻。奉、江两帅新简何人？乞示。佳。

82 盛宣怀电 九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一日）

收回三省，派绰哈布、增祺、长顺。全权请惩办圈禁发遣。宣。庚。

83 奕劻、李鸿章电 九月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六日）

前旨将肇祸之王、贝勒等，革去爵职交议之王公大臣，昨经各部院会奏，均请革职，仍酌量加重，必奉俞允。定例：王公革爵停俸，不准其子孙承袭。是只减死罪一等。此外，董福祥、毓贤二员，为各使深恨，已另奏请重惩，办法似甚公允。惟刚毅病故，毓贤自尽，已伏冥诛，闻各使会商，必欲概行诛戮，务乞商请外部，曲为体谅，谆催各使，早日开议，迅即停战撤队，免致商民惊疑，和衷办结，以全睦谊。希速转吕、裕、罗、伍、李照办。电复。庆、李。蒸。

84 电奕劻、李鸿章 九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

王爷、中堂钧鉴：昨回森堡，两蒸电敬悉，惩罪事关国体，所宜力争。儒前曾向外部论及，昔拿破仑陵侮与国，荼毒生灵，不过惩罚荒岛。近行刺意王奥后重犯，亦仅罚禁黑狱。中国首罪，绳以西律，无处死理。彼谓按华律非诛戮不足蔽辜，况以数人论抵中外数万民命，亦不为过，各使熟谙华情，必定拟曲当等语。盖杀戮大臣，端自我开，各使欲以我之法，治我之人，固甚有词。来电照译电外部，并告以现拟罪名，已系从重，恳其曲谅，然恐已授权驻使，且系公议，

遥制匪易，得复再闻。

85 张之洞电 九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前接陕抚岑电云，毓吞金自尽，确等语，急以奉闻。顷续得陕抚岑电，毓事近无所闻，前信恐不确等语。然闻毓确已离晋，晋抚锡①力任剿匪。兹特电达，祈速告外部，将前说更正，以免疑前电为相欺。至要。洞。咸。

86 电裕庚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尊议甚佩。诸公计画不一，汇复头绪太繁，似宜分电。儒所复以目前要素，势所必至，旷日愈久，出计愈奇，如现稍迁就，开议后可冀磋磨，若起首坚持，恐事更棘手。各使既奉有全权，复折衷公议，政府决不肯遥制等语。公意若何？有。

87 裕庚电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转谏电。焦漭无似，彼气方张，本无理可说，屡向外部切论，总以事关各国，不能独异为词。而博探朝野私议，金谓中国不重办罪人，又不尽允所求，和局万无指望，众口一词。以现情论之，若罪人先办，得是地位，再筹商各件，可酌应者，尚稍须迁就，或可有望。若二者俱不够分数，恐近古人豚蹄篝车之喻，骤难挽救。事急沥陈，候酌核，祈转傅相，高见所论，并乞示。庚。敬。

88 电吕海寰 九月二十七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函悉。李相谏电，诸公计画不一，汇复头绪太繁，英、法、美均请分电。儒复略称，目前要素，势所必至，旷日愈久，出计愈奇，如开议直截，小节尚可磋磨，若起首坚持，大局仍恐决裂，勿以彼不夺主权、不贪土地之言为可恃云云。沁。

① 锡良。

89 李盛铎电 十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养电沁到。德帅狡狠，自在意中。窃谓英俄主盟比于秦楚，俄已撤兵，若英再允停兵，他国当无不从。且英德方睦，说德非英不可，赫德久握利权，中国不安，当非所愿。拟请傅相力劝赫说英停兵开议，事或有济。乞代转。铎。艳。

90 刘坤一囑转吕海寰电

十月初三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转吕：宥电悉，已照转。现各使以惩办轻，和议难成，务请商外部，速电各使和商方有济，坤仍密劾董、毓，第董须缓办。东。

91 刘坤一、张之洞电

十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毓贤任晋抚，暴戾残杀，罪在毓不在晋，已办遣戍。闻法仍派兵赴晋，必致生灵涂炭，受害在晋不在毓，失联军本意。西逼日深，恐滋枝节。请速商阻，保和局。弟等当劾毓置重典以谢外人。盼电复。坤、洞。阳。

92 电刘坤一 十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派兵赴晋，俄不与闻。外部未归，阳电译寄，并切恳代阻法及他国速罢此举。得复再闻。请转香帅。青。

93 李盛铎电 十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

歌电遵办。铎。庚。

94 刘坤一电 十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 已转德馆

锡抚到晋两月，痛办拳匪，正法首要八十余人，实心保护教士，不遗余力，迥非毓比。务祈鼎力商阻，勿令洋兵入晋，并请转吕。坤。遇。

95 罗丰禄电 十月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日)

庆邸傅相电：昨电吕使云，德使要全权凭据，照向例恭录谕旨送阅，伊言电旨不足凭，英、俄、日本皆同此议。闻其会商条款，大致已就，未便因此延阁。已电奏恭录谕旨请用御宝，临时送阅，以昭慎重。望告外部，电催开议。并转杨、吕、裕、伍、李各使照办。庆、李。篠。丰。嘯。

96 电刘坤一 十一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勘悉遵转。俄主卧疾黑海，外部屡愆归期，尊电照译，加函切恳持平，速为代筹，以保主权，而留余地。如有复，容续闻。冬。

97 李鸿章电 十一月初六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冬悉。鸿感冒已愈，尚须避风。昨庆邸已与各使开议，二次会议鸿必出，承念甚感。支。

98 旨电 十一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①

旨电李鸿章：增祺与俄人擅立约章，荒谬已极，着即革职，飭令回京，毋任逗留生事。盛京将军已派清锐署理矣。杨儒电，废暂约，立正约，一切为难情形，亦所稔悉；然总须设法磋磨，不避其难，以副委任。将此电寄该大臣知之。

99 电李鸿章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一日)

效悉。康复欣慰。盛转电奏未到，故不接洽。增、长久无来电，总须消息无阻，方易办事。都议情形如何，乞示。马。

100 余联沅电 十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一日)

密。奉旨：“奕劻、李鸿章江电并杨儒俭电均悉，交还东省种种为

① 此电时间似有疑问，因清廷于十一月十一日任命杨儒为全权，十一月十八日杨儒与维持第二次谈判时才提出暂约问题。

难，自应照杨儒所拟，从缓商办。钦此。庚。”

101 余联沅电转吕海寰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

沪京文报仍通。勋文。寒。

102 奕劻、李鸿章电 十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八日）

顷接增将军由旅顺元电称：电敬悉。祺办理不慎，咎无可辞，惟文电不通，为难情形未能遽达，和议如何，前此亦未略悉。周冕九条，如第一条火车路未改。八、九条尚无关系。二条，俄留军队，与钧示不允全撤相同。三条，我军队既不得力，一律裁撤，亦与函示相符。三省库存之械，俄早收去；溃兵械已散失，留兵六千，械仅敷用，炮台现无，间垒何用。五条，已允将辽、海、盖、熊各城归还，营口亦允和议界定必交。六条，巡捕队定六千人，比吉林多二千，与从前练军相伯。七条，省城虽派来廓密萨尔及暂约俱允视北京和议为断，不符更改，是暂约已不为一定之据，此补救大概情形。此番商定尚无枝节，悬钧政转奏云。希酌办。以后与增等通电可托俄转递。庆、李。嘯。

103 盛宣怀电 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九日）

摘录蒸旨：积习相仍，致成大衅，现正议和，政事尤须整顿。懿训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作后事之师，以后择善而从，母子一心。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各督抚参酌中西政要，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因革省□，各抒所见，各举所知，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由朕上禀慈谟，斟酌施行。今之言者两途，一袭报馆文章，一拘书生浅见，有治法贵有治人，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因循敷衍，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全文另寄，请转吕、裕、罗、伍诸公。宣。号。

104 增祺电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

俄京杨钦使鉴：前奉电示，因亥本已失，查之吉林，迁延未复。此次屡与阿提督商议，已允将沈、辽、海、盖、熊等处交还，营口将来亦行交还，金州设华官，须俟定妥和约，始能核准。暂约各条已订明，均照两国和约章程为断，特以奉闻。尊处与户、外部所订正约，祈随时示遵。增祺。廿。

105 电盛宣怀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七日)

径、沁均悉。国书昨转，此间已递外部，称俟东省约定必效力，请同时筹办弗允。容再商续闻。艳。

106 盛宣怀转西安致各驻使①

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到

枢寄驻使电。奉旨：“俄允交还东三省，所拟条约十二款，朝廷已饬令全权磋商删减，期保自主之权，各国亦均以为不可许。惟就中国现在情形而论，各国代谋之意固属可感，而势难独力坚持，激怒于俄。因念此中利害，不惟中国当熟筹妥计，期出万全，即各国亦须互相维持，以免环球偏重之势。着吕海寰、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密商各外部，恳其联约向俄廷善为排解，俾此事得以和平了结，诚于中外大局，实有裨益。钦此。蒸。”除转各使外。

107 电盛宣怀 正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六日)

摊偿电局二事，屡商外部，总称定约后再议。失守字样作被占意义译洋，昨已送交。谏。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二辑出。

108 盛宣怀转西安致各使电^①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奉旨：“俄约虽酌改，其中尚多窒碍，不独中国之害，亦大非各国之利，惟限期甚迫，俄告中国，词意决绝，势难独力转圜，非得各国力助商缓，不能从容筹议。前英兰侯有英、日、德、美向俄诘问，尚未回信，中国勿遽画押之语。昨全权电奏，萨使亦允转电政府，请俄展限。着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速商各外部，请迅即电达俄廷，代请展限，总期稍宽时日，方可妥为筹订，必各国真肯出力助我，方能有益。该大臣等务须体察情形，或密告以各国果能代请展限，中国得以筹办妥协，则俄交还东三省后，中国甚愿与各国会议东三省开办通商章程，大兴矿路工商一切事宜，俾各国利益均沾，亦仍赖各国合力向俄商办云。有此利益，各国或可实力相助。惟此层务必秘密，作为该大臣等之意，不可使俄知之，以致激怒贻患为要。着即悉心妥筹，向商以固全局，仍将商办情形迅速电闻。钦此。”

109 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钦使经西医竭力施治，颇见功效，神气稍清，微进汤粥，右臂尚可运动，惟左半体麻木不仁，医称危机已转，恐难免偏废。阳旨，德等谨撮要译送外部，不见亦不收。顷奉阳电，当谒珍田探询一切，容续陈。惟德、征祥谨稟。佳已。

110 电盛宣怀 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转邸相。钦使经西医敷剂兼施，颇见功效，神气渐清，痰涎渐少，惟日夜仰卧，左半不仁，日进牛汤乳数次，用洋奶瓶吸食，医称可无意外，偏废尚恐难免，须安心静养为要，刻下语言虽蹇涩，细听可辨，右手震动，勉强画字，依稀可认。顷奉面谕，飭惟德暂行代办使事，一面请速催新使来俄，或派就近驻使兼摄。惟新使前经俄允接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四辑出。

待，另简须先商俄为妥。斟酌夺代奏。惟德、征祥谨禀。蒸午。

111 电盛宣怀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请转邸相：宪恙稍见轻减，神气渐清，医药颇效，惟左半麻木，动转需人，困惫如故。顷珍田飭伊参赞来言，前送外部节略，兹据复称，节略中语，不便收纳；但可密告，此次中俄商议，系暂时约章，并无碍中国自主与各国权利之款，可请勿疑。又前经屡次声明，凡关各国之事，应入公约并议，专关一国之事，应径向中国商议云。惟德、征祥禀。真。

112 胡惟德电李鸿章^①

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到

虞、阳、两佳，蒸午等电计呈鉴。使宪恙渐减，医药颇效，惟左半不仁，困惫如故，屡问前请速催新使，有无回音，祈速赐电覆。

113 盛宣怀电胡惟德

三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沁电转枢及全权，钦使奏到，拟派吕兼。格使以现无要事，止派。宣。冬。

114 行在政务处电

五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传来，即日转钦宪^②

盛转。本处更定政要，择善而从。查西洋各国，变通政治，日新月异，允宜采资考镜，应请贵大臣将该国现在政治、学校、财政、军政、商务、工艺诸大政章程条例，分别择要译录，迅速咨送本处，以备采择。行在政务处。真。宣。庚文。

115 电杨儒

五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五日）

西藏专使到俄，用头等礼接待，谒俄主非去年情形，吴克密称。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五辑出。

^② 杨儒于三月离俄赴德就医。

恐英将诘问中国，应否报署，不下断语。德禀。得。

116 李鸿章电 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日）

藏使意指若何，祈往晤密探示知。鸿。敬。

117 电杨儒 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日）

李相敬电，藏使意指若何，祈往晤密探示知云。闻该使不见客，且未知已行否，容探禀。德。有。

118 电杨儒 六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六日）

相州电：感电悉。昨询俄使，谓藏当无他意，汝应告外部，以藏系我属地，并未报知，亦未请我皇国书，应准往询商，以便转报云。当先约晤喇嘛，不见，再商外部。德禀。东。

119 电杨儒 六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七日）

昨遣仆两诣藏使订晤，均辞出门，并云今仍无暇，明日再定。午后当谒外部，略一谈及，恐伊阳为不闻，暗中指使，且恐该使日内颺去，拟作函约晤，乞速示机宜。德禀。冬。

120 杨儒电 六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八日）

不见本意中事，函约仍辞，又将奈何，其实见面亦不过以地理会之词复我，相电话不妨直告外部，以示中国着意此事，望酌办。萧。

121 长庚电 六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九日）即日转钦宪

尊函敬悉。贵体痊愈否，念甚。枪件事，昨吕星使来电，据运行称，扣留日久，栈费不资，恐有损坏，无从赔补等语。又七河巡抚前巡边至伊犁交界，庚派人往晤，探询此事，云须外部作主，方可交出。现闻公约已成，乞鼎力婉商外部，电七河巡抚饬解来伊，以敦和好而昭大信，庚并电覆吕星使，请催运行转商俄外部矣。费心祷切。庚。径。

122 电盛宣怀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二日)

请转行在军机处：儒自三月间乞假赴德就医，数月以来，肢痛虽减，而左半麻木如前，步履艰苦，稍一用心，则神思散漫，西医力劝静摄，且勿回俄，缘水土寒湿，难冀速痊，更虑增剧。惟假已三月，不敢久羁境外，业于二十八日扶疾回俄。窃以中俄交涉吃紧，决非病躯所堪胜任；况儒去国九年，差期两届。去春旨派桂使更代，业经俄允接待，即使另派，亦可循例知会外部，彼见儒病状，想不致故意拗执。务祈俯鉴衰疾，速简替人，俾早内渡。至新任未到以前，仍当力疾视公，以慰宸座而重职守，统乞荅裁，代奏，速赐复音，无任感禱。俭。

123 奕劻、李鸿章电

七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八日)

宙。俭电，福躬渐愈，力疾回俄，深慰廑系，既电枢廷代奏，应俟后命。文郎到否，公约将成，电旨催议俄事，俄廷约明，外人不得干涉，乃可开议。并闻。庆、李、冬。

124 罗丰禄电

七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治电敬悉。东三省事尽虑周详，尚多责望；孱材承乏，陨越更在意中，辱贺惭感。适有目疾，拟借辞谢，我公何以见教，使英替人，未见明文，探悉另电。丰。曩。

125 电李鸿章^①

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日)到

治悉。敬谢。当即照会外部，伊日内随俄主赴德、法阅操，甚忙。儿子锡宸月杪可到。谨闻。

126 电李鸿章

七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

养悉。儒病未愈，若更替因此停顿，则枢与公体恤厚意，未免辜

^① 据《李文忠公电稿》卷四十辑出。

负。现外部随俄主出游，务恳切商格使转圜，无任叩感。敬。

127 长庚电 九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

六月梗电，计早达览。枪件事，已向外部商及否？尊处前函云，俟都中公约告成再设法，现已回銮撤兵，诸事大定，想可商办。庚现奉旨来京当差，任内事急需清理，除电吕星使商催运行外，务乞速商外部，转饬放行，毋再阻留，并赐电覆为禱。庚。有。

128 电长庚 九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

有悉。枪事屡催外部，并行文二次，据覆称，现俄廷谕禁军火入华，中朝亦谕禁在案，碍难照办，俟接兵部确复再行照会云。已详达吕使。感。

129 李经述等电^① 九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日）

勘电感悉。先严病久，事繁未能静养，遽致不起。弥留之际，以东事未结为憾。世叔夙与同志，必能补先严未了心事。呼抢迫吁，临电百叩。樊人述、迈泣血。艳申。

130 长庚电 十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感电悉。枪事淡神心感。惟此件二十四年由吕星使订购，承运人约定廿五年七月运到，俄外部等部已允运行在先，与事后应禁之件不同，仍乞设法酌办为禱。庚。东。

131 电长庚 十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东悉。前又行文外部，驳以枪事早经俄允运在先，不应入禁例，况伊犁去年力保平安，非东三省比，枪件弹压边地盗贼，有益两国，敦促交还，或另筹办法，接复再闻。敬。

^① 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其子李经述、李经迈来电。

132 袁世凯电 十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九日)

杨星使鉴：宙。收回天津一事，迭经在京与各公使面商，金称甚愿交还，惟至今尚未定期。查各国公约，本无久占天津之条。现在两宫回銮，和局大定。北洋为京师门户，直隶□各省枢纽，弟膺此重寄，亟应驻扎天津，经理善后各事，并整顿布置一切。各国既愿中国力行新政，须将天津早日交还，俾弟有所措手。请就近切商各外部，并请将商办情形详电示。凯。阳。

133 电袁世凯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日)

袁制军鉴：阳悉。婉商外部，并劝创议交还，敦商各国，以成美举，伊亦首肯，仍欲电雷使查复核办，尊处可婉告雷赞成之。真。

134 外务部电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

十二月廿二日奉上谕：“杨儒着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钦此。”外务部。漾。

135 电长庚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

枪件俄允出费代运，德界交还专候新任荫使^①复信办理。养。

136 外务部电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

奉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月二十三日各国使臣夫人等入觐宫廷，极为款洽。美国使臣康格之妻前曾与各国使臣夫人同班觐见，此次惟伊在京，垂询情形，尚称佳善，良用欣慰。每念去年拳匪之变，各公使参随及诸内眷皆受惊悉，时系于怀，现在均已回国，一切起居，谅皆安吉，着各出使大臣传旨慰问，以舒廑注。钦此”。敬。

^① 荫昌。

137 长庚电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三日)

敝处枪件事，前读大咨驳辩文稿。兹接养电，俄允代运交还，往返周折，大费草神，感谢感谢。荫公使信乞续示。庚。艳。

138 荫昌电 正月初七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鱼悉。伊犁枪件，俄允代运交还，筹筹甚佩。惟得尊函后，即本长帅意与原经手人克劳司妥商，交还原物，收回原价均不能办。若运至德界，其存栈等费，从何筹付；且枪件有无锈坏缺少，均不得知。请转电长帅，熟筹良法为要。昌。鱼。

杨儒变法条议^①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出使大臣工部左侍郎奴才杨儒跪奏：为变通成法补救时艰，遵旨条议，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伏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秉承懿旨实力振兴，谕令内外臣上，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详悉条议，仰见皇太后、皇上博采谏言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目击时艰，值此主忧臣辱之秋，敢不竭勉愚忱，沥陈管见。伏念奴才奉使欧美于今八年，于彼国用人行政诸大端，亦尝推究其本原，略规其要领，抚念时局，早夜焦思，处今之世，虽伊吕复生，舍富强难图立国，舍变法莫致富强，窃效一得之愚，谨拟六策，曰：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集众长。敬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一自强敌环伺，舟车飙驰，海疆边陲，险要尽失，非首固封圉，何以图存？思患预防，厥端有六：一曰建陪都。威旅海口让人，已无门户，满洲铁路南向，已失藩篱，方且大沽撤防，京津设卡，从此京师在人掌握，迁都之计不容再迟。然骤尔议迁，恐都城所在驻使随之，设卡撤防行将易其谋京者，以谋新都矣。惟先择陪都，暂置行宫避暑避冬，此焉驻蹕，一旦缓急，有备无患。万世基业次第经营，惟洛阳、太原、长安宜于闭关谢客，而不宜于奋发有为，且益长雄强环食之谋，恐逼成踟躇偏安之局；建业近海，仅亚燕京。子孙帝王之基，宜在荆襄，上游有长江以便转轮，有川蜀以为退步；芦汉、粤汉路成而南北贯注，精华荟萃，呼吸灵通，有事则江险千里，铁舰不入浅水，沿河可置重防，其地利有足恃焉。二曰设江防。上游建都，下游必须设守，江流狭处，两岸置炮，节节严防，辅以快船鱼雷，彼巨舰既不克来，

^① 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九校。

即用炮艇兵船，我有连垒舟师，三面抵御，可无虑其冲突。至炮台不坚与无台同，舟师不练与无师同，此则武备不精非关形势，西国有一军守台百舰不能飞渡者，是在办理之得人尔。三曰练陆军。中国兵力一时决难与他国抗衡，然域中不可以无备，海军暂可不设，陆军亟宜讲求，各省分练精兵，凡军法营规枪炮器械必统归一律。统兵先须教将，凡武备学堂各营教习应取法一帮，德国最精，日本最廉，所宜预为择定也。学堂诸生学有成效遣赴外洋，即入各教习出身之学堂中肄业，以竟其学，庶几心传一脉，迁地为良，十年成材，陆续辞客，二十年后华兵尽是洋操，不需洋将，学堂自有教习，无取外求矣。四曰满蒙特简重臣。悉卑利铁路尅日告成，陆路通商，强邻逼处，满蒙情形从此一变。今兵权虽被限制，而额兵可先精练，徐谋扩充；利权预防把持，则商货尤贵畅行，借图补救。拟请简派夙有重望，熟悉交涉之明干大员，为满蒙陆路通商大臣，凡外交商务治税治军统归筹划，事权专一，措置咸宜，治法一新，积弊胥革，行见志士能员，富商巨贾争出其途，异日邻交吏治商利边防必有明效可睹。五曰陇桂添练劲旅。甘肃回匪孔多，广西寇盗充斥，仓猝变起，往往本省兵力不足，征调他军，牵动全局，如添练劲旅，既可搜罗亡命，散其爪牙，又可扑灭匪氛，无使滋蔓。然其用尚有切于此者，俄人里海铁路已通新疆，法人越南铁路已达龙州，两国注意原在陇桂内地，旦夕路成，恐彼伺隙蹈瑕，不但商利肆其要求，即兵权将遭挟制，异日虽欲练兵而不能，东三省事可以为鉴。劲旅既成，甘肃之军尚足备新疆之急，广西之军且足辅云南之防，在有铁路以连属之。诚能练此两军，一举而数善备矣。六曰卫藏早筹办法。俄逼新疆甘肃，英踞印度缅甸，实均有窥伺卫藏之意。藏中达赖喇嘛近颇为俄惑，常遣人私聘于俄。又二十年来英屡遣人入藏探路，绘有细图，密藏兵部。两国用意略可知矣。与其吞并已形再与理论，何如乘其未发先事预防，或改全境为行省，或造铁路通滇蜀，或与英俄订约准其辟道通商，微示以卫藏之地非中国所肯轻弃，即隐杜无虞之狡谋，免蹈缅甸越南之覆辙，是不可不及早筹之。奴才之所愿固封圉者此也。

国之强弱视贤才之盛衰，无事则庸夫高枕而有余，有事则贤哲驰

驾而不足，若非破除成格宽予进身，恐世变无穷而贤才有限，是在养之有道取之有方而已。何谓养之有道？根固者枝荣，上行者下效，提倡风气，培植本原，则亲藩宗室所宜讲求时务、通习政事，亟应兼聘西国名宿为之教习。中学但求略通经史大义，西国^①于语言文字外，旁及西史、舆图、公法、吏治、财政、军谋，专精一门惟性所近。学有进益，由皇上亲加考试出洋游学，他日必能上佐宵旰，匡弼庶政，领袖百寮，此养之之道一也。方今之世植人才培元气，莫有急于学堂者矣。官家学堂所宜加额扩充，然或限于经费，限于学额，限于道路，势不得不借助私塾，以济官学之穷。果其激劝得宜，必有志士富绅踊跃从事，不费一文公帑，造就无限人才。凡民间自办学堂，如中西教习果系通才，学规课程果具条理，学生在百名外者，应准地方大吏上闻，其总理学堂之人，或赏授虚衔，或传旨嘉奖。各生学期届满，准该学堂呈送学政衙门，扁试中西学业，择优录取，作为生员，但取成材，不拘额数。诸生知进身不赖帖括，自肯专力有用之学，而不致学非所用。激劝行于上，人才兴于下，此养之之道二也。曩者游美学生未著大效，患在中文太浅，因噎废食，是又不宜。今内地官私学堂盛行，优等高材皆宜分遣外洋，以期卒业，惟为数既属有限，学成亦尚需时，一再筹思，得一权宜之策，拟请明降谕旨，凡中华子弟曾在外洋大书院学成，领有凭照者，准其就近投各出使大臣，呈验凭照，面试所学，分别等级，随时奏请钦赐贡生、举人、进士名目，作为正途出身。查西国国家大书院考试凡分三阶，一曰勃乞腊，视中国公私学堂学成诸生，讲求较博，学业较深，似宜定为贡生。二曰玛斯德奥夫阿德，一如中国举人。三曰道克脱奥夫劳，一如中国进士。考取中式给予凭照。其进士一阶例无定额，非但学问渊博，且须众望攸归。其来中国充当官学教习者，类多贡生，即举人亦不多，进士更少。惟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系美国进士。夫彼国人得此出身，我且资为师范，我国人考列同等，何妨权锡嘉名，况捐例既开，尽人可登仕版，则贤才为宝，何惜沛此特恩。破格举行，其便有四，不需官项，骤得

① 疑为“西学”之误。

多材，便一。此辈类多久旅外洋之富商子弟，身虽远在海邦，心不忘夫君国，往年内地义赈，慷慨乐输，嗷嗷内向之心，于斯可见。殊荣忽被，非仅拔草芥数十辈才士，且鼓舞域外数十万人心，爱戴之忱，自兹愈笃，便二。此辈久寓重洋，受制苛例，切齿外邦之肆虐，痛心中国之不强，有知彼知己之长，无非类异心之患。量材器使，优给薪资，必可得其死力。胜于聘用西人，便三。风气既开，侨民益知奋学，功名所在，志士不惮远游，即内地闻风兴起，必多自备资斧航海从师，讲求经世富强之学，异日人材不可胜用，便四。此养之之道三也。自明初八股取士，意在发明经义，近世文风日下，摹拟为工，专重头场，刻苦首艺，虽八股中固长得真才，而真才亦消磨于八股。究之世变之亟，庶政之繁，岂真一通八股便无不通乎？然决然废去，既恐俗学向隅，通才亦难敷额，但能斟酌变通，将乡会试三场移在头场，试以时政外交策问五道，次场论辨经史大义五篇，三场试以四书题论三首，但取明通，不尚词藻，借以敦崇朴学，转移风气；另设实学之科，凡通晓各国语言文学、史学舆地、公法武备、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制造驾驶等学，准其分门投考例。乡会试例取中，并法圣祖、高宗举博学鸿词之意，特举制科，或称奇才异能，或称直言极谏，闻风兴起，得才必多。至于慎选学政，激励士林，力祛浮华，务收实效，改学舍书院为官学，严儒官掌教之责成亦当同时并举，此养之之道四也。何谓取之有方？未成之材养之于平日，已成之材取之于临时，则选举尚已。选举之法，一政绩，有学无才者跋前而疐后，有才无行者重私而轻公，若政绩可观，则更事既多必堪任事，如考课者实心求之，干练之员自必脱颖而出。二幕府，督抚幕僚不乏晓畅事机洞悉中外，且朝夕晤对，其品行学识知之最真，果有闳骏之才，应准其专疏上闻，量职授事，以视草野新进之臣相去远矣。三上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岂无有本之学，屡蹶名场不羁之才，穷于汲引而终身沦废者乎？诚许士民上书由督抚代奏，或慨陈时政，或各献专长，果其言属可行，学有实用，即由该督抚察看，询事考言，量才录用，必有宏毅多才之士出乎其间，如有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亦准督抚访求荐举，庶几野兄遗贤，此取之之方一也。自古用人不惜借才异国，秦用由余，晋用巫臣，吴用伍

员，汉用金日磾，流传史册，功绩昭然。近年戈登、赫德之流，迭效驰驱，弥多广益。诚以非用彼隼才，不足测敌情之幻，非广搜臂助无以济世变之穷。不但开矿造路、制器练兵、税务学堂必宜聘用外人，即内治外务国用民生，均可用彼所长益我所短。此后除聘用洋员、洋匠、洋教习外，拟请明颁谕旨，内自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各部大臣，外自督抚将军以及监司大员，均准其访聘外国通才，延为幕客，有事可备询谋，收集思广益之效，无事相与谈论，为周咨博访之资，不但赞益公事，且可借习外情化其成见。昔华盛顿兴美，则有法人参预军谋，大彼得兴俄，亦聘德人为之辅治，日本变法任用洋员尤多。盖凡有国者每因材不如人，而后外患日亟，外患日亟而后发愤为雄。现中国纵派游学速兴学堂，而收效尚在十年以后，则此十年内其借才以自辅乎？抑因循以坐困乎？培才渐多，逐客未晚，今之日本是也。或谓多用外人则事机不密，窥刺宜防，不知用人之权取舍在我，故不受魁柄仅列参谋，且兼取各国之才，自无虞其盘居，如美和比奥瑞士瑞典等国均不乏贤豪任我驱策。异日各国若窥我政治日弛，方将派洋员为辅治，预我政权如英之于埃及，是已，见我措置失宜，方将禁洋人为我师，杜其上进，如俄之于东三省，是已，预为补救之图，出此权宜之计，此取之之方二也。昔者齐用夷吾，秦用孟明，自古人君用才固有略迹而原心，录长而遗短者矣。方今休废之中，亦岂无瑕不掩瑜，才堪大用，或经此磨折增益其所不能，或愿赎前愆，感激而图报称，使功使过一出圣裁，取用老成胜于拔登新进，此取之之方三也。奴才之所愿求贤才者此也。

自古为政，未有不富而可以言强，不富强而可以言治者，国之有财用，如人之有元气，故《大学》言治平而于生财之道，惟兢兢焉。夫国家自有之利，开之益通，闭之立塞，塞则养一国而不足，通则供天下而有余。裕之道又有七端，一曰出产。地中则有金石宝藏，其产在矿，地广则有树艺种植，其产在农。至于山林蓄竹木，江海富鱼盐，畜牧宜于平原，裘马饶于边塞，育蚕作茧，种蚌生珠，羊毛织呢，驼绒制毯，推之牛革象齿蜂蜜乳酥，以此类求，不可殚述。中国物产不第甲于环球，即萃万国之精华，亦不足以相埒。然天与弗取，

人将取之，各国觊觎矿利已有明证。诚能将各项物产博采西法，逐事讲求，聘专门之家，成专门之业，行见地无余利，人无余力，孳乳而寢多，愈用而愈出矣。二曰造货。物之大者，轮船枪炮所宜逐渐精求，弗恃外购，固也。今民间日用所需，洋货辄居其半，小民何知，物美价廉则争购恐后，遑问其货之来与财之去耶。我自仿造则工值既轻，运资又省，非但抵制洋货，而养工养商利莫大焉。民间之用既无取外求，海外之销复多方设法，摹彼之物制，出我之心裁，外人贪其值廉，喜其新异，销流必畅，一转移间，将见进口货日少，出口货日多，是在力之果工之精而已。三曰学艺。工何以精，惟学斯精。先创工艺学堂，聘西匠以传其术，再遣工艺游学，分专门以尽其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彼机器我以手工，则工之迟速悬殊，而机器之学又不可不讲。或谓西国人少，机器便于制造，中国人多机器有害民生。不知每一机器厂，雇人常多至数千，惟用机器而后出货可速，而后售价可廉，而后洋货之利可夺，而后中国之货可满天下。其养工正同，其获利迥异矣。夫天下事未有不学而能，亦未有拘小节而成大业者。昔大彼得微服远游，学为船匠，卒兴俄国，彼人君不耻为匠，则士人何耻为工？是在皇上有以激励而兴起之。倘许以虚衔，或允以专利，天下之大必有起而应者矣。四曰劝商。有工无商，行而不远，有洋商无华商则彼物内售，而我货不外流。鹿茸、洋参、海参、鱼翅于彼为弃物，知我贵重，即有洋商贩之以来；丝茶、绸缎、磁器、草辫为我之所出，赖彼购取，绝少华商运之以去。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何则？彼有商学而我不讲，彼有商会而我不兴，彼且有公司以集资，国家为保护，故中国商货出口不敌进口，互市以来，彼愈富而我愈贫。失今不图，利源立涸。亟应订商务之律，设商务之局，遍询商家之疾苦不便，而善谋补救，博访商务之盈虚利弊，而力为主持。陈内地之产纵洋人观览，而谋所以畅销；购外洋之物资华人揣摩，而谋所以学制。海外富商派之为领事，可免病商。招商轮船推广至外洋以资运货，庶商利渐为我夺，商务不让人先。西人常谓华人善于经商，惜中国轻之，致落人后，诚整理得宜，则聚中国之财，散中国之货，胥在是矣。五曰保权。域中利权我自有之，即外人合股，客自客而主自

主，今则反客为主矣。通商利权与人共之，即一国沾利，我有施而彼有报，今则有施无报矣。领事只理商务，今彼领事自治洋商兼治租界之华人矣。洋商原辖于地方官，今彼洋商虽在中国地方，不由中国管辖矣。税则本由我增改，今彼多方挟制而我失税权。商政本由我扩充，今彼任意把持，而我失商权。莫保本有之权，遑论已失之权。履霜坚冰，后患何堪设想；阴雨桑土，绸缪尚待奚时。然目前骤难理争，争亦无益。若非审酌时宜更定律法，则外人渐不肯就我范围，而约章终不可改。约章不改，则利权久为人限制，而商利终不可兴，昔之日本今之中国也。自改订律法，重定约章，内治之权专，商利之权保矣。东邻之成例可援，时局之挽回可望，速图变计，收效已迟，若复因循，补救无日。此尤奴才所夙夜旁皇而寝食不安者也。六曰折漕。中国之糜费多而收益少者，非止一端，而以漕运为尤甚。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称：南漕每石需费十八金。此盖括上下一切浮费言之，则一岁漕运四百万石之米，需费七千余万金之多。而京师官俸兵粮领米，非杂泥沙即多霉烂，竟不堪食。不得已领米易钱，每米一石易银一两。夫以七千余万之费，仅得四百万金之用，其耗折为何如矣。加以州县之暴敛，官役之支销，病国病民莫此为甚。诚令各省将折漕之银与应发水脚一并解部，官俸兵粮折银发给，复招商运东南之米以实京师，免其纳税，利之所在商人争趋。夫暹罗之米每岁贩至海外，岂有他省之米不可运至京师乎？江浙牛庄之米轮船可通，山东河南之米运河可达，每岁节省帑金定在千万以上。七曰禁烟。自洋货内流，军火外购，中国财力漏入外洋不可胜计，然害之尤甚毒之尤深者，莫如鸦片烟。查烟之入口岁约十万箱以为常，每箱约值五百余金，除捐税各项约百金外，洋人约得四百余金，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自内地仿种，各省所出又多至十二万箱，以每箱重百二十斤，每人岁食六斤计之，食之者盖四千四百万人，而自种自食者不与焉。如此而言，禁徒禁食烟不禁入口无益也。禁入口不禁自种，外人又不肯也。斯事体大，非专派大员明订条约，严立章程，宽限时日，中外合力，上下一心，决难举办。英国向有禁烟入华之会，其中不乏好义官绅推演其说。只以事关英属地度支，中国既未议禁，英政府本

可不问。应请飭令出使英国大臣，先将朝廷之意婉达外部，并敦请其协力赞成。英如见中国诚心举办当无不允，然后钦派专员先赴印度与英总督妥筹办法，再赴英商订禁烟条约，即以一年进口箱数平分为五十分，以后进口逐年减少一分，限五十年减尽，俾印度岁进以渐而短，亦可预图弥补。一面详立禁种禁食章程，与约章相为表里宣告中外，此项章程亦当分年课功，务期五十年内既无人种亦无人食。应请特简大员会同总税务司设局办理，详商办法大约，先编烟田册，亦用禁入口法将烟田平分为五十分，每年减种一分，限五十年减尽；又编烟丁册，册成后，限若干年内一律戒食，逾期不戒，年四十岁以内者，官削职、士鬻衿、兵吏除名、工商罚鍰，押送戒烟局，官为督戒；四十岁以外者，视其所业，分别收纳烟丁税以终其身，所收之税即充戒烟局经费。务须妥定细章切实办理，以期有济，漏卮之杜，其在此矣。至于邮政行而驿传可废，练军成而绿营可裁，武学兴而武科可省，庶政举而无用之局、挂名之差、素餐之冗员、虚设之衙署，举可删除，而后有用之财源不致虚糜于无益。奴才之所愿裕财用者此也。

今英、法、德、俄、美等国，人第惊其富强，而不知其所以富强者有故。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人第鄙其贫弱，而不知其所以贫弱者有由。孟子有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况近者各国借口支持干预人国内治者，往往而有，则内治者实为国之本原，当今之急务已。整之之策略有五端：一曰专职司。夫后稷教稼，皋陶明刑，三代任才，类皆终身一官，故职无不举。西国外、户、兵、刑、农、教、内政，既未闻一部数官，亦从无一官兼摄者。今举一切六曹之大政，或以一人而兼署数缺，或取一职而历试多人，非有兼人之聪明，岂可强其所不习；况以衙署为传舍，谁肯尽心于厥司，各部大臣应一例擢自司员，则部务夙娴，心思以专而愈一，各曹政事应一体责成长吏，则职无旁贷，功效以专而愈宏。部臣如是，疆臣亦如是。由州县而监司，由监司而督抚，升迁不出本省，督抚不轻调离，既免人地不习之虞，更收久道化成之效。值此痛深创巨，方期振作有为，京外大员拟请飭令久于其任，部臣开去一切兼署兼管差使，本部之事责成部臣，本省之事责成疆臣，假以事权，去其牵掣，凡各部各省一切改弦更张

之政，兴利除弊之图，期以三年粗具规模，七年大著成效，严泄胥苟且之罚，收群策群力之功，挈领提纲，政无不理矣。二曰删则例。昔者汉高入关约法三章，各部则例宗旨，本以杜弊，而适便吏胥之弊，本以防欺，而转导仕宦之欺。刑律亦然，罪名太繁，则比拟难而规避易，条目愈琐，则遵行少而空文多。拟请飭下部臣分别删改，一归简明，限以字数，每部则例不得过若干卷，以后非新例不准援，无例可援，则随时请旨酌夺办理，庶内外无不习例之官，不致假手胥吏，而后胥吏可裁，弊端可绝，办事可速，有益吏治不可胜言。三曰除积弊。今使兴一利而一弊随之，虽百废俱举何补于治。凡是壹则弊少，纷则弊多，而中国之度量权衡，银之成色、秤之大小至纷而不一，故胥吏因以舞其奸。凡事明则弊难，暗则弊易，而中国之清销出纳收管之数，开除之数，常暗而不明，故官吏得遂其巧。由前之说，是在通国度量权衡统由部颁，惟期画一，部中设铸钱局，各省钱币解银至京，由部代造，统归一制，庶几交算征纳，永绝出入耗折之患。由后之说，应令地方衙门将进出细目，每月榜示大堂，每半年汇刻清册，分送上司绅士，每岁各部又将各处报销汇刻总册，准人购阅，如某户完粮而月榜不列，某款出入与清册不符，榜册所登与总册不合，一经控揭，立予重惩，原官严议，庶几官邪以警，民困以苏。惟行此法，必先优加廉俸，俾事畜日用之资有出，礼义廉耻之心以生，而后可董之以严刑，劝之以重赏，否则，扬汤止沸，其害更烈。四曰筹荒政。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然鸿嗷遍野，与其办赈于临时，熟若预筹于平日。济荒之要，莫善于移粟移民，秦晋齐豫等省饥谨荐臻，均应预造铁路，俾与他省肥饶之地四通八达，气脉一贯，丰年商贾往来，歉岁转输便捷，乞糴则朝发夕至，饥民可适彼乐郊。移民之法更宜于丰稔之区，略兴工筑，如开河造路之类，以工代赈，似亦一举而两得者也。五曰驭教民。此次民教相仇，致成大衅，前事可鉴，后患宜防。查俄向不强人入教，法亦限制教权，欲求永久相安，彼此两益，拟请特简大员至各国专商教务，明订条约以示慎重。应商之事，略有数端：一、教士只准在教堂讲经，不准外出宣讲、送书劝人入教；二、凡教堂教会教士及中国教民，补造清册送官备案，由官按册补给准

照；三、以后华民入教，须有洋教士及华教民作证，由官询明委系安分良民自愿入教，始给准照。如入教不领准照，教士本人查出议罚。每年地方官将入教人民造册，汇送总理衙门查核；四、凡教士教民遇自己讼事，无论为原告被告，准其赴官申理。至一切地方公事不准干预；五、天主教教育婴善举广收婴孩者，即在教应改归自办，或与彼合办，务期杜绝流弊。此数者或从未议及，或议而未行，宜订细章，以垂久远。奴才之所愿整内治者也。

中国谈洋务已七十稔，而西学仅得皮毛，设总署垂四十年，而外交终多隔膜。兵谋不敌，端赖使才；智力兼穷，惟恃联络。自经此番挫折，至少须有五十年无外患，以纾财力而苏民困，庶冀从容图治，勉力富强，以保兆民，以守疆土，则使务诚不可忽矣。使务克修，邦交以固，其要有四。一曰储才，总署同文馆仅造就翻译，而堂官章京非自此出，身虽肄习西文，而公法约章已未能深究。至随使人员，有到洋而方习交涉，亦有到洋而并未留心交涉者。有到洋而始学西文，亦有到洋而并未识一西文者。迨至差满回华，则或去作吏或任他差，亦或大吏以其熟悉洋情，以为凡属学堂武备格致制造等事，均可胜任愉快，试问诸事与外交何涉？如谓曾办外交，而举凡所谓西学西法者，遂无所不晓，不亦左乎！诚能招聪颖子弟，于中西文字均已通晓，年在二十内外者，仿总署考章京例，严加甄别，作为学办交涉人员，即在总署中专习各国公法条约洋文原书，及各国交涉成案，聘西国公法名家为之教习，若干年后或补章京或先随使，内则由章京而总办，由总办而堂官，外则由随员而参赞，由参赞而公使，节次推升。又总署出使人员均作实缺，只准内外升调，而终身不出此一途，历练愈深办事愈熟，庶几章京参随无不习西文而通外务，堂官公使均能联与国而辑邦交。二曰修订出使章程。出使一途本系参用西例，然略具规模未探原本，彼立为专门之学经考试而授官，我视为进身之阶或夤缘而与选，即有深通公法精究西文，而汲引无人则怀才莫用；亦有未见约章不通时务，而声援既广则衔使遄行，无怪外人轻我视昔尤甚，此亦中国士大夫之耻矣。诚取英法德俄日本诸国出使章程，翻译全部去其重复，并将历年内外诸臣所上出使条陈，一并飭下总理衙门核议，博采

兼收，删繁就简，化除积习，修订新章，行见中国之才有过之无不及，出使之学以相胜而益精。彼见我竭力讲求，则轻藐之心立化，见我事有把握，则恫喝之技亦穷，外务愈明友邦加睦，敦槃永好尊俎折冲，从此使务必当大有起色。三曰汇刻中西文成案。中国与外国约定互换中西文约稿各一分，遇有辩论每以西文为准，是西文亦不可略矣。况总署使臣与外人谈论公事，既用翻译传达，尤宜参酌西文，俾无误会。今总署亦尝刻颁约稿等件，往往仅有中文不列西文。以后各使馆及他衙门与外人办事往来文件，咨呈总署均应配送洋文。拟请飭令总理衙门，每年岁终将本衙门及各使馆所办紧要公牍，中西文并列汇编档案，并将旧案一律补刊，发给本衙门办事人员，及各使馆各督抚关道衙门，以备参考。此事盖有数便，有时中国办一交涉之案，各国已采入外部官书，刊入新报，而使臣疆臣尚未接洽，既有此册，足备稽查，便一。办理洋文公牍，如涉前案，可检原文，便二。洋文公牍既须一并咨总署校核，译员翻译文件必更加细心，便三。学习洋文公牍之人，如得此册，足资揣摩，细究中西文义之异同，语气之轻重，裨益译务，成就译才，便四。此亦使务中所不可少者也。四曰遣武随员。使馆向有武弁，然只供执役，未尝学问。中国武备学堂及游学各肄业生中，如有品学兼优才具开展之人，应亟派赴各使馆充武随员，于外洋水陆兵备既可参考讲求，与彼中武员及他国武随员亦资观摩联络。且各国国主每岁举行大阅，使臣不得寓目，而武随员必跃马从国主后巡阅各军。因治兵本是专门，非使臣事，然其优待武随员已可概见矣。诚于每国酌派一、二员，实于联邦交养将才两有益焉。若一时无相宜之员，不准滥派充数，不通西文未入学堂之武职，亦不准委任此差貽笑外人，无裨实事。奴才之所愿重使务者此也。

伏读谕旨有云：懿训以为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圣谟洋洋，岂非泰山不让土壤以成其高，河海不改细流以成其大哉！世之论者，辄谓外国之长不过经商用兵，此不探本原之论也。试以观其内治，一考其史书，乃知其一切行政，设官教民养民之方，亦系萃数十国之观摩，积千余年之阅历，经几世之患难更变，集众才之智力精神，而始有今日。欲取其法莫若读其书，中国之大势，不能驱通国之人皆习西

文，更不能强中年以上尽弃其学，则惟有多译书一法。一曰官译。各部衙门均宜设译书所，译本部有用之书，如理财入户部，制造入工部，律法入刑部，武备入兵部，公法条约入总署之类，各部大臣随译随阅，纂辑成书，择其可法者，奏请施行。各省督抚亦置译书局，如水师、陆师、船炮、机器、算学、农学、医学、化学、西史、舆地等类，每省认定一门，略仿从前分刻二十四史办法，分别翻译。译务须委专家方得奥突，缘习医者不通机器，学农者不解行军。又如陆师、医学宜译德文，水师、制造宜译英文，丝蚕宜译义文之类是也。每局每日须出书若干万言，否则，译成一书，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二曰私译。士民译书不论何种，准其将译稿与洋文原书呈地方大吏核定，如果具体要有益治平，或收作官书或准其专售，或另给奖赏，俾各踊跃从事，众擎成功。民间译书局亦应奖励以成之，专利以劝之。如是，则不及十年而海外有用之书，皆为我有矣。三曰译日本书。中西文理截然不同，非精通西文难言译述，非多假岁月不易成书，日本同文之邦，其俗字虽不易骤识，然数月之功便通其义，改去俗字已成华文，以视西文难易之分相去远甚，取而译之，厥有数便。速于蕲事，便一。西书浩如渊海，日本所译已加选译，便二。西书一类之学有专门名目，译成华文臆造杂凑，言人人殊，往往同一西文，华名歧出，读书未见原文不知是一是二；东文学问名目均用汉字，且有定名，便三。日本同洲之国，向崇汉学，外侮日逼，改效西法，转弱为强，近年维新之治略具西国规模，因地制宜兼合亚洲政教，其三十年来官私辑译之书，更为切用，均足取益，便四。事半功倍莫过于此矣。四曰译报。近年风气渐开，报馆林立，言乎其利，则多闻可开民智，言乎其弊，则横议徒感人心，虽防口甚于防川，而莠言亦足乱政，惟披阅西报颇足习外事而备观摩，或论及中国尤足借公议以资参考。各国要事顷刻电传中外，各洋报馆一律购阅电报，采登报纸。拟请飭令总理衙门购备时事电报全分，随到随译，择其有关政要者，按日进呈御览，借以察洋情而识时务，比之借鉴古事似更切近有用。奴才之所愿集众长者此也。

以上六策，或整顿旧章，或参酌西政，或史册所经见，或各国所

通行。奴才非敢谓治理仅此数端，亦非敢谓所言尽属可采。恭承明诏，勉筹挽救之方，审酌时宜，略参引伸之义，谨就闻见，臚举大纲，伏祈俯纳刍蕘，飭下核议。至于各条详细办法，应请于办理时，飭令该管衙门或特派大员分别妥筹，务期周密，有弊必革，无利不兴，庶几百度修明，人心振作，外邦宾服，边徼乂安。冒昧上陈，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驻俄代办胡惟德
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歿情形函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五日）

敬肃者，随使蹇桂，久钦鸿庥，少修笺敬，弥切葵倾。敬维勋福便蕃，兴居馥谷，慰符远祝。通宪客春一病，精力渐衰，切盼替人，事多梗阻。屡欲乞假调理，因循未果。正初感冒，寻转伤寒，初七身热加剧，脉数口燥，眠食大减，渐觉委顿，至初十晨，脉息骤微，神气大惫，午后汗出不止，申初遽尔骑箕，卧病仅三日也。方疾初起，即由知医孙随员泽霖诊视。嗣又遵宪意延两德国名医商治，投以退热生津补气之品，竟无功效。中西医均称衰年气虚，感受外邪，发热数日，津液枯而精神亦竭，遂不能支等语。随侍有宪太太，次公子暨两幼女在俄。长公子去秋来洋省觐，小住三月，旋即内渡，抵京甫八日，而噩耗传矣。现已在京起程，遵陆来俄，约二月中旬可到。通宪身后一切，均与次公子妥酌料理。

西国公使出缺，多在其本教堂诵经祷祝，同僚官绅官服往听。前年驻俄日本武随员歿于差次，即在使署设奠。此次蒙电示办法，幸有遵循。当于十八日在使馆设奠，同日发引，暂厝教堂空屋。俄主、太后、皇后均已先派礼部大臣来唁。是日俄主又派御前大臣临吊。各头等二等公使各部大臣均亲到，亦有送殓者。客齐集时，当在灵柩前宣读谕词，用代诵经。海外殡仪殊难周备，参酌中西，勉凑妥洽，盖四方观礼，又不能不谨慎将事也。连日赴各处踵谢，外户部暨各头等公使均谒晤面谢，馀俱留片而已。

惟德溯自癸巳春英伦差满回华，即蒙通宪奏带赴美，由美而俄，随节两洲，驂靳十稔，知遇之感，迥异寻常，柱石遽摧，不第为天下恸，抑亦哭其私。已旨派暂行代办使事，自顾弩庸，弥深冰惕，惟有

勉自策励，勤慎从公，上答朝廷特沛之恩，仰副堂宪奖成之厚。比者英日订约，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仗义执言，与英、日不合而合，俄焰稍衰而銜我滋甚，外户部平日往来已熟，虽稍冷淡，尚不至故意为难。英、美、日各使向曾相识，日使栗野慎一曾驻美，彼此往还均相交好，盖伊等往来亦颇意在联络也。现惟德所用代办出使大臣事务木质关防系俄馆旧存者，谨于正月二十二日开用，另具文申报钧部。邮便尚祈训示一切，俾有秉承，至为感幸。敬乞代回堂宪为荷。专肃敬请勋安。胡惟德谨肃。

正月二十六日

杨儒传（一）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以监生纳贡为员外郎，铨兵部。举同治六年乡试。久之，出为常镇道。母忧服闋，除温处道，调徽宁池太道。光绪十八年，改四品卿，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与英外部葛礼山续定华工条约。历通政使副使、左副都御史，留使如故。二十二年，调使俄奥和三国。越二年，晋工部侍郎，仍驻俄。

二十六年，拳乱作，联军入津沽，电命儒递国书，乞俄调解。京师陷，车驾幸西安。俄佯议撤兵，而潜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儒至黑海行宫与婉商，俄允还地，而不允撤保路兵。将军增祺遽与订密约九款，多失权利，上责其谬妄，下严旨，仍令儒与俄议。儒与商更约，俄坚拒，儒正色曰：“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界？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俄穷于应，始允别立正约。上闻而嘉之，授为全权大臣。

逾岁，俄交草约十二款，趣画押。东南士民甚激昂，各国亦腾口舌，朝旨命再商改。儒责其外部食言，语激切，俄人勉为改数事，而仍未平准。儒数往谒，拒不见，见则第趣画诺，语竟即起，不容儒致一词。儒愤出，及阶，踣，伤右足，乞假赴德，奥疗治。俄留之，且因

其病笃，命驻华公使戴耳诗与李鸿章在京协定。儒复请代，不许。调户部。明年正月，卒，予优恤。

《清史稿》列传卷二二三

杨儒传（二）

杨儒，正红旗汉军人。咸丰十一年，由监生遵筹餉例捐员外郎，鉴分兵部行走。同治三年，期满奏留。四年，以办理军务出力，加四品衔。六年，中式举人。是年十一月，文宗显皇帝本纪告成，命以无论题选，遇缺即补，并加三品衔。八年，兵部核对处办理军务出力，奏保俟补缺。后以郎中遇缺即补并免试俸，诏如所请行。光绪元年，因恭修普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处出力，保以道员分省遇缺尽先题补并赏戴花翎。三年九月，丁父忧。五年服满起复。六年二月，普陀峪吉地告成，命加二品衔。九月，以道员指省江苏。十四年，授江苏常镇通海道。十五年正月，丁母忧。十七年，服满。十一月，授浙江温处道，旋调安徽宁池太广道。十二月，奉旨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美国、秘国大臣。十九年，授太常寺少卿。二十年，转通政使司副使。二十一年六月，擢太仆寺卿，十月，晋太常寺卿。十一月，调宗人府府丞。二十二年六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月，调充出使俄国、奥国、和国大臣。二十四年，升工部右侍郎。二十五年，转左侍郎。二十八年正月，卒于使任。谕曰：户部左侍郎杨儒才识宏通，由道员派充出使美国大臣，调充出使俄国大臣，办理交涉事务，不避艰难，力顾大局，一切悉臻妥协。兹闻溘逝，轸惜殊深。杨儒着照侍郎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该侍郎现有子嗣几人，有无官职，并着查明复奏，候旨施恩。寻赐祭葬。

《清史列传》卷六十三

书前驻俄公使杨儒事 佚名

辛丑之役，俄以东省撤兵事有所要约，盖不啻举东省之政权、兵权、财权而尽夺之，所谓密约七条者是也。于时使俄者为杨君子通。俄人屡迫其签约，不获，遂则大言曰：公勿虑，公所惧者政府之加罪耳。以贵国今日之国势，谁敢加罪于使人以撓邻邦怒者？不幸而获谴，则于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矣。所以游说之者甚至。杨君卒不应。俄人憾之。某日以事会于某所，俄外交当局某伪醉而哄，举足猛跌之，杨君坠楼伤重，陨焉。密约事卒无成。呜呼！如杨君者，素非有赫赫之名也。徒以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盖自爱其族类者有心知血气者之所同也。书之以告今后之秉国政而掌外交者。

《碑传补》卷十三

附录二

增 阿 文 电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总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增为照会事。本年九月十三、十四等日，迭接贵提督于俄历九月十四日暨俄历十月十四日所发照会内开：为照会事，照得本年义和拳肇乱后，本国屡屡谕知派兵之事专为帮同贵国剿扑拳匪兼保护本国驻京钦差大臣以及商民等，现已得意奉本国大皇帝谕旨，军队由京撤回，并拟有由直隶省一律撤还者。至于奉天省，亦欲仿照北京、直隶办法，所以省城炮台营垒既已站据，拳匪业经扑灭，本大臣为百姓裨益，仍愿原来地方官回至本署政治地方，以安民生。并望贵将军速还盛京，本国军队除撤还外，暂留一分，一为帮同护理地方，二为保全铁路以免再有损坏。如贵将军回省，本大臣管保无险，并祈速复拟于何时，以便派兵随护。万一不便亲自回省，先派亲信之员，或至旅顺，或至到营口。本大臣亦必派员面商贵将军回省之事。派来之员，务必沿途保获。为此照会者等因准此。足见贵国大皇帝谊重邻交，永敦和好，暨贵提督隆情美意，不胜钦感之至。现在本军督部堂业已行抵新民厅，拟稍住数日即速晋省，以便商办一切事宜，除先电达外，相应备文照复。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国水师提督阿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增祺、钟灵在新民厅致全权大臣

庆亲王、李中堂、荣中堂函稿 二件

(一)

敬禀者：

奉省与俄开衅始末，昨经五次肃陈，计已均邀钧鉴。惟当退至三面船时，距省城仅八十里，即办照会，以便通知俄带兵之员。詎无人敢于投递。嗣遇已革道员周冕等，由黑龙江逃回省，愿请行。当会同玉府尹将照会发交该员，大意不过以关涉铁路事宜以及保护弹压以速要工为议和停战之地，且免其与沿道乡民为难。而该委员等坚欲仿照吉林成案，加给全权委员字样，始能前往。不意该委员等于十八日领去照会，延至九月初五日始行进省。适遇闾城公议商会并俄帮办巡抚出城迎接回城，以安商民。该委员等复告以无处可寻，以致废然而返，该委员等到省后，亦未能与俄将军苏博提池和商，旋即奔赴旅顺。十四日祺等已抵新民厅，接准旅顺阿提督照会，谓奉天省亦欲仿照北京、直隶退兵办法，仍愿原来各官回署政治地方，请速回盛京，管保无险等语。正拟起程间，而周冕等由旅顺旋回，始悉阿提督与之商有暂且章程九条，业已画押。接阅之余，殊深诧异。查所订各条，如营口等处暂派俄官管理，并各军全行遣撤，缴出军械，以及省城设总管一员专管交涉，另设巡捕兵丁以保商民等事，当此时事但能曲全，自可稍为迁就，如事涉难行，虽云暂且章程，一经钤印画押，难免不为日后引证之据。且议和全局，应统归^{王中堂}主持，岂有外间纷纷掣越之理，不独于和局条约恐有不符，即于原派之意亦属歧异。除电致阿提督，营口暂派俄员以及撤兵缴械各事另行商办，余听北京定议遵照外，谨将前次照会阿提督并彼来照会各一件，暨周冕现寄暂且章程九条，一并照钞呈阅查核。再自夏间拳教相仇，地方不堪其扰，及京、津、东三省相继沦陷，溃兵土匪到处抢掠，几无完善之区，现在兵民咸无所依，望和议如云霓，倘已有成，敬恳速为惠示，以安民心，实所盼

禱。專肅敬請鈞安。余惟垂鑒。

章京增祺、鍾靈謹肅
晚生增祺、鍾靈

(二)

庆亲王、李中堂、荣中堂再启敬再奏者：

正封函间，据阿提督遣送照会之员来寓面称，现与委员订定暂且章程九条，催请盖印，以便携回。当经祺告以营口原有海关道所收常洋两税向归直隶经管，且系奉旨简调大员，非奉天将军所敢擅许；又公法越其权之所可为，则所立约款亦不足执为信据。并条内所载营口等处尤属含混。又查将现兵俱行裁撤，军械一律缴出一条，虽吉、江两省均已照此办理，惟奉省有不可操之逼促者。缘新招之队不下百营，自前敌溃败到处抢掠，其各城之未散者亦复不少，枪械非一言可以收回。若同时遣散，必为乱阶，而官民反皆束手。已由该俄员电致阿提督，尚不知其如何回复。又况帮办军务副都统晋昌自退守后即出法库门，闯入蒙古哨卡宾图王各地界，现在招集溃兵马贼三千余名；翼长寿长亦在清河门一带收集溃勇十余营。该副都统等向来不听节制，办理尤为棘手，前经奏参尚未接到批回，此二事均关紧要，敬恳王中堂酌核指示，是为切禱。附此奉闻。再叩勋绥。余惟垂鑒。

祺、灵

谨又肅

阿提督致增祺议订暂且章程请画押钐印照会 附章程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接阿提督照会：

为照覆事。前准闰八月十八日照会内开，兹派全权委员周道冕等前往面商事件一节。查该员等现已行抵旅顺，本提督即派交涉总管阎为全权委员，与该道等商办一切。兹于俄历十月二十七日议订暂且章程，书写俄汉文字，由该道等携归一分，转呈鈞鑒。贵将军深明时事，必可早为画押盖印。

查本国朝廷深悉贵将军名望素著，是以仍愿重申友谊，安静本省。本提督立意，愿照规定章程，各施诚信，合衷共济，办理奉省各事宜，以资两有裨益可也。为此照覆须至照覆者。

右照覆大清国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地方将军增

大清国钦命奉天府尹堂玉

俄历一千九百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暂且章程九条》

大俄国大皇帝愿保守俄清两国永远睦谊，因此允许将俄军所占奉省各地方仍由大清国将军以及各员回署，重立从前美善政法。所以大皇帝派总理辽东租界各岛事宜统辖各陆军兼太平洋海军事务大臣二等水师提督阿为全权大臣，商议善后事件，同奉天将军立定章程。现因奉天将军增，派周道冕、瑞丞安、蒋令文熙等为全权委员，面商一切。周道等现到旅顺，本提督遂派驻扎旅顺办理交涉事务总管阔，代本提督同该道商定暂且章程九条。^{阔总管}等先行画押钤印，各自呈请^{阿提督}增将军批准盖印。兹将章程开列于后：

第一条增将军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靖，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

第二条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一为保护铁路，二为安堵地方。将军及地方官等，应与俄官以礼相待，并随时尽力帮同，譬如住宿处所及采买粮料等事。

第三条奉省军队联络叛逆，拆毁铁路，应由奉天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如不抗缴，前罪免究。至俄队未得之军器库所存各军装枪炮，统行转交俄武官经理。

（按：此时黑龙江军械已为俄搜索殆净，吉林炮全为俄运走，子弹悉抛松江，奉天除阵失之外，军械尚多，故以此要挟。）

第四条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炮台、营垒，由华员偕俄官前往，当面一并拆毁。若俄员不用火药库，亦照前法办理。

（按：奉天省只旅大有炮台，已为俄租界，营口炮台甲午已为日本所毁，除此无炮台。又三省火药库早已为俄占。）

第五条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俟俄廷查得奉省确实太平，再许调换

华员。

(查后条便悉。)

第六条奉天通省城镇，应听将军设立巡捕、马、步各队保护商民。其余屯堡亦听一律照办，统归将军主政。人数多寡、携带枪械，另行酌定。

第七条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以便办理^{辽东总理大臣}_{奉天将军}往来交涉事件。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

第八条将来将军设立奉天各处巡捕、马、步各队，倘遇地方有事，不足于用，无论水陆边界腹地，可由将军就近知会俄总管，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同办理。

第九条前八条遇有评论以俄文为准。

以上暂且章程九条，增将军回省立即照办，俟后^{总理大臣}_{将军}或遇两国利益相等，应须添改之事，再行商议酌改。

阿提督来电 三件

(一)

旅顺二等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禀宪鉴：将军到旅顺，为面议设法行第三条。然第五条将军以该当禀李中堂，因营口税项是李鸿章管理。在此禀请之前，将军不能画押，可否由将军用电报知照李鸿章。

(二)

新民厅管带转千总注威洛夫转将军：再一次申十一月十一日复电，所有暂且章程迟慢画押与公事有大害。转达将军，我恳请不管什么商议，现在画押二次所议请将军留意，此章程是暂且的商议，可以申明改换。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

(三)

千总注威洛夫以我的名字转将军：为彼此有益，必须要快回盛京，画押之后可以放入。我们的章程，你讲说是暂且的，以后能以改换，

并添补将军画押，以示自己之信。往后将军能在旅顺详细商议。水师提督阿列克些耶夫。

增祺致阿提督请暂且章程画押铃印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总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增（ ）为照覆事。案照本军督部堂，前经会同奉天抚尹玉，照会贵大臣，所有地方与铁路关涉诸事，自当尽力相济，以速要工，派委周道冕等为全权委员，前赴台端，面商一切。嗣接贵大臣照会，奉本国大皇帝谕旨，军队由京撤回，并拟有由直隶省一律撤还者。至于奉天省，亦欲仿照北京、直隶办法。本大臣为百姓裨益，仍愿原来地方官回至本署政治地方，以安民生。并望贵将军速还盛京，本国军队除撤还外，暂留一分。一为帮同护理地方，一为保全铁路，以免再有损坏。如贵将军回省，本大臣管保无险等因。既承贵国大皇帝谊重邻交，永敦和好，暨贵大臣隆情美意，正殷佩感，又念撤兵平匪安民系两有裨益，曾于十五、十九等日在新民厅两次电达贵大臣，以便商办一切事宜，并因周道冕等久无回音，恐于地面情形不熟，仍由本军督部堂面商一切。昨于二十八日周道冕等同千总汪威洛夫持来贵大臣照会一件，现议暂且章程九条。本军督部堂查阅各条中，虽尚有应行商酌之处，惟第三条撤兵缴械一事，尚须详筹妥善办法，庶可消患无形。又第五条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俟俄廷查得奉省确实太平，再许调换华员一节，查所称营口等处，并未指明均系某处，且海关道所收常洋两税又归直隶总督经管，且事关地方职官，本军督部堂并无全权大臣字样，亦未奉到此次和约条章，碍难擅主，须俟奏明本国大皇帝协议，再行画押。兹迭经千总汪威洛夫送到贵大臣来电，谓此系暂且章程，以后能以改换等因，除本军督部堂另行具奏，核议办理，并应行商议改换添补各事宜，俟到省城再为详议外，现将暂且章程九条画押盖印，交千总汪威洛夫携回。仍请贵大臣亦将此次暂且章程画押铃印，交敝差员携回备案。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国水师提督阿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总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增（）为照会事。案照华历十月十一日准贵提督电开：准驻京公使来电内开，庆王、李中堂知会增将军，现已奉旨，奉省事务着增将军暂行办理等因。奉此，本提督并愿各尽己心，保护满洲未乱之先，交涉事件务希极力整顿等因。到本将军准此，当将初八日回省日期，仍求贵提督电达北京贵钦差，转知庆王、李中堂去后，嗣于本月十五、二十四等日接准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庆亲王李中堂}知照，内开：大俄国朝廷已允将东三省地方交还，两国皆奉有谕旨，即望照会阿提督，妥商接收，随时函达，以凭具奏。并知会吉林长将军钦遵办理各等因。本将军查与贵提督前次照会，仍愿原来各官回署政治地方以安民生之意，尤属相符，仰见贵国大皇帝笃念邦交及贵提督睦谊之雅，无不同深感佩，谅贵提督亦已接奉贵国大皇帝谕旨。所有现办一切事宜，昨已派委员李席珍、涂景涛赴旅顺奉商，计已就绪。贵提督定于何时转饬交收，以便整顿一切事务，相应备文奉商。为此照会贵提督，请烦查照。望希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水师提督阿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增祺致阿提督商订交收东三省条款照会^① 附条款二件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总督调任江宁将军增（）为照会事。前于华历本年十月十五、二十四等日，接准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庆亲王李中堂}知照，内开：大俄国朝廷已允将东三省地方交还，两国皆奉有谕旨，当经照会贵提督妥商接收地方，以凭具奏在案。现本将军于十二月初四日偕同武廊米萨尔格罗穆切夫司克到旅，业经晤商贵提督，面订交收

^① 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五增字。

地方一切事宜。茲将商订各条款开列于后，即希贵提督请烦查照见覆，以凭接收。其未定各条，仍希笃念邦交，概行允准，不胜盼祷之至。并祈照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条款二件

(一) 计开已经商定各条：

一、俄兵所占之沈阳、辽阳、海城、盖平、熊岳等处各城池地方，均行交还盛京将军管理，其城内外仍归华员照旧办事。

一、设立巡捕队，缉捕盗贼。现定议通省共设立此项队【兵】六千人，均带枪械，先募五千五百人，其余五百人，俟察酌地方情形，再行随时添募。其余军队概行裁撤，军械收回。

一、俄所修奉省铁路，由盛京将军责成各地方官并各集镇村屯分段保护，如有拆毁等事，定行从严惩办。中国巡捕队如前往各处巡护铁路，俄兵亦不得拦阻。

一、沈城先当变乱之际，俄暂委有巡抚一员，现地方既均交还，其所委之巡抚，即行裁撤。

一、盛京将军所辖各地方原征盐厘，仍归盛京将军派员照旧征收。（此条俄因金州租界盐不畅销，故欲将我盐厘包征厘商未允）^①

一、前逮去金州各官概行放回。

一、现在奉省办理善后，需款孔亟，暂行向俄借银三十万两，以为各项要需之用，其归还日期及息银另立合同为据。

一、盛京将军原住之府，俄员即行腾出，仍归盛京将军移住其内。

一、省城现既驻有俄队，暂留巴里子一员，专管俄人词讼。凡华人犯事，仍归华官办理。如俄华人等涉讼案件，应由彼此公同会讯，各不得妄拿存留查治。（巴里子不过巡查街面看押人犯小官）

(二) 计开尚未定准各条：

一、营口地方及税关，应请仍行交还，归华员照旧办理。

一、金州城内商民人等，应请查照前约，仍归中国官员管理。

^① 原件注文皆另书于红纸上粘贴于正文后。

一、现在奉省俄兵前占各衙署及各民房，均请让出，以资办公，并以便民。其所留俄兵应于何处归并驻扎，须会同酌定

一、奉省原设中国官商各电报局，请仍归华员办理。遇有俄报，各电局均可代打。

一、俄队所驻之处，该地方官务与该带兵官以礼相待，遇事和衷相商，彼此严行约束，兵民不得滋生事端。倘俄队买办粮草等事，或由地方【官】派人同往采买，或由地方【官】代为订购，须按公平价值，该带兵官，须照价发给。

一、酌留俄马步队若干名均分驻何处，以便知照各该地方各官，如有胡匪，即由各地方官巡捕队自行缉捕，倘有大股马贼，再为知会，俄兵官带队帮同剿捕，然须有各该地方巡捕队知照，以免匪人误指妄拿等弊。（查通事时有勾串俄兵下乡或因勒索不遂即诬为匪或报彼家有枪藉讹诈或因盗匪已去即指百姓为贼烧毁诬伤时时有之故订此条）。

一、前派海城署知县凤鸣仍请放回。

一、以上各条均系归还地方应办之件。所有前次暂且章程，及此次各条办法，将来均视北京所定和约为断。如有未尽者，随时续办。如与和约不符者，即行更改。总期永敦和好，两国均有裨益，合并订明。

右照会大俄国水师提督阿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阿提督复增祺商改交还东三省条款照会 附条款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一月三十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接阿提督照会。

为照会复事。本大臣接准贵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照会，各情均悉。贵将军抵旅，本大臣殊深感佩欣慰。先前彼此时常往来文件，已知贵将军竭力为中国裨益，保护奉省百姓，于俄裨益之道亦无妨害。今幸晤面商议各件，仰见贵将军谦光厚德，本大臣中心诚服，足征贵将军出于真实，愿联和好，安静地方，况且开示各条多有根据，与本大臣意见相符。现将原开各条逐细回复，请烦查照。须至照复者。

第一条 俄兵所占之沈阳、辽阳、海城、盖平、熊岳等处各城池地方均行交还盛京将军管理，其城内外仍归华员照旧办事。

第二条 本大臣准照贵将军会同武廓米萨尔及满洲南部都统所议设立马步巡捕队兵。计通省先募五千五百人，其余五百人，俟查酌地方情形，再同武廓米萨尔随时商议添募，但通计不过六千人之数。其号衣、枪械样式及逐细章程均须与武廓米萨尔会同商订。其巡捕队不得入铁路十里地以内，以免误疑，致滋事端。

第三条 本大臣许贵将军会同武廓米萨尔所订保护铁路条款，由各集镇屯分段保护，并须责成地方官按照章程随时照料。

第四条 今因贵将军回省办理善后事宜，所请将俄巡抚调回一节，待此次贵将军由旅回省，即可照办。

第五条 盛京将军所辖各地方原征盐厘，仍归盛京将军派员照旧征收。

第六条 前所逮去金州各官，惟副都统福升早经释放，已赴烟台。至于马牧及两协领，本大臣亦准一同释放，并不阻回奉居住，但不准再到金州及俄国界限以内。

第七条 撤散兵勇并开销别项，需款孔亟，本大臣深以为然，准向道胜银行借款叁拾万两，其合同即请同该银行立定。

第八条 盛京将军原住之府，业已饬知，不日即可腾出，仍归盛京将军移住其内。

第九条 省城现设巴里子官，专管俄人词讼，凡华人犯事，仍归华官办理。如俄华人等涉讼案件，由俄官按照情形，自行审办，或邀华员在座听讼，解明一切。（现办俄巡捕华人常焕亭一案，仍归华官讯问，彼令巴里子会听）

第十条 前曾订立营口等处，俟奉省确实太平，再行调换华员管理。现在奉省虽然还未安静，本大臣已准将各地方交还，营口地方将来亦行交还。

第十一条 金州设回华官，务须候两国朝廷立妥和议，始能核准。今本大臣未便先议。

第十二条 前俄兵所占各衙署及各民房之时，均系空房，皆自行修整，

所费甚巨。倘请让出，必须俄官所指方便洁整地方，始可迁往。

此事会同满洲南部都统由武廓米萨尔商定。

第十三条 拟设回中国电局，须俟奉省各处均已安静，方可照办。惟现华官报，可请俄官允准代达。

第十四条 贵将军所议俄队须由各地方官务与该带兵官以礼相待，遇事和衷相商办理一切，适合本大臣心意，并俄队买办粮草等事，由地方官派员同往，或代为定购一节，亦甚嘉尚。惟照时价给发，前已屡次饬札传谕遵办矣。前所掠取物件，不给价值，现已严行惩办，想不能再蹈故辙。

第十五条 奉天省酌留俄马步队若干，本大臣现不能酌定，因须看地面安否，始能定数，并分驻何处，由武廓米萨尔知之。倘有大股马贼，由各该地方官武巡捕队知照，即可帮同剿捕，本大臣深以为然。但该贼欲攻俄队或铁路及俄人等，则俄兵自行剿获，不俟地方官知照矣。

第十六条 前署海城县凤鸣，现已释放，已赴烟台，但不许再回东三省居住。因其欲伤害俄人，恐其回来致生事端。

前订暂且章程已详明暂时照办，俟后两国朝廷可以酌改。此等章程，当停战之后，常由两国统辖将官订立，即刻添改各条，亦为安堵地方。现因和约未妥，彼此先行立定，请贵将军诚信，俟和局一定，本大臣必备文照会，将前立暂且章程并现订各条，均照和约章程续改。暂时之间，彼此应照以上各条办理。并望永敦和好，两国均有利益。

右照复大清国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地方将军增

俄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七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鸿章十一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来函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二日）由旅顺回省接到折差邵连胜贡回

瑞堂尊兄将军麾下：

前函已发，适接俄国吴王克托自旅顺来电。特抄寄。

阅察来电，语意颇有推诚相与之心。尊处正议接收关键，千万不可大意，致令外人借口。务望遇事与阿提督婉商办理，委曲求全，俾混猜疑，是所盼祷。再泐并颂勋绥不具。

愚弟李鸿章顿首十一月十四日

附抄电

俄吴王克托旅顺来电 十一月十二日发
十一月十四日到

阿提督待贵国及中堂之意甚好，愿将满洲文官治理地方之事，全行重复旧规，惟囑转致中堂切告盛京将军，遇事不可掣俄官之肘，盖彼现在举动，实可使将来大有妨碍也。

增祺奏周冕前在旅顺所订暂约已作废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①（一九〇一年六月十日）

奏为详陈周冕前在旅顺所议暂约历办未能遽达及已经作废各情形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在旅顺口承准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电开，奉旨：增祺未经奏明，擅派周冕赴旅，妄立暂约，荒谬已极，业已照部议革职。现又未经具奏，径行赴旅，与俄提督面议接收事宜，必更枝节横生。着即迅速电飭魁日回京，不准擅议接收。旋奉恩旨，暂准留任，交收事宜，悉听杨儒办理各等因。钦此。奴才奉职无状，惶愧莫名，当将历办未能遽达各情，先行派员航海，由烟台电请奕劻、李鸿章代奏在案。兹谨再为皇太后、皇上详陈之。查上年七、八月间，东三省各城相继失守，大局不支。前署黑龙江将军寿山，曾经派委知县程德全等驰赴俄营议约停战。嗣俄军至齐齐哈尔即未攻击。吉林将军长顺，先已遣派已革协领达桂赴哈尔滨与俄总监工约定停战帮助铁路各条。盖安危呼吸之间，不得不权济所急也。奉省自七月以后，营口等处，连次失陷，所募之兵，不能任战。时值京城戒严，恭阅电钞，有简派议和全权大臣谕旨，因

① 此件日期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六补。

亦邀集同官，照会俄将，约其罢战听和，并归其俘虏六人。不谓派往之员，到彼见屏，弗与议事，仍悉力攻我牛庄等处，以致连日鏖战。迨至闰八月初五日，各军同时败溃，辽阳失守，省城势甚危急。初六日由旅顺转到庆亲王奕劻咸电，谓洋兵入城，奎與西狩，如不停战，不能开议。于是复邀副都统、各部侍郎、抚尹、学政公同计议，至者仅三四人，而道府协佐各员，亦无一肯效烛武向戌之说敌者。寿长忽又于半夜回城，声称俄兵已至白塔铺，距城仅二十里。并据山海关电称，炮台、火车已为敌占，北路敌骑亦相逼而来。斯时也，战既无人，守亦乏术，势穷力竭，万难支持，因念陵寝宫殿所在，岂可致敌攻击，重滋贻误？当退至三面船，仍拟仿照吉、江两省办法，照会俄将，以为弭兵暂计，免其肆出分扰。时晋昌、寿长等俱已出边，奴才左右只有戈什数名，而败兵土匪沿路抢劫，虽悬赏千金，无人肯往。适在新立屯地方，遇道员周冕由黑龙江逃来，自以熟悉俄情，慨然请行，正与抚尹玉恒会同札委间。又有吉林逃来同知崇廉，曾充交涉局提调，谓吉林初次派员赴哈尔滨，因无全权字样，彼即不与议事，后经加给全权，始行订议等语。核与奉省前派委员忠骏等，两赴俄营，为彼所屏，弗能议事之意相符，随即加给全权委员字样。至于照会俄提督文内，曾声明和议大端，自应静候朝命，所有地方关涉铁路诸事，本将军抚尹当尽力相助，以速要工。是原派意指不过帮助铁路各事，以为停战议和之地，即加给全权，亦不过如吉林、黑龙江办法，能与将军抚尹帮助铁路之权而已。故在义州奏报辽沈^①失守折内，即将派员往议铁路大略情形，附陈及之。嗣因该员等多日未回，即恐其别生枝节，当在新民厅两次电致旅顺俄提督，谓恐周冕于地方情形不熟，俟本将军到省再议。詎该提督迄无复电，奴才与侍郎钟灵屡欲进省，又为俄统领所阻留，并派兵日夜巡护。继而周冕偕俄员汪威洛夫持来暂且章程九条，该员已同俄交涉委员先行画押。接阅之余，殊深骇异，及核所议，又与原旨不符。因面斥其擅专，而该员则谓身非钦命全权大臣，画押原不足据，饰词自解。当以事关紧要，且和约条款应由全权王大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六，“辽沈”作“辽阳”。

臣订议，请旨遵行，非外间所敢搀越，此次虽系暂章，难免不为日后引证。爰派专员函请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荣禄查核指示，并与俄员再三论驳。而该提督数次复电，总以暂且章程后能改换为解，必须画押，方可进省。其种种为难情形，皆钟灵、崇宽所目睹。惟再四筹思，地方为彼占据，和议条款尚未奉到明文，既据一再声称系属暂且章程，后能改换，并非永远定约可比，又未便一力拒绝，显示决裂。况公法，凡越其权之所可为者，虽经立约，亦不足执为信据，则不如权宜进省，犹易挽回。且往返论驳，北京和议当有定局。故一面画押，一面告以奴才并无全权大臣字样，亦未接到此次约章，事关职官地方，须俟请旨飭议等语，照会该提督去后，到省立即拣委同知涂景涛、通判李席珍驰赴旅顺，续议转圜。该提督深以照会各情为是，并未坚持为一定不易之约，惟以议留兵一万五百名非该提督一人所能主，派武廓米萨尔来省代达一切。据云，我留兵若干，彼亦将留兵若干。迭经与议，先约以六千人为率，并允将辽阳、海城、盖平、熊岳等处城外地面税课先行交管。是时已准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函知东三省各城，俄廷已允交还，惟保路之兵，不允全撤，令即遵旨先行接管，并速会商，俄将妥议接收，免致日久生变。杨儒亦电转前因，并称已向外户部商，由俄总督统领径与诸帅接洽，立据签押为凭各等因。遵即照会俄提督，询其定于何日交收。先是该提督屡约赴旅顺面议，俾速商定，奴才未敢率往，至是省城俄将既屡经推缓不交，该提督亦久无照复，而逃兵马贼到处烤人勒捐，强抢妇女，烧毁房间，生灵涂炭，苦不堪言。且匪首刘弹子拥众万余，据通化县；贾得胜、杨玉林等股亦分扰康平、海龙各境，并扬言直攻省城，官商士民一日数惊，变乱即在旦夕。众议无不催促速赴旅顺面议，俾早接收，以救数百万生灵，且全权王大臣亦有会商俄将妥议之示。万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三日起程赴旅。奈自闰八月以来，奏折均未奉到批回，电报又复不通，故到旅后，始由北京转电。此暂约未经具奏及亲赴旅顺之实在情形也。到旅后，即与该提督连次晤议归还地方应办之事，并以现办各条及前次暂且章程，仍视北京和约为断，如有不符，即行更改各情，照会该提督。该提督亦以和局一定，均照和约章程续改照复。正拟磋商妥协，即行遣

回，旋奉全权大臣来电传谕前因，并知照现接杨儒电，暂约已经作废。奴才随即钦遵回省，当于电奏谢恩时，均各声明矣。兹将暂约各条并与俄提督往来文电照缮清册，随折咨送军机处，恭备御览。所有历办未能遽奏及已经作废一切情形，自能仰邀圣明洞鉴。除分咨军机处和议全权大臣查照备案外，谨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周冕等稟

将军麾下：

敬稟者，窃职等昨晚饱聆训诲，不胜愧悚，转辗寻绎，始知此举不能仰体宪意万一，实属有负知遇，即使众口唾骂，亦属咎由自取。因思昨奉面谕致俄提督电内，有俟宪台到沈与彼面商之说，则现在章程不予批准，亦与前电吻合，诸乞钧裁。

至此行一切费用，约计银两千两，除前领洋一千元外，不敷之款，多系东拉西扯，现在并有随来索取者，倘蒙先为饬发千金，俾支急需，更深感勒。至报销容俟日内办就，即行呈请察核。再此次旅、沈各处，凡与俄人交涉语言文字，均系职安经理，今日俄官晋謁，职安理合回避，应请宪台另传通事伺候，以备传达。此为实事求是起见，伏乞俯如所请为幸。肃稟恭请钧安。惟希垂鉴。

职道冕 谨稟
卑职安

与阿提督来往文电清册

谨将与俄国阿提督往来文电照抄清册咨呈查核备案须至册者。计开

(一)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总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增
钦命二品衔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抚事奉天府尹玉 为照会事。照

得我大清国与大俄国和好三百年，邦交最笃，此次兵事之兴非朝廷本意，
^{将军}亦愿体两国永远辑睦之意，不欲遽伤交谊，此

贵提督当亦深知也。惟本^{将军}职任守土，存亡之义应与城共，因众商民以和议大端，自应静听朝命，而通省交涉所系与安辑商民及地方与铁路互相调剂办法正须会筹，况陵寝重地，保护尤关紧要等情，再三坚请本^{将军}因其所论均关大义，应从所请。贵军所至，商民无扰，陵寝亦承保护，实为感佩之至。所有北方与铁路关涉诸事，本^{将军}自当尽力相济，以速要工。兹派二品銜补用道周道冕、三品銜候选同知瑞安、候补知县蒋文熙为全权委员，前赴台端，面商一切，幸乞见复为盼。并候勋祉。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国水师提督阿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

(二)

电致俄军苏将军稿

盛京苏将军祈转旅顺阿提督台鉴：

昨接照会，敬承俯念邦交，力全大局，心佩之至。十五日转寄之电，谅邀鉴照。前派周冕等赴尊处，日久未得回信，惟恐该员等如于奉省情形有不甚明白之处，本将军拟即晋省应如何详商，以免两歧。除专差照复外，速示为盼。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三)

电致旅顺俄交涉局总办稿

旅顺交涉局饷体总办：

闻已革道员周冕，现由沈赴旅顺，并非本将军派其前往，特此知照。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辛壬来往电选录

1 伍廷芳电李鸿章

正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顷美外部面交节略谓，去年美请各国保全中国疆土，均答允。今切劝中国勿与一国立密约让地或借款别给利益，恐有大碍蹈危机，希达政府见复等语。乞示。

《李文忠公电稿》卷三十二

2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到

吕使艳电：外部函约往晤，据称，和议未结以前，中国最好不与他国及公司密约将土地、银钱等利益相让，于中国最有裨益云。又艳二电外部云，德所注意者在惩罚赔费，此事议结后再商如何便于朝廷还京之处，均乞代奏云。请代奏。坤一。豪。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

3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到

驻沪日本总领事电称：刻奉加藤大臣电开：俄国电求一节，本大臣电飭林钦差密告英外部，以中国意在不允旅顺条约。际此时机，日、英两国各告驻扎两国华使转告政府，中国此时与某一国定某项条约，允某国独享利益，又允某国壤土之权，即与中国之安全大局干碍等语。并告现为中国计，一切条约必须与各国公同商办，才能保全中国等语，则与中国有益等因。准林钦差电复英外部言：英国已告驻英罗使，为中国计，与别国另订壤土之条约甚为可危，此项条约，断不可与某一国订立等语。英外部又言，德政府亦允以前议各节告之驻德吕使。又言日、英、德三国如此忠告，必与中国有裨等语。林钦差又称英国某官言德政府拟即劝告驻德吕使，为中国计，北京和约未结之先与一国另立壤土财政之约大于中国有害等因奉此。足见日、英、德三

国于满洲一事，意向相同云。除电全权外，谨电达。坤一。微。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

4 枢垣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豪电悉。俄约已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照旧，乃第七款内将金洲自治之权废除，显系据我土地，与全行交还之约相背；八款内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与他人，尤侵我自主之权。顷据刘坤一电称，日英两国之意，以中国此时与某一国定立条约，不可允其独享利益以及壤土之权，必须与各国商办，方能保全等语。李鸿章从前曾与俄订密约，中俄交际情形最为熟悉，近日该国复到国书，情词肫恳，声明不侵我主权。现在事机万紧，朝廷惟该大学士是赖。杨儒虽派全权，其约内极有关系之处，仍须先与俄使切实磋磨。一面将刘坤一电称各节悉心体察。设专顾俄约而英、德、日各国援以相争，是以一俄而掣动各国，后患将不可胜言。着奕劻、李鸿章设法统筹兼顾，能将俄与各国各不相下处消融无迹，斯为至善。将此谕令知之。

5 张之洞电枢垣

正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增祺与俄国擅定暂约事荒谬万状。果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矣。兵权、利权、政权全失。所谓交还，有名无实。幸杨儒力持暂缓批准。今见杨使电约稿十二款，虽略有删节，大致仍与相仿。各国效尤，仍是瓜分之局。查此事，去腊，英领事面言，力陈此约万不可允，惟有将所索各条布告各国公议。近日，日本外部屡次来电云：日本力劝各国阻止此约。英、德、美政府意见皆同。各国之意，皆暗助中国拒绝俄国要求。为中国计，一切条约，必须与各国公同商议，才能保全中国。吕使来电：德外部亦劝中国勿允此约。总之，此约万不可允，惟中国独力则难争。今幸英、日、

德俱助我，惟有以众论公议拒之。伏愿朝廷万勿允许，与各国从长密议，总可挽回许多。此事断不汲汲于一半月内。至如何抵制之法，容续筹上陈。请代奏。之洞肃。语。

6 旨电 正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奕劻、李鸿章鱼电悉。又据刘坤一、张之洞电称，各国之意，均以东三省之约不为不然。此事关系重大，非杨儒所能了结。朝廷深思熟计，急遽固非所宜，延缓亦恐误事。着奕劻、李鸿章统筹全局，悉心擘画，或婉商英、德、日、美、奥、义各公使，通筹一妥善办法；或面商俄使，别图补救。总之，既不可激俄廷之怒，亦不可动各国之愤。李鸿章熟悉俄情，此中因应机宜，尤在该大学士之善为操纵耳。

7 盛宣怀电枢垣 正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俄约各国止我另议，而不自问俄国，是助阻之意少，效尤之意多。若竟罢议，俄必不交，各国踵起，立成分裂。似可乘机借力各国牵制。将必不可允者，责成李相、杨使竭力减除，并由刘、张复日本等国，请其设法帮助。勿徒逼我。乞备酌。宣怀。庚。

8 旨电 正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刘坤一、张之洞：交还东三省条约十二款，各国皆不以为然。而俄以此事与各国无涉，中国应置之不理，词意甚坚。若竟罢议，俄必不允交还，各国从此效尤，大局何堪设想。除电奕劻、李鸿章、杨儒设法辩驳，务臻妥协外，因思各国既纷纷电告刘坤一、张之洞，即着该督等乘机劝令各国帮助辩阻，将中国独力势难坚持向争，电告各外部，请协力向俄说项，务得妥善办法，勿徒令我为难，致使进退维谷。总期保全大局为要。

9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沪日总领电，奉外部电飭准驻意钦差电，意国外部总办言，该国政府已飭驻燕意使向中国声明：万不可与某一国另订借土驻兵之约，

此约一订，局面大有碍。

·意国此次忠言，恐系德所劝云。现闻俄定十二款，反客为主，权利尽失。各国既均声告允则大局有碍。惟明告我，允则均必效尤，不分而分，虽存实亡。或虑万一因此决裂，亦不商议归地，各国更为得计。然允则各国群起而争，中国断难自全。反复筹计，与其坐以待亡，曷若坚与相持。一国要挟与各国争效，轻重悬殊。迁就一分即受一分之祸。矧此时中国能坚持到底，公论所在，俄亦有所顾忌。各国明悉利害，俄得志东方，日为唇齿固最受害，即英、德亦无安枕之日，是以皆有忌意，再三相告。如为以后效尤计，彼各挟兵威无所不可，何必豫为声明？此实逆料中。能坚拒，俄必踌躇反顾。日领前已言之。为今计，拒恐决裂，允必瓜分。急脉缓受，诚为良策。第孤立无助，虽缓亦仍无益，更恐势难终缓。拟请钧处分电李、罗、伍、吕各使密商外部，告以俄若逞志，各国均有后果，愿其联约各国出为排解。倘各国能虚张声势扬言相助，不必实有其事，当可戢俄骄志与中国和平商结。敬候钧裁。坤一。佳。

10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

驻沪日总领事电，奉外部电，闻俄国新约底稿所索，其实与占夺满洲无异，不过巧装体面耳。中国拒之之利，迥非允之之害可比。拒之，而俄妄为乱行，则各国目俄为妄行侵占之国，是中国之利也。若中国一旦允俄所索，必开各国要求之端，以成不可收拾之势，中国之不利无甚于此。此次东三省一事，若止系中俄交涉案件，各国何苦屡向中国费口舌？各国之苦劝，实因其关系不止两国也。合先回复等因特密电云。察核电意，但论利害，不言办法、结局。又云先复，无非因未与各国商定，不敢先出断语。现将详复电语录下备核，文曰：承贵政府指示，甚佩。兹事现仍婉商力拒，未遽稍允。但以俄国之强，断非一国之力所能抗，况中国积弱之余，非赖各国协力相助，恐难使其转圜，亦以关系不止两国，贵国谊切唇齿，是以敢布腹心，电恳联约共助。朝廷业已电驻各国使臣，飭商各外部。昨英澜侯已允商德、美暨贵国政府。美外部亦电驻各国美使，会各使熟商。深感维持之

谊。此中关系，不独中国知之，即俄亦深知之，故迫切中国甚急。若各国不向俄劝阻，俄更得计，势必益肆要求。各国既肯力助中国，使地球无偏重之患，必宜速为图维。若至事将决裂，则俄成骑虎之势，各国为谋益难。务望贵政府乘英、美相商之际，竭力赞成。中国幸甚，大局幸甚。仍乞转达，并望电复，云云。

11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

本日据江督刘电称，英领面告，俄约勿宜画押；并面交一函。内称：奉驻京使电，近日李中堂在京与俄订约，内载东三省应归俄驻兵管理，复以蒙古、新疆伊犁，中国不得修造铁路。此端一开，难保效尤，请飭切勿签押。又据鄂督张电称：德领云：接德政府复电，中国不应另与一国立让土地利权私约，必先守公约，将此约切实办到。该领事复称：各国既劝中国勿另立约，尽可以各国劝阻之词拒我^①，或由中国将俄约布告各国，请约齐向俄理论，尚冀和平了结各等语。此事关系甚重，希贵亲王等查照十一日电谕妥酌办理。总期保全大局，是为至要。至德领所称将俄约布告各国一节，可否给与公阅，并希酌度。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

12 旨电 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

奕劻、李鸿章：据来电，格使又来面言，是机有可转，正可借以调停。所有俄约碍难之处，前电已详言之。其铁路、矿务直通东北、西北两面，尤为凶险，务须电告杨儒与俄外部力争删改。奕劻、李鸿章亦与格使商酌，以保我利权为要。至所称改作专条密约，恐仍为各国所借口，该王大臣等其慎图之。据李盛铎电，日外部言，英有诘责俄廷之说，密探电闻。

^① “我”当作“俄”。

13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正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九日）

删电述刘、张电话似影响之词。英萨使鸿常晤，并无在京与俄订约之说，何得诬言？德领谓中国尽可以各国劝阻之词拒俄，或由中国将俄约布告各国，约齐向俄理论，总可和平了结。彼盖谓俄畏各国，不知一提各国，俄即勃然怒，若将俄约布告，怒必更甚。向例，两国议约，未定稿之先不得漏与外国，况布告耶？

14 张之洞电枢垣

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今日英总领事来见称，奉其外部瀚侯来电云，中国既已请各国相助排解，现各国正在欧洲极力设法。惟中国应速飭全权，必须将俄约各条明告各国，将约稿分送驻京各使各一分，并照会各使，将中国以有碍自主之权各条指出，请各使公议。若无约稿，所请各国排解者何事？各国何从向俄辩论？各国不据明文，俄可含糊推宕不认等语。当答以朝廷惟恐干俄之怒，未敢宣布；若贵国能照会中国，告以见约之后必代调停，虽干俄怒，英国亦可会同各国向俄排解，不至决裂，则中国便可放心宣布。领事允即照电外部及公使。谨奉闻。之洞。效。

15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吕使电，英已径询俄政府，俄如复，英、德京自悉，不必再问。日使来问，外部答云，中国财力土地德不愿有所损伤，婉商再三，允为再发训条，飭穆使仍俟中国知照后，迅速在京与各使公商。曾否知照各使，殊忧急云。又，李盛铎电，遵商外部，据云，各国尚未回复。闻俄外部告英使，俄据东三省，无论何时，亦无论立约不立约，决不交还。现中国催俄立约，各国阻挠无谓云云。据此情形，不立约不还地，立约亦不还地。与其立约受给，收有名无实之地，不如听俄所为之为愈。若虑俄决裂，则三省已落俄手，无所瞻顾。直隶有联军在，俄何能进兵东南各省？他国断不容俄覬觎。新疆路隔沙漠，用兵尤难，是俄不过恫喝故技。倘中竟允画押，必群起而瓜分等语。窃

思，各国互议保全中国不分割之举，俄亦在内。揣各国之意，或俟公约定后，京津联军先退，俄若不还东三省，再向诘问，逼令退出。俄人知之，先逼立约，若坚持不许，俄或摈三省客吏。此外想无甚可虑。恐俄亦未便用兵。许之，则各国群起，东南不保矣。中不能敌俄，又何敢敌六国？存亡所关，务望力请拒俄，以俟大局渐定云云。又，张督电，德、日、英均已电俄询之，其事甚确。两害取轻，为中国计，与其使各国效尤，不如听其所为。英、德允公商，似与空言有别，但须先行知照耳。请裁之。

16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

沪日总领马电：顷奉外部电开：俄限令画押约款，中国不允，必无决裂之事；虽万一决裂之后，事局之艰，比今日不加多。中国力拒俄，必无大害；虽受害，迥非允之之害大可比也。切望中国详审利害，坚持力拒，勿肯轻允。英允向俄诘问等因奉此。敝处确闻敝政府因此事关系重大，亦深焦灼。日后各国议有办法，即应电陈，惟在外部明知彼国情伪，贵国采而行之，必与大局有益云。谨电闻。坤。养。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一

17 盛宣怀电枢垣 正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昨寄傅相密电如下：吕电德廷催中朝行文各使，能否办到。英已诘俄，未知如何回答云云。窃恐各国未必肯结俄怨，但先相阻而后图效尤耳。第一款，吏治一切照旧，明使吏治之外一概属俄。下条引伸之，又推广之。将来德于山东必先援引。闻瓦帅赴胶与胶督议事，德兵添一年饷，尤可虑。各国请废专约，交收岂能无约乎？或又请缓，然交收愈缓愈坏。格桐喝请速定，俄国独享。倘竟如中外所料，各国乘其兵力于公约外照样要素，一俄且不能拒，况众俄乎？

此次牵祸，费尽心力，幸免分裂，而终入其阱，中国休矣。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焦思数日尚无善策，置身俄廷一想，既以归还三省宣扬各国，断

不失信；既知中国并无吝惜，只恐各国效尤，转向求全，断不翻面。请电杨子通，勿畏艰难，正可借各国之力，步甲午收辽东之法，吏治之外，将关碍永远政权者，推广利权者悉已收回。总期布行新政之后，毋悔此约之难复。又有一说，如俄之约，三省终在彼掌握，何争旦夕，似可力劝其目前放松，将来补救，俄仁义，当不欲我剖分肇于彼也。公义私情不敢缄默，乞秘察云。宣怀。箇亥。

18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吕使箇电云：效、号电计达。德于满洲并无利益，英、日最有关系，倘我恳其出而排解，事或有济，则德亦不甘居后。德与俄邻，其不肯为我开罪于俄，理所必然。日为切肤之痛，我若画押，未必不先借口。英既以久约暂约洁俄，则英或有办法。海厦商外部，彼终以饬穆使在京与各使公商为辞，是否助我，抑另有密意？殊难揣测。各使倘肯公同调停，则公约速结再商俄约，乃为上策。闻德索兵费三百兆马【克】，^①如西四月以前兵不能撤，尚须加增。曷胜焦愤！乞转枢并庆、李、张云。谨闻。坤一。敬二。

19 张之洞电枢垣 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一）

顷始得详观俄约底稿，其中效尤之害，不一而足。请胪陈之：俄路驻兵，令我供房屋粮食。若皆效尤，则芦汉铁路洋兵布满中国矣。一也；东三省只准设巡捕，不准设兵并缴军械。若皆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不准设兵带械，坐而待缚，后患不胜。二也；东三省撤台禁炮，若皆效尤，则京城及直隶全省皆无一炮。三也；公约大纲十二条中，原有禁军火一条，查撤台前曾与英、德使电商此条，云须定年限。英、德两使复电均云可以商酌。今东三省乃永禁之，另立禁军火一约与内地有碍。若皆效尤，万一各国环攻，束手待毙。四也；北省

① 据《俄事纪闻》（八）增字。

沿边、蒙古、新疆各处，不准中国人及他国人开矿造路。须问俄人，北边数万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国效尤，英于长江、德于山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准中国开矿造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互相维系之策，亦不能允俄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五也，至直修铁路到京，俄有护兵而不准我设兵。此其害尤永远危险，不待效尤而其祸立见矣。六也。伏乞坚韧持之，万勿画押以贻大患。沥陈以备圣裁。请代奏。之洞肃。敬叩。

(二)

接日本驻沪总领事电称，顷奉外部电开，准驻俄日本钦使电：驻俄英使向俄政府问：俄国此次约款，与去年宣布之言，何以不同？俄外部答云：新约内并无有碍中国条约之款，且新约各款不过表明俄国愿办之事，仍可商议删改，中国实愿速行签定，在俄国并无逼求画押之意。惟有联军未去，北京中国政府未能照旧办事之前，不愿交还侵地，此间不难商办等语。本大臣会俄外部，亦言新约不过表明俄国之愿，所有条约仍可删改。且言愿速签定此约者，并非俄国而在中国。因此观之，俄国并非以决裂为辞迫求定约者。某议和大臣谓：中国若望俄国日后交还侵地，必须迅定此约。其误甚矣！总而言之，俄国日后交还侵地，并非中国签定此项新约之故，实由俄国屡向各国宣布在前之故。予即将此意密达，务请坚持力拒，断勿轻许。中国若许此约，恐别国亦效尤，驯至瓜分之祸，合并切实声明等因。查来电切实，分明是英、日均已诘问俄廷。俄外部云并未立逼画押，且将有害中外条约之语一概不认，显系自知理短，与八月间俄国官报所载俄主布告各国之语不符，乃云可以商改，联军未退以前，此间不难商办云云。是俄已慑于各国情事显然。至所云中国欲速行签定，固是推赖之词。

查李相屡电皆有俄成见牢不可破之语，且于英、日劝阻深致不悦，是其意见不无稍偏之处。伏愿朝廷坚持定见，分谕全权杨使，此

约万勿遽行定义。即使略允商改，大致仍谬。一与定义，瓜分立见，悔不可追。姑再候数日，看各国议论情形，再为裁酌。大约总须将十二条照录，送各使公阅为要。若中俄两国私行定义，必受大害，仍贻各国口实。总之，草约乃增祺擅定，与国家何涉？此次详约乃俄国自开勒派，并非中国所请，何为不可布告各国评论？此次奇变巨衅，国势已危，支持半年，幸而和局将定。若因俄约误允，仍归瓜分，万分可痛！可惜！急迫上陈，请代奏。

20 刘坤一电枢垣 正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盛京卿敬电，小田切以外部电来英文俄约十二条交阅，大概与华文一样。指称：首条专说吏治照旧，不妥。四条设兵与俄商定数目，不妥。军火禁入满洲，不专指外洋，与公约不同。五条办事不合邦交，大员即革，与公约第十款不同。六、八条，十二条应删，我不允彼必让等语。杨电已允略改，与俄答英言符。惟我电索改者尚不合各国意，俄必执定一改不能再改，应请预酌云。日所称应删改及不妥各条，皆关我自主利权，亦与公约不符，似宜乘机令杨商改，免定后不合各国意，俄不允再改，转多为难。纵俄未能全允，亦可随时体察各国情势，相机再酌。是否仍乞钧裁。坤一。有。

21 张之洞电枢垣 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闻俄约已经略加删改。庆、李已据杨儒电具奏，限二月初七日画押。不胜焦急！查所改虽较前略胜，然要紧关碍处尚多。昨日本总领转外部电，代我指驳共六条，极扼要中肯。如：吏治下宜加政权之类。江督已电奏，不再赘陈。此次所删，仅第六款他国人练兵耳，然从前究竟有无确实已允成议？洞未能知。如李相当日曾允，则此约删如不删，事巨期迫，一时轻许，百世之害。虽不能概行驳改，然最要处总须挽救数分。

窃拟暂时惟有先行商恳展限一法。拟请旨电飭杨使告俄言：此等大事，我国必应询访在朝诸大臣及外省各大臣，详慎筹计，请旨裁度，断非七日内所能猝定，恳展至二月底。并可即抱定罗使电，以四国未

回信不遽画押为词，明告俄人。一面电飭驻英、德、日、美、法各使臣，令其切托外部转向俄外部代我商恳展限。有此数旬功夫，我方能力内筹抵制之策，外释各国之谋，上则留辽东根本之生机，次则免耽耽各国之众怒。洞尚有管见，即续陈。请代奏。之洞肃。感一。

22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勘电谨悉。俄约酌改已略告英、日、美领事。惟瀚侯之言似应照顾，应否请枢电各驻使，或专电罗使告知外部，俄已和平酌改，恐重劳各国唇舌，拟即照允，并密告限期，令速复。通知在照复以先，较之秘不与闻率行画押，似较稍妥。并可视英复之意如何，以为枢纽。乞钧裁。宣怀。勘亥。

23 旨电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勘电悉。画押限期甚迫，昨沁艳两电指明各条中，若再能商请照改，更较妥协。来电既称照现改之约似不至贻祸，该王大臣等果有确见，自可定议。惟英瀚侯曾有候其回信之语，仍恐各国借口将谓私行定约。似应明告英及各国，以俄已和平商改，又定限期甚迫，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庶知照在先，较之不告即画稍妥。总之，此约关系甚重，惟在该王大臣权其利害轻重，妥筹定议。

24 军机处电奕劻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朝廷不允俄约，恐激众怒；俄如决裂，不知究竟如何，可密探否？各国即早言明公约未定之先，不宜与一国立专约。当日派全权议俄约已误于先，此时相持不下，更应速定公约。合肥意涉偏重，恐仍不以为然，朝廷惟有仰赖大力维持其间，婉商各国早定公约。并劝合肥从现在办法以图补救。如俄怒而搞出不与公约，只须各国肯定议后再商俄事，是公约实目前急务。乞密筹为要。

25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日）

格使言不能增减一字。小田切接日外部电，仍指满洲兵数巡捕与

俄商定，大碍主权；又，一切工商利益干犯各国条约；又，铁路赔款应在北京商定；又，利益可改旧合同恐关系土地财政危险；又，铁路至长城，闻造路至北京三端，于中朝危险，请仍力拒等语。看来杨使所商展限，或允亦必甚暂。昨请电各驻使告各外部，似须说明各国如尚有意见，只能于限内径向俄廷诘问，以免两难。乞钧裁。宣怀。艳。

28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英领事照会：去年十一月间，闻俄人在天津北河左岸占地一段，内有铁路公司及英、德人产业。闻李中堂与俄使订约，准将此地作为俄人租界。是否李中堂有立约之权，曾否朝廷批准？特诘询。此事敝处不知原委，希示知，以便答复。

27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今日英领事来见，出示萨使自京来电，言俄约所改各条及限期十四日皆知之；他条皆符，惟第八条已全行删去，并不知尚留有不允各国路矿工商利益一段；其文武大吏仅改为调离，亦尚不知；第十一条俄路赔款，知之不详。何以独于关涉各国要语未听人说，殊不可解。敝处当即告知英领言：贵萨使所闻未详悉，其中尚多碍难之处，中国不能遽允。限期甚迫，假如我政府托萨使转恳各国向俄商展限，可否？英领云：可行，务请速发电旨，先托各国代商展限。又问：各国虽允助我，尚未肯出头，假如中国将东三省全行开放，所有路矿通商任便各国同享利益，各国能出力帮助阻俄约否？英领欣然答曰：如此必肯助力。当即作为之洞私意，托其电询外部，萨使允即发电。至日本亦作为洞意电商。盖第八段允他国人造路开矿，俄必不允，我既开门，各国必助我争之。但能删此数句。东三省可保，俄永不能独占矣。我报各国在此，存辽阳亦在此，一举两得，展限即争此一事，此策最为俄人所忌。伏望朝廷弗疑，迅托各国展限，若能办到，其铁路入长城一节，或以新疆利益与之通融，权其利害，根本边陲有别。如各国商展而俄不允，再允俄约不迟。此宜速行，迟则漏泄为俄人所知，俄若先饵各国，阴许与中国立约后再让各国商矿诸利，则我数千里之辽东，

不能供我联络各国之资，反为俄人结交各国之具。谨请代奏，迅定为要。

28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接沪日领艳电：顷奉外部电开，查改订俄约第四条商定满洲兵数，第五条将军大员经俄声诉即行调离各节，与中国自治之权大有碍；第七条意旨不解，恐后来多难多事；第八条中国未与俄先行商明之前，不允他国一切工商利益，与中外条约不同；第十条俄铁路公司应得赔款，应归北京公定；第十一条意旨漠然，范围过大，易启要求多端，俾中国域壤财政险难不安；第十二款筑路至长城山海关延至北京之患，于中国之自立甚为可危。总而言之，改订俄约虽略有更易，至于关系大者仍与旧约无异，均于中国有无限之害，必须决然拒斥。若使俄国自行收回，则是中国之福，飭即电请洞察利害，极力拒约为要。闻俄声明定限十日签定，否则收回新约等语。所谓俄外部欲急定约者，实中国而并非俄国也。且言中国一面愿速定约，一面仍请各国干预，令人不解是缘何故，本大臣之所欲知也。合并密达复到即电等因奉此，切请电劝政府作主施行，并望电复云。当告以俄约虽已删改，仍多关碍，敝政府仍坚持不允，现已将来电密达西安。至俄外部所言中国愿速定约之语，此系离间各国兼为自行掩饰之计，其言万不可信，中国正因俄约有碍自主及关碍各国利益之处，力与坚持，岂有转愿速行画押之理。惟俄催迫甚急，不允即行决裂。尚望转达贵政府速商英国约各国切实告俄，代请宽限，以便妥商，至禱云。谨电闻。

29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札旨敬悉。杨使渌电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第八条但将蒙古新疆不准他国开矿修路半段删去，前半段改为满洲全境内不允他国或他国人造路开矿及一切工商利益，此次添出工商二字，包括更宽，用意更狠。至第十二条俄另修一路直达长城一节，又将来俄路工竣后，我投兵数多少须与俄商一节，又第二条准俄设兵保路一节，又第一条吏治照旧，不言政权兵权利权照旧一节，俱未删改。至第五

条文武大吏不合邦交，俄人声诉即行革职一节，谨改为调离，名异实同。又第五条中国巡捕供差不用他国人一节，改为只用中国人，仍是一样。又北境水陆练兵仍照前议，允不用他国人一节，既云有前议，则删与不删同，仅金州废除一语删去耳。甘言欺我，勒逼画押，此约一允，满洲已全为俄有，直与英得印度，法得越南无异。窃维我朝发祥满洲，东三省乃国家根本。即以形势而论，东方海面东三省为首，两广为尾，未有伤其根而叶能茂者，未有扼其首而尾能运者。且俄有专路直入长城，彼有常驻之兵，而不准我设守御之兵、扼险之炮，各国之兵虽撤，俄兵永在，各国之兵虽减，俄兵铁轨长趋，旬日可来数万，是京师辇毂永在俄人掌握之中，岂止辽东沦没，从此全局受制，不成为自主之国。各国断不肯独令俄人吞噬，势必种种抵制，利益均沾，各出新奇花样。京城直隶亦系各国兵力所得，云不效尤，谁其信之！是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万分可痛可惜！洞焦思愚见，今日救急只有三策：一、请迅发电旨，敕英、日、美、德各驻使切恳各国外部，即日电俄恳请展限，容我详筹。若仅令杨使请俄展限，俄必不理。我电告各驻使，但云俄约虽略改，其中关系中国及各国，碍难遽允者尚多，请代恳俄展限，中国之意乃为遵照英满侯语，不见四国回信不便画押之说，故请代商展限，各国断无不允之理。此与俄人秘密之囑无涉，决无所妨。务望圣明速断速行，万万不必顾虑游移，此第一步办法也。二、中国无利益与各国，各国断不能用实力相助。今拟有一办法，于我及各国均有大益，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之开门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国，如肯为我切实助力，我即以此酬之，各国必然欣许，力驳满洲不允他国均霑矿路工商利益之条。查东三省有土地荒阔，物产最富，凡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材断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此条如开，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矣。洞前奏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四字者即指此，此第二步办法也。三、俄修路驻兵直达长城一节，不驳万万不可，硬驳万万不听。窃拟有一办法：查第六条所

谓从前成议北境不用他国人练水陆兵一条，此议各省各国皆不知是否如此措词，各国固难取信，即真旧约果有，今既另立新约，于两国兵制种种改变进占，则此条亦应废除。盖彼必欲造专路入关，我即于北洋一带水路、山海关、奉天等处陆路，聘英将练水军、日本将练陆军，相为抵制。电飭杨使与俄明言以此两条相抵，必深忌。若肯停此路固好，如必不肯停，有各国练军相持，狡谋尚可稍戢，京都或可稍安。盖此时华兵断不能拒俄，若北境无洋将练兵，虽有华兵亦属无用。所谓中国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字，洋将练兵亦其一端，此第三步办法也。至于此外各条利害，俄固不肯多改，我亦无须多争。疆殊既失，鳞爪安用？吾既不敌，除借资各国外，再无纾祸之策。子产存郑，子贡存鲁，不过借资强国迎拒得宜而已。并请一面电飭杨使姑令悬俄展限，即以英澳侯须候四国回信之语搪之，只言中国焉敢抗四国，专以情恳；一面静候各国代商展限。至不允各国路矿工商利益一节，事关各国，中国岂能不告，他事可秘，此条断不能秘，务恳俄国原谅，情真理直，在杨使亦甚有词。此层揭破，揣俄人必又略改字面，以图支饰。然东三省开门通商一节，乃是永保满洲上策，无论俄人如何恫喝，此条必须决计力办。俄数十年来专以甘言诡计吞噬欧亚各国，环球皆知。此次告杨使甘言又用此术，万勿终为所愚。洞愚虑所及，勉筹救急之策，因限期过紧，若与刘、盛会商，往返多迟两日，谨一面电奏，一面照录电刘、盛参酌。请代奏。之洞肃。俭亥。

30 刘坤一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沁电旨恭悉。国能自主，以其国是皆不必听命于人；而国是之重，莫过于权利两项。今细绎俄约虽略加删改，凡关兵权利权均须商之于俄，满洲全境无异为俄所有。此约大体已非，纵再商改，总不能一无所损，各国必须效尤，均早明告中国，一俄尚不能拒，岂有能拒各国之理？是满洲失一分权利，即举国之权利皆失，不仅现在联军未撤，纽约未定，京畿一带在各国掌握之中已也。为今之计，惟有请迅发电旨，令驻英、日、美、德各使切商各外部，告以俄改约仍多关碍中国

及各国之处，期迫难允，请各国代为恳俄展限，俾得详筹。此即照英澜侯语不得各国回信不画押之意，借为腾挪迁延之计。一面即与各国相商，如能力助中国拒俄，愿将东三省全地均准各国通商，公享利益，各国当必欣然。与其为俄独占其利，受无穷之害，不如借各国通商，以为牵制之策，不独目前可以拒俄，亦从此可免俄国侵吞满洲之患。俄欲筑路驻兵直达长城，蓄意最狠，如难商阻，即令杨使告以在奉天一带，聘英、日将弁练水陆各师，以为牵制。俄能因此停止固善，否则亦可借伐狡谋，是今日欲求自保权利以为救急之谋，舍此实无别法。坤等往返筹商意见相同，其详已具洞俭电。现俄催画押甚急，显虑各国阻挠，欲迫中国自允为箝制各国之计，全局所关，伏乞朝廷力为主持，不胜迫切之至。请代奏。

31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俄迫画押急于星火。全权迭奏。亦意在速画了事。在全权身处两难之地，不得不尔；在国家统筹全局，实有万难应允之处。俄既词气决绝，就约与商亦置不理，纵再允改，必仍损我权利。闻在沪英、日水师咸已戒备，金云：中如照允改约，必成瓦解。是各国兵锋所向，虽莫知所措，若东约照允，必挟兵威一体要求，大局即不堪设想。若抱定英澜侯之语，未得四国回信不允画押，因此激怒俄国侵地不返，各国纵不代为出力，理势所在，亦断不肯转行效尤。一隅之失，究与全局轻重悬殊，况俄占东省与各国亦有不利。若为效尤计，尽可俟俄约画后，执均沾之说向我要索，何必合力劝阻？若谓使我故激俄怒，借为分占之计，各国上年七月以后何求不得？英、德两国又何必自订密约，不占中国土地，并告各国照办？反复筹度，情势显然。时促势迫，存亡所系，全赖钧处坚持到底，勿令签押，此着一失，不可复救，毋任迫切。坤。沃。

32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顷晤英、美、日总领事，均称画押则德于山东必先照办。各国早言在先，既不听，必自定主见，深为中国惜。告以不画则俄必不还东

三省。均云：画是明许，从此不能索回，且对不起各国，必一气分裂；不画彼虽强占，各国虽未必兵争，尚有公论。各国既不以为然，顺、直必退还，他处更无平空占取之理。均劝行在特定勿播。英领又谓，俄德在荷兰立弭兵会，将来亦可请公断。又告以朝廷现商展限，并商改最要数处，恐彼挟制不允；请领事各电外部，迅速帮助，或允展限或允删改，前约俄肯改轻，英诘之力，如再合拒，仍说应归公约。如能再删，亦与公约相仿矣。英、美、日均允即刻径电外部。询其德国应否往商，英云：恐德以尊论告俄。美云：伍使为美主信服，请行在速电伍向商，气力方厚。满洲美有商务，请郑重切托，或肯与英日同出力云。除电江鄂外，乞钧裁。宣怀。冬戊。

33 邸电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旨寄吕海寰、罗丰禄、伍廷芳、李盛铎等，昨谕该大臣速向外部请代商俄展限，计已奉到。顷接杨使东电，照会展限改议，俄拒不收，意已决绝。究竟各国肯合力助中国向俄转圜否？又据盛宣怀电称：俄约若画，各国必怒而群起分裂，如不画押而俄强占，尚有公论：各国必退还顺直，他处亦无平空强取之理。此言果确，则不画押仅撓俄怒。画押必犯众怒，自应权利害之轻重，着吕海寰、罗丰禄、伍廷芳、李盛铎迅向外部商请赶于限内代商俄展限，或照商删改，并询明知逾限不画押，俄怒决裂，各国能实力助我向俄理论，决不与我为难。而公约仍可早在京商定否？务得确信迅速电复。俄限甚迫，复电勿逾期为要。

34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驻沪日领事来告，奉外部大臣电开：俄新款一事，日前电飭驻英、德、美钦差转告三国政府，德政府前后声言东三省事当归驻燕各国钦差公断，日政府实同其意。现在俄一国与中国订专约，与各国公议中国事宗旨不合，为今之计，各国须令俄收回新约，以保各国利权为要。日政府愿与三国政府商劝中国不可限内签定，以听俄自行收回，以遏其计，似此办法必有济，谅三国政府亦必同其愿云。旋准英钦差复电，

英外部极力赞成。又允饬驻华英使力劝全权。并允电饬驻德英使帮同驻德日使请德政府同劝中国不可签约云。

35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沪日总领事电：闻俄逼中国画押，限期已迫。兹再奉告，俄人不过谓中国若不画押即当进兵，主持联俄者，亦不过谓俄若进兵各国即效尤，中国瓜分势当立见，不知此说正相反也。东三省之地虽非中国兵力所能保全，然画押而俄取之则曲在中国，不画押而俄取之则曲在俄人。各国用兵因曲直而定所向，此次使中国坚不画押，俄人若仍进兵占据，则英德条款既以保全中国立议，本邦亦经与约，必当实践前言，断不因俄占地亦占中国之理。且各国知以瓜分为念，则中国允俄之约正合各国主义，何必反复劝中国不从其请；此理甚明。如中国冒昧允俄，则是中国亲俄，私与俄人利益，而使各国受其亏损，俄人依约施行毫无可议，而中国自违条约，故不得不援均沾之例即议瓜分，此事理之至显，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且俄素以恫喝为政策，中国若不堕其术中，必无即时用兵之事。该领所言曲直利害极为详晰切实，务求坚持定见，请旨飭全权万勿画押。

36 旨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俄约限迫。昨两次电旨，令该王大臣等权其利害轻重，妥筹定议，谅已遵照熟筹。今各督抚及各驻使纷纷电奏，均以此约画押则各国群起分裂，为害甚重；若不遽画，仍力向俄婉商再改，总以与公约不致歧异，则各国无可借口，纵使俄怒而不还东三省，各国必出而公论，必不致群相效尤，为害较轻；应饬全权向俄使切商妥改，勿遽画押。并询各国公使以满洲矿路工商利益俄约独占，铁路至长城俄亦独据，恐与公约有碍，请各国合力向俄展限商改，且请在京早定公约等语。众论相同，自难轻率画押。已饬盛宣怀将各疆臣各驻使电奏择要电达核酌。此事关系甚大，既无两全之策，则两害相形自应从其轻者。着奕劻李鸿章按照各电所陈妥细筹度，慎重办理。并着杨儒亦据实告俄外、户部，中国已复递国书相恳，实迫于各国公议，

此约非改妥不敢遽定。想俄主既实心保全中国，必不忍强其所难坐视受祸也。该王大臣等其慎图之。

37 来电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旨电，刘坤一、张之洞前奏请东三省开门通商之说，可否速电商各国，欲之以利，或能实力助我劝俄，速行设法为要。

38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沪日领事电，顷奉外部大臣电开，自从俄事一起，本大臣迭次电飭该署总领事转达南洋并劝由驻日钦使转中国政府，拒约之利与照允之害迥异，如果拒俄，将来事局尚有转机等语。日前又电告南洋，中国必须力拒新约，若能使俄国自行收回，实中国之福等语，谅已在中国政府洞鉴之中。惟此事关系极重，兹再详陈中国不可允俄者有四端。凡订约之得失，视利益之大小，俄非中国约许，断无比现今所享更大之利益。新约又非经签定，俄不得掌握约内所载之利益。若订约与俄有利与中国无益，其不可允者一也。中国不允，而俄仍横据满洲，则各国认俄为无故侵占土地之国，且俄有宣布之言在前，是各国所共睹共闻，岂容其似此非法行为，其不可允者二也。在俄亦未必愿被各国认为不法之国，故中国能决意拒之，俄不得以难堪之事相强，其条款自然得轻省无疑，其不可允者三也。更有紧要于此者，漫允俄索，则不但中国精力为之销亡，更与中外条约不合，各国必为自保利益并均权利起见，将中国地土各自割据，瓜分之祸于是乎成，势之必然，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中国能确意拒俄，则可泯各国借口之端，其不可允者四也。飭该署领事，飭到即电请南洋断然决意以拒俄需索，此为切要，等因奉此。相应密达，请力劝政府作主施行，盼祷。谨闻。

39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袁抚江电，俄约限迫，商缓恐亦不及，拟奉合公约以图补救，宜请旨飭邸相宣告在京各国使，谓此次联军大义，专为戡乱救使，俄在三省与各国同时用兵，亦同事戡乱，虽系隔省，大义无分。现公约未

定，俄拟另立条约，勒限画押。本国恐与公约有碍，或致牵动全局，殊失各国大义，因录送另约草稿请各国查核，是否有碍公约，从速见复。并告俄使，谓俄与联军同事戡乱，现既开议公约，俄之另约自与常例专约不同，倘碍公约关系全球大局，不得不商明各国以全公约，各国未复之前势难画押等语。照此言明牵合，各国自不至互诿，俄人亦不敢遽逞。乞钧裁。

40 刘坤一电奏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罗使东电：顷晤澜侯，据云：自聆蒸旨，诘俄从未稍解。兹闻俄允删改，虽未据驻俄英使详报，而第八款中蒙古新疆等字样均允删，与原稿相衡为害较轻。惟公约未定之先，鄙见仍以缓允为要。英在中国除保商外无他图，如睦邻言，当始终以全力相助等语。祈转枢府代奏云。英肯如此推诚许助，实为中国大局之幸。惟恭阅寄全权东旨，令权利害轻重，妥筹定议，深虑全权即照改约定议签字，盖全权此时正欲照此定议。日前驻宁、汉英领分向坤一及鄂督告知。谓奉萨使电云：由周馥面告约已改好等语，令各告知江鄂，其约内凡有损主权及碍各国之处均藏过不提，无非虑英阻挠，故以好言相慰。诂不知定约以后，约内各条，各国断无不知之理，掩饰一时，更足贻各国口实。此次东省之事虽有应明告英及各国之语，纵全权告各国，亦恐如周馥之含混其词。俄约一定，大局即将瓦解，焦愁忧急，莫知所措。总之，俄此次允改条款，实系被英诘问有所瞻顾，迫中画押深虑各国阻挠，欲借此箝制各国之口。东旨令全权妥筹定议，无非因各国无实在回信，孤立无助万不得已而出此。今英既允以全力相助，何可迁就允俄自蹈危机，致成不可收拾之势，惟有仰求迅赐宸断，速飭全权万勿画押，一面俯采坤、洞等东会奏，斟酌施行，无任迫切之至。

41 袁世凯电枢垣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俄议暂息，德议复作，似宜隐为道破。顷电飭烟台季关道面告德领事，谓俄人诱逼中国，另立东三省专约，各国多谓北京公约未定以前，不应与他国另约，德政府意亦不以私约为然，因此案我国家万分

为难，增将军曾被严谴，杨大臣忧急成病，而该约迄无成议，已作罢论，徒生纷扰，德国仗义秉公断不至使我国为难。请贵领事转劝穆大臣，如有彼此利益约章，似宜待公约定后，从容商定，较易就绪，敢布腹心，尚望见纳等语。谨电达。

42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顷外部言：闻上月二十三日，俄外部改定条约一件交杨使，限日批准，否则撤回。该约虽删去蒙古新疆，于东三省利益并未甚减。据日本意究不可允，允则各国仍恐效尤，不如听彼撤回，甚为幸事，俟公约定联军撤，俄兵不撤便是强占东三省，各国当向诘责，届时中国收地保全实多。然即此约撤回，俄必仍向中国商定，至完全无缺自主之权，订定再画无大碍，否则宜坚持勿允，若虑俄撤约开衅，日本料俄必不至此，此系日政府密劝之意，请即电达。铎询各国商约代我排解，有无回复？答因德国意见不合，致未能直截向俄诘问，然此次改约未始非其效验等语。窃料俄约为存亡所关，同一土地无约之被强占，与有约之暗让，大有径庭。拒俄召衅与因不拒俄而召衅，尤分轻重。伏维审慎坚持以保大局，谨附缕陈。请代奏。

43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俄外部拒客还书，杨使在彼已无能为力。各国代商展限，不知肯代商否？拟请迅发电旨，仍责成李相与格使商一转圜之法，并飭李相一面迅速明告英、日、美、德各使，各国若不代商展限，中国力弱为俄逼迫画押后，各国所拟效尤者何事？各国与俄使情形不同，何以大綱久已画押又欲效尤？令其明白告我，以便我详加斟酌，若不先说明，将来即不得再有异议，似不失为光明坦白办法。盖各国效尤势所必然，究竟欲援例占夺至何等地步，或以浑言，或出悬拟，且各国意见亦不尽同，故欲确知效尤实事，朝廷方可权其利害轻重以定此事办法。全权大臣详知其利害轻重，自必为国家妥筹善策。请代奏。之洞肃。支辰。

44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冬电奉旨谨悉。遵赴外部面商，据称展期一节，将来究于中国不利，惟有限满坚不画押，听俄撤回，俄断不敢与中国开衅。当诘以俄倘用兵，使臣不能当所言不实之责。答言：如不实，日本外部可任此责。又诘以俄怒于公约有碍否？答：如俄有阻挠，各国当向诘责，决无窒碍；总之，此约画押则中国立致瓜分，不画押不独全局可保，即东三省将来亦必有好结局，可请放心等语。清代奏。盛铎。支午。

45 旨电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旨电张之洞：前两次致俄国书，均置不理，此次再致，尚须细筹。现已电谕奕劻、李鸿章照此意电复吴王以期转圜。若致英、日、美国书，设彼国因此索宣俄约，许拒两难，转多窒碍。仍应由该督会商刘坤一，将俄约汉文择要密交英、日、美领事密电各外部，请其公议，力践以公论相助之前言，较为妥协。

46 刘坤一、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英、日、日本外部均竭力劝阻，前已详陈之。俄不见杨使，恫喝惯技，俄若非瞞徇各国，必不肯删改各条，情伪显而易见。所争在一押，请朝廷坚持到底。乞代奏。

47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闻英因天津铁路、日因韩事，皆与俄有违言，召集舰队以观动静。日廷昨并召各带团统帅入宫，密议逾晷。俄舰亦集仁川，消息甚紧。俄以津路韩事挑衅，英日无暇干预东约，逼我画押，此俄策巧妙之处。我若拒俄，则俄或与英日开衅，亦未可知；即不然而举兵向我，英日舰队麇集，俄亦受制，不能畅所欲为。我允俄，则津、韩两事俄必退让，而英日移兵向我，我实受其害矣。俄逼画押，各国不肯助我诘俄；各国举兵，俄又岂能助我阻各国！拒俄开衅，未必一战致

亡，允俄召衅，大局必致瓦解。伏愿熟权利害，联衔上达，早决大疑，天下幸甚。盛铎。江。

48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顷奉江电。又晤英、美、日三领，交阅英、日外部回电，仍坚请勿画押，但言画押之祸，不言帮助之法。美无回电。询其俄约不画后如何情形，皆云：俄强占背原议，断不能久，故用全力胁制速画，如不受胁制，各国皆服中国，断不久踞顺直，及强取他地。听来似有把握。日领云：如要保护北方，联军亦可缓退。又诘以汝等仅止中国画押，不敢向俄开口，此所以不能不画押。据云：四国意见深浅亦有不同，俄约又不告我，故难明拒。问其是否因德中立之故？皆云：然。宣怀。豪。

49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吕使勘电：昨德相毕鲁在议院宣言曰：（中略）去年德英条约，一保中国土地；二保英德在华商务，与满洲事无涉。德在满洲无多商务，存亡无干，然德不愿中国国产任意弃置，国债甚巨，各债主亦不愿其浪掷。如有专约牵涉中国财力，我国断不坐视，幸各国立论均谓在华不求专利，有则公之，唯公司数家乘机索利，若不严阻，恐华财将尽，我无所取。华使来商满洲事，答以归驻京使公商为妥。有谓俄德相持不下者，此说无稽。要知俄专注北省，与德无涉，德廷办事大意在保全太平，勿损己利益，各国或有争端，德必守局外例。我行我法，不为他人指使我德，总以速结华事为宜，遇事公平妥商，如各存意见，亦必竭力排解等语。谨据要电闻。乞代奏云。

《刘忠诚公电奏》卷二

50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日午电计蒙代奏。申刻接江电，奉旨谨悉。遵赴外部面商，答称：展限俄必纠缠，终当画押，决非善策。至此事利害，如画押则名收回东三省，实无异割让，各国必怒，群起分裂，中国全局立危，公

约亦无可商，势必停议。如能坚持不画押，俄虽怒亦不至决裂，即决裂强占东三省，各国必当主持公论，联军先退出顺直，再向俄责令退兵，因俄前与各国公订保全中国之约，并未向各国撤回，俄兵不能不退。且不画押既照六国所论办理，各国决不致借口俄已占地与中国为难，公约自当照常在京商定。日政府所见如此，揣各国亦必相同，此言极确实决不相欺等语。据外部迭次所言，旁参中外舆论，画押之害极重，不画押之害究轻。伏望坚持以保大局。请代奏。盛铎。支亥。

51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俄约缓画，实因各疆吏及英、日等驻使纷纷力阻，谓若允俄约立，见分裂。朝廷实深顾虑，万不得已，是以暂从缓议。俄外部拒绝杨使，无从婉商，弥缝补救，仍仗公忠，惟望尊处向格使告以英、日之危词，各疆吏之力谏，将朝廷为难之处剖切剖明。总冀俄谅苦衷，顾全友谊，将约稿删改完善，毋为外人借口，一面先立公约，再议专约。中俄唇齿相依，以后交涉之事，苟可以相商相让者，皆当惟力是视。目前情势务请格外通融，不胜盼切。如格使亦拒不见，希即抛出美国或曾与弭兵会之荷兰国出为公断转圜，俾免决裂牵动全局，是为至要。枢。鱼。

52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罗使支电，奉东、冬、江旨，迭谒瀚侯，切实细商。瀚云：中国权害取轻，拟听英言，不画俄约，无论俄如何举动，英自当以公论相助；公约仍可在京商定。顺直亦必届时退还，并令俄不随中国为难，只能持以公论，不能继以兵力。惟向俄展限一节，英前以公约未定，另订专约为俄巧计，今如请俄展限，势必自相矛盾。丰告以展限为删改地步，如果重以英助窒碍悉除专约，何尝非策。总愿再三，唇焦舌敝，瀚仍执前说，至动以利益一层，瀚意公论之力可助，兵力必不能助。正缮电间，接到瀚侯复函，内开：一、各国驻使先后向中国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现再申明；二、展限一节，如

限内不能将窒碍字句尽行删去，仍属无用；三、中国如将俄约画押，实极危险，如将英国应有权利夺去，英必向中国取偿等语。余与面谈同。析代奏。

53 旨电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旨据罗丰禄支电称英澜侯云：不画俄约，无论俄如何举动，英当以公论相助，仍可在京商定公约，顺直亦必届时退还。又函称各国驻使先后向中国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如将英国应有权利夺去，英必向中国取偿等语。似此则先定公约为是。着奕劻、李鸿章婉商各国公使，务将公约详细节目迅速磋磨就绪，先行议定，免致耽延贻患。至俄约关系各国权利各节，亦须摘出，请各使公议评断，以便向俄商改，方免各国借口效尤，如俄因专约未定，怒不允定公约，即将澜侯各语切恳各使，婉劝俄使勉从众论，俟公约定后即议专约，此约不致遽画，实因各国牵阻之故，请俄格外原谅，万一俄怒，竟欲将前告各国不占中国土地之文收回作废，亦意中事，务当预呈各使请其劝阻，万勿承允为要。总赖该大臣统筹全局，善为说辞，婉商俄及各国，分别办理，以保危局。

54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杨使电国书不收。昨已将大意译成俄文，托俄领事转寄，恐亦不及也。电述澜所言，甚有斤两，所难者德中立，英、日、美不敢明助。已届限满，利害轻重，全权及督抚驻使均各详论，谅蒙宸断。如果定计，应飭全权知会各使历叙各国阻立专约，俄不如意，恐其欲将前告各国不占地之文收回作废，务请各国不得承认。俄所勒索各条，可请公议秉公调停。总期仍宗各国公议，不占中国土地，不夺中国主权，仰请将此意用国书请各国公议调停，此系预筹决裂，乞备钧裁。

55 盛宣怀电荣樾 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傅相歌电：俄廷坚不允，格使执不移，来电何益？吴王与维持一鼻孔出气，蒙古路矿即其主意，今去此条，已非所愿，何能托其展限

改约？疆臣皆隔壁帐，木斋亦为日所愚，若谓因此事动兵，吾不信云。澜侯亦云不能兵助此事。至国书不收，总因俄与德连矣，英、美皆怯，日力亦孤。局势屡变，朝意究竟如何？

《愚斋存稿》卷五十三

56 王之春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江亥电奏，想已达。俄图东省最久，至乙未年同罗拔订密约之议开门揖之，既知以铁路许人，即是招其驻兵，招其占地，及旅顺被占，又不抱定李鸿章所约不得占东三省土地一语，坚持力驳，于俄情叵测，诡词蛮狠，概不奏闻，竟致敷衍搁置。此中实在情形，春上年在京时日本人言之历历，许景澄尤述之甚详。春曾据以详晰面奏，并访明俄于旅顺及哈尔滨驻兵，并沿路看守铁路，借保护为名共计二万人，密具图说，由军机大臣荣代呈在案。现在俄索之约已全身毕露，东省已名存实亡，处心积虑所得，岂肯轻易放过？我再不情联各国助我改约，俄人必以剖分利益诱之，必以同洲同类动之，各国见我不足为，必以拒俄不如合俄之现成，必转而比俄，必瞬即分占；观其但阻我勿允，未闻阻俄勿索。又节据探报，各国兵舰增募我沿江沿海引水，此其审顾回翔意可想见。故今日惟求助各国，既可令其不生心瓜分，即足令俄人怯于众势不敢逞志，而我目前以众势而去危于已然，后来开门通商，尤能以众势而绝患于未然，俄虽强必永不足害我，安危判于几希，乱亡即在呼吸，痛哭求我皇太后、皇上，立即电致国书于各国，并以同洲同害之情激动日本，即因其素与英美交厚感动英美助我，争此孤注。各国纵以市德别有要求，必不至如俄之甚，且此时何求不得，亦何待挟有助劳。昔俄土之战，土已垂亡，英人一举义旗，俄即退阻。前鉴未远，万望圣心勿疑。至开门通商，尤是存东制俄要策，早应如此，何况此时。历次外人开衅，从无一兵一炮扰及通商口岸，可为确证，并求乾断施行。方今乘舆属在播迁，苟非万分危迫，臣何忍更以危言苦谏，上紫宸座，伏乞圣鉴。求代奏。之春肃。支。

57 许应骙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顷据李盛铎电称：俄约略改，东三省无异割让。日外部劝勿允，允则各国效尤。俄限甚迫，英日集舰队以俟动静，大局甚危等语。查俄垂涎辽东，匪伊朝夕，此次乘间占据，隐具成谋，其不敢公然行之者，因西伯利亚铁路未成，虑各国相阻耳。今所拟约收其实而谢其名，盖将以我允让为词，塞各国之口也。一堕其术，必蜂起效尤，大势立形瓦解。伏望朝廷坚执定见，婉词峻拒，以息祸机。俄就范围，则将约并归京中办理，若悍然不顾无可转圜，惟有与各国约明，将沿边沿海等处作为通商公地，永远不准侵占，俾资抵制。事系全洲大局，飭驻使密商各外部，似无不乐从。再布以公诚，陈以利害，可得其助。但求二、三国互相联属，则俄成孤立，当无能为。特英日恶俄而法昵俄，尤宜慎所处也。宗社安危，间不容发，谨披沥以闻。请代奏。应。鱼。

58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杨使微末电，外、户部拒见。顷忽约晤，言璞科第电称中国政府已发训条，飭贵使画押。答以我只有枢冬电及李相江电，令我酌量定计画押，原电可请阅看。伊云此万不足，当发急电催中国速给切实之权。儒告以已转不及。伊答若因电旨未到，迟一、二天，我当竭力设法，不致即日决裂，过此我不敢知云。乞代奏云。查罗使述英澳侯复函三节内称：展限而不能将窒碍字句删去，仍属无用，似应趁此速降电旨。命杨儒将国书内各节与之商改即行画押。格使专人来称此事实在中国朝廷，如不画押，决裂之患太大，实与各国无干，各国议阻，皆由中朝授意，俄断不惧各国也。乞立赐乾断施行，请代奏。奕劻、李鸿章。鱼申。

59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歌旨虽飭杨使告俄外部请谅，俄不见使不收文，恐无益。仍恩电

旨飭李相告格使，此语或可达到俄廷。并请飭李相将改约十一条宣示各国，明问各使此约辽东情形与顺直异，各国本不应援例，乃闻各国有效尤之说，究竟各国拟如何效尤法，若各使理屈语塞，岂不甚善？若各使明言将分裂，李相必不敢遽允俄约，或能与格使商一转圜之策，或与各使商一息事之方。并飭李相确询格使：俄有何策可杜各国援例分裂？须确有办法，不得含糊。窃思飭李相面请各使一节，似乎有益无损。总之，李相在京，总不询访各使情状，亦不言各国万一分裂有何策阻之，实为难解。请代奏。之洞肃。麻已。

60 刘坤一等电枢道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俄约紧迫，杨使支电尚未敢画押，不知接李相豪电后，究已画否？窃思有中国先占稳地步之策。查各国总以俄约未宣布为词，明日即是初七，此约无论画否，总当宣布。拟请即刻迅发电旨，飭庆邸、李相并江鄂两督及各驻使，将改约十一条即刻宣布，遍告各大国请其公断。声明我非负俄，无如有违公约不便画押，俄不接国书不见杨使，无从商榷，中国惟有遵照公断办理。庆、李布告北京各国公使，江、鄂布告沪、汉各领事，请其转达政府，各驻使即刻告知外部，则俄约不能终阙，先以此法稳住各国。假如杨使竟已画押，乃系不遵支电旨，中朝仍可否认。且我已宣布俄约请公断，各国当可从长计议，不致遽行决裂。如杨竟未画押，各国必喜，且必佩服中国尚有坚忍志气。我既听从各国毅然不画请其公断，各国当不能漠然缄口自损国体。果有公论，俄或不能永远全据，即使俄约难挽，公约必不致别起波澜矣。仰祈圣裁。请代奏。刘坤一、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王之春同肃。语午。

61 盛宣怀电枢道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请公阅俄约一节，英总领事云：现尚未可明宣，衅不可自我而开，致难调处。似亦有理。谨闻。

62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伍使往商美外部，代请俄廷展限，并讽以通商矿路利益。顷据复云：前经照会各国保全中国疆土，均已照允，原不可与一国订立密约，现亦无可再言。似此情形，美未必肯全力助我。

63 盛宣怀转李鸿章电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傅相电云：枢臣偏听疆吏及驻使恐吓之词，又有反复国书电旨，俄不收阅，而欲我径电俄廷劝其改约，未免太不解事。英使谓政府迄今无回电，似看得轻，不若日本之无理取闹也。希转致云。

64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李盛铎来电：连日迭晤外部，将俄约关系中日利害剴切陈说，本日复请晤，经外部加藤与日廷各大臣商酌，始允电俄，并将电内大意见示。文曰：中俄因东三省事拟定条约，日本政府已有所闻，此约闻由俄廷拟稿交出，不许商改一字，限期画押，约内多碍中国自主之权，并有碍各国共同利益。现中国政府电托各国代为转圜，日本亦在内，他国如何办理固不得知，日本却婉劝俄廷政府请撤去此约，勿令中国为难以全睦谊，更愿俄廷此后俄与中国订约勿损中国主权。俄于向来条约外另索权利，至东三省事，请归并北京会议后再行订定。总之，此事须于中俄日本三国本来利益各无亏损，保全东亚是为至要。日本此次劝告系为保全邦交起见，并无他意，务希采纳等语。本日申刻电驻俄日使转交。加藤并云：本商各国会电，因意见不同，限期已迫，只可独商俄廷。并将劝俄各节，电驻英日使告英廷云。请代奏。

65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俄亦不愿与英、日、美齟齬而断不肯自认阴恇各国，此是实情。现商删改，谅彼必声明认我邦交非为他国，似旨意仍宜委婉，而责成杨使处宜严，揣彼或只肯稍让而即画押。但准其画押必须照澜侯三节，方无后患。听小田切口气，国书商改之外，尚有大员调任一节谓

失主权，告以与公约十条末略同；又谓赔款以他项利益作抵，关系土地财政，不可允；告以我若将赔款全数清还，可不另让。彼云语太含混，应否枢电全权稍改语气，乞钧酌。

《盛宣怀存稿》卷五十三

66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相持至此，果有转机。英领事密告，若真决裂，公约俄必抽出，法亦不可知，联军若退，恐俄兵进占，英日必为助守等语。似此回鉴无期，兵费尤巨，酬劳亦难，此事关系至重，可集众说而内断于心，不可为各国群论所惑也。是以宣怀奉旨筹度后，即请降国书，以删去五处，即日画押为两全之道。今只有一日本吃劲，因满洲得失，日本强弱系之。彼既敢严词诘问，必可备战。闻俄亦戒备。无论何人战胜，皆非我之福，最好听其互相牵制，腾出工夫我可急谋自强，何难规复权利。应请俯准全权所请，速降电旨，严飭杨儒详察澜侯复函第三节，查照国书内各节与之熟商删改，在各国切责中国于公约之外不得另立专约，此不仅英、美、日之言也。特因中俄交固，甘冒不韪，派使筹议，孰料群起相争，将以满洲为榜样，直至无以为国。想二百数十年邻邦，亦有所不忍，一切苦衷具载国书，务恳不爽前言，将主权所在勿使沦没，必将窒碍字句全行删去，俾各国咸知我两国虽订专约，并无违碍公约之处，则中国感甚，各国亦无不佩甚。此电旨须防日英怪我求他们出头做恶人，而自己做好人，一旦反诘，亦不得了。窃料俄将取我允画之电旨作复日本，此旨非严切不可，须预备各国可看，既肯转圜，似非一二日可定，如有不便，由枢达杨之说可行电沪，当可密转，乞钧裁代奏。宣怀。阳寅。

67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顷俄格使又来述其外部训条，限期已到，中国犹游移不肯画押，将来祸患实大。告以日本使今早来称，其政府已电俄廷。云照现约中国主权已失，各国权利亦失，劝再商改。格云：日本所言，即是贵国

家与群臣之意，如为所惑，必不画押，日本及各国必乘机侵夺，难得便宜，望中朝坚持定见，体念我皇帝宽厚之度，顾全两国多年睦谊，勿再挑剔，致误全局，事机急迫，求速达朝廷，等语。臣等筹思至再，日本电俄必不见听，于事无济，若不切实电令画押，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目前。务乞速定大计，救燃眉是为至要。请代奏。奕劻、李鸿章。阳。

68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顷庚电想达览。寄庆、李阳旨敬悉。俄垂涎辽沈，蓄志已久，今得乘机要挟，譬诸物在虎狼之口，断非情理所能禁其吞噬。幸赖朝廷坚持，英、日力助，得以戢其狡谋，先废旅约，复改续约，仍又自许展限一二日，其虚声恫喝业已略露。盖中虽不敢抗俄，俄于各国亦必有所顾忌。今既得英、日之助，正宜力与相持，听英、日与俄诘论，归入北京公约并议。若由我与彼仍就原约商减，非独仍难杜其要索保我权利，且英、日以此相助，而我转自松劲，各国将视我不足有为，势必以诘俄之力反而向我，其祸即不堪设想。逆料俄经日诘，闻知众怒难犯，必自转圜，若由杨转商或当删减一二，复为欺饰之计。然英、日既经出为公论，断非俄删改一二所能惬意。值此安危吃紧关头，伏乞朝廷始终坚持，不日全权奏到，无论如何删改，总须俟英、日允许之后方可定议。又将来图报及相推让等语。似可不提，以免俄人日后要求、各国目前诘责。乞代奏。

69 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阳电旨^①敬悉。顷已接驻俄参赞电转呈，俄约业经罢议，此后静观变态无从商办。瑛科第亦不肯转电矣。

70 奕劻电奏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阳二电计邀圣鉴。昨俄使往晤李鸿章，该大臣据该使之言，并未

^① 见本书98页盛宣怀二月初八日电。

向臣商酌，即行【会衔】^①具奏，发电后始将电稿送阅，不胜焦急。查俄约关系全局，不画押致干俄怒，然画押必干众怒，利害轻重，非臣下所可擅断，密求朝廷统筹全局，慎重施行，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折代奏。奕劻。庚午。

71 旨电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阳二电、庚三次电均悉。朝廷屡慰俄廷展限改约，实为各国所迫，迭次电旨已详言之，不独英、日力劝谓一经画押，德即先犯山东，各国亦将别据，即德亦言如有专约牵涉中国财力，断不坐视。俄若决裂公约，德自能在京照常办妥；美亦答我谓各使在京言明，公约未定之前，不应与一国立专约；英溯候谓中国如画俄约，危险已极，如关英国权利必向中国取偿。是一经画押，各国群起分裂，各驻使皆历历言之。今来电言不画押必致决裂，其祸甚大，但就一面而言。俄一画押，该王大臣能保各国必不分裂乎？该王大臣日与各使时相接晤，如果确有把握，朝廷自不难照允，否则触怒各国。祸患立至，害之轻重迟速，不能不详细熟权。杨儒现值跌伤恍惚，此事尤惟该王大臣是赖。俄主素著宽仁厚意保全中国，李鸿章向与俄习务，当千万难之中力任其难，设法向俄婉商，仍以先定公约再议专约，勿坐视决裂为要。

72 军机处电李盛铎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前电述日廷致俄请撤专约，并令勿失中国主权，勿夺各国权利，东三省事宜归入在京公议等语。日廷顾全东方大局，谊切唇齿，实力相助，中朝深感。现俄约已婉词延宕，并未画押，不知俄如何回复日廷？初七以后日廷作何措置？希即确实询明，速复为要。

73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庆，李麻申、阳两奏，吕使鱼电奏，想达览。俄前拒杨甚坚，忽

① 据《西巡大事记》卷六增字。

尔约晤，口气松动，必系因日诘问中有所馁。格使谓不惧各国，全是虚声恫吓，断不可为其所动。全权力主定约，至今日亦知日本实心帮助。英澜侯始终请我勿画，当以公论相助，即中立观望之德国亦谓俄若决裂，公约在京照常办理，尤可放心。中国开衅各国之后，不图有此邻助，正宜迎机善导为联交自立之计。细揣英、日情形，澜侯虽有不助兵力之言，然诘问不应，势必不能中止；日本若不得英人助兵确据，岂敢遽然出头，此等机宜英可与日言之，不便明告我耳。宜飭杨使仅行停议，持以镇静，不可轻著一语，致贻口实。我不画押而逼出英、日顺直退兵之言，不令杨使画押，而又逼出日本向俄诘责之事，此时我能坚持到底，各国必出调停，东三省势必归于公断，不惟瓜分之祸可解，即三省亦可保全。万不可将前约略为删改仍令画押，又堕俄人术中，自蹈危机。伏祈迅发电旨，飭令三全权，无论俄约如何删改，总须与各国商允方可定议。朝廷持以坚定，大局必有转机，若稍一松劲，日、英助我不成，转饬两国之怒，岂第俄约虑有枝节，更恐公约因之牵动，危可立待。机括间不容发，伏望圣明采纳，曷胜迫切之至。请代奏。坤一。

74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鱼、阳、庚三电旨，宸断坚明，曷深钦服。李相电催画押，务望朝廷勿许。英、日、德外部皆言公约未定不准立私约，正月内德外部复鄂电亦言中国须守定先定公约，不立私约。三国又皆言俄约应归公约。至英必取偿，日必效尤，语气皆斩钉截铁。李相一概不理，但云格使付之一笑，假如各国效尤分占，中国能付之一笑乎？至谓俄据辽东必致各国分裂，未免颠倒。惟俄约即使再改，亦与英、日、德三国先公约后私约之意不合，然则允既不可，改亦无用，惟有请飭全权与俄婉商暂缓议此约，于俄并无所损，总俟公约定后再议，以便遵照鱼旨，请各国公议评断。李相如肯与格使切商缓议，必可办到；李相如肯与英、日、德、美各使常晤，推诚相商公断，亦必有办法。请代奏。之洞肃。佳午。

京庚电奏所论事理，实非筹国至计。画俄约，各国效尤，前据各使各领之言，均经由电上达，不再复述。不画俄约，英漏侯云：无论俄如何举动，英当以公论相助。又谓：英在中国保商外无他图，当始终以全力相助。并云：公约仍可在京商定，顺直亦必到时退还。日云：俄即决裂强占东三省，各国必主持公论，联军先退出顺直，再向俄责令退兵。美谓：前照会各国，保全中国疆土，不可与一国订立密约。即中立之德，亦谓：中国地土德不愿有所损伤，一再发训条，飭穆使俟中国将俄约知照后，迅速在京会同各使公商。又谓：俄若决裂，公约在京照常办理各等语。是允俄约即有分裂之祸，不允俄约按照各国所论，非特无碍公约，不占地土，且肯力助公论，与我实大有益，此皆有电可稽，并非凭空臆断。京电所云：俄据东三省，各国亦必借词据地，实系俄人捏词恐吓，万不足信。俄欲谋占东三省，诚不置我苦衷，全我友谊。惟各国公论所在，实为俄所深忌。纵俄欲永据三省，各国既出公论，亦断不能听其所为。一经画押，非但公约停议，各国势必效尤。若决计拒俄，英、德既许公约照常办理，纵延时日，亦无他害。利害分明，不意全权转行误会。惟全权所见既偏，现值杨使患病，惟有将此约暂行停顿，听候各国公议，即使将来商议此约，亦请照各国之意，归各国公断，方为万全之策。伏乞朝廷力赐主持，大局幸甚。请代奏。

庚午电已进呈，朝廷不允画押，悉激众怒。俄如决裂，不知究竟作何举动，亦可探悉否？各国既早言明公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一国定专约，当日派全权议俄约已误于前，此时相持不下，自应速定公约，而合肥意涉偏重，恐仍不以为然。朝廷意，惟仰赖大力维持其间，婉商各国早定公约，并劝合肥勉从现在办法，以图补救。如俄怒而抽出不与公约，只须各国肯定议后再缓商俄事，是公约实属目前急务。祈密筹酌办。枢。真。

77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昨外部述俄答词，因恐译语不明，嘱其抄示原电。顷外部交来节略一纸，电文在内，并嘱电呈。其略曰：俄外部答日使珍田，词云：俄国欲与日本亲密，消除意见，将中俄交涉之事，例不能告他国者，明告日廷如左。

一、俄国若不被他国举动牵连，则俄退出东三省之实意，现仍照前毫不减少。

二、约内如侵碍中国主权及碍各国利益，并无其事。

三、此约订定后，即将条款告知日廷，届时日廷当知俄国不食前言。

四、东三省事专与俄国交涉，承劝将此约归北京会议，与俄国向来办事宗旨不合。

以上各节，均俄外部答语。此外尚有安慰日廷之词，均极委婉。虽然如此，日本政府实未能满意。随后办法如何，现正商酌，中国政府趁此速照英国前次劝言，将东三省约稿交北京会议，最为要着，否则将约稿交日廷一阅，亦或可向俄辩论云云。外部昨嘱复江、鄂二督电，有须将约稿由全权交各使阅看，方可据以公断，如无洋文，汉文亦可，若全权不便交，由江、鄂交各领事亦可等语。东约不画押，是已开罪于俄，交阅无所顾忌，若已画押，亦非此着不能挽回，机会一失，以后万难补救。愚见附陈，伏候钧夺。请代奏。

78 刘坤一电奏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顷盛宗丞电：英、日、美坚执勿立专约，本属正办。特虑德中立不助。今吕电：德廷仍照效电。查效电称：俟中国知照，即可会同各使在京公商。是四国相同，奥、意必随，理足势亦足，且朝廷已电四国，江、鄂又经电声明，若不照办，恐俄出变态，各国转致无凭公议。亦谓李相不愿与英、日、德、美各使询商，闻庆邸意见不同，查全权请奏，俄约布告，怒必更甚，向例两国议约未定稿之先，不得漏与各国，况布告耶！然苟竟不布告，各国虽知其详，难遽发为公论。

壁利南初谓两国专约不应布告。今接瀾侯电亦谓有碍各国权利，则不妨知照，惟有请江、鄂奏请派庆邸等知照公使并真电旨，令我驻使将十一条知照外部，请其公议云。日前江、鄂会议，嘱李使转商日外部公断，顷李使电复：据外部云，日本所得约稿来历不明，未敢自信，请照英国前次劝言，由全权将约稿交各使阅看，方可据以公断，如无洋文，汉文亦可，若全权不便交，由江、鄂交各领事亦可等语，属电。陈云。俄约无论在公约前后，若仍由我与俄商改，必损权利，仍不能治各国之意，惟有请各国公评，最为万全至计。既欲各国公评，必须将约分告。我既听各国之言，逾期不画俄约，已摆俄怒。俄约分告系照四国所请，自宜乘此宣布，俾各国公断有据，兼示我推诚求助之意，约内有碍各国权利，宣布纵摆俄怒，在我亦复有词。李相既不以宣布为然，虽电庆分告亦必为李所阻，惟有请钧处清旨，将改约十一条分电我驻使知照各外部，请其分电或照李使电令江、鄂分告亦可，乞迅赐核复。坤一、卦。

79 王之春电奏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节据探电，日、英已出头阻俄专约，日本致俄书尤切，至其保全日俄睦谊一语，显露关系自家不能干休之意。德并谓俄即决裂，公约仍可照常办理，此盖坚我拒俄之意，非公约专约可许并行之词。观各国语意虽有轻重，而禁立专约则国国皆同，其专注此条实可概见。今俄已请见杨使自允展限，是其劫于众势情虚亦无可疑。查俄之图吞东省，前次电奏已详，时甫订密约即要求铁路，甫许铁路即占据旅顺，其贪狼百出，绝无可恃之情，路人皆知，不烦卜筮。此次之约有如已入我室，不过取一文以搪塞他人耳。以彼蓄谋之久、得势之盛，非有绝大之压力如英、日者，不足以持之；而英、日非有切己之利害，亦必不真心助我。臣不能信其为我之真，而不能不信其因自为而为我之切，更不能不虑其因助我无成转而怒我之至危极骤。今日我惟抱定听公断、从公约两语，不提专约一字，为能合乎全球之公理，适乎各国之私心，而借众强制一强，是万全无害之上策，反孤立为多助，尤千年难遇之机缘。且凡各国所责于俄者，即必不至举以限我，是公约尤

可借此以少宽，所关更非浅鲜，否则各国必怒我游移，公约亦必不能遽定，两不讨好，祸必益深。且使彼知俄有后约，必于公约增一语曰：以后无论何国另有专约，则各国皆必照办。臣料将来之俄约，必仍不出此次之范围，各国之切争，亦必与俄相因而逼至。旅顺威海之已事可为的证，继此而起之纷扰，尤不止一隅，且尔时已与我离心，即不能不自图己事，欲再托其转圜决不可能。今日遣火于薪，幸暂时之不然，比既燃则不能救，何若借众邻以徒薪，不留一星之为愈也。臣亦知局中任事之难，何敢强以难行之策，顾统核前后之利害，熟考彼此之情形，实觉从众为一线生机，办理非万分棘手，失此不图，大祸立至，知而不言，负恩尤深。伏求两宫坚持归并北京公约，电飭全权大臣以不能违众立约感动众心，即以坚执俄口，俾知我意无可调停，众怒不能干犯，俄见我坚持，或拒使不见或绝约不议，甘言饵之而不动者，必用危言以恫吓之。窃料我既得多助，俄虽强必不至决裂，亦尚可徐图，万望乾断勿疑。正具电间，适接探电，据驻俄参赞电称杨使晤俄使询问画押凭据，并云明晨九钟前无中国电旨，即以不允此约入告俄皇，语毕即起，未有别词，亦可见其伎俩穷矣。又谓杨使以跌伤神气恍惚，臣以为此正归并北京议约之机也。应请电飭全权照会俄使，即以杨使暴病为词，请一切归并北京议办，似更直捷。是否有当，伏乞圣鉴。求代奏。之春。佳。

80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加藤接驻俄日使电云：前已劝阻俄国，俄人逊词以对。且云：东事与各国无干，俄甚愿与中日和好，且此约无碍中国主权，亦无碍各国利益，将来约本可以交阅。但此约系俄一国之事，不便列入公约内办理，话甚和平云云。现日政府仍当向俄诘问，内阁会商后方能定见，惟接沪电谣传已画押，此节若确，日廷办法便有更改。现专从中国托为排解，保护中国权利立论；如已画押，则当从有碍日本利益立论。词气若与情事不合，转为俄所笑。惟望告以实情，以便向俄诘责。铎谓画押恐不确，即已画未用宝，伊犁前事即是例案。加藤于此甚用力。

81 军机处电李盛铎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佳、蒸电均进呈，日廷宜切唇齿，笃念邦交，朝廷深为感谢。俄约未允画押，虽触俄怒，现尚无决裂形迹。两国议约例不得宣布，宣则衅自我开，此时中国断难先自开衅，故未便明将俄约交各国阅看，此即实在苦衷，日廷当能相谅。惟俄约各条大端各国皆已知之，即可婉商外部，能设法即以探闻各条邀同英美各国公议，再向俄转圜，请在京先定公约以限制之，则中国亦有词以谢俄，受益不浅。中日同洲，邦交愈加亲密，何幸如之。所商如何，仍希电复。

82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佳旨敬悉。不允画押，不激俄怒，此时办法尽此二语。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转外部电，述俄答日本电文，请洞转达行在，字句与李使佳、蒸两电小异大同，故不复陈。俄答多诈是其惯技，如无损中国主权，无碍各国权利，显然欺狂；不肯交公议，不肯先宣布，显然固执，惟不愿与日本决裂，则情见乎词。若英加一言，俄必变计矣。但罢议日久，其因羞成怒可知。现已遵旨询商英、日、德、美各外部，乞其劝俄，浑言此事务须与中国和平商办，以俄借各国劝解得以转圜，不知有济否？再现在以洞私意与英外部商言，我国书俄不收阅，拟将国书电英托英代转俄，以冀俄廷得见或可就就此转圜缓议。此系创格权宜，不知英外部肯否？如肯代转，再当奏请朝廷裁酌另撰国书，得各国复后，即奏闻。请代奏。

83 罗丰禄电枢垣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佳电遵商瀚侯。据云：公约英仍可在京商定，已于支电声明，各国亦必无停议之理。俄永据东三省不过现时揣度，鄙意俄或将原稿窒碍尽除，亦未可知。英以公论相助等语。又东电全力之全字系内字之讹，英人以公论相持为内力，兵戈相制为外力。丰。蒸。

84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佳电旨恭悉。俄约关系重大，坤一等非确有所见，何敢上渎宸聪？画押则群起分裂，各国已有明言，具详历次电奏。李鸿章谓不画亦必效尤瓜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俄怒自在意中，然怒一国究胜于怒各国，时势所逼，只能权害从轻。目下限期已逾，俄无可商，即或再来商办，我亦万难遽允，不能不与各国妥酌，是宣布俄约为最要关键，尤须于俄未变态之前宣示各国，方能得劲。拟请旨将俄约全文电飭各驻使转告外部，请其公议，或由江、鄂告知各领事亦无不可。至北京公约，英、德等国均谓照常办理，并请谕飭全权大臣迅速商办，以免延误。总之，俄约必归公断方无后患，公断必先宣约方有办法，此一定步骤，伏乞宸断施行。请代奏。坤一。真。

85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接沪日本总领事小田切电，顷奉外部大臣电开，准驻俄钦使电称：西历三月二十五日俄外部言，东三省约正在商议，来便明白布告，惟俄国之意除非别国行为有碍事局，将来必将满洲之兵撤回。该约内并无侵损中国自主之权之条，亦无有碍各国权限利益之条。俄国容俟签定条约即行知照日本，即知俄国所为皆与前次宣布之言一路无歧。至该约交驻燕各国公使公议一节，东三省事专与俄日交涉，且似此办法与俄国向来办事宗旨不合云云。该部言辞叮咛，足见俄愿与日本和融办理等语。本大臣业已于三月二十八日将以上各节知会李钦使。查此次俄国所答各节，日本政府于心不能十分了然，应如何办理，正在思量。此时尤望中国政府按照英政府告罗使之言，将东三省条款交驻燕各国公使公定，或将该条款明示日本，以便随时与俄提论，此为切要。即电南洋知照，并请电行在照办，等因奉此。即请电达贵政府，即将该约交驻燕各国钦差公议，或明示日本以便随时与俄商议为盼云。请代奏。

佳电祇悉。未画押遵告外部，俄答语已详佳，蒸两电。闻日廷自发电劝俄后，密饬海陆两军备战，外部却未言明，亦不便向问。外部得回信察俄意和平，似有喜色。至彼国舆论多劝政府责俄撤约还地，否则开战。我若拒俄召衅，倘政府坐视必为舆论所不容，彼议院公开民权甚重也。驻日俄使于日人举动侦察颇周，东方铁路未成，恐俄亦未敢轻开战衅。愚见附陈，乞钧夺。盛铎。蒸酉。

奉佳旨。朝廷已坚持非改至不背公约，不允画押、中外钦服。杨使初六见外部后，病不能兴，机亦甚好。或命邸相面商格使，改归京城议办，如不允再另派全权赴俄，不缓自缓。如此重大事件，病使及参赞须谕令断不可造次。惟东省寿山、晋昌与俄一国开衅，被俄一国占据，自不能无交收专约，况已派专使在先乎！俄复日第四节声明宗旨，不欲归北京会议。德虽称仍照敕电在京公商，而谓京俄两约正非一事，可同时并议。澜候意俄或将原稿窒碍尽除，亦未可知。此系三国最新之复电。故宣怀管见始终总以就约删除窒碍以不惧放尤为度，仍定专约为两全。俄若自行转圜删改最无痕迹，仍须开门与他自走。拟请摘叙近日各国要电，电饬邸相照知格使：一、杨儒猝病，心神恍惚，不能办事，即应另简使臣前往接替；二、东三省约章，德、英、美、日皆请交与各使在京公商；三、俄廷现复日本第二节，约内如侵碍中国主权及碍各国利益，并无其事。则十一款内国书所指删去数项，及此外如有侵碍主权并各国利益者自应尽除；四、中国仍愿与俄如常敦睦，但迫于公论，须恳原谅。看他如何国复，未知当否？乞代奏。

旨电奕劻、李鸿章，现各国皆云：俄约万不可许，朝廷亦决不欲轻许。着即择要四端面告格使：一、现在杨儒病废，不能办公事，朝廷须另简使臣议事，借此可以拖延；二、东三省约，英、日、德各使

皆请交出在京公议，中国不能违众定约；三、俄廷现致日本书第二节，约内有如侵及中国自主之权及碍各国利益并无其事等语，则前所议十一款内国书所指应删去数端，此外如有侵碍主权并各国利益者皆得删去；四、中俄仍欲和好，一切可以从缓酌商。该王大臣即与格使明言，中国此时万万不能违众画押，如何答复，速即电陈。

89 旨电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顷吕海寰电称：据德外部为中国计，俄约仍应在京公商为妥。京俄两约本非一事，尽可同时并议，但俄约不宜混入京约，致京约延宕，悦俄约办至画押，或同时或先后均可等语。各国来电均愿早定公约，德廷亦如此持论，足见公约不可缓议。着奕劻、李鸿章迅即切商各使，务先将公约赶紧商定，现在事机紧迫，该王大臣等休戚与共，当必能力为其难，妥速办理也。

90 刘坤一电李盛铎 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俄约幸赖英、日力助得以坚持，日为唇齿，相关较切，是以江鄂推诚与商。俄知众怒难犯，虽未敢强占，然亦未必遽肯轻弃其利。今有人条陈，谓俄惯用甘言蜜饵诱人，现以好语慰日，虑俄以三省利益分日为反间，或以三韩互换利益，此诚过虑。查俄为虎狼之国，得志东方，不独中日同受其害，且英、德亦多不利，今俄以婉词答日，诚如尊论，东方铁路未成，不敢轻开战衅。若日于三省或于三韩稍分利益，俄路成后，亦仍必为俄有，情势所在，尽人皆知。昨江鄂会电英、日，拟将三省开门通商，日外部谓碍难商办。日领谓政府之意，各国只可仗义执言，不可以利相争。所见远大，钦佩莫名，将来总可办到交约一节，并深知中朝为难情形，委曲代筹。现已查照日外部意由江鄂托杏荪将俄改约十一条密交英、日、美、德四领事，请电外部俾各国据以公评，务望尊处再为切托，始终相助，以保东三省中国自有权利。至枢见前项条陈，恐又踌躇，并望作为旁观悬揣之词据以告日，探其宗旨电示，俟枢询及此，借得据以转复，坚定内意。

《刘忠诚公电信》卷一

91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日)

李盛铎电：东使真电，加藤昨囑速将约底交驻京各使阅看，请其公断。昨电江、鄂，本日复电：枢廷舍此恐无办法，即日廷亦须见真正方能再向俄驳诘。总之，此事若听俄决裂或转不至决裂，即决裂尚有他国相助，若畏决裂而迟疑不断，彼气焰愈大，且愈延愈难办，鄙见如此，乞卓裁云。宣怀。真。

92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日)

闻俄愿与日本密商将东三省利益略分与日，李使谓尚有安慰日廷之词，殆暗指此款，日甚喜。且三韩亦属两国互争，恐其互换利益。现值主意未定，操纵最关紧要，亟宜防之。宣怀。真。

93 袁世凯电枢垣

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日)

顷奉佳电旨恭悉。俄廷不见使员、不收国书，固系要挟惯技，然在我未可听之。英、日、德、美屡请在京宣布，亦未可概置不理。杨使病成偏废，尤未可久悬要差。查驻日李使各电，日廷既自任拟保全中国权利，俄廷已以例所不能告者明告日廷，我亦可乘机破例专托日廷转商一切。拟请飭李使将前次国书指改各节，托日廷代达俄廷，并告以俄人拒使还书各情形。无论俄人肯否听从，而我之礼义已尽，万一俄人无理取闹，亦可引日人作证。且日廷得知梗概，亦不宜而宣之一法，日廷持此诘俄较有根据。至宣布俄约如虑操切，似可飭江、鄂两督约各领事至署面交俄约，并切托其转达各政府代为排解，较之在京宣布自属和平。至使臣患病，例以参赞暂摄，而杨使现充全权，自与平常不同。宜电飭留京总署王大臣照会格使，以杨使抱病责任兼重，现拟调派使员前往接代，如虑代员迟缓，或改由总署与格使在京商办，果能移京商办，自可就近与驻京各使分别妥商，与各国在京宣布之请亦不甚违。总之，俄必欲另立专约。各国又必欲与公约相仿，宜使俄人不至势成骑虎，各国不致有所借口，始可两全。妄陈愚虑，伏乞圣裁。请代奏。世凯。文。

94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顷璞科第持示俄户部维特初七电称：杨使送阅电旨，竟信英、日谗言，而不信俄廷忠告，若与有仇者，不知英、日不敢公然向俄辩论，即有言亦断不听；俄好意待中国，反视为恶意，从此应绝交，任俄所为。并谕格使以后再议公约，只可凶刚，勿谓作梗。如现议续办外省祸首，各国要杀多人，俄初未允，各国要索巨款，俄亦未允，今当反是，变本加厉矣。以俄与中国为难，较各国为难何如，务将此电速告李某等语。鸿深知俄主改约，维特之力居多，今不画押，俄君臣必大怒，怒则以后事更难为。正发电间，接吴王克托初七日密称：自回俄以来，于交涉各议概不与闻，公知我与办事诸人意向不同，惟知得有确实消息：我国家见贵国不愿将交还之约签字，拟即永据满洲。但我意两国终须修好，故敢劝阁下盛^①其权力排解以保危局云。今有一线生机，赶发急电，令杨使画押，或可挽回大局，切勿再有顾虑。维、吴两电暂不便复。请代奏。奕劻、李鸿章。佳。

95 旨电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旨寄奕劻、李鸿章，佳电因线阻，本日始到。俄约不画，外部及格使之言虽甚决绝，现俄户部与吴王均有来电，虽语气不同，而已露转圜之机。奕劻、李鸿章亟宜趁此机会，速将中国深感俄廷允还东三省之情；及此次未能如期画押，并非听信谗言有负忠告，实因各国均执定公约未定之先，不得与一国另立专约之语相责，且谓宜在北京公议先定公约，中国势处积弱，固深赖俄廷维持，亦岂敢激怒诸邻，致误大局；至交还三省，将来中俄必须专约，此时务恳俄廷见谅，即告格使与各国先将公约平允议结，免使朝廷为难等情，迅即电复维特、吴王克托，并托吴王从中曲为调停。此事关系甚大，奕劻、李鸿章务当赶紧设法因应，但使机有可乘，勿以未便电复置之，仍一面会商各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二，“盛”作“尽”。

国京使，迅速先议公约为要。

96 张之洞电枢垣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此时自不宜激俄怒，但逾限不画押，俄已怒矣。然参赞胡惟德直电：珍田尚遣人密告条约请勿疑，应径向我国商云云。维特电休李相以绝交，吴王电又欲李相以修好，俄所以不能径逞其怒者，徒以顾忌各国之故也。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惟有仰恳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致搅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请俄与各国公商，保全中国，顾念旧交，此乃请各国公断，并非并入公约等语。其删改前约各条一字不提，但恳其勿催画勿决裂耳。即速电庆邸、李相托格使转电俄廷，如格不肯转，即切饬李相复吴王电中务将国书照原文叙入，自能达到俄廷。并请一面发国书电饬罗、李、伍三使，速商英、日、美外部，述俄户部电有绝交、永据之言。谓中国已听从各国之劝，逾限坚不画押，俄怒已出诸口，恳其践以公论相助之言，电致俄国，但恳其和平缓商，万勿与中国决裂、永据我根本之地，不必提及删改约款等事。并告各外部将来公断，中国无不听从。俄有吴王转电，又有三国居间，亦可借以自解，英国尤要。日本一言，俄自展限；英复一言，当有转机。东三省俄约条款，各国实可尽知，若归公商，则从前十一条竟可不提，听凭各国酌量公断，总较原约为胜，目前即不宣布亦可。总之，此时分发国书，恳俄勿决裂，恳各国践言以公论相助，有益无损，似亦应有之义。伏乞圣裁速行。请代奏。之洞肃。盐。

97 旨电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旨寄张之洞，盐电悉。前两次致俄国书，均置不理，此次再致，尚须细筹。现已电谕奕劻、李鸿章，照此意电复维特、吴王，以期转圜。若致英、日、美国书，设彼因此索宣俄约，许拒两难，转多窒碍。仍应由该督会商刘坤一将俄约汉文择要密交英、日、美领事，密电各外部，请其公议，力践以公论相助之前言，较为妥协。

98 盛宣怀电李盛铎、罗丰禄

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日)

全权奏：驻俄参赞佳电：户部忽招去云，奉命各部十三会议，将满洲改作俄国省份，可速电政府，改款则万万不能，目前尚可代设法，俾得画押，外部已不管此事云。速商外部，若果如是，何以解之？乞速示。

《原商存稿》卷五十四

99 盛宣怀电枢垣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真谕转商后，罗使寒电：晤澜侯，丰以私意相询。澜云：各国原劝中国将俄约交驻京各使公议。今江、鄂议将该件交沪汉各领事转各使，必有益等语。李使元电称：属商外部，据称日本前诘俄即以探闻立论，但欲联同各国似不如交与各领事转电各外部，较为迅速云。顷奉元电，询俄约当已密交各领事，如何商办，迅速筹复。刻询英、日领，全文已由江督钞交璧利南云。应即由江督电各领事声明，今因俄国力请中国照此约画押，但不知各款中有无窒碍他国利权否？故请约稿送交贵国察量等语，则各国似有道理云。此事初冀俄自转圜，今格使又退照会，似对面难议。四国均请照会驻京公使，似不得乎此，必得乎彼；或照璧拟，先由江、鄂用轻笔交各领事代转；或照张督所请将国书商改各节请英、日代商；或竟由朝廷谕请他国出为调停，乞钧裁。宣怀。咸。

100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文电旨四条，遵即各文照会格使，彼知为东省事，不收亦不拆阅，原文送还。另简使臣非俄允接待不可。约章交在京各使公商，显系欲以各国制俄，俄复日本语亦惴惴无凭，既迫于公论，又称如常敦睦，俄必不受。臣等明知此四条非所愿闻，又不得不遵旨办理，然实无婉切商议之法。谨据实电奏。奕劻、李鸿章。盐。

101 奕劻电枢垣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真电抵悉。现在屡催各使商订公约，正议办租界、赔款、停考及惩办外省各员诸事，窥各使意旨，言不因俄事致将公约延搁，如赔款确有把握，约计三、四月内似可撤兵。合肥意虽偏，然仰赖朝廷主持，渠亦未敢决然遽定，仍可婉商力阻，务期早定公约以维大局。至俄约势成骑虎，可否由朝廷谕请他国出为调停，以冀转圜。探悉俄使尚与议公约，断不至下旗回国，遽形决裂，特此密陈。庆。盐。

102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连日接刘、张、盛各电，属询外部办法。据称东三省俄已占据，本无须立约，所以求立者，因恐各国责令退兵还地，保中国主权，故思得约杜各国之口，中若画约，各国讲均沾之理，自必群起攘地。中若不画，各国何能借口？格使乃谓不画押各国乘机侵夺，另占便宜，与此正相反，理不可解。俄前谓逾期不画即决裂，现逾期六日尚无举动，其为恫喝可知，但不必过虑。现代筹办法惟有两事，一将约底交各国阅看公断；一无论俄如何要挟，总答以此约关系太重，兼各国劝阻，万不能画，请原谅。以词宜决绝，语却和平为要。不必多说，致存纠缠；亦不必用好言慰彼，致乘隙而入，又堕术中。俄若不顾，亦不必向理论。坚持定见，静以待之，俟有举动，再商应付之法等语。合电陈，乞钧裁。铎。元。

103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真电悉。盛京卿真电虑俄饵日一节，事关各国利益，揣日当不出此。惟盛电既有是说，不可不加考校，因电李密询宗旨。顷准军电云：锡电抵悉。俄约交领事，李使复称：日外部谓好极，请速办，当商各国设法以保中国权利。密探宗旨一节，据称日争俄约专为保全中国，如令各国势力均平，不欲一国偏重、贻害东方大局，决无攘利之见等语。窃思日倘受俄饵，欲分三省利益，或与三韩互换，不应力劝将约交各国公评，各国力争，日本独得利益，各国岂能甘让，此理似

明，乞钧夺云。坤致李使电另录奉达备考。至俄约既欲各国公评，必须将约分交各国方有依据，钧处真电嘱令密交办法最妥。商盛密致，谓宜由沪道面交，因未妥洽，已由敝处分别密致各领，并闻。坤。愿。

104 张之洞电刘坤一 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

致英、日、美电宜将维特初七致合肥电，俄从此与中国绝交、永踞东三省等语叙入。又邸相咸电云，驻俄参赞胡惟德电，初七日晚户部告，俄主谕各部于十三日会议，将满洲改作俄国省份云云，似亦可叙，以见绝交、永踞、改省已出诸口。愚公论相助，此其时也。惟初七晚既有此谕，参赞真电珍田又来劝，是俄专看各国消息。叶已。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一

105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

元电悉。交约事已详愿电。俄约各国既均请公商，必须有约方可据以商议。李使电复：日外部知约交各领，谓好极；当商各国设法以保中国权利。是此时办法必须将约分交后，方可再请各国向俄公论将约公评，否则皆属虚言。现于交约后，又分电李、罗两使，告以俄欲绝交永据，嘱速商各外部向俄公论。李使复钧处两元电，日外部所论办法极为恳切透澈，是俄约舍公评之外，均非妥策。现在必须抱定此意，万变不摇，绝交永据，无非恫喝惯技，俄若非顾忌各国，逾期之后必早决裂，既有英、日公论相助，尽可静候事机。鄂督盐奏，即日外部所云，词虽决裂、语却和平之意，办法最妥，但俄无论如何对答，在我总须握定公评之策。乞垂察。

106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

翰电旨敬悉。维特电令璞科第来述各语，甚怪中朝反复，未便置复。至吴王克托已于十二电复，请其密劝俄皇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

朝土地原议，俟公约定时再行画押，尚无回电。前英、美、日、德、奥、义、墨以勿与俄订专约来告，法独无言，毕使谓他们瞎闹，与法何干！知其与俄交厚，属电政府，并电裕使赴外部淳托，未知果见听否？请代奏。奕劻、李鸿章。筱。

107 旨电 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

旨电奕劻、李鸿章，俄约朝廷决意不画，就使触俄之怒，较之掣各国之怒，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请即婉告格使，朝廷并非顿背前言，实因各国纷纷陈说，应归公约公议，中国岂能遽拂众议？中俄向本和好，尚乞鉴原，并请俄国出力先定公约，以后事可从容商酌，将此并电杨儒婉向俄廷陈之，为要。

108 伍廷芳电枢垣 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八日）

东约通商，美廷外部云：俄使顷来，复奉伊国主谕，俄与中国订约，原为退还东三省起见，仍守保全中国疆土之说，并无他意。今既有责言，允不再强中国，俟日后再商结云云。外部又称：俄使已交节略为据。窃谓俄约既不相强，东三省似宜开门通商，以杜觊觎。

109 军机处电伍廷芳 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八日）

巧电已进呈。据称俄约既不相强，东三省似应开门通商云。前原欲以此款动各国，昨据日本谓各国只可仗义执言，不可以利相争，是各国并无通商东三省之意。所谓开门通商，现在如何举办，望详细妥筹，并探美廷议论，迅即电复。

110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八日）

李使禀电，昨午外部与海陆军大臣会议甚久；又各大臣在伊藤宅内申刻集议，亥刻始散。闻日俄有开衅意。顷伦敦电：俄派兵船六十一艘来东，内铁甲七艘，快船七艘。又伦敦《司丹达多报》论日俄交涉，有俄外部明言拿定主意，当与日本兵戎相见之语。查日本海军共二十六万吨，俄在东方海军现约十万吨，添派多舰，当亦仅足相抵，

胜负之数固未可知，与我利益所关，亦难预定。惟当静以待动，不事张皇，暂作局外旁观，为此时要着。至东南沿海，关系英、美各国，似可无虑云。谨闻。坤。效。

111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

顷日使来言，东三省俄迫公议，谓所订条款，本系暂时章程。并闻得欧洲各公使接俄政府来电，俄有东三省同时撤兵之语，等因。特电达。庆、李。号。

112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日）

顷外部加藤言，本日俄使来说，俄本拟撤东三省兵，因立约一节，中国颇多窒碍，俄不便令中国为难，现将此约作为罢论，东三省事仍照以前办理，业已通知各国云云。铎询何谓以前？加藤答：即指未议约以前。并称此事缪辑已久，今俄允撤约平和了结，甚为幸事。近民间谣传俄日将开战，殊不足信等语，属电陈。盛铎。号。

113 李盛铎电枢垣 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日）

加藤又言，闻璞科第告李相东约不画，俄将增索首祸，重索偿款，殊不知约归公议，俄何能独操其权？各国又岂听俄怂恿？俄既毁约，目前虽暂安静，以后若用他术诱请，不可不防。日本此次竭力帮助，当蒙中国见信，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否随时密示，彼此商妥再行答复，免堕术中，或商英亦可，均请斟酌办理等语，并属电陈。加又言，俄顷通知各国语略相同，惟告德则谓诱逼中国订约，现有别国从中阻挠，以后不必用此法云云。盛铎。号。

114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日）

日总领銜电，奉驻京小村大臣电，探悉俄国明告欧洲某国，俄为交还侵地起见与中国议约，事与中国有益，乃某国看为有碍，俄国亦无逼令速签定之意等语。本大臣料此时俄已向日本并别国告之，足见

俄国并无决裂之意。仍望南洋电达行在为禱，等因奉此，密达，即乞照行为望云。此即俄使告美外部语意，谨奉达。坤。箇。

115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一日）

前因俄有谕格使，公约加劲与中为难之语。曾电罗使商英，已详禀电。嗣李使电，公约禁军火，闻各国多主五年，日倡约二、三国主两年，囑商英、德、法。当以中需军火多向德购，料物多向英购，禁限久缉匪无具，亦与英、德商务窒碍，电罗使并转裕、吕照商。兹罗使箇电，遵致函云，所言当留意相机办理，惟英暂不宜向俄公论，北京公约不致堕其狡谋，禁军火英云两年，已电萨使和商各使办理云。谨电闻。坤一。养。

116 箇电 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一日）

旨电奕勋、李鸿章，杨儒因病请假，拟调吕海寰前往，即向俄使问明允否接待，即行电复。

117 刘坤一电枢垣 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二日）

日总领电，顷奉外部大臣电，各国索办大员，并索偿款一事，无论俄廷如何吩咐驻华俄使办理，中国无须过虑。此事本归驻燕各使领公议，任凭一国私自要求，断无邀各国公允之理。倘俄国专行知会办理，中国尽可即告友邦，必欣然相助。飭转达亮照，等因。乞即查照云。前因俄有公约与中为难语，曾电该领达外部，故有此电。坤。漾。

118 奕勋、李鸿章电枢垣

二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三日）

前因杨使病亟，已商俄使电请外部，若派吕海寰调充俄使，能否接待？格谓复电云：杨使虽病，交涉事可请参赞代办云。

119 刘坤一、张之洞电枢垣

三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

俄约为各国牵制，英、日力助，幸已罢议，并未决裂。俄既云照前宣布之言信实办事，东三省终不能不还。乃李相篠奏谓：十二日已复吴王，请其劝俄皇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等语。不胜诧异。查西国劝阻俄约，金谓宜归公议。我自宜专候公断，将前约置之不议，断无纠缠旧约再行画押之理，即略有删改，仍难出其圈套。十五日翰旨明有宜在北京公议之谕，并未令全权画约。何以李相复吴王电竟允其公约定后画押？且李相佳奏既云吴王之语未便答复，何以奉翰旨后之篠奏竟云十二日已复吴王？殊不可解。今各国皆知中国不允俄约，愿听公断，同声欣慰。英、日领事外部来电，于中国此举，皆深为佩服。若将来忽云李相已允吴王画押，则是前功尽弃，各国必怒我之不纳善言，欺瞒暗允，群起分据。德领现于廿二日索山东矿地，沂、诸、潍、烟，包括太广。法兵坚请晋兵退至固关，大约不过直隶，境内不准留兵。万一俄约邀允，则直境效尤，芦汉铁路皆设法兵，近路之矿皆为法有矣。法最亲俄，德亦联俄，明系德、法侦知俄约有人主持必归于画，趁此安根。坤一、之洞往返筹商，万分焦灼。相应请旨切饬李相，务将复吴王之电设法斡旋更正，事事遵旨而行，免贻无穷之祸。再江鄂皆系奉旨会商和议，数月以来全权从无相商之事，或于电奏数日后始得闻知，或竟不知。虽既献其刍蕘，亦苦于后时不及。以后遇有俄事来往各电，可否皆令知照江、鄂，以便照李使号电办法，与英、日密商妥协再答，俾免堕其狡谋。并请枢廷密电庆邸，遇俄事亦密商英、日各使。至既议赔款情形及有关全局重要事件，亦请饬下全权电知江、鄂，或可稍效愚者之虑，言有可采则采之，无可采则置之。似于全权办事并无妨碍，亦不至周折迟误。请代奏。坤一、之洞同肃。艳。

120 袁世凯电枢垣

三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

合肥立意联俄，由来已久。俄人狡险异常，必须慎防。日本利害

切身，不得不真心助我。现俄约已停，有日、英协助，决不虑其强逼。俄已布告各国，又不虑其占据。我如始终坚持，可望与公约相埒。

闻合肥电复吴王有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等语。恐俄人仍存希冀，另生阴谋。然俄约夺我权利，妨碍全局。无论公约前后，皆万不可允，必须将妨碍各节尽行删去，始可押诺。务乞中堂一力主持。嗣后凡遇俄事，先电知江、鄂两督，酌与日、英密商拟复，以期折中而免堕狡术。大局幸甚。世凯。艳。

121 军机处电刘坤一、张之洞

三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日）

艳电已进呈。赔款及禁运军火各事，昨已奉旨电谕全权。嗣后应行筹议事宜，随时电知贵督等互相参酌，以期妥协。

至合肥复吴王电，并非奉旨允准。此时暂可不提，俟公约定后再商。枢。冬。

122 军机处电李盛铎

三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约承日廷力助暂停，深感友谊。惟将东三省事宜并入公约办理，俄廷复电坚决不允。现公约渐有眉目，东三省既允交还，仍须另行立约。前约稿已由江、鄂两督密交领事转寄。希即向外部切实声谢，并询日廷：俄约何条关系最重？究应如何因应？务望邀同英廷，始终以公论相助，预为将来立约地步代筹计；务使中国主权不失、版图无缺，则永佩隆情无既矣。盼复。枢。质。

123 奏劄电荣禄

三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东电悉。俄约宜归公断，鄙见与尊旨同。合肥前复吴王电，并未与商。刻正催办公约。东三省事应俟公约大定，由国家酌请英、法、德、日、美诸国调停，以免后患。江、鄂同办款事，内外一心，此间情形瞬息千变，不喜逐事电商，尚系实情。弟惟当婉商，和衷共济，仍随时密为维持，希释荏注。庆。质。

日本驻沪总领事来电，奉外务大臣电，开通东三省事，南洋谓此时中国宣布各国，恐激成俄怒，永不退兵，占据满洲。此事似乎过虑，假令彼国不愿退兵，断无因开通一事，激成非常之举也。中国宣告后，各国如何举动，刻下未便推定。原来贵国开通满洲，伏意在乎招徕各国均沾利益，借此防范彼国之异图也，此时不必逆料各国举动。俄国顷向中国要求一万万七千万卢布，俄路赔款亦在其内。可见彼国并无在北京公议之外另议此事之意。希即转达南洋，等因奉此。查开通满洲允各国通商一事，实为目下之善策，敝外部电言已详，尤望电咨驻英罗使、驻美伍使与各政府密商定谋断行，一杜狡计。乞查照实行云。现电罗，俄约虽罢，狡谋难测，必须东三省通商，方可杜俄诡计。商请日本云毫无窒碍，即可设法赶办。惟该省主权须由中国操之。若有亏损，则各国不乐来。最好由中宣布各国，三省本中外约内地，兹允永远开放，与有约各国共享利益等语。当答以现俄军未退，主权难操，虑俄借口图占。昨又接日电，此事似乎过虑，俄向中索一万万七千万，俄路赔款在内，请密商英、美定谋等语。俄路既归公约议赔，祈密商英，美可否于俄兵未退前，由我开通三省有无窒碍？如俄阻挠，英、美能否相助？此坤私意。如商有成说，当奏请开办。转秩庸。均盼电复卦云。谨闻。坤。燕。

质电抵悉。遵向外部加藤声谢并商询一切。据称：东三省并入公约，俄复电不允，是否在未撤约以前？若在照会各国撤约之后，乞将日文详示。至俄约何条关系最重，前有外部电告江、鄂两督奏飭全权照会俄使不收一事，俄约关系此件文内均已详备。至预为立约地步代筹妥计，交涉事件变动极多，断难预料，惟当随事因应。设俄有何举动，随时告知，即当代筹。若无举动，无从筹画。总之，俄不索立约，中国断不可商俄立约，并不可使预备立约之心为俄人窥测为至要。铎谓：东三省何时可归还？加答：偿款定后，京津撤兵，中国即可照会

俄国撤东三省兵。看俄若何回答，再商办法。加又告，各使互商偿款内，俄实有铁路损害赔款。自按东三省铁路而言，俟偿款单交出，请飭全权照会询问：东三省所有损失应赔之款，是否均在铁路损害赔款之内？看如何答复，等语。查外部意在劝我不必急求还地，将来还地亦不必另立约。俄前已布告各国，不求据东三省。将来或俟京津兵退，或俟损失照赔后，俄终不能不退地。且俄既将铁路损失列入偿款，东三省事隐已并入公约，再加照会询问证实其事，则各国撤兵后，请俄撤兵得以有词，俄若不撤，我告各国，彼自当以公论诘俄。至照会询问一节，并宜按公约办法照会首领公使，不必照会俄使。俄不能索我立专约。外部并囑，偿款互商尚未宣布，此节务宜秘密。但东三省现在情形如何，未能深悉。暂缓收地若有窒碍，可否随时将情形详示，俾商外部，免误事机。若无窒碍，或即照外部所言办理。伏望钧夺。又，上月三十日，加藤曾言，江、鄂前曾电商，将东三省开门通商。当时答以于约事无益。昨江督电询，已答以现在此事日本意见并无不合。铎询：如中国办理此事，各国意见如何？俄能否阻挠？加答：各国自无不愿之理。地属中国，俄何能阻挠等语。如钧意定计办理，请电示，即与外部详商。铎。虞。

126 李盛铎电枢垣 三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三日）

日外部云：东省开门事无不可，惟彼时俄约尚未定局，与时不宜。即俄约已收回，事则可办。惟开门事，中国须令各国知该省内所有自主之权，中国操之，而后各国始踊跃。若国权稍亏，各国即不乐于从事，且亦于中无益。再，中欲开通，必应宣布其缘由。想俄在东所筑铁路，自东至西，自南至北，以达俄境。即系将东省给俄开放，则别国无不能来之理。此事足为东省许各国通商之约。然最要者，由中国宣布各国，东省本系中外约内之地，兹中国允开通与中国有约之各国人，可寄居、开矿、制造等事。似此宣布，义正辞公。本大臣深望南洋劝政府施行等。因查外部意有二：中国令各国知东省自主之权仍由中操，不许他国干预，一也。否则不愿来矣。中国宣布开东省全地，许各国通商缘由，二也。否则各国不解用意矣。东事宜早结，与中外有益云。

当复云：指示甚感，俄约不画原欲保利权，开通亦冀永保；而俄廷云欲俟中国朝廷立定脚跟后再提，意在刁难。联军退后，尚须大力帮助。至开通办法定后，自当布告各国。今贵政府云，若中国自主之权有亏，各国不乐来。目下，俄兵未撤，侵地未返，不独该地之权难操，且俄正图占据，亦恐借口不还。谋定后行，方免碍手。

127 刘坤一电枢垣 四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五日）

此次与各国议和，总以协议，不可分议为最要宗旨。赔款四百五十兆已奉旨照准。中间俄偿款最多，本有东三省赔款在内。现在德帅瓦德西已出京，兵队两礼拜后许全撤。则东三省俄队亦应撤去，庶合情理。应飭全权照会领袖公使，询商俄兵在东省者何时撤回？一面由全权电致三将军，预筹接收办法，以免延误。且看俄使如何回答，再行筹度办理。请酌裁。坤。皓。

128 旨电 四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五日）

奕劻、李鸿章，赔款已允。德使首许撤兵，各国想亦照约陆续撤去。此次赔款，俄国最多，且有东三省赔款在内，自应无复异议。可即向领袖公使确询：东三省俄兵究以何时撤去？以便派各将军预备接收。如何回答，速即电复。

129 刘坤一电张之洞 四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四日）

沁电悉。全权议款不提东三省，咄咄怪事。若俟回銮后合肥与俄重申前议，面请谕旨画押，中外挽救不及，各国怒而效尤，便成分裂之祸，机局甚危，不可不豫为防杜。开门通商，公前已奏准，舍此亦无保东三省之策。近卫所拟各节，于东三省官制政令赋税全行更改，内间之意过新之事不行，必以为骇人听闻，置之不理，于事仍属无济。盖全权方谓俄将交还三省，内间决不肯视为倘来而破格试办也。鄙见宜将俄人坚忍狡诈待时而动，详切会奏，请严飭全权于赔款议定后，照会领袖公使，请俄照议交还，不另立约，并于公约内载明东三省在内，赔款而外，一切自主权利仍归中国，与俄无涉；倘再疏忽，即

惟李某是问。公义所在，谅俄亦无能为，且看合肥如何复法，奉旨再行酌奏。总以回銮前议有东三省实在办法，方免后患。一面将开门通商一事密电驻英、日两使，怂恿两国相助举行。该处政治宜如何变通尽利，由两使谘询采择电奏，择其可行者行之，似较近卫拟章从容不迫，易于动听。目前不妨密为商筹，俟俄兵撤退，即行宣谕，次第举办。大意如是，尊意若谓然，即会奏，祈速示。

《刘忠诚公电信》卷二

130 刘坤一电枢垣

五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三日）

驻沪日本领事电：风闻俄索喀什噶尔是否确实？祈示。等语。究竟有无此事？

再，上月皓电请飭全权照会领袖公使，询商俄兵在东三省者何时撤回？事关重要，曾否奉有谕旨？祈电复。坤。洽。

131 李鸿章电枢垣

五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八日）

来电以江、鄂电奏请于公约议定各国撤兵，飭令俄国亦撤东三省兵等语。

查东省撤退洋兵之事，若当时定议画押，则此事可以筹商。自江、鄂为日本所愚，停止画押，现在俄使除公事一见外，并不接洽，何从与商？即商亦必不理。不意江、鄂创议停止画押，乃为此撤兵之策。

喀什噶尔之事，敝处毫无所闻。

132 刘坤一电枢垣

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日）

谕电悉。查改约中第四条满洲兵数及驻兵地方，仍须与俄商定，第五条将军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须调离；第八条东三省路矿等项利益，非先与俄商明，不允让与外国人，则是事事听命于俄，我自主之权尽失矣。至第十二条俄自干路或枝路造一路至直隶、满洲交界处之长城为止，其计甚毒，其事尤危。此约若行，则东三省地还犹未还，俄队退犹不退；各国闻有此约，莫不哗然，竟思效尤。一经画押，即启瓜分之渐，不仅失东三省也。江、鄂所以坚持，各疆吏、各驻使

皆以为然者，诚不忍坐视祖宗发祥之地沦为异域、全国权利为各国分占。非故与全权为难也。日本深虑唇亡齿寒，不得不与我合力。中俄强弱不敌，亦不能不引日本为援。全权始终为俄所愚而谓江、鄂为日本所愚乎？此事以俄约是否有碍主权，不至效尤为断。若有此二害，则力阻画约为未失计。全权于江、鄂似有意见，时艰至此，虽戮力效忠，尤虑不能补救；何可自相水火，置国事于不顾？此次赔款惟俄独多，声明东三省铁路等费在内，既在公约内同索赔款，自应与联军一同撤兵。且系请照会领袖公使，并非专商俄使。本系正办，未为谬论，商而不允，再作计议。先不肯商，其谓何？拟请仍电全权照会领袖，勿再偏执。至祷。坤。养。

133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五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二日）

接杨儒电信，西藏遣使赴俄，俄主接以头等之礼云云。

查吴王克托前曾密告，蒙古各部往俄投诚，俄主不允。今西藏倡首，先往顺俄。无论英人必不甘心。西藏终非我有，此皆俄约不画阶之厉也。

134 张之洞电枢垣

六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简电悉。俄约责我以东三省吏治，而尽将兵权、利权、政权夺去，是专令我压制华民，以供俄人之役使而已。利则归俄，害则属我。名为俄还东三省于我之约，实则我让东三省于俄之约也。从前叠次电奏，屡经痛切沥陈，此约若成，不独失关东，各国必将效尤瓜分，内地各省亦不能安全。其俄铁路到京驻兵护之，则法亦必以护路为名，驻兵直抵京外，他国皆沿铁路驻兵，岂止各省不安，京师亦不能安。其各国闻之尚为我危，苦口劝阻，中国稍有忠君爱国之心者，亦皆痛心疾首请勿画押。岂得谓为谬论？此李相一人偏执己见，必欲成之而后快，实所不解。幸圣明在上，烛照坚持，俄谋遂尔暂沮。然俄人垂涎已久，早视东三省为已有，贪心未息，若不趁此借各国公议令其撤兵，断无甘自退让之理，暂据终成永据。其数月来，江鄂往返筹商，并探

询各国外部，惟有趁此公议之时请各国公断一策，将俄人自立之约十一条置之不论。庶俄在各国之前不敢遽食前言，明居不义之名。屡经电奏在案，江鄂惟知为国家社稷计，孰谲孰是，朝廷自有明察。天下自有公论。江督昨电枢廷转电全权，照会领袖公使，诘俄退兵之期，以观俄人动静，方可筹措置之方。此照会无论有益与否，有何妨碍？况此办法本系日本外部之意，而英、义、德三国外部均曾劝我交北京公使公断。四国公使一见照会，定必从中以公论相助。李相前劝画押，或者因恐决裂，为俄所愚。今逾期不画，俄国竟无动静，自当悔悟急改，乃坚决不肯照会，岂始终为俄所愚耶？抑别有成见耶？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专与同僚为水火，大臣举动不当如此！查万国公法，战后立约，约未提明者悉照战后情形。今北京公约俄在其内，赔款数目俄国最巨，东三省兵费、路费亦在其内。李相与各使屡次会议，照会于东三省撤兵从未提及，必然永照现在情形矣。一失此机，以后无法补救。近闻各国公使一俟大纲十二款全数议定，即行各自回国，若此时不议，各使回国后不能再议，悔不可追矣。伏祈迅赐电飭全权，务即日照会领袖公使，诘俄撤退东省兵队日期，并请各国为我将东三省善后诸事秉公公断。各国若肯公断，或竟可不立专约。至美、日两国所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办法，最为善策。欲永保东三省不为俄占，非借各国牵制不可，亦望飭令全权，照会各国言：俄已言明不占我土地，不俟俄将三省还我时再行开门通商，许各国以居住、通商、开矿、制造一切利益等语。则各国均冀中国永保东三省自主之权，不愿别国来侵。且似此措词亦甚虚活，俄心虽不悦，而无词以责我。庶几祖宗根本之地可望收回，中国全局不至自取分裂。天下幸甚。请代奏。之洞。轸。

135 留电 六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该大臣等前后所论俄事各电均悉。

二月初，中外诸臣金言，俄约一成即启瓜分之祸，朝廷熟权利害，不能不飭令停画，此事势之当然，本无所容其成见。乃自是之后，李

鸿章误以画约为刘坤一、张之洞所阻，致有江、鄂为日人所愚之言。刘坤一、张之洞又以李鸿章为偏执己见，亦有全权为俄人所愚之说。彼此猜疑，负气争论，究于国事何裨？该大臣等受恩深重，上年之变共挽危局，各著勋劳，朝廷方深倚赖。国步至此，同心戮力犹虞不济，何忍自相水火，貽忧君父腾笑外人。平心而论，李鸿章身处其难，原有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己。要之，俄约自难全废，终当设法改订。俄交东省如仍夺我兵权、利权，名还而实不还，害何可言。且各国若起而效尤，则为祸何堪设想。必须乘公约既成之后，向俄使反复筹商，将前约婉与磋商，并照会各使公议。便可问关东撤兵日期，以观动静，并能将东三省许各国通商互相牵制，庶根本之地可保，全局亦安。应如何办理之处，李鸿章当尽心筹画，速行具奏。刘坤一、张之洞有会办之责，亦不得置身事外也。用此竭诚申谕该大臣等，当念国事之艰难，捐除成见，怀忠竭力，扶危振倾，尔功尔过亦不能逃朝廷洞鉴也。

136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二日）

沪密。顷俄使派员来称：昨晚接其外部复电，先商三端：一、现奉旨有议论东三省之权；一、议定画押之先，不得使他国人预知此事；一、两国定约均系甘心自愿，所商量，所答应之事，不听他国指使。以上三条请办一机密照会，然后开议等语。臣鸿章面告以此须请旨遵行。

惟原约今昔情形稍异，如第八条赔兵费，九、十条铁路赔款，均应在各国公约赔款数目之内。第四条禁军火入满洲，应照各国公约订限两年，均须酌量删改。东三省盗匪蔓延，应准添设兵队，必须另议。该国不得以订约在先不准商改。彼允先复格使知。至前奉愿电照会各国公议，谓可互相牵制。向例两国议约，无转商别国者。故冬春屡奉电谕，未敢照行，卒致英、日劝阻，遂作罢论。俄人至今引为耻辱。今日再议及此必至永远决裂。请代奏。奕劻、李鸿章。勘。

137 李鴻章奏 七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

愿电旨敬悉。俄事误在春初群言淆杂，致俄主允改之约停画。臣屡电谏阻，不蒙采纳，遂成日久不结之局，悔何可追！今奉旨严斥，遽即商俄使电询其外部。昨据面称，迄无回电，其意可知。彼私议，若俯允前约补画，则交收以后，可遇事商办；只要中朝诚心和好，勿听外人摇惑，两国睦谊尚可重联；若仍要商改我主已定之约，臣下断不敢置喙。至英、日阻我画约以后，作壁上观，迄今默无一言，此有意离间邦交确证。岂可由我再照会各使公议，授人以柄，有损无益。总之，东省根本重地，我不可一日忘，而各国若淡然忘之，且便其他日效尤瓜分之计。愿朝廷深长思之。清代奏。

138 刘坤一电张之洞

七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七日)

讲电悉。合肥屡云俄事无可再商，何忽又有此举？俄于停约后时历数月，忽再提及，足见中有所忌，不能永踞东三省。且俄人曾言以后不用此策，则此次举动，必有狡谋。可知此事曾与各国共商，若如三条，不令他国知之，他国何能默然，英、日尤甚，必致另生枝节。从来国势不敌，不能不稍事迁就，然以外国制外国，乃我之利，何苦堕俄术中，干犯众怒，自蹈危机。合肥意见极深，惟有奏请朝廷主持，另图补救，祈公主稿，絮衔电发。再甘心自愿一条，直令中国自认甘心让地，将来若被他国诟及效尤，我直无辞以对，此层尤关紧要，必须道破，统惟裁酌。

《刘忠诚公电信》卷二

139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七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八日)

奉旨，勘电悉。据称俄使须办机密照会三条然后开议，细思实有难行。所谓两国定约，均系甘心自愿，所商量、所答应之事，不听他国指使一节。是未经开议，先须立一甘心自愿凭据，万一有断不能允

之事，何以处之？即画押之先，不得使他国人预知。我国自不以此事告知他国，然安能禁他国人不知？各国方扬言，俄谓中国自愿与之定约，如此是更予各国以口实矣。

俄国曩宣言不占中国土地，若惠顾旧好，能将前约改订，我所甚感。惟必须不夺我兵权及地方自主之权方为妥协，自然心甘。至前约于东三省铁路矿产商务利益，有不得再允他国之语，此层尤为棘手。各国所出而争论者，必即在此。若经应允俄国，则各国必将效尤，祸患之至，不可言矣。中国固不足以当俄，又岂能当各国？此中关系紧要，该王大臣深为朝廷倚赖，务须与俄使婉切商办，妥定约章，使各国不致有辞，则俄国之保全中国实大。枢。冬。

140 李鸿章电枢垣 七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电旨敬悉。甘心自愿订约。俄占我土地，非订约不能交收。若各国扬言中国愿与订约，照各国意，必永远不订约，永远不交收而后可。有是理乎？我即甘心自愿。其断不能允者，必须辨驳，亦不虑无以处之。不夺我兵权及自主之权，议约时自当力争。至前约所订东省矿产、商务利益不得再允他国，此应分晰言之。东省系俄力战而得，铁路、矿产利益似应允为专利。即如山东并非德人战力所得，而矿与路已为所占，独不虑俄国效尤耶？商务利益各国均沾字样，向来有例。俄亦不能禁人不往。倘照来谕婉商，恐数百年亦不能定局也，东省永不还矣。无法可商，仰希鉴亮。

141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七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鱼电已进呈。交收东三省自无不订约之理。朝廷所以持重者，非不愿及早订约，在订约之无后患耳。

来电谓不能允之事必须辨驳，不夺我兵权及地方自主之权，议约时自当力争数语，极为扼要。如此力任其难，实所倚仗。否则如前约十一条，我主权、利权、兵权全失，是名还而实同不还，何以自存？况各国于此事，密探环伺，具有深谋，我与俄定约之后，不至借端效

尤否？尊处身处局中，洞悉窾要，所言究竟有无把握？此非为诘难之辞，实以关系太重，圣心忧座，谕令详晰奉商，更望畅陈尊见，不憚往复尽言，以决所以。总期俄约早成，全局无碍，实惟筹是赖，非大力固不能办此也。万一仍难定议，可否按照俄国创立保和会条约，特请画押之友邦，或一国或数国，出而和解，从中调处，亦是一法。统斟酌办。电复。

142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七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顷格使来催云：东约必须及早画押，否则生变。告以：须俟朝命，且行在复电，疑虑太多。格云：政府疑虑，由于不明白冬春之间日本起哄，与英勾通，多方恫喝，云一定约，事将决裂。究之英不过偶尔附和；日人虚诈，至今日岂尚不知？现在东省尚为俄有，非得已也。中俄切身之事，乃听命于他国，使朝廷受不信不明之责，殊无谓也。外部政府已再三声明始能开议，若置之不理，东省无交收之日矣。语甚坚决。可否照会将甘心字样撤去，余均照行。惟将来议到如何地步，实不敢预言。至杨使病亟，请简。查使英罗丰禄明白中外情事，似可前往接替。昨与格使商之，伊云：除桂春及拳祸案内三人不简外，此外悉从中国之便，彼国无不接待之理。请酌之。

143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七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文电已呈览。俄约一事，我并未听他人指使，亦断不能預告他国，此是定理。惟俄人欲另办机密照会，未免过甚。前次所递国书已极开诚相恳，望即照会赶速定议，于前约十一条极力磋商。总期于我兵权、利权及自主之权无损，仍仗大力维持。至来电所云：议到如何地步，不能预言。自来办事之人，利钝诚难逆睹，然操纵机宜必有把握，总以尽力办去，不至名还而实不还，则他国亦无可借口。全局安危，圣心切盼，仰维匡济，宏此艰难。

144 刘坤一、张之洞电枢垣

八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闻英人于六月杪照会全权，言长江一带通商口岸，直抵重庆府为止，均须由彼驻兵保卫。又照会问：东三省俄约是否另议？或仍前说，作何归束？所得利益是否各国一律均沾？约期索复等语。虽未敢遽信为实，然人言藉藉，未必尽属无因。如果属实，显系效尤发端。未知全权曾否奏明？如未奏，拟请旨饬询全权：英使是否有此照会？若其果确，当时如何答复？速令据实电奏。如并无此照会，更所深幸。一询似亦无妨。事关全局，坤一等既有所闻，不敢缄默。请代奏。坤一、之洞同叩。阳。

145 奕勳、李鸿章电枢垣

八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佳电悉。六月杪以后，英使不但无照会，长江一带驻兵之说并未有此议。不知江、鄂从何处传闻。

至英、俄猜忌素深，东三省俄约，英未必不关怀，然从无一语询及，岂能遽动照会？

自冬及春，各处皆以效尤二字，吠声吠影，耸动上听。究竟所欲效尤者何事？请随时确实考证，勿使浮言徒乱人意。

146 李鸿章电枢垣

八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三日)

调罗丰禄使俄，方谓得人，詎格使告知外部复电：罗与英官商亲密，新近曾有毁俄之辞，恐于邦交有碍。鸿告以：谣言不足信，罗从事久，深知其必无他，属转达。但英俄猜忌已深，未知能释疑否？谨电闻。

147 李盛铎电枢垣

八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七日)

顷外部小村言：前在京与各使议款，屢思将东三省事归入公约，因无机会，未能办到。东三省事，中国万勿求速，则将来结局必好。至

中国前因日本协助，言明俄有他议彼此关照，日本政府极看重此言。俄如再议，中国自通知日本。即中国自与俄开议，亦望先与日本筹商，以保东方大局。此层请代电达中国政府等语。谈次，并将此层钞一说明帖相示。铎问：责俄撤兵何时可办？彼答：俟回銮后，天津兵撤即可诘俄。铎问：津兵何时可撤？彼答：此事固难预定，然曾密探各国，尚无久驻意。大约回銮后，地方安静，即可陆续撤去。至京、津日本兵现共四千，一月内再撤千六百名，所以未全撤者，因全撤则此后不便向各国开口，稍留方可随时劝彼同撤。此中情形，中国当能原谅云云。谨电闻。盛铎。漾。

148 李鴻章奏 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

先是俄格使与鸿婉商东三省约事，谓俄主已定之约不能更易，即商改亦无多。鸿告以：朝廷实欲敦睦谊，但须将我兵权、利权及自主之权不损，庶他国不至效尤。属其电商政府，设法改妥，勿因前约未画之嫌，致败全局。格遂即电询。去后，鸿因病三旬假满，往拜新使雷萨尔，据称：俄主念两国交谊，令外部商改，当晚将约稿送阅。文曰：

大俄国皇帝与大清国皇帝愿将一千九百年在中国生出之变乱所伤邻交复行完固，遣派全权大臣商议东三省各条：

一、俄主愿彰明与中国大皇帝和睦及交谊之新据，而不愿由东三省与俄国交界各处开仗攻打俄国安分乡民各情。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二、大清国国家今自接收东三省自行治理之际，申明与俄华银行于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各条永远坚守。并按照该合同第三条，承认极力保护铁路及在该铁路职事各人，并分应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大俄国国家因有大清国国家所认以上各情，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陆续撤退，其如何撤退，开列于后：

甲、本年撤盛京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

国。

乙、明年二年之间，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军。

丙、三年之间查看能否撤退其余之吉、江两省所驻之俄军。

三、大清国与俄国为免去年变乱纷来再行复炽，且此变乱皆属中国驻扎于俄国交界各省之官兵，今令各将军与俄国兵官会商东三省中国军队驻扎之数目及处所。中国允认除将军与俄兵官筹定兵数外，中国不另添练兵及派兵前往东三省。盖因中国如在各该省多养兵队，俄国在交界处自亦不免加添兵队，以致两国无益，尚加增养兵之费也。至如东三省安设巡捕兵及绥靖地方等事，除指给中国东三省铁路公司各地段外，专由各省将军教练中国步捕队，以充巡捕之职。该兵不准用炮。

四、俄国允自一千九百年九月底起被俄军占据并保守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交还本主。大清国国家相应允许：

甲①、他国军队不得保护所交还各铁路，并不得或修或养。他国军队亦不得占据俄军所退各地段。设有应行保护情节，则专责成中国护卫队而已。

乙、修完并养路各节，必确照俄国与英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所定和约及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与公司所出修该铁路借款合同办理。此外该公司应遵照所出各结，不得占据或借端经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

丙、大俄国未经允许不得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枝路，亦不得在营口之辽河建造桥梁，并不得将此地所有中国铁路之尽头处迁移。

丁、应将大俄国国家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所有重修及养路各费赔偿。

以上四条似于国家自主权利尚无所损。内第三条令各将军与俄国武官会商，筹定兵数及驻扎处所。此不便由京遥度，应电外部删改。该使恐政府不允，候电商再定。此外，皆前此允行之件。较前议十一

① 此处与下文的“乙”、“丙”、“丁”，原作“一”、“二”、“三”、“四”，系编者所改。

条更为大方。向京造路一节竟不再提，尤免后患。所称不得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枝路，此对英国而言。将来交修铁路后，应责令与英公司原议之胡燏棻督办。至关外铁路重修养费计尚不多，俟其查明再议。至东三省矿利难靳勿与，俄外部派刘巴已与吉林定约，俄户部又派俄华银行商办此事，均是中俄合办之局。另再筹议。请代奏。李鸿章。敬。

149 电 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

奕劻、李鸿章现拟改俄约语意较前和平，自是该王大臣婉切相商之力。其约内处处防他国干预，亦与中国恐他国效尤之意相同，此事关系甚重，必须逐细妥筹。设俄约甫定而他国即借口枝节横生，又将何以计？该王大臣等仍当仰体朝廷势处两难之意，熟思审处，勿使他国因而效尤。明晰具奏，再行候旨定议为要。至兵数及驻扎处所，亦须界限分明，不失自主之权为要。

150 刘坤一电枢垣 八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一日）

顷接驻沪总日本领事小田切电称：奉驻京署理钦差电开东三省一事，确闻日前李中堂与俄使密商。俄使要求，俄于年内将东三省归还中国。俄兵在盛京者，年内撤退，在吉林、黑龙江者，订约日起限二年撤退。三省筹兵，由盛京将军与俄兵官商办，禁用大炮。又风闻，中堂办事甚密，不与庆邸商，尤恐江鄂闻之拦阻等因。查东三省事，近无所闻。就日本总领事来电所云，吉、江两省二年内始撤兵及练兵与俄商过。流弊甚大，势难照允。确否虽不敢知，事关重要，特电闻。津沽及上海洋兵不撤，亦难保不以俄事为标准也。坤。勘。

151 刘坤一电枢垣 九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四日）

顷见全权敬电奏，与俄雷使所议约稿，虽较前约和平，其分年撤兵及中国兵数、驻处均须由将军与俄国兵官筹定，并捕兵不准用炮各节，与日领日前来电相符。不独盛京俄兵须分令明年撤退已虑时远，且吉、黑两省俄兵更须迟行，第三年尤须查看能否撤退。语尤含混。

届时万一彼谓未便撤退，事有成约即难商撤。更虑此约一经照允宣布，各国津沪之兵亦必效尤不撤，共视俄兵以为进退。况所谓主权者，以其一切政治皆能自主，今兵数、驻处皆须与彼筹定，并不准用炮，皆有碍主权之确据，均万不可允者。查东三省一事，当初次议约之时，其要挾恫喝，几若一字不可商改。乃蒙朝廷坚持，迫于各国公论，一再自为转圜，其不能独逞强占，技穷可见。日本始终允为相助，诚以事关东方大局，与彼亦复休戚相共，故历次来电皆囑与俄商议必先知照。日前李使漾电所述日外部语尤为切实，并中国万勿求速，结局必好。又谓：俟回銮后，即可诘俄撤兵。非独彼国于兹筹之已熟，即俄亦知回銮后不再撤去东三省之兵，难逃公论。故亟亟专乘此时复伸前议，冀得执约以杜各国之口。一堕其计，岂第从此受俄之祸，亦虑日本移诘俄之力，转而责我，后患更无底止。此皆意中之事，不能不虑。目下既不便以与俄所商告知日本，若俄不能悉照未占据以前办理，惟有暂作宕计，不即签约，徐俟机会。伏候圣裁。乞代奏。坤一。冬。

152 军机处电刘坤一

九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七日）

冬电已进呈。全权昨电奏，俄事已有电旨飭再妥筹。总期不致他国借口生事方可定义。来电谓，回銮后即可诘俄撤兵。日本果能联各国代中国诘俄撤兵，自甚愿宕延以待公论。否则东三省竟不交还，各国又不代诘俄撤兵，迟则更受俄多方挟制，愈难为计。仍望问明回銮后果能诘俄撤东三省之兵否？务得确情电复。请即与李使商之为要。枢。鱼。

153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九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

俄约一事朝廷深赖筹，此次订约，中国断不听他国之干预，亦深防他国之干预。欲杜干预，必须两国订一和平正大之约。既定之后，可以宣布，令各国无所借口，中俄两国乃可永远相安。禄等数日来反复筹思，谨就管见所及专电密陈。伏惟钧察。

一、第三年须查看吉江两省情形再行撤兵云云。此节无非为保护

铁路起见，杨使第二次所改条约内载从前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内有派兵保护之条。现因上年之乱，须添留兵队至地方平靖而止。与此意同。查从前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内既有允俄派兵保护之条，此时自难阻止。惟明言吉、江两省撤兵须俟第三年查看情形再定，适予人以口实。应与俄使商议，请将吉、江两省与盛京全省俄兵及早一并撤退，另立专条，载明东三省已成之铁路、所有保护弹压章程，中俄两国查照某年月日所订公司合同，由公司与三省将军会商办理云云。如此则俄国派兵保护，系照旧日合同。应派兵数多寡，另与东省将军商办。不必提明，致与此次交地退兵牵混，致启他国疑忌。

一、中国三省兵数与驻扎处所，与俄兵官筹商一节。尊电云：已属俄使电商外部删改，是此条之难允，已在洞鉴。查上年东三省启衅，由于拳匪煽惑官兵，以致开罪友邦，中国自当认咎。惟北京公约并无限我兵额专条，今若明言兵数及驻扎地方均须与俄兵官筹商，实于我自主之权有碍，必为各国所借口。若各国于各省皆执此条效尤，则中国之权尽失。中国此时财力匮乏，正欲裁兵节约，与俄国永笃邦交。三省与俄唇齿相依，亦万无鲁戕之理；但三省马贼、胡匪伏莽素多，若无大枝劲旅预备分拨兜剿，仅恃巡捕兵，断不足以建威销萌。应与俄使剴切商议，与俄接界若干里以内，中国不驻大枝兵队，应设马步巡捕兵与俄商定数目及分扎处所。一切章程均可照办。其三省腹地，将来究竟应留兵若干及分扎处所，此时尚难预定，应俟交收三省之后，人心大定，中国自当察酌险要地势，妥定新章。既与俄国重敦睦谊，总期彼此永远相安，自可将兵数及分扎处所随时告知俄国，此时不必明载交收条款内，更为大方。至巡捕兵不准用炮，自可遵照。其三省腹地兵队自不在内，缘三省匪徒啸聚山谷，各有利器，非有炮不足以资剿办而壮声威，此乃实情。并祈婉与俄使商明，分晰言之，是为至要。

154 刘坤一电枢垣 九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观音堂行在军机处：宙。俟回銮后，津兵撤，即可诘俄撤兵，系日外部向李使言，由李使漾电陈明钧处。承鱼电囑询确情，当请李使

切询，兹得复电谓：遵达外部，据称东三省一事于日本、朝鲜关系甚重，俟回銮后，天津兵撤，日本自当联英美各国责俄撤兵。万一各国意见不合，日本利害所关不能坐视，亦必独诘俄，催令撤兵还地。缘俄曾布告各国，言明并非永据三省，俟中国有可靠之政府立定后，当即交还。日本据此诘之，并不为难。总之诘俄之事，时机一到，日本决无游移等语。乞转枢署云。日答语可谓切实之至。总之此事若不与彼利害相关，去冬迄今岂肯如此为我代筹切劝？俄若可以久占，亦岂能复与我商改？续约所议四条，看似平常，实则仍系暗夺主权，久驻军队，此即俄前告德国以后不用此策，盖不用强而用诱。今日本既向我推诚切告，若再坠俄计与之立约，致碍于彼，不独日必反而责我，亦恐各国共肆要求。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此时惟有宕延以待公论。不胜切禱。坤。卦。

155 奕劻、李鸿章电枢垣

九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庚电均悉。当将尊旨面告雷使，渠笑骂不止，谓：又听他国谗言，横生意见。吉、江两省稍缓撤兵，实因该地方马贼、胡匪甚多，本省兵饷两绌，力不能制，姑令帮同弹压。俟主兵练成，地方平靖，定即如约撤退，他国何至疑忌？试问现由天津至山海关，英、法、德、日、又留驻之兵几时能撤？恐吉、江要撤时，彼尚未撤，尚能疑忌我耶？三省兵数与俄官筹商，俄外部复电已准照改。立约以后两国和商，主权无碍。各省无变乱之事，亦不能执此条效尤。此约是俄政府奏明俄皇商定。若照来电分晰边界及腹地办法，则前议四条当大删改，又是本年二月故智，我断不敢从云云。鸿婉商请其电外部再行定议，渠坚不允。

至江督电奏，语多可笑。谓迫于各国公论，俄再自为转圜，刻下除日本私议外，各国并无公论。助等屡奉电旨，与俄使商，俄使始为转圜，并非自来求我。刘谓计穷可见。窃谓此时再不订约，俄决不与续商，再占二十年亦不着急。计果穷乎？日本今之外部，即前驻京之小村，鸿曾与辩论俄事数次。俄若久占，彼亦无法。今谓回銮后诘俄

撤兵。届时诘之，如仍不撤，又将如何？公论又何在耶？所虑日本以诘俄之力，转而诘我，何太胆怯！日本岂能借此兴兵？欲徐俟机会，此后恐更无机会矣。乞代奏。请旨定夺。奕劻、李鸿章。咸。

156 军机处电奕劻、李鸿章

九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咸电已代进呈。上意以此事利害关系甚重，急切尚难定夺。以中俄情好而论，推诚相与，原可即行定约，亦断不肯为浮言所阻。惟各国于天津至山海关留兵不撤之故，窥其用意，正以俄兵东三省久驻不撤，彼此针锋相对，殆将观衅而动。至日本之疑忌更不待言，若俄约有可借口，恐又横生枝节，皆势所不能不虑。究竟俄约定后，倘日本各国起而相难，缠扰不休，有何应付之策？此中须有把握。总之我辈同受国厚恩，休戚相关，岂能因其笑骂，胆怯多虑而不倍加慎重乎？至天津尚未交还，尊处前曾奏及，即设法力与磋商，想经婉切商议，此俄事消息所关，尤望及早筹办。一并电复为要。

157 刘坤一电枢垣

九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日）

李使电，顷外部言，闻俄廷以新约五款交全权。一、前次议约及一切议论概行作罢，从新订款；二、东三省全境并牛庄交还，惟榆关至牛庄铁路限画押之本年内交还；三、画押之本年内，奉省俄兵全撤；四、定约日起两年后，吉林、黑龙江俄兵陆续撤退；五、中国派兵应由盛京将军与俄武官商定，惟不得用炮队。以上各款如果确实，中国仍未可尽允。

数日前，日本已电驻京署使韦告^①庆邸，大致谓，此次俄约较前已轻，惟所开各款，不但中国未能满意，即在俄亦不能算详尽^②。现未见全约，固难逐款议驳，惟四、五两款则深知不妥，必须驳改。第四款撤兵之期，语涉含糊。第五款侵夺中国主权。凡两国订约，语意含糊者，弱国多受亏。强国将含糊之语自作解说，逼令照认。如第四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三，“韦告”作“面告”。

② 同上，“详尽”作“让尽”。

款照允撤兵之期，由俄自定，势必迁延，与永远^①何异？须改为吉林、黑龙江两省俄兵，限定约后一年内陆续撤退。如第五款亦照允则边防永弛。日后设有匪乱亦难弹压，俄必借口再据其地。此款应添改俄兵撤完之日，此款即行删除一语。以上两款倘俄不肯允，应立即缓商，极于中国有益。俄前布告各国，语太结实，因亟催订约以销前案。其情甚急，设不得已，仍当减轻。

日本前因俄约，屡劝全权，并电江鄂，一面并劝俄廷。此次复告皆为东方大局起见。帮助中国实出至情。闻新约日内将定，虽难遽信，但事关重大，深望此时格外留意体察情形。奏恳朝廷慎重，勿信一面之词，免误大局。设有疑难，务希垂询日本政府，俾从速代筹勿误机会。并请将日本使告庆邸各节转达政府等语，属电达云。日本代筹各节极为扼要，如能照此添改最妙，否则仍用宕决，以待机会为禱。

158 李盛铎电张之洞

九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五日）到

顷外部言，俄约新稿应驳应允之处，前已详陈。顷得确电，五款之外，尚有东三省矿务专归俄人办理一条。似此，实于中国与各国现约大有妨碍，万一照允，恐东三省之外，各国不免效尤，为害甚大，深盼钧处奏恳朝廷坚决勿允，以保大局等语。囑电陈，乞钧夺。铎。迺。

《刘忠诚公电信》卷二

159 长顺奏

十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为东三省和议迟早甚有关系，吁恩飭催全权王大臣从速定约，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今日事势最重和局，和议之迟速，大局之安危系焉，民生之休戚亦分焉。东三省约成复废，中外皆知。然俄人于成约时如何情形，及废约后如何情形，此惟局中身历其境者知之，非外人以耳为目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三，“永远”作“永曜”。

所能默察者也。上年俄兵初到吉林，其时各国尚未定约，俄员占据地方之意形于辞色，俄兵分扰各乡异常横暴。嗣闻公约已成，俄亦有允还三省之信，而东省俄兵颇形敛戢，即俄员亦非复前时倨傲，迨约成复废，彼族故态复萌，一切交涉每多棘手。电报局本允交还，而把持如故；机器局明言腾让而盘据依然；甚至水师营大小船数十只悉为占用，而帆锚板索等物搬运一空。然此犹是实物，或者事定可索还也。所难堪者，俄员在城，人人有强占豪夺之心；俄兵下乡，时时有奸淫掳掠之案；俄商货车络绎，无敢过问税厘；俄占住屋梯比，随意侵占地面。凡遇此等交涉，与彼争论面折之，则理屈词穷，每闻退有后言，动曰，和约未成，地方未知谁属。可见，俄人恣睢妄为，视和约之定与未定。和约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而百姓之困苦颠连莫可告诉者，莫不喁喁仰望成约有时，且深恐其约不速成，迟则生变也。合无仰恳天恩俯下全权王大臣，将东三省和约从速议定，以安民生，而维大局。幸甚。谨奏。

160 张之洞电枢垣 十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顷英总领事法磊斯函云，昨夜接奉本国国家来电，指摘近日俄约各款其尤为窒碍者三条：一、所有一切赔偿已包在总赔款内，俄国铁路亦应在内，不应另索赔偿；二、俄人欲专揽矿利，有违条约，恐各国将与中国为难；三、中国在东三省行政应有自主之权，禁用炮队便有碍此权等语。本领事意见：照此约，俄人并非交还东三省，若中国允照此约，则中国名为收回东三省，实则允俄永占，自弃主权，且开效尤之端；若中国不允照办而俄仍自占据，则俄为公论所责，自食前言，结仇日本。盖此时不允，将来犹可议及；若允之，则案已结，不能再议矣。英人因去年北方之事，未免与中国略有意见，若中国能坚持力争东三省应有权利，且于中国政事真心变法，则英国国家以及人民自必乐于劝助也等语。英政府明言俄专辽东之利则各国将与中国为难，是俄约万万不宜轻定。所谓效尤为难者，各国分占中国矿利，内地铁路皆驻洋兵保护之谓也。长江则事事须问英，山东、江北则事事须问德，福建、江西则事事须问日，广东、广西、云南则事事须问法，

苏、浙则英、意合谋，权利尽矣，不可为国矣。谨飞电上陈。请代奏。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九

161 张之洞电枢垣 十月初四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两月以来，连接李使转日本外部各电，力劝勿遽允俄约事。日外部皆分致江鄂，因江督均已电奏，故未淡陈。现在李相已故，俄约尤宜从缓。

查日本复电要义在：中国若允缓俄约，必有好结局；若欲定俄约，务先商日本数语。李相所电俄人新拟数条，仅止不提铁路造至关内而已。其于侵我主权，只准设巡捕兵不准设炮兵，及独占矿路工商一切利益，丝毫未改。退还年限亦甚含糊闪烁，包藏祸心，愚我实甚！日本如此助力，我若仓猝定约，日本必怒，首先效尤；英、德、意各国继之。不惟辽不能复，大局危矣！务望朝廷从缓再议，熟思审处，详考各国情形，以俟机会。不胜悚切。请代奏。之洞。东。

162 刘坤一电荣樾 十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请转庆亲王、王中堂同鉴：俄人续立新约，语气较前轻减，仍欲夺我主权，独占三省矿利。一经画诺，彼得为所欲为，还地与不还何异？各国必群起效尤。英已啧啧有词，日亦屡屡切告，义方硬索浙江口岸筑路，此时唯有用宕字诀，婉言推缓，万勿与之立约，以免堕其术中。一俟两宫回銮，津沽联军撤退，俟日联约英、美诘俄，公论所在，可望转圜，实不劳而定。务乞坚持，大局幸甚。再据前驻宁德领事尔增密语云，俄以东三省土产甚富，计在得而甘心，无论中国如何交情，必欲诱夺。又据英、日领事云，俄人蚕食列邦，惯用胁诱之术，始而恶言恐吓，继而软语纠缠，如果坚忍相持，彼亦废然而止，虽属夜郎自大，其实伎俩易穷，现在国内空虚，必不敢于决裂。该领事等窥破其隐，力劝中国勿为所愚。窃自上年东三省之乱，俄人凶暴异常，及其立约议和，先后三易其说，或迎或拒，忽刚忽柔，迹其狡狴情形，外强中干，诚如该领事等所见，合并陈明。

《刘忠诚公电信》卷二

前数日，英使萨托自京来见密谈云：闻俄人新政之约仍系欲专东三省矿务工商等利，显违各国条约，亏损各国利权。中国若许，各国必向中国索偿。闻俄已派人往吉林、黑龙江，另立矿务专约。如果许之，各国必与中国为难。论理各省矿务应归朝廷主持，各省将军督抚不应擅许一国专利。至此约侵占中国自主之权，如兵数及驻兵处所须商俄官，华兵充巡捕不能用炮各条，尽夺中国兵权，中国直是无兵。且此数条未言年限，是中国永远自弃兵权、政权，尤虑他国借口。但东三省既有去年之乱，中国若不暂为稍事迁就，亦难望俄人甘心退还。即普法战后，法人未清还赔款以前，亦受普人种种箝制。应于各条下明订年限，只可作为暂时办法。如俄人未退兵前，则兵数及驻兵处所与俄商明。巡捕兵亦暂不用炮。俄兵退清后，则一切悉仍旧由中国自主。中国前数年既准俄人在东三省造路，俄人自得沿路驻兵保护。但除保路外，俄人断不应索，中国亦断不可让他项利权，如辽河不准造桥及他处造路之类。不然他国亦恐在他处效尤也。总之此约万不可照许。如中国自与俄议不能得公平之约，则可请英、美、日、德、法五大国公断其事。其余小国不必请其与议。又云：恐中国全权大臣或不知其中详细利害，以为此只系中俄两国之约，与各国无关，仓卒即行定议，实于中国大有妨碍。囑洞转为上达朝廷等语。次日来函大意略同。该使之意，最注重矿路工商等利，切实屡言：中国若许俄人专各种之权利，英、日等国必怒，必在各省效尤。洞九月三十电、十月东电两奏，一据日电，一据英电，已经痛切沥陈。今萨使当面直言无忌，不敢不以上闻。至其劝我不可永弃主权，必须明订暂时年限一节，尚属持平，至将来总以请五国公断为妥。朝廷如以未定之约不便宣布，或即不必明列中俄现在所议之条款，只云此事两国意见多有不同，日久未能议妥，请各国代为持平公断。各国即可出为调停，于俄亦尚无妨碍。总之俄约宜详询妥商，不可贸然遽定。谨据情密陈。请代奏。

164 刘坤一复张之洞并寄奕劻、王文韶

十一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鄂艳电悉。英萨使前来宁密谈，亦以俄约为虑，而无如在鄂所言之详。查俄人新改之约碍我政权利权，迭次电内业已详陈。英、日各国均已明言，中国若许，各国必向中国索偿，此约万不可不慎。萨使所言，虽是借箸代筹，第明定暂时年限一节，必须如日本代拟。第四款改为吉林、黑龙江俄兵，限定约后一年内陆续撤退，第五款添改俄兵撤完之日，此款即行删除，方无流弊；若年限稍远，将来借端翻约，仍与永占无异。且各国亦可照此定立暂约，关系甚巨。鄂电总以请五国公断为妥，实为良策。俄人怵于公议，不敢肆其狡谋。各国既已与闻，更可免其借口。面面俱到，计无善于此者，务请照此商办为要。

《刘忠威公电信》卷二

165 张之洞电军机处外务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亥刻发

英萨使电：俄约矿务工商一条业已删去，另与华俄银行立合同一件云：三省所有工艺以及一切等事须由该银行借款，倘中国或中国公司不能自办此等事，须先询该银行愿办否；又于约内添一款云：此合同系中俄商务小事，与各口岸无涉，并于各国工商利益毫无损碍云云。英国国家视此合同为弥缝背约之法，而约内所添一款殊属无用，中国若画此合同，英国定索偿利益等语。英领事云：此合同明准俄国一国专三省矿务工商等利，既夺中国主权，复损各国商人任便交易权利，画此合同，即瓜分中国之渐也等语。查东三省事，各国既有照会在先，不得与一国立约，碍各国应享条约权利，则我与俄立约，必须各国均无异言，方无后患。今萨使明言英将索偿，若不妥协，虽不至瓜分，而中国矿工商利亦必各自借口专利一方矣。似宜与英、日、美三国熟商办法为妥。至要至禱。敬。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七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

接准教电并香涛岷庄制军教电，虑周洋，关怀大局，良深钦佩。俄约四条，磋磨经年，将有碍主权各节，一概删除，各国亦尚无他说。惟华俄银行议定合同一事，经本爵等再四商改，以期保全利权。数月以来，舌敝唇焦，较之李文忠原议，亦多删易。大意谓东三省矿务中国自办，如交俄办，必须由中国批准，尚不失地主之权；至所称中俄商务小事与各口岸无涉，并于各国工商利益毫无阻碍等语，我固力持此义，彼尚未肯遵从。总之，到此地步，已属为难之至。合同一日不定，俄约一日虚悬，东三省即一日不能交还。根本重地久为敌踞，彼方建置经营，不遗余力，若再延宕一年半载，局势已成，既返璧之无期，更转圜之乏术，后患何堪设想。

此次英人既与尊处提及，美、日两使亦曾来晤，但有阻缓之言，并无切实相助办法。且谓两国订约，照公法，不应有他国干预，总以中国能自订约为上策，必不得已，请各国调停是为下策。若如来电请各国评断，恐俄未必就商，即使迫于公议，降心相从，而事后要索酬报，亦恐难以适应。至合同订后，各国援照办理，纷纷索偿利益，诚不可不预防。

现拟妥定路矿章程，即日奏闻，将抵押抽税分利各节详细声明，无论华洋商人承办，概须遵照章程办理。将来华俄银行揽办东省矿务，亦即以此为衡。即使他国援办，不能出此范围。国家既得饷需，民间亦可获工作之利。明知中国矿产久为外人垂涎，如能广筹资本，概归官办，原可稍杜覬覦，而际此财源枯竭，其势有所不能，不得不为此补苴之策，似于收回要地后，如有他国效尤争利，尚可隐离维持。东三省为俄人兵力所得，若不稍与利益，彼亦岂肯交还？两害取轻，非敢谓确有把握，但舍此亦别无办法。此事关系重大，其中委曲烦难之处，实不胜言。执事宏济时艰，公忠在抱，如有卓见，尚望迅速密示，匡其不逮，幸甚盼甚。专此顺颂勋绥。

167 伍廷芳致外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美外部照会：东三省约，中国若许俄独占利权，有碍美国商务利益，大损中国主权。美廷前主中国开门通商之议，俄愿照允，如独专利，实与初意相左，愿中俄政府设法裁夺云。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

168 刘坤一、张之洞电枢垣

正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六日）

接全权函，欲将俄约允许，此约一成，祸不旋踵，大局不堪设想，敬为圣主陈之。

原函谓俄约有碍主权各节一概删除，各国尚无他说，惟银行合同再四商改，以保利权等语。查银行合同明系予俄专利，何得云无碍主权？英国国家明言将与中国为难，萨使明言定向中国索偿，何得云尚无他说？原函又云，东三省矿务中国自办，如交俄办，须中国批准，尚不失主权，至中俄商务小事，与各口岸无涉，于各国工商利益无碍，我持此义，彼未遽从等语。查矿务既声明中国自办，复云如交俄办，即是许俄专利之据。既禁他国来开，中国更无此力，俄有所欲，岂能不批准乎？主权已尽失矣。萨使明言此乃弥缝背约之法，是外人业已窥破，何可再持此义。原函又谓，英、日、美但有阻缓之言，并无切实相助办法，两国定约，不应他国干预，能自定为上策，请各国调停为下策等语。查英、日等国，忌俄甚深，俄得志东三省，日固有唇齿之虞，英商务亦大受损。英已屡劝中国坚持，日本去秋复电允俟津兵撤后联英美诘俄，语尤结实。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揆之现时，情势如彼，证之实事又如此，不能自持定见，乃专以不切实相助责人乎？自行定约为上，系指寻常而言，此次俄约本与北京公约事属一案，既有各国牵制，毅然许俄，开罪各国，实为下策，激怒之后，咸相诘问，何以应之？况英日联盟互保权利，我能从彼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受损，必取偿于我，利害显然。原函又

谓，各国评断，俄即相从，事后要索酬报，亦难遑应等语。查东三省利益若许各国均沾，岂能再索酬报？今不虑索偿而虑索谢，殊不可解。原函又云，拟妥定矿路章程，俄办矿务，以此为衡，他国援办不能出此范围等语。自定章程，在强国为有用，今国势至此，岂一纸矿章所能限制各国；且约内已明言如交俄办云云。将来各国援请，英于长江，德于山东、江北、河南、法于滇、桂，日于闽、浙、江西，皆在意中。外人租山办矿，原无不可，惟每省不专归一国，则权在主人。若援俄例，则一省利权专属一国，地产全失，兵权在人，道路阻隔，政令不行，与瓜分何异？原函又云，东三省为俄兵力所得，以此为言，无异召敌，各国并起而中国危矣。坤一、之洞反复思维，此约万不可许，仍以请各国公断为妥。否则仍暂作宕局，转瞬冰泮，先请各国撤兵还津，再联英、日、美诘俄，此一定之步骤，伏乞宸断施行。请代奏。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

169 电刘坤一筹 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

青电已进呈。英日联盟发信后始有所闻。俄约本在坚持，华俄银行合同已作罢论，并未定议。本爵等膺此艰巨，其中利害，与尊处所见略同，断不贸然从事，请勿过虑。庆、韶。文。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六

170 刘坤一电外部 正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东三省事，去秋李使电谓日外部云，于日本、朝鲜关系甚重，回銮后天津兵撤，当联英、美责俄撤兵，时机一到，决勿游移。又云，日本兵未全撤，亦为后向各国劝同撤津兵地步等语。现两宫已回銮，津河指日冰泮，深盼日本仗义践言，商撤津兵，诘还东地，以安亚东全境，于正初电蔡使商日。又前由蔡使电知日英盟约，首条有清、韩内地骚扰，日、英可因时因地设法理处语作何解。现据复云，清、韩内地骚扰，系指俄在东省及在韩占据，如去年拳匪事亦包括在内。又三省事商日外部有云，仍是去秋宗旨，电知彼使转语朝鲜，请

纾念云。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

171 张之洞、刘坤一电外部

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二日）

英领事云，接萨使电，闻中国全权已拟约稿送俄使。其大意：俄于十二个月内退还东三省，中国可于东三省随处驻兵多少；惟未将俄索铁路赔款驳去，亦未将中国三十六年后可将东省铁路购还及八十年后不出价，路归中国一层声明，若按照此次俄送约稿第二款，则中国无此权，若不声明，恐路无还中国之期；又俄保护铁路巡兵并无限制，辽河造桥之禁原为抑秦皇岛以利俄口达尼而设，此条亦未驳去，请为全权指明等语。查英使所言各条，均系为我筹计，其限制保路巡兵一条，尤宜注意，若无限制，俄可到处多驻马步炮各兵，则虽无限我兵权之条，彼可处处兵力加厚于我，不惟三省仍在其掌握之中，尤恐随时随处滋生事端，后患无穷。但不知我送约稿一层确否果由我送，似宜格外周妥，不可稍有疏漏。盖恐送去之后，难于添改。可否请于未送之先，密向英、日、美各使商妥，再行送去。事关安危大计，有闻不敢不告。仍请钧裁。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二

172 奕劻、王文韶电张之洞、刘坤一

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八日）子刻到

觉电悉。东省铁路已声明仍照从前各案办理，年限自在其内；保路巡兵条款虽无定数，却有三千人之说。所索赔款，俄国声明并未在大赔款内，再定应否赔偿；辽河造桥应彼此商议，已与英、美、日使晤谈，均无异言。本处所筹办法正与虑虑相同，特电复。庆、韶。庚。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八

173 张之洞电刘坤一

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日）亥刻发

青电悉，极为透彻。全权庚电实所不解，铁路年限、巡兵数目，自应均载明约内，方免将来争辩，弱国受亏。俄另索赔款固难设筹，但全权若不肯多驳此条，或尚可迁就；至辽河造桥，此次既载明彼此商议，俄必力阻，此桥必造不成，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商务必不旺，徒然损华口而利俄口耳。英、美、日使无异言云云，太含糊，彼在京虽不明阻，特有碍俄人之故，英使既来电力阻，何得谓无异言，此自欺自愚耳，将来彼必有责言于我。昨接京探报云，东约开议有成云云，亟宜及早挽救，务请公速详酌，或由尊处絮敝衙会电奏，或会电枢枢照会鄂觉电宁青电意指婉切陈明，以尽此心。真。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八

174 刘坤一、张之洞电外部

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铁路年限、巡兵数目均为要紧，关键必须载明约内，若稍含混，日后争辩，必多受亏。陆续添兵无凭究诘。赔款俄数最多，原因有东三省事在内，再议另给，不特无可筹措，且恐各国借口。辽河桥如载明彼此商议，将来俄必力主不造，势难与争，即碍主权，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商务必不能旺，被损华口，独利俄口。萨使电英领商请指明各节，是英已有异言，惟碍俄不肯在京明阻耳。以上各条关系甚大，请深思详查，再与英、日、美各国妥商酌办，幸勿迁就，仍请钧裁，并祈示复。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三

175 张之洞电刘坤一

三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一日）亥刻发

得探电，俄约四条，大指尚不支离，未言矿务及辽河阻造桥事，但铁路另给赔款耳。已密与英、日使阅定等语。皆系传闻，未知确

否。外务部函不久可到，鄙意惟虑矿务另行立约许俄人，则各省有效尤之患。尊处函到较速，函到即望电示，筹谏阻之法。纸。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八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1 交收东三省条约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

大清国大皇帝与大俄国大皇帝，愿将于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在中国生出之变乱所伤邻交复行敦固。兹为商议东三省各事，大清国大皇帝特派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大俄国大皇帝特派驻华全权大臣正参政大臣雷萨尔，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谕旨查核，均属妥协，会同议订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条 大俄国大皇帝愿彰明与大清国大皇帝和睦及交友之新证据，而不顾由东三省与俄国交界各处开仗攻打俄国安分乡民各情，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第二条 大清国国家今自接收东三省自行治理之际，申明与华俄银行于华历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条款，实力遵守，并按照该合同第五款，承认极力保护铁路暨在该铁路职事各人，并分应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大俄国国家因有大清国国家所认以上各情，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陆续撤退，其如何撤退，开列于后：

由签字画押后限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再六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暨吉林省内官军；再六个月撤退其余之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

第三条 大清国国家暨大俄国国家为免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变乱后来再行复炽，且此变乱皆属中国驻扎于俄国交界各省之官兵所为，今令各将军与俄国兵官，会同筹定俄兵未退之际驻扎东三省中国兵队之数日及驻扎处所。中国允认，除将军与俄国兵官筹定必须敷剿办贼匪、弹压地方之用兵数，中国不另添练兵。惟在俄国各军全行撤退后，仍由中国酌核东三省所驻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盖因中国如在各该省多养兵队，俄国在交界各处亦自不免加添兵队，以致两国无益而加增养兵各费也。至于东三省安设巡捕及绥靖地方等事，除指给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各地段外，各省将军教练专用中国马步捕队以充巡捕之职。

第四条 大俄国国家允准将自俄历一千九百年九月底即华历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间起被俄兵所占据并保护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交还本主。大清国国家允许：

一、设有应行保护该铁路情节，则专责成中国保护，毋庸请他国保护修养，并不可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

二、修完并养各该铁路各节，必确照俄国与英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即华历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所定和约及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华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与公司所立修该铁路借款合同办理，且该公司应遵照所出各结不得占据或借端经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

三、至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枝路，并或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彼此商办；

四、应将大俄国国家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所有重修及养路各费，由中国国家与俄国国家商酌赔偿，俄国因此项未入大赔款内。两国从前所定条约未经此约更改之款，应仍旧照行。

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签押盖印之日起施行，并御笔批准之本，限三个月内，在森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汉、俄、法三国文字各二分，画押盖印，以昭信守。三国文字，校对相符，惟辨解之时，以法文为本。定于北京缮就二分。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庆亲王 押

王文韶 押

俄历一千九百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雷萨尔 押

《光绪条约》卷六十七

2 俄国之附带宣言

一千九百年，俄然纷起于中国遂使帝国公使馆及俄国臣民濒于危殆之重大内乱，至使俄国为防卫自国利益计，而采断然之处置。帝国政府以此目的，派有力军队至清帝及百官有司已弃之北京，且因纷扰已由直隶忽而波及与俄接壤之满洲，凶徒并兵士侵入俄领，中国地方官公然对俄公布宣战，以是俄兵亦开至该地。

虽然，帝国政府已告中国政府，俄国之采此态度，决非对于中国怀抱敌意。中国之独立保全，乃俄国对远东政策之基础。

俄国始终确守此主义，业经宣言决意俟直接迫害帝国公使馆及俄国臣民之危难已过，即行先于列强撤退直隶之军队。并俟满洲发现和平恢复之征兆时，即与中国从事特别协商，订定该地撤兵之方法及最短日期。但以该地之纷扰犹未止熄，拟附以带有暂定的性质之若干担保。

此种协定，则以中国大臣因清廷迁徙，不能以独立国代表之资格而行动，迁延数月，未得缔结。虽然，至于最近，中国之和平恢复已大有进步。一千九百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七日）议定书签字后，清廷已回銮首都，中央已行使正统权，各地亦恢复行政机关。北京外交官最初觐见之时，西太后对于外国代表申谢列国援助镇定内乱之劳，并显见确具决心，采用各种处置，以恢复变乱前之状态。

俄国自邻国纷扰起时所抱之主要目的，因是已达。帝国政府毫无侵略野心，主张他国亦不侵犯中国之独立保全，并倡导俟缔结各种条约之正统政府恢复变乱镇定后，仍继续中俄昔日之友谊关系。

帝国政府派兵于中国领土内，既不外出于此种目的，且因中国采用成文约束，故国内之秩序及俄国因此次事变所耗费用赔偿，均得到担保，以后已无驻兵邻国领土之必要。是以遵皇帝陛下之敕命，本月二十六日驻北京俄使雷萨尔已与中国全权盖印于关于满洲撤退之协

定。

依是观之，帝国政府现已恪守屡次之宣言，渐次着手满洲之撤兵，若其他列强或中国不致有意行动而加以妨碍，则依上述条件，完全撤兵，将牛庄民政交还中国官吏，但须在外国军队已自该地撤退，天津交还问题完全解决之后。

中国政府确保对于俄国所缔结之各种条约。两国友谊关系基础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条约亦然。俄国依此防守条约，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已约定支持中国独立保全之原则；中国则许与俄国以修筑经过满洲之铁路干线及利用与该事业有关之特权。

经过去两年间之事变后，远东和平恢复及两国友谊关系，均已有进步之希望。虽然，中国政府若违约破坏上述条件之时，帝国政府则不能再受满洲协定以及事变以前宣言之束缚解除对于将来所生结果之责任，乃出于不得已也。

转摘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十三章

3 交还关外铁路条约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七日）在山海关交收

首段

大俄国武员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之铁路交还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之章程各条，今按照本年俄历三月二十六日所定之和约，现计本年俄历九月二十六日交还该铁路于中国铁路总局之限期将满，因是大俄国驻华钦差全权大臣雷萨尔，会同大清国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署理全权大臣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王，商订各条如左：

第一款 俄国国家与中国国家为交还接收铁路，各特派全权大臣。该全权大臣任便拣派帮办委员，必期敷用该全权等会同商订交还铁路之次序及各章程。

第二款 中国铁路总局须将俄员预备养路及保护铁路之各建造及物料，均按实价接收。

第三款 按照一千九百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所定和议大纲，北京留

驻保护使馆卫兵，及直隶省驻守以保护京师至海畅道各兵队限期之内，在山海关至营口之铁路，准俄国兵队一如各国现得及将来所得在北京至山海关之路各项利益，以便更调该队往返限满之各兵及新兵。营口车站之码头，准运俄国兵队及俄国军实之船，应在别项搬运之先，尽行专办。

第四款 俄国兵队在山海关营口之间，或自行来往，或运军实，亦应照北京至山海关之铁路当时之车价一律办理。

第五款 俄国邮政电报各局，在山海关车站所用各房间，应交还中国铁路总局。准与英国武员在天津山海关所用中国铁路总局各房间，同时交还。

第六款 本约第三条载明限期之内，营口山海关北京一路所裁铁路线杆上安设电线一节，俄国政府亦应照本年俄历四月十六日中英两国所定交还铁路章程第八条，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所得各利益，一律享用办理。

第七款 由北京至营口邮政寄信一事，俄国政府亦应按照各国由北京至山海关一路所得之利益，一律享用。嗣后俄国信件日多，倘需另用火车寄送，该铁路总局应允于一日内备车一辆，以便每礼拜日随需用之车辆数目，自北京至中国东省铁路往返运送。俄国应付此车之费，不过所定运送军实之数。

《光绪条约》卷六十七

人 名 简 注

- 李鸿章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庚子年六月，由两广总督调直隶总督，七月，授议和全权大臣。
- 奕 劻 庆亲王，议和全权大臣。
- 刘坤一 字岷庄，两江总督。
- 张之洞 字孝达，号香涛。湖广总督。
- 盛宣怀 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会办商务大臣。
- 荣 禄 军机大臣。那拉氏西逃，命为留京办事大臣，旋诏诣西安。
- 袁世凯 字慰亭。山东巡抚。
- 增 祺 字瑞堂。盛京将军。
- 寿 山 字眉峰。黑龙江将军，俄军入侵，兵败自杀。
- 长 顺 字鹤汀。吉林将军。
- 晋 昌 帮办奉天军务副都统。
- 寿 长 盛京翼长。
- 恩 泽 字雨三。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任黑龙江将军。
- 李盛铎 号木斋。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日公使。
- 罗丰禄 字裂臣。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英、意、比公使。
- 吕海寰 字镜宇。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德、荷公使。
- 伍廷芳 字秩庸。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二年清驻美公使。
- 裕 庚 字朗西。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清驻法公使。
- 徐寿朋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清驻朝鲜公使。
- 余联源 上海道台。
- 廷 雍 直隶布政使。联军入保定，被执，旋被杀。

- 裕 长 字寿泉。河南巡抚。
- 端 方 陕西按察使。
- 锡 良 继毓贤任山西巡抚。
- 饶应祺 新疆巡抚。
- 长 庚 伊犁将军。
- 袁 昶 字爽秋。太常寺卿，总署大臣。庚子年七月被杀。
- 许景澄 字竹簣。吏部左侍郎，总署大臣，庚子年七月被杀。
- 李秉衡 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庚子年七月在河西务与八国联军作战死。
- 载 漪 多罗端郡王。义和团事起，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随那拉氏西逃大同，转军机大臣，闰月罢。和议成，各国指为“首祸”，夺爵戍新疆。
- 董福祥 武卫后军统领。联军陷北京，随那拉氏西逃。和议成，戮职。
- 毓 贤 字佐臣。山西巡抚，后革职，斩。
- 英 年 左都御史。和议成，革职，赐自尽。
- 徐 桐 体仁阁大学士。联军陷北京，自杀死。和议成，论弃市，以先死免议。
- 启 秀 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七年，为联军所杀。
- 刚 毅 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联军入侵，随那拉氏西逃，病死。和议成，追夺原官。
- 赵舒翘 刑部尚书。和议成，赐死。
- 崇 善 庚子年八月曾任命盛京将军，未到任。
- 桂 春 字月亭。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曾受命出使俄国，未到任，旋免。
- 荫 昌 继吕海寰任驻德公使。
- 维 特 俄户部大臣。
- 拉姆斯独夫 俄外部大臣。
- 格尔斯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俄驻华公使。

吴 克	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
璞科第	华俄道胜银行经理。
阿列克些耶夫	海军中将，俄关东省首席长官兼陆海军总司令。
格罗戴柯夫	俄阿穆尔省总督。
雷萨尔	继格尔斯任俄驻华公使。
小村寿太郎	日本驻华公使。
小田切	日本总领事。
西门(西摩尔)	英海军提督。
沙 侯	英国首相沙斯伯里侯爵。
澜 侯	英国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
窦 使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英驻华公使窦纳乐。
萨道义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六年英驻华公使。
克林德	德驻华公使。庚子年五月为董福祥军所杀。
瓦德西	德人，八国联军统帅。
毕 鲁	德国首相。
穆 默	继克林德任德驻华公使。
毕 盛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法驻华公使。